

夢筆
生花
文章遊戲

下冊

行刊社應供書圖達



新式
標點 夢筆生花後集 — 遊戲文章 —

醫稱小道論

明張景岳嘗著醫非小道論，謂醫操司命之權，不當小視焉。顧予思之，所稱小道者，非猶之也。以其有輔大道之功，而次於大道，故謂之小道耳。既謂之道，則非百工諸藝比也。夫參天地贊化育，窮性命之理，致事物之宜者，儒者之大道也。然而五運六氣，寒熱不時，疾疾之來，卒然不覺。我夫子猶有斯久斯疾之歎，設無醫者，補偏救弊，斡旋造化之缺失，雖大道風行，人情敦睦，亦難免夫夭殤疾病，豈無遺憾於千古哉！此醫之補助大道，而因謂爲小道焉。且又以儒醫云者，蓋必究明儒者性命之學，窮天人合一之理，陰陽氣化之機，然後知疾病之變，死生之道，而有以救之療之也。若但誦習方藥，略記病名，執死方以治活病，偶爾弋獲，自信不疑，貽禍於人，悉委天命，詢其性命陰陽之理，茫然不知爲何物，若此者，皆謂之匠醫。匠者，百工之類也。更有藉醫之名，以放利者，則阿諛取容，逢迎苟且，無所不至，斯醫風掃地矣。無怪乎世之視醫非道，羣目爲賤工，任意役使，遂致自愛之士，雖存濟人之心，而恥居醫者之目。嗟乎！可傷也已！可傷也已！（姚華組）

老論不磨，是以婆心爲國手者也。古人不爲良相，則爲良醫，亦同此意。（繆蓮仙）

匠醫餘論

或曰：如子之言匠醫者，誠忝爲小道，而禍人，良可慨已！然獨不思承君命而治天下者，豈非操儒者大道之權乎？願有股民之膏而媚上者，狗私因而國憲是玩者，不察情而恣意鍛鍊者，水旱疫厲，不爲請命而征求孔急

者，蚤緣刺，懸棧不休，而爲子孫計者。凡有一於此，尙得謂聖賢之法度，不玷儒者之大道耶？夫世之庸醫，或城市，或鄉曲，同於虛也。人服其藥而死，初不之否耳。以人一一則將唾而遠之，聞風而速之，又烏能爲禍乎？間有起言事屬偶然。至於有虛名而無實者流，原其得名之始，要心獲驗之一時，不然，人雖憊，豈肯以身命輕嘗試哉？若夫承天命而治天下者，或邑或郡，或封疆，未可限量矣。設非以聖賢爲師，則爲害豈淺鮮乎？以威福爲作用，以喜怒爲生殺，暴殘者恆肆其志，屈抑者莫伸其冤，民被其辜，凜然不敢犯，欲逐之則無力，欲避之則無地。嗟乎！由是言之，其禍與庸醫之殺人孰甚？而子乃汲汲焉，惟小道是規，抑已陋矣。予曰：『唯唯！否！予不過略識之無，偶述管窺所及耳。如云大道，非予小子所敢問也。』其人笑而頷之。（姚華組）

凝然大波起，有概乎其言之矣！（繆蓮仙）

名說

硯農，予小名也，曷爲以硯農名？先君子所命也。外此別無可名，而以硯農名乎？其殆有說。憶予初震，有客以端硯遺先君子，猶伯魚生而餽鯉者適至焉已。先君子用以錫名，意謂士之事，卽農之耕，安見士之禮耕學耨，非農之服田力穡乎？斯期望於予之克保此硯也甚切。迨入小學，易以古農，遵祖派也。且古之士，出負耒，入橫經，士與農二而一耳。况有古石戶之農矣，嘗與舜爲友，想皆路路如石者。人或呼予曰：『子非石口之農乎？何與古爲徒也？』予姑聽之，亦笑而謝之曰：『吾不如老農人。』又轉呼予曰：『老農。』予并惡得而禁之。今予雖未老，而視茫茫，髮蒼蒼，卽謂之老農無不可。噫！石固硯之類也，老亦古之意也，子性涇涇然，殆將老於硯，而恆爲農以終古也夫！（趙古農）

老揆子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自記）

巢阿每命一名，有對有記，有說，知其重斯名也亦至矣。言必稱

先人，義必則古昔，於此見顧名思義，可以不負，可以不朽，硯乎農乎！徒與此終古乎（繆蓮仙）

時節因緣說

佛氏嘗言時節因緣，人當忽之，予今而知中有至理，胡可廢也？蓋事之否泰，人之遇合，莫不有至理存焉。丁丑夏，日子客廣寧，錢明府官舍，武林繆蓮仙先生爲掌書記，先生浙之名士也，予知先生名久矣。而先生將之廣陵，亦有以子名告者，雖未識面，昔已知名，既同居停，則常相見，見時惟一拱手，或寒溫數語而已，半載餘，漠如也。一夕偶談瑣事，彼此略見胸臆，并以文字用印證，意見亦略同。子夙重先生之文，於是肅然起敬，有相見恨晚之感，而先生不鄙固陋，諄諄相示，若夙契焉。嗚呼！向使知名而不見，則各不知爲何如人，既遇而仍漠然，或卽分袂散，則與不知等耳。既知名矣，又相遇矣，宜其卽合也。乃必待半載之後，方始得見，是蓋因緣雖在，而時節有未至也。然則人之各相慕，而終不得一見，名豈非空有因緣而無時節者乎？又若朝夕相見，而眼中心中如不見者，得非空有時節而無因緣者乎？以此知傾蓋如故，可期白首，龍頭龍尾，割席在於片時，推而至於有才不偶，僥倖成名，窮居者得清閒之福，顯達者多禍患之防，亦莫不有此理存乎其中。設非因緣時節，而思之慕之，固屬徒勞。時節因緣若至，雖欲推諉，亦不可得。由是而得馬不爲羸，失馬不爲憂，昔塞翁固已先我而悟其理矣。人苟一任夫因緣時節而我自爲我，則造化小兒，又將奈何我哉？（章楠）

拈花微笑，言下領悟，知龍華會上，原無鈍根人也。（繆蓮仙）

醫家望聞問切說

望聞問切者，醫家之規矩準繩也，名曰四診。四診互證，方能知其病源，猶匠之不能捨規矩而成器皿也。是故

聖賢垂法，首重四端，明哲相傳，從無二致。奈何習俗相沿，往往不肯盡言病情，伸手就診，以試醫者之術？不知一脈所主非一病，一病所現非一脈，若不與外病相參，鮮不致誤而遺人禍殃。假如脈象絃而急，病現發熱畏寒頭疼，則爲外感風寒之邪；倘無畏寒等病，則爲陰虛內傷而非外感。此一脈所主非一病矣。又如惡寒發熱爲外邪，其脈應浮，或有中氣虛者之脈不能浮，或邪重閉過經絡，脈反沉滯，此一病所現非止一脈矣。由此類推，難以枚舉，故有舍脈從病者，以其脈假而病真也。有舍病從脈者，以其病假而脈真也。若不互相參究，焉能辨其爲真爲假？真假不辨，虛虛實實，害卽隨之。故東坡曰：『吾有病必盡告醫者，使其胸中了然，自無錯誤，吾求愈疾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嗚呼！達人不當如是耶？若醫者自詡其技，不肯詳問以欺人，欺人者必受冥報。若病者故隱病情，欲試醫術以自誤，自誤者於人何尤？此皆一時之淺見，多致後悔而難追，興言及此，能無惻怛乎？故不辭饒舌，略述弊端，願高明察而鑒諸，幸甚幸甚。（章楠）

其菩薩心腸，爲醫師說法，頑石亦應點頭。（繆蓮仙）

撲滿說

有鬻陶器於門外者，稚子素錢出而易之，圓其形，皤其腹，虛其中，空洞無物。望之若無一竅通者，審其面有小口，僅容一錢之入。稚子挾走告予，以究其說。予細視之曰：『嘻！卽撲滿者非耶？以土爲之，蓄錢之具，可入而不可出，滿則撲之，故曰撲滿。昔郭長倩持以投贈公孫宏，宏時爲平津侯，其贈之也，得毋假此而欲其助歟！夫物虛則能受，受而後能聚，此易所以取象於萃也。然初積而終散，滿之則剖，盈不可久，是有賴乎謙以自守。旨哉老子之言曰：『多藏必厚亡。』故士有積而不能散者，天豈無撲滿之患乎？』於時稚子領悟之餘，而作撲滿說。（趙古農）

世之蓄錢者，往往可入而不可出，卒至於滿，則撲之也。喻用齋云：「多藏厚亡，人無以水監，當於物監矣。」
(繆蓮仙)

紙帳說

此帳，予所自製者也，以紙爲之，糊其邊，合以成幅，凡尺度皆宛中焉。夏月羅蚊之患，非此無以安寢。客見之，有詫吾之異而笑之者，有閱吾之窮而憐之者，有竊吾之製而效之者。予置竹簟藤枕其間，高臥自若也。且由是得藉以見姬且游華胥，入南柯矣。或化漆園之蝴蝶，獲鄭野之蕉鹿，炊邯鄲之黃粱，皆從此中聽駒駒焉。則是笑所怪也，憐所怪也，竊笑之者，得乎外而遺乎內也。夫古有紙帳之名矣，而未究其式，意皆騷人逸士，創爲之，如荷衣薰帶蕉布屨鞋之類已耳。然則此紙帳也，不自予權輿，而少見多怪，又何怪乎？

自謂是羲皇上人（繆蓮仙）

迎貓制鼠說

粵人有患鼠者，思以治之，而未得其術也。適客從外至，談及鼠患。客曰：「是非貓不爲功。」主人曰：「顧安所得貓乎？」蓋爲我穿柳聘之。客唯唯而退。明日果迎貓來，主人深喜謝客，爰命家人貯紗帷內，席以毛毯，飯以溪魚，日省視之，惟恐逆其意者。噫！主人可謂厚待此貓矣。然貓亦竊解人意，花陰飽臥，時作虎威，擊頻喊露，是夜羣鼠首兩端而不敢出也。主人舉家感慰，以爲貓之爲功大矣。亡何，有鼠之黠者，挑羣鼠而起，向貓不及見處，唧唧作聲。久之，翻盆窺壁，颺者碩者，咸集一室，有舞於門者，有拱立而拜之者，有交足於項頸跳擲者。甚則晝累累與人並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熏之不可掘之不得，投之忌乎器，猶恐欲齧之，或反爲鼠所齧，於是家人咸咎

貓之無能，致見晒於五德。貓鬱鬱不樂，實亦不解鼠何以至此？且技之細於鼠也。因鳩羣鼠切責之，復理喻之，并告以主人厚遇之意，而羣鼠無忌如故。由是貓更悲慙不已，曰：「嗚呼！鼠之冥頑不靈，恃其五技，殆有甚於鄰鼠也。子惡能忍與之同眼乎？無寧使人謂我見幾而作，而謂我尸位而素餐乎？」無何客復來，主人具告之故。客若有失，謂主人曰：「子知夫貓乎？系本西番，昔爲使臣上貢，道經莊浪驛，或試以鐵籠，納空室中。詰朝起視，數十羣鼠竄伏籠外，凡所至數里，無敢咆哮者，茲固若此哉？」主人聞之，亦遂止家人之咎貓者，而貓復留。說者曰：「貓則良矣，如黠鼠何？世有食人之食而不忠其事者，過無可辭，然食人之食，欲忠其事而未由者，咎誰任哉？仲尼曰：『吾末如之何也已。』」貓與鼠又何難焉？（趙古農）

有感而發闌者，不僅作貓觀可也。（繆蓮仙）

愛石說

凡人不能無所愛，琴棋書畫，花鳥竹石，性之所近，情卽寄之，酒色其下焉者也。予不敏，學琴不成，棄而學棋，轉而學畫，俱不成。意開卷大有益者莫如書，因而厚價收書也。顧又常愛花，花時色香，令人魂醉，而鳥與竹亦非不拒。至於石，則天然肖物，更得可愛之趣，惟蠟石爲最。且熟思之，書足以飽枵腹，花終有時而萎，皆不若石之愈久而愈壽也。年來子貧且老，異書不能常保爲吾家故物，筋力就衰，蒔花不能任澆灌之苦，若一卷之石，人棄我取，置之案頭，猶堪片石共語也。或詰予曰：「先生於石，果有所愛，請詳言之。」予謂石可愛者，在秀透皴瘦漏醜，盡言之矣。夫秀則層巒日翠，望之蔚然。透則色潤黃明，品瑩內澈。皴則起伏不平，如水面風行，波紋細疊。瘦則孤峯獨峙，骨格峻峭。若老人狀，此真莫名其妙也。言未旣，或笑曰：「先生言則然矣，漏如之何？」予曰：「是猶未盡石之奇也，彼石之漏，則穿穴洞達，嵌甘玲瓏，有非一覽所能盡者。」或唯唯，而究無解於醜之說。予曰：「子何泥夫

物之醜，而以比石之醜乎？夫石之醜，正以顯石之奇也。然則石特患其不醜耳，以子所見之石，往往未能兼之，而謂可易得耶？昔米老遇奇石，則下拜，坡公得怪石，則作供，假而蘇米猶在，不引子爲知己哉？或於是盡出其先人所藏石，列而示子，子見而愛之，擇其古靈精怪者，袖而歸焉。遂與石爲終古，石如有知，可以無憾。因書斯說，以視君愛詩書與花，又多一癖矣。

先生素有書癖、花癖，覽此又多一石癖矣。其說石處，真盡石之狀。（荷蕩方仰周）凡物皆醜，不如研，惟石則愈醜愈佳，先生真得石中三昧矣。（繆蓮仙）

題葉小鸞眉子硯墨搨銘

無殺不生，不盜何有？色色空空，孽在我口。綺卽是惡，罵人罵己，反舌無聲，皆大歡喜。飲水亦貪，無悶無怒，不疑非人，撒手何妨。又傷人生匪石，石壽人妖，毫無茂茂，尙落多少。現女人身，世無男子，忍辱蒙恥，胡不遺死？今日有硯，是有小鸞，鸞曰不然，會坐夜寒。亂紅無定，墮地姓葉，捨其蝕餘，是大日孽。（劉華東）

奇思妙論，迥異恆蹊，的是倡語，令人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吾謂以不解解之，則得之矣。（飯牛趙古農）

馮陶綏之嘗奇小鸞眉子硯墨搨詩，索和予步原韻，題二絕云：「一硯傳來迹已陳，詩鐫柳絮句猶新。分明畫出眉痕淡，未許東家強笑顰。揮毫當日想雲烟，小試青花染綠箋。同好會逢陶處士，賞音何止伯牙絃。」今觀此倡，自覺小巫見大巫矣。

飯牛對

或問飯牛之義於趙子曰：「先生披黃卷，坐青氈，筆爲耒，硯爲田。修禮以耕，陳義以種，將希聖而希賢，先生之

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焉。且世之病其人而薄之，輒叱曰牛，先生反以爲號，而不知所羞，豈別有說，以俟人之求歟？飯牛子曰：「吁！吾語女乎！昔冉伯牛司馬牛之二子，非仲尼之徒乎？牛乎牛乎！究於人乎？奚汗然則世苟呼我爲牛，則牛應之，而何損於吾？抑女不聞寧戚之於齊，主哉扣角而歌曰：『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自古英雄困於岩野，若百里奚之販牛而牛肥者，類皆見遇牛口之下，則豈獨扣角之歌稱和寡也？今吾老則拙矣，憚爲穰而不出矣，吾又烏能蹈飯牛之轍，終遂其奔軼耶？然猶頗健於食，雖日糶大倉之粟，竊自擬廣文先生之飯不足也。有以善飯如廉頗目之，或僅得恣其欲也。第飽食無所用心，而饜饕未能免俗也。於時同行廊廡間，捫其腹而自嘲曰：『此中空洞一物無多，負將軍狂叫呼，須知將軍不負汝，汝何少出智慮乎？』因爲捫腹大笑，謂吾其牛矣，食粟而已。』或遂得其意以去，後無復以飯牛之義問者。（趙古農）

居今之世，呼馬呼牛，竟有不能不應者矣。與其待人呼，不如自爲呼之愈也。依人爲活，有似飯牛，自食其力，有似飯牛。梁懺生云：『一飯字前後作兩音用，而行文佐以韻語，自作談諧，聽者得毋解頤。』信斯言也，先生之自號爲飯牛也，固宜。（繆蓮仙）

告蚊疏

具疏，天文生臣錦尚綱爲鼓衆入圍，攘吞血食事：攘臣有父遺血產一區，坐在周身鋪頭面水，土名四支。終身謹守，不敢毀傷。詎有首惡夏蚊，混名尖嘴，原係水鄉草寇，鑽刺營生。於本年四月間，結聚么麼小醜，將臣各處膏腴之地，盡行侵噬。臣有兄弟十八人，特加巡緝，屢見捉獲，登時打死，以警將來。殊伊黨怙惡不悛，呼朋引類，窺臣熟睡，寅夜穿窬，利口柔聲，強吞飽掠。初猶暗中摸索，昏暮欺人，漸即白晝橫行，自鳴得意。似此目無三尺，實難刻刻提防，除稟昭文縣不理外，歷訴開封府臣姚扇，蒙其雄風禁止，稍爲斂跡。未幾，復乘間入室，逼近臥房，迫臣上控。

閩內將軍，署總督臣畢紗櫛，先命麾下都指揮，掃清境內宵小，旋即運籌帷幄，將夏文發極邊烟瘴充軍，餘黨走匿外洋，不敢復侵內地。今於六月，臣畢陸任文淵開大學士解印去，惡等遂肆無忌憚，紛至沓來，甚且聚聲成雷，嚶喝咬人，無所不至。臣受其荼毒，非止一朝，急切叩闈，死罪死罪！謹疏。

欽差崇文門監督戶部文選司司理朱文批

據錦尚綱疏稱，逆匪夏文等，攘吞遺業，已歷訴地方官，該犯早應畏法伏罪。乃胆敢目無法紀，屢懲不改，光天化日之下，豈容若輩橫行？該昭文縣居官疲玩，不究窮兇，似此溺職冗員，地方必多貽誤，着先行革職定擬。至開封府姚身膺民牧，閩內將軍署總督畢職任封疆，止可彈壓，一時不能殲除盡絕，皆由平時辦理不善，姑俟申奏施行。所有夏文等，着劊子手伍指掌責數十，撲殺之，令火林軍，在本處地方，陳尸油鑊示衆，此諭。

游戲三昧，非鈍根人所能道其隻字（繆蓮仙）

除夕祀錢神疏

文籍徒多，誰憐題壹銅山足特，羣羨鄧通。當望之而如雲，豈乏泉流之貨，或搖之而成樹，豈無貫朽之家？今於丙子除夕，謹具玉敦珠槃，銀籀金勝，呼如願之嬋，進元寶之湯。虔祀追封富民侯，掌天下財帛司，通寶大元帥，孔方尊神座前，伏祈情恕擬默，俯鑒詞陳，利市竊惟臣某代傳寒素，克紹書香，人遜豪華，難稱銅臭。自知羞澀，常空桂甫之囊，即欲醅醇，莫挂阮修之杖。竟一貧其如洗，備六極以何辭。無如風木與悲，牛眠未卜，室人交謫，鼠耗猶虛。潦倒五十年，只爲飢來驅我，流離四千里，奚堪老至依人。鋤八口於筆耕，飽嘗雞肋，換二毛於籬寄，利覓蠅頭。歲暮窮栖，差幸台堪避債，客愁焦灼，幾疑民不聊生。弗獲已權且送窮，無奈何赧然求富。乞靈阿堵，望青蚨日日

飛還，膜拜函方，期赤灰紛紛灰止。自此有地皆徧，敢不呼兄，從茲磨可常推，何妨使鬼滿其慾，色亦能濃，在彼深山，親來自遠，椒花獻頌，恰應黃牛白腹之謠，爆竹聲催，會逢青綺文襦之影。二十四番風信，無非榆莢飄揚，一百五十春回，競向錐刀角逐。兼權子母，永叨神祐於萬年，願上屠蘇，伸答神庥於元日。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疏。

子前有訟錢神表，聞之上清元君，宜乎日益潦倒，而蓮仙誠虔之祀，或邀厚貺也。然俱不免一貧字，則訟所怪也，淫祀無福，天之位，置吾儒果何若耶？（巢阿趙古農） 思本無聊，言皆有物（受業劉繼祖）

情考

桃源，古之多情地也；鴛央，古之多情鳥也；紅豆，古之多情樹也；棠棣，古之多情花也。離騷爲第一傷心人，而三百篇更爲多情種也。喜怒哀樂之未發，伏情之根，寤寐反側之思，得情之節。憂勤惕勵之節，人情之深。荷蕢忘情，沮溺矯情，楚狂背情，尾生溺情，申生過情，是則情之感人，鮮有得其正者。名士標榜虛聲，狂士大言不慚，或至忠孝壤告鹵莽，骨肉出於矯廉，所謂能讓千乘，而箠豆見色者，非其驗乎？聖門之學，決不至苟且就功，矯誣欺世，則過乎情，與不及乎情，均矣也。僕本恨人，安能忍而與此終古？

多情人自多情種語，觀其一一道出情來，使非情根，烏能有此情趣？（飯牛趙古農） 情深文明，篇首以桃源溯情之源，先生豈劉晨後身耶？（繆蓮仙）

梨棗告哀狀

巢阿子濫竊書淫，復多蠱癖，目耕墳典，手拂牙籤。倦乃停披，坐而假寐，俄有二豎，寒帷直入，被傷刀斧，體無完

膚長跪而告哀曰：「臣等樗櫟之庸材也，賦形拳曲，受性堅剛，獲從繩於大匠之門，頓成平直。雖未享乎天年之壽，克荷雕刊，開千秋祕授之奇，寄萬古斯文之任。陋茲方策，笑彼韋編，何如普印以赫蹏，俾流通之甚易。况經畫乎不律，實簡易而非難。臣等願效手足之勞，寧敢髮膚之愛，固其分也。又何說焉？乃有沽名之徒，輒矜其技於一知半解之能，遂令攻木之工，陷吾身于百孔千瘡之苦。詞則雕而句則鏤，皮已剝而骨已銷，人各災梨，家同禍棗。又其甚者，掠他人之美，彼原目不識丁。偷才子之名，渠固腸猶是俗。編詩話則互相標榜，妄操風雅之權，誦格言則扭碎吟哦，惡識詞章之體。凡此荒唐炫已，咸矜著作等身。至若書刊淫詞，早自壞乎人心。風俗文鴆，陰隲又何當於暮鼓晨鐘？是皆焉能爲有，無乃或并投諸劊，孽孽爲利，煦煦爲仁，梨何敢於告勞？棗亦疲於奔命。悲來乎，汗牛充棟，慘極矣，目極神傷。縱有口而難陳，却無辜而待白。先生向操選柄，能取舍之適均，吾儕甘受指揮，較長短而備用。夫豈同若輩，要譽於鄉黨，正須止斯人，學步於邯鄲。惟先生其垂鑒焉，臣等不勝感激之至！」

據事直書大爲梨棗吐氣（石提王濬）

梨棗有此冤苦，安得不向先生告哀（繆蓮仙）

着棋爭勝判

照得彈棋之設，防自前朝，弈譜之傳，詳於今日。原以消閑遣興，藉手談弭飽食之慾，豈宜較短量長，至氣忿來，要義之謂棋輸木頭在，何有爭端？花落石枰空，居然雅事。無奈貪夫貨取，創爲着彩之名，俚客紛來，聚作賭錢之會。于是眼明手快，處處不肯讓人，爾詐我虞，局局惟憂勝已。倘經敗後，怒髮冲冠，偶爾贏時，笑容滿面，仇如殺父，一朝之忿，沒齒不忘，智比行軍，一着之差，滿盤皆負。今日既來聚訟，兩人各置嚴刑，此判。

東坡云：「勝固可欣，負亦可喜。」此得棋之真趣者也。今之弈棋者，往往釀爲爭端，古今人何遽不相及耶？是非嚴刑律之不可（繆蓮仙）

歲日賀門神新任啓

伏審天地交泰，乃風雲際會昌期，門戶維新，正冠蓋逢迎令節。分桃符而出守，便是除書，轟爆竹以相迎，先通寸簡，恭惟二臣門下，威神度索，名榜封神，夙存饗饗之懷，曾受羣邪所忌，頃廁衣冠之列，仍與同氣相求。雖傍人門戶，然已輝煌劍履，朗懸喜日，那須愾歎銅駝。昨已送窮愁，知重來乞效孔伋之標，使倘其除虛耗，定合力以助鍾馗之祛邪。方比肩有管鑰之司，迴面並噴乎揖盜，戒代炮於土地之戢，木偶任嘲於同寅。似慕垂衣端拱之風，佇見比戶可封之化。某也試瞻闕闕，仰重威靈，動直靜專，勝韓滉故人之子，位高望重，詎楚邦大伯之倫。將見前無虎，後無狼，不煩左顧右盼，行且加者官，進者爵，立致崇德報功。晚年縱勇退爲大樹將軍，此日豈兢爽爲義士？

(方仰周)

題本游戲，筆亦以游戲出之，其命意措詞，殆非枵腹人所能道其隻字，足徵才子之文。(趙巢阿) 無中生有，幻裏求真，搖筆神來，愉快閒如，或見之(繆蓮仙)

賀梁醒吾再婚書

昨心泉過訪，言語傳來，迨手柬相招，彩雲飛下。知中饋之佐久虛，則琴瑟之弦宜續。昔管寧不娶，未免矯情，王翰長繆，亦云駭俗。此周易所以求正位乎內，而齊侯毋嫌請繼室於晉也。足下扳花妙手，舉案家風，尤宜再續錦屏，車牽絲幙，獨是綢繆義切，當年忘詠借老之章，伉儷情深，此日永矢白頭之約。坐芙蓉之館，應言美極難同，入天台之山，信道後來居上。新還勝舊，誰人更喚卿卿，青出於藍，不必頓呼負負。漫試畫眉之筆，授以熟而彌工，毋忘煨體之誠，情以新而倍篤。擬以如魚得水，何須怨天壤王郎比之若漆投膠，當勿羨茂陵女子。况陳平美如冠

玉，能簪美女之花，舜欽雅擅文章，再博東萊之議。良足嘉也，不亦樂乎！僕情殷燕賀，待薰沐而登堂，喜欲躡趨。澆
蓄薇而拜手，得親謝家風範，豔奪雙眸，且染荷衣，香芳留三日。先遣一介，敬溯數行，用賀佳期，并陳鄙悃。儀既
諒夫薄紙，報實切於厚顏，伏冀晒存，不勝榮幸。（喻禮）

風神飄蕩，秀色可餐，一片宮商，耐人諷詠。（心泉汪大源） 澆薇諷誦，亦令人口頰生香，芳留三日。（繆蓮
仙）

擬趙師雄寄梅美人書

溯昔宦游南國，走馬朱明，睠于幽芳，幸邀繾綣。然離合瞬息，那堪此參橫月落時耶？嗣是風雪衝茅，輒尋舊夢，
想卿淡月黃昏之下，祇與綠衣相對，寂寞銷魂。某欲學前度劉郎，與子偕老，毋俾葛鮑，獨有名山。未審冰心玉性，
勿寒盟否？延佇猶田，報子春信。（方仰周）

一片幽寂，集於毫端，着墨不多，而語自曲折，是能以少許勝人多許者。（趙巢阿） 美人有知，定當心許。（
繆蓮仙）

鵬貽鷹書

寶興之歲，株守田廬，二月驚蟄，乍承前輩辱函，勉以進取。因念時值鷹化爲鳩之候，似我行藏，遂戲作鵬
鷹貽報二書以寄意。

爽鳩足下，予自南溟既徙，天涯契闊，莫一羽儀，徒增引領耳。頃當百蟄時起，意足下必不翻巖阿，以俟高秋一
舉，何風聞疇昔，淺雲氣概，變而藏拙，殊乖夙期，相與頡頏，雲衢之情，極爲悵惘。詎春秋漸老，隄息雄心，歟昔

師尚父晚歲名揚，詩人所詠，以子精銳，下韉命中，夫復何難？乃園林下，日醉桑隰，與鳴蜩蛄，我搏風九萬而笑耶？非予所敢知矣。瞬息暑天日永，尙期忽忘學習（見月合）以待涼颺一起，不失本來面目。

鷹報鵬書

伏承春中指書，雲墮責問，何忽變昔秋風凌雲氣概，藏拙鵲巢，知負夙期，何心頡頏？迥念壯懷，誠慚知己。第念志高則忘者側目，啓喙則羣小捲嫌，天地雖廓，容我翱翔，奚如較雨暈晴，與婦子唱隨田畔爲樂也。故寧順化推移，改形濟彼鵲面，然俯視一切，倖存雙眼，識者狄惡（見世說新語）奈何奈何？子苟振翻圖南，小淹九萬之程，願我穠穠，稍發窮達，拂羽鳴歡。

借鵬應以立言恰好是鵬鷹相對語，句中關照，一筆雙鉤，真善于措詞也。（趙巢阿）勸駕者殷然，欲翻者澹然，忙者自忙，閒者自閒也。（繆蓮仙）

下第與景叔弟訂游海幢寺書

落第以來，心情恍惚，至今猶耿耿也，不解何故。風雲皆慘，草木爲愁，自省二十餘年，十戰俱北，孟氏所謂以其數則過，以時考則可。僕用是不豫於色，抱慚衾影，幾欲杜門。有時念起中宵，至思視髮，而心灰腸熱，交悶於胸，種種無聊，殊覺不堪回首也。前曾約游海幢，過訪澄波長老，然澄公素未謀面，無因而至，安知不斥僕爲俗人。所幸弟因樂朝得交澄公，或不至唐突耳。意候天氣晴和，拉二三知己，買小舟逕達寺門，入蘭若，謁空王，忝池月，今無諸禪像，便弔家園故址，看鷹瓜蘭，向澄公問出世法，願留詩鎮山門，須竟一日之樂，然後歸。歸時必待月上，幾人一葉，掉破江心，涼月當頭，冷風吹面，啜苦茗，剝瓜子，喫花生，極目汪洋，此身如寄空杳，覺熱中之念，豁然頓

消。第此約未審何日得踐館見澄公，可爲先容，不爾恐到時叩山門，辭以不在，興味索然爲歉也。（趙古農）

胸次落落，興味洒然，雖厄於遇而不爲遇所困，詞話閒人，得蘇黃氣味。（方荷蕩）此種清懷，會同領略，洵非清涼世界，不足溶化名心也。（繆蓮仙）

與羅柳湖書

一場春夢，半載離思，忽憶故人，獨憐花事。雙雙赤鯉，我心江頭，渺渺綠波，知音楚尾。所以烟花三月，尙滯重樓，風雨孤舟，恨無佳客。前者一榻高懸，陳蕃有待，兩行徑轉，杜牧驚迴。或笛和詩情，酒撩花態，會逢其適，樂極忘憂。而今也銷魂真個，古調獨彈，空書平康之眉，不見靈和之影。潯陽白傅，泪濕青衫，湊泊佳人，手貽紅藥。一朝不見，近日如何？溺兒女之閒情，憶編綺之宿好。年年腸斷，惱亂蘇州，歲歲絲牽，勾留坂渚。豪懷自放，寓于山水之間，縮地難尋，望汝瓊瑤之寄。（劉雲）

知音者芳心自同，故不以睽隔而靳其思也。（飯牛趙古農）

情至文生，劉郎信多情人也。（繆蓮仙）

與繆蓮仙論南樓夢話書

燈下讀女靈元倡，爲之屢然，轉思千古才女佳人，不寡卽天，而沉淪妾婢者亦半。又謂喟然凜然，竦身有悟，成轉語絕句一首，名曰恨恨歌，不獨爲茲女靈痛也，然無不可爲女靈痛也。他日閣下集成，可爲我錄之卷末。歌曰：『紅顏自古逢天怒，况復詩才益天妒，既怒復妒總由天，自古紅顏多可憐。』此四句語雖短，而悲憤之氣溢焉。使傳之天下後世，必有感泣於紅閨者，將盡以省香爲有心人也。省香能不快哉，書章擲筆，吭聲自歌一過，大哭。

失聲，老母驚問，僕以實對，而諸妹環流闋笑，僕自顧淚尙潄潄，亦失笑而罷。（吳因培）

真情至語，真情種事，妙處在筆墨之外，人間亦有癡於我，吾爲省香詠矣。（繆蓮仙）

寄陳郎書

妾本青衣，薄施紅粉，幸憑月老，得遇玉郎。兩日趨陪，愧寸衷之莫達，百年締好，寄尺素以微傳。想郎乃穎川名士，素讀詩書，在妾亦江夏遺嬰，頗知禮義。雖鬻身於綉閣，當矢十年不字之貞，旣屬意於朱門，益凜一夫不事之義。三生石上，早結良緣，有劫塵中，遂成夙契。一言甫定，雙璧欣投，郎意已堅，妾心亦慰。視紅拂之私奔，勝之遠矣。比綠珠之厚幣，誠何讓焉。所可慮者，夫人鮮膠木之恩，小心安賦，猶可冀者，君子有關雎之化，江沱堪歌。伏乞垂憐，弱質，不難指天日以盟，抑或青乘前言，亦惟與鏡釵俱碎。夜如何，其空聽雞聲，以不寐，歲聿云暮，朝瞻馬首，以難回。妾淚如珠，濕紅箋於此日，郎門似海，駕烏鵲兮何時？昔曾晤至尊前，漫詡空羣之驥，今豈置之爨下，莫收焦尾之桐。敬致雁書，思諧魚水，倘納琴瑟，願抱衾裯。郎謂如何，妾言不盡。（黃瓊蘭）

瓊蘭自號天香，予友陳鹿圃婦之婢也。廣西懷集縣人，美丰姿，寡言笑。自幼攻書能詩，日伴主婦，居綉閣，習女紅，家人罕有見者。癸酉歲，年十七，鹿圃季兄華亭偶見而慕之，託媒氏議聘爲側室。越日偕媒氏至華亭，家容色豔麗，皎如玉人。華亭出白璧一雙，聘定後，因他事中止，遂寢其議。天香寓書華亭，此篇乃其原稿也。嗟乎紅顏薄命，好事多磨，往往如斯，良可慨已。著有天香小集一冊，詩多寄託，怨而不怒，大有國風遺意。鹿圃作序託之，茲已開雕，不及載入，俟輯四編備錄焉。（繆蓮仙）

寄王翠鳳校書

握別以來，瞬將兩月，相思千里，寤寐難忘。比維淑景更新，遙想芳卿眠食安和，順時迪吉爲慰。予自十月朔起身來此，如坐針氈，近况蕭條，不堪言喻。回思前日情話依依，時往來於桂香萊草間，雖無一夕之歡，實有三生之契。每憶酒邊燈下，並肩執手，無限低迴，此景此情，已不可多得。偶一感觸，涕淚交流，獨對韶光，真覺春色惱人，眠不得矣。更何望夢魂兒相會耶？我懷如此，未審卿當淺斟低唱之時，亦曾念及鄙人否？春風多厲，惟冀玉體珍重，實所禱切。臨書嗚咽，不盡欲言。（李東寶）

信手拈來，祇覺情溢於詞，先生真情種也。（王玉芝）

錢卦

☶☳（巽下震上） 錢亨有攸往，無不利。象曰：『錢，泉也，取之不竭，利其有源也，故亨。陰陽合德，剛柔以克，外圓而內方，雷動而風行，錢之時義大矣哉！』象曰：『木上有雷，錢，君子以利物順時。』初六，錢其藏，致寇倡。象曰：『錢其藏，絨諸囊也，致寇倡，囊其亡也。』九二，錢有趾，見之則喜。象曰：『錢有趾，剛中而上應也，見之則喜，家道之盛也。』九三，君子守經，小人喪貞，厲无咎。象曰：『君子守經，謹於恆也，小人喪貞，恃其能也，厲无咎，何咎也。』九四，得祿華服，有恂。象曰：『得祿華服，賄以成貴也，有恂，不勝其位也。』六五，錢吝，爽於信，莫名其病。象曰：『錢吝爽於信，居上驕也，莫名其病，下不敢要也。』上六，錢无靈，鬼瞰其人，終凶。象曰：『錢无靈，其道窮也，鬼瞰其人，終則有凶也。錢之爲靈，昭昭也，尊之曰神，親之曰兄，得之則貴，失之則無以保其生。』

巢南擬經似經，中有守義，勿徒作游戲讀。（飯牛趙古農） 有錢則亨，然惟利物順時，斯攸往无不利矣。使驕且吝，凶亦隨之。予有詠錢句云：『人甘爲慮何妨守，我豈無兄肯浪呼？』蓋謹於恆也。（繆蓮仙）

旅癸

惟去鄉，遂通道於三江百蠻，羈旅底，蓄厥獎，寓客乃佐，旅癸用著於篇。嗚呼！勞人旅食，四方咸資，無有遠邇，畢過方物，惟牛馬羊豕，客乃昭己之德，於異服之邦，無任厥性，方爭格於豚魚之族。時庸展情，人不異物，推己及物，德盛不侮，侮慢大畜，罔以將虎鬚，侮慢小畜，罔以投鼠子。不畏殘虐，百獸華頁，玩人傷德，玩物戕性。性以命成，名以毀敗，不畜無益，害有益，賓乃寧。不貴異物，踐畜物，人乃樂。蹶犬非其故主，則吠，韓盧宋捉，不軌於正。不寶惡物，則惡人格，所寶惟賢，則遠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慎，不警微物，終累大德，畫虎不成，反類厥狗。尤若茲，旅人凜厥居，惟乃括囊（總良）。

海市蜃樓，變幻不測，背勁於秦，肉腴於漢，豪情壯采，直欲擊碎唾壺。（門生陳淮）

齊郡都尉湯君雨生神光山瘞齒塚誌

藏之名山者，文章金石，受之父母者，身體髮膚。而履薄臨深，心常危悚，鏤肝雕腎，才則離奇。心以嘔而傷多，鬚以撚而斷易，是必收魂斂魄，覓大地以理愛，剔鮮刑苦，誌豐碑以觀孝。雨生湯君，以忠貞之裔，作都尉之官，本儒術爲鉛銜，主將壇以風雅。眼明飛電，臂運神猿，胡當強仕之年，忽有權頰之齒，豈是耽嘯詠，幾經舌敵唇焦，過嚼宮商，不惜牙伶齒倒。遂致傷齧，或及齧齧。如一葉之梧桐，忽驚秋到，恐數莖之白髮，亦與時來。顧影自憐，含情不免矣。且也伊父死孝，而伊祖死忠，北山梓而南山橋，孔曰仁而孟曰義。伊母則巴台寡鵠，闔海冤禽。方承菽水之歡，又抱絕天之痛。可憐孤子，剩此殘肢，茹荼苦於半生，老齒牙於田陸。尙思嚮箭射妖鳥於重洋，陡破重城，透酸風於一角，絕無芥蒂，竟賦生離，久厭羶腥，忽爲尸解。準洗髓伐毛之例，棄置何妨？想父天母地之遺，捧持欲

泣。於是纏以古錦，貯以花團，命彼衰師，授之鴉嘴。出齊昌之數里，見神光之一山，山骨斷開，土花彩碧，埋豐城之寶劍，常空乏牛斗常愁，掩羅氏之墨池，此會則蛟螭持怒，地穹窿而獨峙，神恍惚其來遊，鬼窺空冥，朋來歌哭，時嘉慶癸酉三月朔日也。夫文筆有塚，則名士風流，塚及衣冠，則神仙遊戲，不若子才兼文武，論詩酒其如備，念切庭闈，知性天之獨孝耶，庶碧血莫救，星沉，母老霜華，纔驚月隕，頭顱自撫，殘齒空悲，繼一脈於天親，告此心於河嶽。幾曾計及，壤下眠牛，絕河流傳，碑能墮淚，誰無父母，踏春之車馬流連，及齒牙篆碑，則雲霞繚繞。（李光昭）

小題大做之法，而才氣橫絕，一時當代，恐無兩人（門人陳夢照）

此種文不能目之爲游戲，但題似游戲耳。秋田先生以蒼莽團結之筆出之，如獅之搏兔，用全副氣力，於此窺見一斑，真不愧名下士也。（飯牛趙古農）

兩生都尉前有瘞齒韻事，爾時曾屬予爲文祭之，一時名下士，或銘或詩，各出所長，洵爲佳話。秋田先生又代爲塚誌，兩生之齒不朽矣。（繆蓮仙）

神語

有多煥先生，訓蒙於三家村古廟中，童子僅六七八人，家八口，俱待字於先生者。然館穀之入，恆不足於食，其妻夜紡佐之，而稚子猶多菜色也。先生惟好讀書，課餘間及諸子百家之說，參考弗輟。尤嗜作詩古文，詞暇則薜花爲圃，更多蓄古今書畫，雖囊澀不足其價，必百計得之，而後快。至屢空，則視之晏如也。一日假寐廟中，神呼之起，而語之曰：『先生手不停披，口不絕吟，而食貧茹苦，澹然寡營若此，盍改絃易轍，思所以爲生活計乎？』先生曰：『唯唯，謹受教。』神曰：『當今之世，苟欲足衣食，甚易易也，特患先生不肯爲耳。試爲先生陳之。夫獨不見粵東幕友乎？市蓋往來，衙齋出入，初通律例，略解呈詞，或號刑名，或稱錢穀，厚其薪水，重以束脩，八成奉作資師，官亦

尊爲上客。先生當此游刃有餘，何棄之如遺也？」先生曰：「否，吾性不喜逢迎，更無大力者爲之汲引也。」神曰：「又曷不見粵海關書乎？借國稅以爲名，因客商而取利，一名之值，價動數千，週歲所征，餉輸累萬。每見朝難保暮之輩，忽爲貧可使富之人，是皆藉兩指以抽來，不料得大關而輪守，歸而門閭頓改，繼則妻子增榮，先生不向此以營求，毋乃不善於籌畫也？」先生曰：「否，吾不敢易古之禦暴者而爲暴也。」神曰：「不特此也，等而下之，不見大今之時勢乎？不必勞三折之肱，只須趁十年之運，姑憑三指，便寫一方，試人命於幾微，誇師傳於利緩。堂名福帖，藥籠私攜，輪班則二猶不足，而必用其三，丸散則一爲之甚，而恆至於再。沿門收謝禮，按日計與金，囊橐常盈，山園多置，不猶勝先生館穀乎？」先生曰：「否，吾不忍殺人於無形，自忖殊凜凜也。」神曰：「然則先生於斯三者，既不樂爲，尙有二途，可以生財者，不妨降格相從也。」先生曰：「願聞其略。」神曰：「粵中鹽洋兩商，一則糴賤販賣，一則握算持籌，裹海之利無窮，通洋之貨甚薄，交易動經鉅萬，沾潤寧止十年，託其庇者，不數年間，陶朱之富可爲。先生決焉，先生末之聞耶？」先生曰：「否，吾骨不媚，不能爲彼區區也，作搖尾乞憐態也。」神曰：「吁！先生果若是也，忍坐視其妻子號寒啼飢乎？無已，則移其教於城市中，俾四方來學者，實繁有徒，朝夕講學，先生固無愧也，何寂寂守此間歟？」先生曰：「然，吾亦念至此孰矣，願神不聞先生愈老，學生愈小，功課愈多，束脩愈少之諺乎？今吾坐困青氈，三十有三年矣。日暮途遠，自度學無進益，浸假而馬帳宏開，館徒則星辰可數，朋儕則膏雨不來，人誰信之？又誰援之？吾恐無有過而問焉者，將歲之所入，不足敷其所出，可奈何？況今之重科名者比比矣，吾不能與當代諸名流爭衡也，寧日守吾素焉。」神於是不獲爲先生勸一笑而別，先生遂遽然覺。

肆口直陳，聞者得咋舌否（自記） 神之所言，信屬生財大道，操此以往，雖欲不富，不可得也。乃巢阿終已弗顧，宜其窮矣。然取神言而細釋之，意者其錢神乎？夫以鑄神而有情於巢阿，吾恐巢阿欲長守此窮，又烏可得哉（繆蓮仙）

冬烘先生既不恤神所勸，黃昏後童子散歸，青氈坐守，伴讀者一青燈耳。是夜窗月微明，先生朗吟曲江抱影吟中夜，誰聞此歎息之句。俄而窗外竹風交戛，如有人排闥而入者。少頃，果開座隅作擲揄聲，漸過近前，先生厲聲叱之曰：「爾何人，敢擾我乎？」邊應之曰：「我鬼，非人也，無畏，此來特伴先生寒寂耳。」先生自忖，鬼已闖其室，卽欲避，無可避之者，與略道衷曲，漸亦忘其爲鬼。鬼曰：「今日神勸先生改絃易轍之語，猶憶之乎？先生休矣。以先生所爲不合時宜若此，吾恐先生有致窮之具，其窮未易瘳也。卽以詩論人，亦未嘗廢吟，然皆應試之作，刻劃求工於排律體耳。而先生則力追漢魏，惟五七言之均備，并古樂府之兼優，此詩之不合時宜者一也。賦亦館閣所寓，敷陳貴麗以則，然皆駢四儷六之體，豈無抽黃對白之工？而先生則格傲荀楊，句摹庾鮑，不屑爲時俗之語，獨好爲古調之彈，此賦之不合時宜者一也。若乃文與時爲變，更體因時而改易，故人所以有多買胭脂畫牡丹之說也。而先生則雅鄙帖括爲不足爲，旣爲矣，謂非金陳無可法，於是攻名作如嗜癩，陋墨裁同嚼蠟，錦綾徒織，花樣難同，此文之不合時宜者又一也。至若雜著之文，亦徵淹博，第木天之士，翰苑之才，猶生平肄業所未及，夢想所不到者有之。而先生則沈浸穠郁，含英咀華，人棄我取，譬水桃與雪藕，在可口而饜心，何可惡之頓殊？亦決塵之迥異也。竊爲先生惜焉！然則先生有致窮之具，良不誣矣。」先生曰：「吁！如汝呵責於吾者，誠是也。顧獨不諒吾也，實甚。吾語汝乎？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吾惡能強人之所難者從我，又豈能強我之所不欲者以徇人哉？使天而賦畀爲均也，寧樂居此闕寂之區，爲不平鳴乎？不得已也。汝當諒吾之衷，察吾之隱，閱吾之遇，而後見吾之真。蓋詩以言志，志者性情所由見也，賦卽古詩之流，亦以其發於情也。文則體聖賢之立言，取法貴乎上也。若雜著，則玩物適情，古人所以游於藝也。仲尼有言：「吾不試故藝。」又何傷乎？」鬼曰：「先生亦知當代所重

者科名矣，曾與神言之，猶在子耳也。然所知在彼，所好在此，非當務之爲急，而世亦因以先生爲無足輕重也。毋寧降心以求假，而鏡兆芙蓉，則不期其重而人自重之，雖不欲傳，而久自傳之矣。况由此而窮可瘳也，斯道不兩得歟？否則聽神之勸，改絃易轍，不必與俗相違，夫而後衣食可豐，妻子有賴，先生何昧昧耶？子過來人也，甘苦備嘗之矣，其鑑予爲前車之覆可乎？須臾雞三號，遂失鬼所在，先生啞然若喪，因援筆而記鬼語如此。（趙古農）

前質之神，此又質之鬼矣，人則吾不知也，哀哉（自記） 諺云：「時衰鬼弄人。」此勢利鬼也。若巢阿所見之鬼，雖多鬼計，頗具人心。其所語皆閱歷世故之言，洵非過來人不能道，鬼而若此，吾寧見鬼，不樂見人。（繆蓮仙）

山澗魚

巢阿子秋日遨遊，陟白雪之巔，下蒲澗，過濂泉，濯足滴水巖下，坐亂石中。有魚百許頭，空遊無依，若來親子者，怡然不動。以手擢之，則悠然而逝，少焉復來，儼與遊者相戲。予曰：「嘻！此則魚之樂乎？抑惟予知魚之樂耳。昔莊子濠梁之間，亦若是焉已。雖然，斯魚也，其瘳已甚。操網罟持竿而漁之，無有過而目焉者。因思潢塘之廣，滄池之深，素爲蓄魚之所，池深而魚肥，塘糞而魚美，人每欲捕之，尤必得而烹之，以爲快然，則同是魚耳，而所處之地不同，則人之取舍亦別。後世汗濁之流，皂隸之輩，當其囊橐豐巍，人之羨慕之者，不啻如蠅之逐臭，蟻之慕羶，而彼則亦忘乎己之汗濁而皂隸也，其去池塘之魚幾何耶？其視山澗之魚又奚若耶？」（趙古農）

蒲質濁富，有觸斯通，巢阿子得毋以山澗之魚爲己寫照耶？（坡山謝嘉猷）

寄託者深，寧止令人有濼濮間想（繆蓮仙）

艾人賦

巢阿子夏日相羊，周游園囿，端陽時屆，見以艾而作人之形於門者，意態肢體，宛然人也。巢阿子曰：「嘻！斯蓋藉以禳毒耶？是謂未能免俗也。况象人而用，雖猛何爲？」艾人聞之，就前致詞，謂如子言，其殆俗之不可隨乎？巢阿子因是不豫於色，當戶而斥之曰：「吁！爾何人兮，敢於我前而立之也？噫！嗟艾兮，產於莽榛，應時而采，及此良辰，束之縛之，居然有身。視爾面目，誰別僞真？儼芻靈之在望，謂爲植之不仁。爾乃藉草創以成形，借桃符而爲伍，起自蒿萊，傍人門戶，眉若爲之揚，氣若爲之吐，手如揖而如授，容或仰而或俯。焉所賴而收威，將馮何作而武？猶曰厲鬼見爾而神驚，早魃睹汝而色沮乎？」艾人曰：「吁！以子之言，信知吾無以爲慮矣。然芻蕘之詞，猶願竊有情也。憶好色者，著吾之顏，思療疾者，識吾之性。相時而動，適當五日爲期，惟我之能，肩灸七年之病。名號更別於冰臺，五十堪服乎官政，小人雖不佞，然此非其倖歟？何子葑菲之不采，而遽以是相競也？」巢阿子曰：「有是哉！爾之技止此矣，尙以吾之過爲爾警乎？望跳足兮蓬頭，若高步兮闕視，究不異乎土木之形，還自儕於傀儡之比。借枝葉而充其體膚，恃麻縷而給其精髓，以屏氣不息者，實其體而微耳。安在其自有肺腸，不可謂生無根柢，然繫之而等於匏瓜，殆久之而棄如蔽屣也。」艾人於是垂頭喪氣，沒齒結舌，踣躅不前，低徊欲廢，形穢自慚，身辱誰雪？不敢誇攘臂之豪，終恥廁司閹之列，行將匿於草莽，復潛養乎萌芽。（趙古農）

見此艾人當以蒲劍揮之。

石櫟賦

予得一臚石，色黃潤，形極類櫟，旣作贊贊之，復爲此賦。時值生朝，用以自祝，猶坡公之賦沈香山，爲子由生日而作也。其辭曰：

爰有頑石兮，堅剛其體，產巖穴中，置河澗底。誰則過而問之，孰能癖復如米？始吾閱其沈理，繼自勞乎濯洗。黃明其潤，色澤而鮮，質殊片玉，形實一拳。宛若藏其指爪，因確類乎拘攣，倦還作枕，喜尤欲顛。石胡開此生面，吾殆獲斯湖見，不須假五丁之鑿，夫豈同五色之鍊。嗅之馨香，望而峭舊，配以枕簟，席以芳薦。堅如金玉之分，戰異兜羅之比，訝寶光之飛于輪堂，驚月體之亡乎織指。儼結項兮無言，擬摩頂兮相似，疑迦葉之笑，徵恍拓花而悟矣。應知千佛之場，不可一日無此也。故雖真假之能辨，却名實之相當。石似櫛而增其重，櫛似石而堪永藏。透以秀兮，稟青華於蒼昊，固而皴兮，證因果於衆香。夫是以珍逾柑橘，大超崖蜜，不朽符金玉之精，易萎傷蒲柳之質。潔登般若之臺，淨入維摩之室，卽云碩果之僅存，何煩取材于落實。假而爲其弗肖也，拆或亦以不必矣。矧其免良工之切磋，洩大造之陶冶，羨物性之自然，寄我心之獨寫。位應列於水仙之前，瘦更出於羅仙之下，俾壽子之生朝，默祝吾之純嘏。固宜伴此梅夢人，詎堪貽之肉食者。坐對此而忘疲，手玩之而稱快。永留千載之芳，克占終日之介，讀素書而起黃石之思，懷往事而涉東坡之界。則豈獨壽卵者賦沈香之山，遺佛印者得供石之怪。誠使元章一顧兮，有不袍笏而拜也者。（趙古農）

昔漢武以金屋貯阿嬌，予謂巢阿得此石交，亦當構閣藏之，顏以石緣閣，方遂所願。此織生梁上蟠原評也，予亦云然。（繆蓮仙）

秋菊有佳色賦

逸羣公子，於深深庭院，開送敬之席，金盞才酌，悵懷酒徒。於是呼取東籬處士，相與領兀然而醉之趣，酒行未中，處士悄然，念九秋之遷遊，嗟二美之難並。歎高吟曰：『秋菊有佳色，帶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遣我遠世情。』吟未終，公子蹶然請曰：『處士念菊耶？二八聲伎，有字菊者，蓋亦人而菊者也，試爲處士出之。』頤指電逝，王度

來儀，徐命緩舞低歌，以觴處士。丰姿豔逸，婉嫗致態，處士亦志變神動也。爾時公子從容謂處士曰：『此亦秋菊有佳色乎？何不騁子之詞而賦之？』處士遂陶陶然，落落然，遂操觚而賦之曰：『圓精上燦，方賦下凝，烟燼磅礴，下降上騰。於時尤物胚胎，菁華傾瀉，不獨蔚爲遜抗機雲，亦由孽而成便娟豔冶。彼美人兮，神淡如菊，其秀可餐，厭心飽目。其始至也，爛兮若洛神之榮耀，其少進也，恍兮夢羅浮之素妝。揄蕉袖而襲柔任，破櫻桃而含芬芳，髮沐蘭澤，眉假垂楊。舞偏反則唐棣之華，汗半晞於秋露如珠，蹴金蓮而弭節，氍毹花翹而踟躕，疇不羨絕倫之妙態，更何有出綠水之芙蓉乎？則試爲之較量今古，頰頰不誰，笑薄命之桃根桃葉，勝浪跡之柳青柳枝。雲芸以淚痕減色，瓊樹只蟬髻稱奇，木蘭惡骨格之不韻，素馨怯纖弱之寒肌。微特屈花蕊之夫人，忘情顛怨，等采蘋于塵土，削號梅妃。方將與杜蘭香俱仙，曰：『日伉萼綠華，雅服青衣，使其離魂霜天籬下，稱算花國宮中，則西施嬌，壽陽妝，當鄴袂而降於一十四位，卽配楊妃，粉褒，亦掩面而幽于三十六宮。非紫袍金帶之飾，所能增美，詎鳳冠鴛締之屬，所可爭雄者也。』系曰：『瞥見仙姿訝絕儔，似曾沆瀣吸清秋。佳名合刻茗華玉，不數唐宮菊部頭。』

（方仰周）

此必荷蕩舟子心目中，有所謂秋菊其人者，正喻夾寫，詞意在不言間，真巧于托物爲比者也。（巢阿趙古農）

借題發洩，寄情於楮墨間，我見猶憐，不獨方君荷蕩舟子也。（繆蓮仙）

塞烟筒賦

季子晨坐，展木末已，客有子虛，冠服綺靡，雅嗜淡烟，攜筒甚美。客笑指曰：『此其費不知凡幾，庶不貽主人恥也，君能賦之乎？』李子曰：『諾。』濡筆伸紙，沉吟而作曰：『邊陲之地，卑濕之墟，農有園圃，種烟如蔬，摘葉取嫩，

晒日待枯，不分小大，盡去根株。千疊萬疊，切細切粗，香入芳蘭，味甚苦荼。非有籜於飽暖，直以待乎吹噓。爰製小筒，圓而不方，丈有所短，尺有所長。爾腹則堅，我鐵則剛。再鑽而入，一孔有光，長嘴上嵌，曲斗下鑲。於是美烟如丸，按指而藏，就燈取火，入口聞香，呵成雲霧，直繞肺腸。飄飄乎似欲鶴化而下，遽遽然似欲蝶夢而莊。遂令炙輶者隱其辯，談天者斂其狂，才人之筆暫擱，武士之弓不張，公子瑤琴罷操，美人玉尺停量。賦未終，客乃請曰：「君豈賦斯筒耶？而亦知其有異於人耶？」李子熟視之，誠當世所謂至珍也，因手持離座，涎出思睡，頤命小鬟，灼烟來前。始細意以吸取，繼努力於喉咽，而勃勃而變赤，眼睜睜而欲圓。竟一竅之未達，徒七尺以昂然，猶自黃金其末，萃玉其巔，絡繹囊而寶嵌，縮銀線而未穿，喻非竹而非木，巧更雕而更鏤。感庸耳與俗目，令鍾愛而取憐，不適於問，何值一錢，棄而擲之，吾無聊焉。客曰：「憶君迂哉，何所見之不大耶？夫天下名存實亡，污中炫外，得近人情，便走時會，凡物類然於烟筒乎？何害也？被夫折足覆餗，何金鉉黃耳之陸離，斷軸脫輻，何龍旗翠羽之交垂乎？使必求諸實用，則登車調鼎者，奚爲故物惡其陋，人侈其豐，苟可致飾於外，何必有美在中，以之視我則實，以之媚人則工，不觀夫扇宜輕而綴玉，鏡惡重而鑄銅，築雕欄而易折，修瓊砌以無功，乃不茲之爲怪，而徒咎夫烟筒。」李子聞言，謂客辯士，大言欺世，強詞奪理，客笑而退，成賦如此。」

丁子賦物實則賦人，何妙乃爾！然獨不虞造口孽耶？（飯牛趙古農）
小中見大極盡形容（繆蓮仙）

烟牀賦

數椽老屋，境本清幽，三尺匡牀，製偏清雅。宮中築室，坐來人影依稀，帷裏篝燈，看去烟香縈惹。問光明之藏，其在斯乎？安樂之窩，良有以也！外人豈容寐睡，故完矣美矣，獨往獨還，知己儘可清談，故左之右之，心藏心寫。若

夫長枕橫陳，高眠踈跼，蟲飛聽處，何妨同夢。終朝鴉片吹時，疑是有情眷屬。或觀榻上之書，或奏房中之曲，兩美寧曰有餘。一夔詎云已足，以仿紡幘之式，聊以自娛。烟宜瘴厲之鄉，未能免俗。惟是嘉賓蒞止，倒屣相迎，好友偕來，登牀與共。偶然遣興，此中長笛一聲，若個抒懷。隨意素琴三弄，在彼寒暄互易，滿屋皆春。請看上下四傍，天衣無縫。一呼一吸，朝朝香霧空濛。三起三眠，夜夜豪情疎綴。於焉入此室處，閱終歲而來。雖俟我堂庭，爲高人之所賞。雖無遺世之心，頗有出塵之意。敢謂大方家數，迥異尋常。居然小有洞天，不盈方丈。周旋弗失，原容膝之易安。歌詠于斯，亦吟魂之競爽。最是蠅頭狗肺，無隙可乘。任他夏假冬終，亦足以暢（周友良）

謙三參軍淡於仕進，高臥邱園，書室中製爲烟牀，左圖右書，風雨不出，致足樂也。觀此賦可以想其幽致。（繆蓮仙）

心字香賦

若夫融融晝永，寂寂宵涼，琴書靜對，几簾閒張。試淪糜兮澆墨，添寶鼎兮焚香。天矯書空，莫認形成么鳳，低徊寫出，同篆詎結雙鴛。爾其烟散千重，痕留一抹，環綬笥而氤氳，觸琅函而馥馥。象形屈曲，穿丁字簾以斜飛，結體玲瓏，度亞字欄而旁達。疑呈奇字於筆端，漸發文心於香末。或撫綠綺而徘徊，卽琴心兮如訴，或歌白雪而宛轉，繪錦心兮盡傾。或待月而焚，吐幽心於遙夜，或臨風而颺，契古心於太清。或如蘭心之馨，二人同臭，或如蕉心之卷，一意相榮。時而合歡集，樂意纏綿，時而宜愛凝暉，柔清展轉。其起而伏也，致盡抑揚，其距而迎也，勢隨深淺。其去來無滯也，難翳纖塵，其絕續不窮也，如抽重繭。曲傳三折之奇文，靜裊一痕之寶篆，則有伴月亭亭，吟風宛宛。酒思雄奇，花情清遠，坐留三日，輕描荀令之神，寢護一簾，重寫徐公之困。斯足動逸興於北窗，而緬高風於小苑。又有桂閣寂處，椒室由居，字挾相思，文成織錦，香名可意，烟透雕疏。結綰同心，縹緲映來妝鏡，爐鐫卅字，芬芳

襲自仙裾。固入金堂而郁若，亦惹錦被而翻如。蓋惟機呈有象，迹幻無心。錦浪皺紋，天工自化。蘭臺結蕊，由是堪尋。就若茲香之合情逸逸，蓄意沉沉。一氣凌空，體不拘乎一一。千重炎上，形自包乎水土。木金。由是倚琴長吟，調鉛小試。清來知妙，蕊發靈台。靜裏觀空，輝流大地。助紅豆之新聲，增青蓮之高致。聞其香否？異傳家悟道之言。寫我心分，製詞客回文之字。（畢敬）

吹氣勝蘭，霏詞如玉，絕似六朝小品。韻用香未縈篆，宛如心如八字，紀實也。（繆蓮仙）

花會賦

凡賭之害人不一，今時之花會尤深。蓋壓寶擲攤，必待人多而後舉，弄牌擲骰，或因本少而難成。惟茲花會，隨意可行。人十已一，不拘乎人數多寡。暑往寒來，無間於風雨晦明。人曰：一博三十，何弗以我之少，而取彼之盈？我曰：百不償一，正惟貪多之病，而陷墮人之坑乎？于百羣匪類，造三十六鬼名，政出多門，雜於漢廷之射策，緹緘十集，窮於東郭之聽聲。是以揚子見歧途而欲泣，汝南持月旦而奚評。而且偷批買線，避重就輕，驗筆迹，較錢文。打者先時封去，開者臨時變更，層層弊竇，有輸無贏。何世人之不察，偏欲飽餓虎而壓長鯨。當其始也，或幾文，或幾十，自謂逢場作戲。及其後也，竟幾百，竟幾千。方悔弄假成真。日積日如春蠶之食葉，月復月如鷗風之掃塵。將謂多開數名，流消難盈。夫巨壑，倘思專守一字，蒼茫莫識乎迷津。飛片紙於冥冥，不啻秀才之望榜。見歸鴻之寂寂，何殊怨女之傷春。似此債重難返，欲能不能，脅其肩，諂其笑，求通融於戚友。典其田，賣其地，再算之乎釵鑲。夜則乞靈夢寐，晝則俯首泥神。打童問卜，多半誑人。間有戈獲，得失不均。甚至妻妾接踵，婢僕効顰。一家老少，終日營營，滅數口之衣食，填無底之金銀。寧可忍飢受凍，未會去火抽薪。斯時也，雖有良朋之苦口，正士之良箴，我心匪石，飲若醇醪。百煉丹砂，罔效膏肓之疾。千般伎倆，仍歸阮范之貧。嗟反本之維艱兮，勢同舉鼎，歎傾貲之甚易兮，

捷勝轉輸，誰無家室，亦有天倫。臘月之單衣蔽體，豐年無粒米沾唇。我求人，類吳市之乞食；人見我，似桃源之避秦。到此水窮山盡，備嘗萬苦千辛，於是計無所出，糜事不爲。男則雞鳴狗盜，鑿壁穿籬；女則桑間濮上，背主偷期。傷風敗俗，筆難罄之。嗟乎！只因一念之貪慾，遂令家破而身危。回思春夏秋冬，中式者幾日，更問趙錢孫李，發財者是誰？嗚呼！噫嘻！何苦乃爾！觀我觀人，便了然矣。吾今作賦勸諸公，但願世人從此止。篇中語語是良文，休當飄風空過耳。已來者請卽回車，未來者慎毋染指。一寸靈臺萬象明，何堪日逐么魔使。試揮慧劍斬羣邪，殺盡東南花會鬼（失名）。

花會始於閩中，而粵之潮州爲最盛。家喻戶曉，舉國若狂，受其害者，不知凡幾矣。此賦窮形盡相，苦口良言；無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終至迷而不悟也。悲夫（繆蓮仙）。

古劍賦

虹光皎皎，出昆吾矣；爲世所寶，非美金之初鑄。實干將之舊造，清波淬而質素，隱約龜文，曉日映而彩流，鮮明龍藻。余也學未成書，好嘗試劍，縱不刻舟而求，亦能望氣而驗。乃知古物之有真，殊覺光芒之難斂。太阿出匣，妙兼寒暑之華，秋水照人，絕勝芙蓉之豔。三尺雖微，萬方可定，胆能照而今古同珍，星若流而名實相稱。吳札解兮，死見交情，朱雲請兮，頭堪斷佞。試摹挈於神物，制自何年？歎寶貴之莫知，持將誰贈？於是濤青鋒削，白鐵天外倚手內掣，有龍泉之名矣。豐城相埒，兩都聲重，自古爲昭，千戶價騰，於今爲烈。然而獻者其愛乎？求者無厭矣。投珠而按，忌見庸夫，彈鋏而過，常懷俠士。問誰知？憐薛燭之難逢，詢所從來，傷歐冶之已死。余爲之執劍遐思，望古遙企，想當日舞斯器者，苟非季孫項莊，定是公孫大娘弟子。

無灌夫之粗豪，有魏徵之斌媚（華瞻徐）唐賦小品式，蓮仙之才，無所不可（耕岩居士佐良）。

見風賦

淮南子隱几太息，仰天歎曰：『夫道若大路然，而望者亦曾見未，苟誤入於歧途，遂一徙而無既。惟知行齊於俗之可隨，斯覺道可公行之爲貴，譬如倪者用以便風，乍驚焉鳴，縱一葦而邁往，俄來虎嘯，凌萬頃以遙邇。趁五丈之相杆，颺開軒羽，等一毛於巨艦，捷以飛鴻。今夫倪之爲用巨也，一旂展處，借錦纜以招搖，五兩飄時，共牙櫓而容與。駕風姨兮遠逝，不問須臾，任舟子兮轉移，初無所定。故終身隸於人，而不知拒，若乃乘舟而惑，恍兮惚兮，一望無際，不知東西。離咫尺兮卽天涯，莫憑趨向，差毫釐兮謬千里，疇識端倪？星漢可通，幾訝仙槎，錯誤桃源何處？却憐漁艇重迷。惟是一曲而辟，見斗乃寤，峯回路轉，緣知彼岸可登，鼓掉揚舲，豈曰請公無渡。所幸迷途不遠，釋然無疑，何妨御風而行，終已不顧。則見夫波浪湧，水聲喧，風動倪矣，搖曳倪受風兮翩翩。落日澄江，扁舟徑捷，春山秋水，到處逢源。彩鷁齊飛，背指菊花滿徑，布帆無恙，通知橘柚前村。是以大道當前，知幾貴早，悟今是而昨非，迴狂瀾於既倒。放廷而寧慮乎俛俛，望洋而不驚夫浩浩，此聖人所以抱雄節而守清道。』歌曰：『觀於倪而知王道之易易兮，果然遵道而行，遂攸往而咸利兮，翼長風以邁至兮，審淵源之有自兮，援小物以喻夫大義兮，抑能近而取譬兮。』（繆良）

就題發論，落筆生新，舟得倪四面可通，倪得風中流自在，文人搦寸管，想見篙師眠浪時也。（巢阿趙古農）

韓蘄王湖上騎驢賦

考前宋之軼事，有一人兮挂冠，論不主於和議，心不甘於偏安。連疏乞歸，自堪誤老，杜門謝客，人罕瞻韓。粵稽龔昔，乃封於蘄，不與檜伍，何以王爲？請解樞柄，如脫絆羈，混迹在漁樵，將軍何須好武，寄情惟山水，驢背豈可無

詩辭帝室，返仙鄉，稱居士，號清源。頂一字中兮瀟灑，隨數童子兮徜徉。假隱逸以全忠，追維武穆，藉遊遊而抗節。媿美錢王。引避分時，方南渡，逍遙今人在西湖。不擁貔貅而借鹿豕，不乘騏驥而狎魚鼈。非從汗馬爭功，夢去多教意，慍但有疲驢可策，醉歸不倩人扶。纔出樊籠，南離鹿鞅，花下低徊，柳間來往。霜蹄彳亍，依依明月橋邊，鞭影橫斜，隱隱夕陽隄上。穩如牛背，儘可懸車，自在湖頭，絕勝攜杖。愛湖山兮處處好，策蹇驢兮款款騎。跨鞭而上層巒，人傳圖畫，攬轡而臨極浦。影射玻璃，爰尋芳而選勝，覺右有而左宜，優游得所風雅。何如以名將爲名士，不騎馬而騎驢，朝隨禽鳥共游，奚須畫舫，暮與牛羊俱下。却稱茅廬，詎異耕田而引犢，無殊服賈而牽車。雖爲執鞭，吾所欣慕，渾忘鐘鼎之榮，頗識烟霞之趣。倘遇灞橋風雪，此際偏豪，每看莊畔梅花，于焉少住。好事者遂繪爲圖景，賢者一言均賦。

顧視清高氣深穩。(藕香祝淮) 瀟灑出塵，筆亦足以達之。(管原胡動裕) 清新俊逸，可匹庾鮑。(後軒羅觀海) 清詞麗句，耐人尋繹。(汪覺阜)

望湖樓賦

亦欲登闕苑，涉蓮臺，窮三島，覽九區。珠宮玉宇，渺可卽，紫閣丹墀，相奔趨。遨遊雲路，俯仰天衢。睇神山兮縹緲，望烟水兮模糊。知不可以驟得，孰若徜徉於西子之湖。湖稱明聖，地屬餘杭。有山有水，宜雨宜陽。對景懷人，誦新詩於蘇守，撫今追昔，懷舊制於錢王。選勝斷橋之側，築樓古刹之旁。更上一層，照眼四圍山色，偶來百尺，迎眸萬頃波光。無奇不備，有美皆彰。登斯樓也，其喜洋洋。當夫春光明媚，景色幽閒，徒情乎闌干之側，徘徊乎門檻之間。浮綠兮遠水，近水送青兮大山。小山金勒馬嘶，橋接跨虹之路，玉樓人醉，門臨浴鵲之灣。及其夏日方長，炎威漸逼，厭城市之煩囂，慕湖山之景色。遠集于此，如入廣寒之宮，少住爲佳，疑在清涼之國。最是湘簾高捲，菱荷開而

湖水皆香，劇憐繡幙低垂，風雨至而雲山似黑。乃若秋意蕭條，天高雲悶，宋玉于愁，杜陵下淚。者香消遣，人多王粲之思，何處破除。客有元龍之志，試憑高而眺遠，態欲盈千，任游目而騁懷，愁應滅四。至於四序之終，三冬之時，山色如睡，湖光益奇。或登高而舒嘯，或臨流而賦詩，飄密雪于檐門，聲如碎玉，逗寒梅於窗外，香入重帷。莫不點綴湖山之景象，盡歸樓閣之參差。要之渺渺者下臨無地，目爲之想而心爲之游，巍巍者上出重霄，情爲之游而神爲之動。呈來圖畫，未描粉本於王維，寫入篇章，難覓佳詞於江總。爰作歌曰：『湖光淡淡兮漣漪，山色蒼蒼兮迷離。樓之望兮無不宜，宜乎此樓之名千古垂。』

麗而能質，詩人之賦也。（緩齋何天衢） 結構整齊，刻畫工雅，令我未能拋得杭州去也。（漁帆鄭心）

跳珠軒賦

西子湖頭眺望，天竺山畔游娛，閑尋斷碣，散步幽區。有軒隱樹，懸額跳珠，倚檻而觀，俯鑑一條清帶，凭欄以覽，橫開一片畫圖。幾折山腰，半痕石罅，清流瀉出其中，激湍奔飛於下。風前濺處，疑行灑露之晨，水面騰空，恍坐怒潮之夜。看浪花之璀璨，滉漾烟霞，挹波影之迷離，渾含亭榭。爾其懸瀑布，湧飛泉，隔樹開觀，乍見葡萄亂落，沿池倒映，俄驚火齊交聯。酒幾點於庭帷，非關蛙吐，飛數顆於階砌，豈值龍眠。則有高僧隱遯，逸叟樵漁，枕流幽壑，洗耳清渠。繞曲廊兮竹石，啓虛空兮窗疏，覺花雨之繽紛，猶難形似，惟冰珠之散漫，差可相於。藉以臥遊于焉爲最，一爲俯仰，其樂何如？惟是泉襯霞紅，水同鍊白，出嵐護之峯巒，穿滕牽之磴石，響參九里之濤，色潤千尋之碧，洪流斜挂，衝迺逆水之游鱗，細沫橫吹，驚散投枝之弱羽。當夫斷宵漏兮月初沉，浴扶桑兮日將出，驚湍奔逸，似開班女之妝，急溜濺澗，疑入鮫人之室。倘倩新裁之柳線，貫去蠶纈，如觸初出之秧鍼，穿來乙乙。若乃烟迷暮影，林滿夕暉，猶向泉源而跳躍，常從九孔而過飛。碎影晶瑩，不必夜光之寶，圓輝閃爍，何須明月之璣。披疑走盤，誰云

迥異方諸照乘，詎曰全非？所以曇花貝葉，色共雜而陸離，梵唄鏡魚，聲相和而瀟灑。徧散摩尼之圓澈，檻外冲融，亂垂舍利之通明，檐前渤海緣思佛國境幽，驟合游人心駭（繆良）

亦清亦雅，不蔓不支（青羅薛宗烈）

鞦韆賦

若夫二十四番風信，景物宜人，一百五日春來，園林似畫。韶光明媚，閨閣之樂事正濃，淑氣融和，閨閣之閒愁欲賣。紫萱堂北，碌碌場開，紅杏樓西，鞦韆架挂。爾其門掩歌臺，簾垂舞榭，風搖楊柳之隄，日麗薔薇之架。綵繩繫處，十指分牽，花板懸時，半身踐踏。裙飄拖地，宛然仙子臨凡，人送上天，疑是嫦娥初嫁。當夫溪雲繞樹，梅月橫窗，笑向風前，蹴起金蓮對對，呼來女伴，橫斜玉藕雙雙。捷如飛燕方還，偷窺過客，偏若驚鴻乍去，亂伏仙龍。於焉振聲鼓，鳴鉦催，三三五五，往來來，忽高兮忽下，一颺兮一開。分瓊佩於兩行，自繞態度，換玉容於百轉，別具手裁。曲曲闌干，恍見幃幃緩緩，沉沉院落，時聞笑語哈哈。則有公子目迷，王孫心醉，情休放蕩，劇憐衣散芳香，勢作迴翔。最愛袖飛影翠，羌凌波而翻擲，纖不生塵，條旋轉以舒徐，態尤增媚。至乃眉黛微顰，汗珠半落，小立從容，嬌姿綽約。聚語中庭，空懸雙絡，陋登場之傀儡，競說誰弓，嗤入市之侏僂，漫誇走索。誰洵乎人人喝彩，極口同稱，餅餅輸金，繡金可博也。要之春光足樂，獨好閑遊，踏青人歸，誰羸躡躡尋芳客到，共戲蹁躑，或懸竿於巷陌，或支架於樓臺。停遊人之玉勒，墜蕩子之金鞭，知不僅選當筵之美伎，消永晝於芳年（繆良）

盡態極妍，妙寫得出（次軒錢棧） 麗質五色，令人目迷（沛雲何玉池） 聲情畢露（受業陸鈞）

難柴夜讀賦

嘗讀周公待旦，假寐不遑，夏禹惜陰，每懷靡及。此自古聖賢，尚如是其汲汲，而况乎淺學之儒，於道猶未嘗深入哉？惟漢有高士侯瑾，可師，賦性篤學，備作爲資。朝出而力穡，暮還而下帷，室如懸磬，幸不至野無青草，由蕪致慨，亦庶幾日給茅茨。類東楚之揚輝，攤書誦習，借炊薪之朗耀，展卷尋思。于焉空山寂寂，長此窮居，宵漏沉沉，殷然撰述。思啓窗而映雪，則頻年讀書，豈盡三冬，擬鑿壁以偷光，而四顧無鄰，聊茲一室。何以惟山一木，取之不窮，因之烈火而焚，夜以繼日。則有如隨月之江浪，抑且若燃黎於太乙，遂乃黓柴，其光能熊，藉以宵讀，如日方中，影訝細囊，忽訝東方既白，光分套壁，俄看花牖俱紅。覺銀燭之高燒，勇來易短，笑青燈之如豆，眼底常蒙。則見其攜琴書，遠城市，格有未忘所學，猶然從此一經，入山惟恐不深，奚憚居之三徙，旁搜二酉，覺照字兮無遺，縱覽五車，喜尋行兮有以。既無妨乎燭火，光勝囊螢，可不待夫焚膏，明堪繼晷。斯時也，晚風入牖，夕照銜山，繁星棋布，素衫弓彎，玉繩乍轉，蓬戶初闌，樵檐懸燈而返，漁舟載月而還。夜如何其，寧辭刻苦，學而不厭，敢廢刊刪。讀書兮聲聞戶外，黓柴兮光澈窗間，對黃昏兮赤文掩映，展青編兮綠字爛斑。洵乎寒士之風流可溯，純儒之雅致難攀。故夫芻蕘者往，葦煩樵探之勞，廷燎之光，夜得吟哦之助，燭三條其莫給，窮且益堅，芻一束以相資，謀之已豫，謂非研求之志孔殷，所以困學之名斯著。（繆長）

以拱雲托月之筆，舒錦心繡口之才，極筆歌墨舞之樂，題之前後左右，無意不搜，因知蓮仙固是賦手。（巢阿趙古農） 旋轉一氣，操縱因心。（門生陳輝）

碧海掣鯨魚賦

聖人作，萬物視，文教隆，四海附。呈文采兮威鳳祥麟，煥文章兮景星甘露。銜才來繡虎，詎棄雕蟲，選士快騰蛟，旁搜買兔。螻非終屈，敢輸捧日之誠，鯤欲奮飛，爰獻凌雲之賦。爾乃傾倒峽之詞，源溯沿流之學海，潘才江湧，舌

本翻瀾，韓句潮生，浪花攢彩。矧王楊盧駱，雄自出羣，豈翡翠蘭若，豔如破蕾。才雄老杜，萬古之江河長流，力跨數公，萬丈之光燄猶在。驅濤聲於腕底，紙落雲烟，走蛇勢於毫端，筆扛鼎鉅。何弗造鳳樓臺，登龍門而聲價十倍，於是窮廣漠之野，蹠崑崙之虛，駭巨鯨之條至，羌橫海而無餘。望似鯨來，山真可駕，遙疑蜃幻，氣欲憑虛。日映之而儼虹光兮上射，風搖鬢髯，恍鵬翅兮方舒，異澗之鮒無能，徒供祭獮，匪涂雅之已拙，始謂墨豬。故觀於海者難爲水，亦觀於鯨者難爲魚，則見尾欲掉而飛騰，鱗欲動而牽掣，沐知噴水，知墨藩之高涵，鬚可插天，此筆鋒之難折。俄風發而泉流，覺雷奔而電瞥，目睛閃爍，衝錦浪以鮮明，頭角崢嶸，躍洪波而凸凹，吞舟兮水若倒流，吸川兮山如迸裂，綠波澎湃兮濺珠，翠漲濛濛兮轉雪。幾若飛龍之雨而在天，不獨游魚銜鉤而出穴，雖當一時之揮霍，已極兩間之詭譎，若夫地負海涵，傳來玉渠，雲垂海立，擲作金聲。牛鬼蛇神，光怪百出，蛟螭蚯蚓，變態時呈。浪忽駕天，詫委輪之不盡，天遠浮海，何鬱怒之未平。但看鯨織而鯨鏗，鼉梁怯駕，祇見鳶飛而魚躍，鼉鼓愁鳴。較其力舉，易千鈞，真能越海，窺其才，飲須八斗，直似長鯨。所以電拘者望洋而嘆，蠡測者向若而驚。要之象龍有官，釣鯨有客，或摩空而補造化，驪自堪探，或寓意而賦甘泉，鱗何畏逆？詠枚乘於八月，白馬盤空，掃筆陳之千人，素蟾失魄，洵如香象渡河，而初過，泉源湧地而不擇，將見江郎之錦長紅，子雲之鳳正白。乍由乎宏肆兮，鯨鵬蝦蟹無不容，旋歸於平淡兮，海宴河清淨如碧。（繆良）

氣吞雲夢者八九，令人舌吐（石樵旋紹武） 離奇變幻，莫可端倪。（少韓翁海學） 思發泉湧，勢不可留。（雲蛇楊家龍） 心花怒生，筆花四照。（芳岩侯至） 雄談驚座，旁若無人。（仙舟周學海） 口如懸河，滔滔不竭。雪門江濤） 句雕字琢，彩錯金鏤，慘淡經營，想見陰何苦心也。（巢阿趙古農） 先發掣字處，是人所難（門生吳和治）

浙江觀潮賦

伊之江之巨浸，爲兩浙之水鄉，溯發源於天目，緬輸委於錢塘。洩大海而貫注，納百川而歸藏。界吳越爲分壤，映斗牛以浮光。惟江湖之汨汨，稱壯觀於吾杭。當夫赭壁迅發，迄於富春，一綫初來，訝長虹之忽至。翠流競湧，疑白馬之駢臻。始焉如輕雷之走地，繼焉若掣電之飛輪。波迴兮千尋之匹練，水濺兮捲撒萬顆之珍珠。觀者四來，紛紜雜遝，遠或登八卦之山，近或詣六和之塔。春波浩淼，帶晚雨之紛紛，秋水奔騰，激涼風之颯颯。浴日月以浮沉，含山靈而吐納。臨風把酒，愧儘都消，倚檻凝眸，情懷自合。則見輝金碧兮流輝，撼亭台兮倒影，疊層浪於須臾，鼓洪濤於俄頃。鵬搏萬里而方來，鯨駕六山而欲遠，聲如入馬之行，勢比金威而猛。此浙江之奇觀，洵莫逾乎斯境。爾其天地青龍魚寂，吞雲夢，退畫鷁。漉漉無邊，回旋衝激，初似湯沸，忽若霹靂。如聞金矢，如鳴鋒鏑，鼙鼓喧闐，鯨鏗莫擊。壯士覽之而氣舒，懦夫見之而心傷。于是奮然而起，倏然而過，靈胥馳驅而至，海若警道而訶。裂蛟人之錦，斷龍女之梭，盪樓市之幻影，折珊瑚之交柯。石華任其飄笑，海月共其爬羅，尙驚心而駭目，旋息浪而平波。是知靜極必動，抑極必揚，時分晝夜，道合陰陽。循環無已，進退有方。時行時止，非柔非剛。欲出一頭，先經三折。初來千里，忽被八荒。披沙揀金，大寶不終於淪沒，來風破浪，星槎直抵乎天漢。所以吟情未歇，飲興尤豪，愜襟期之浩落，澄胸次之牢騷。其往也，慶瀾安而海宴，其來也，驚雨聚而風號。吠畝賴之以浸潤，鹽蘆藉之以煎熬。美觀瞻而乃適乎用，踐信義而不屈乎撓，又寧羨枚乘之筆，徒誇廣陵之濤也哉。（繆良）

比擬潮來洶湧之勢，極寫潮來時海中雜遝之景，驚魂動魄，光怪陸離，真繪水繪聲之筆也。（蓮石俞實華）

門對浙江潮，義鳥佳句，流播人口久矣。蓮仙生長其地，目擊澎湃之狀，更爲親切也。予惜爲粵人，未覽斯影，聞此想像得之，達人大概，蓮仙有焉。（董阿趙古農）

雄壯得體（門生黎汝捐）

涉江采芙蓉賦

當夫日映芳塘，涼生水鬪，荷香乍挹，忽惆悵夫空江，別緒時縈，聯其攀夫綺萼，不堪持贈，人在天涯，最是分明，娟娟林薄，蓋其神間極浦，目注澄源，花信寧云腕晚，水聲時聽潏潏，對彼芳馨，春事匆匆已去，感深懷抱，離情默默無言，爰駕扁舟之一葉，欣消長夏於高軒，惟時明月騰輝，澄波耀彩，幾多花影參差，何處櫓聲款款，乃懷遠道兮，天各一方，寄相思兮，伊人宛在，窺他豔絕，膚雪難方，念子神傷，鬢霜易改，故當茲隔水盈盈，遂不禁興言采采，於是凭曲檻，啓重帷，羌亭亭其淨植，伊俛往以何之，正掬香兮滿被，忽觸緒而凝思，低摘疎紅，隔岸垂楊掩映，遙臨皺絲，空林微露潛滋，有不幽情之若結，而孤賞之偏宜也哉（繆良）

結綵運思，回味於酸鹹之外（青士吳雲）

■ 秧鍼賦

若夫問舍面求山，度阡而起陌，於焉沮夏，鳥喚催耕，乃亦有秋，農歌登麥，伊稼穡之初興，值炎威之乍迫，插新苗於穀雨，遙連四野，山青抽嫩，穎於梅風，淺漾千層水碧，於時出郭開觀，前村周覽，秧分而種遍，芳畦針苗而鋪成，翠篋破綺，隨而土穿，刺穀紋而波撼，倘臨繡譜，依然隔浦之鴛鴦，試綴荷衣，裁就橫塘之菡萏，爾其梭織流鶯，剪開輕燕，蟬噪蛙鳴，蜂喧蝶戀，鄰鄰短影，眠鷗鷺以難藏，密密柔莖，立蜻蜓而尚顛，若遇佳人穿處，巧借晴絲，如教纖手縫時，應拈柳線，則見夕陽隴畔，流水橋頭，青芒匝野，翠鏤盈疇，牽行帶以參差，幾番挑逗，惹松釵之零落，隨處勾留，脫穎成鋒，疑是化工磨杵，處囊見末，未容稚子敲鉤，乃若新晴起，宿霧收，雲彩映，浪花浮，凝露成珠，影疊疊而如貫，餘霞散綺，光乙乙其若抽，來巽畝兮逢僧，差堪補衲，望鱗原兮乞功，不盡凝眸，由是耕耘之事方新，秀實之期尙早，灌漑資以桔槔，芟除去其蔓草，視一痕兮甚銳，淬礪維勤，叢萬簇兮齊尖，銛鋒獨造，誰騎秧馬，共誇樂事之多，若坐針毡，爭似田家之好（繆良）

無疑不工，有詞皆巧，細針密縷，洵稱妙手空空。（柔雲柯元生）刻畫精細，具見良工苦心。（自亭趙古農）
烘託針字，無義不搜。（夢漁王敬曾）人巧極而天工錯，賦物如此，應讓蓮仙獨步。（巢阿趙古農）

新綠賦

宿雨初消，遙天一碧，地迫林深，庭空翠積。帶草搖風，苔衣補石，荷錢盈千，竹箭逾百。綠鬢嬌娃，青雲上路，對景生情，撫今追昔。迎眸新綠，斬服空花，高槐作徑，古柳成衙。有樹皆茂，無枝不芽，但餘密雲，難覓香葩。碧樹燒筍，綠窗鬪茶，翠裙舞榭，青於酒家。亦曉幽致，底事紛華。春光已老，底事全過。時維首夏，景尚清和，平疇綠野，翠浪微波。芒屨竹杖，雨笠烟簑，柴門籬落，荒徑藤蘿。遠山橫黛，羣岫堆螺，人來拾翠，詞唱塔莎。高原一覽，我懷如何。綠暗紅稀，宮垂花隕。翠影半斜，夕陽將盡。麥浪輕翻，秧鍼微引。鼓打青蛙，笛吹青蚓。鸚鵡語忙，蜻蜓飛緊。飲興方豪，詩才不窘。於焉高瞻，於焉遠矚。花襯千紅，叢開萬綠。四望無涯，一新其局。滿郭凝清，沿溪漲漾。雲樹欲烟，落枝如沃。羹矣此時，觀之不足。開游廣陌，小步層陰。桑麻滿野，松柏成林。新莖細細，古木森森。塵飛不刮，暑退無侵。坐青鎖闥，登翠微岑。銷夏足藉，惜春何深。我居陋室，僻處荒城。垂陽覆屋，清苑繞盈。閒田蔬菜，隙地無菁。有梧有竹，宜雨宜晴。南薰微扇，四爽忽生。先生高臥，俗客罷迎。草窗綠滿，小賦新成。吾人行樂，莫認古名。（繆良）

廉直勤正，音節入古。（仙梅先生曹斯棟）題本空泛，妙從四面噴染，托出句句是新練，却無一語入俗。（巢阿趙古農）

秋雪賦

平原一望，景色如何？疑秋日之鋪雲，乃蘆花之滿河，隱隱淡烟蘿，積素豈從天上落？非非籠砌草，凝寒惟有水。

邊多。爾其徒倚於雲汀，徘徊沙渚，臨水榭以騁懷，涉河干而延佇。情脈脈秋意可憐，白茫茫兮而雪花如許，恍一色兮接天，疑變昨兮何處。遂使王猷訪戴，泛艇而來，幾令賈島敲詩，騎驢以去。於焉金風捲玉露，濡雨瀟瀟兮聽疑有，波浩浩兮望若無。遠瑤島而週遭兮，光堪掩映，連銀塘之綿邈兮，色豈懸殊。夾岸繫漁舟，似下寒江之釣，孤燈明蟹舍，誰眠淺水之蘆，斯蘆也，于河于渚，是雪是花，劇宜秋水潤，最好夕陽斜。菱荷能紅，惟依紅蓼，楊柳消綠，但雜蒼葭。蝶笑無香可探，鷗憐有影堪遮，隔浦迢迢，共捲濤頭白浪，前村靄靄，倚檻合情。詎是三春飛絮，誇吟名，稱湖光之西抱，美紫氣之東迎。繽紛而色滿空灘，凭欄極眺，掩映而花飄遠岫，倚檻合情。詎是三春飛絮，誇吟於謝女，非關五月落梅，花唱於江城，則有撫景而起，諷思，臨流而作歌曰：『隔珠簾兮蕭疏，映紗窗兮恍惚，有時舞兮涼風，何處尋兮明月，光隱約兮鶴飛，影依稀兮鷺沒，魚响兮洲渚縈迴，雁脚兮河山超越。對清秋而懷遠，舊恨難消，請白雪以聞吟，新聲乍發，莫不因時增感，覽物生悲，泣琵琶於滿座，悲長笛於高樓。雖弱質而禁寒，秋懷放蕩，想飄零之動念，雪便盈頭。然而結伴花黃，品格並清於晚節，分榮丹桂，聲華高占於千秋。所以余情信芳賦，性廉潔，有志迎涼，無心觸熱。託蹤迹於清流，勵操持於冰雪，覺鉛華之洗盡，不肯色妝，嗤紅紫之爭妍，甘爲容悅。行是寒懷大孝，功同挾纊之溫，律轉陽春，用比吹葭之設。

義兼比賦，往情來妙，不可思議。（丹屏繆塘）

荔枝賦

僕本老饕，自求口食，偶爾閒居，爰思往日。悲羊棗之嗜，養志未能，歎木桃之投，酬恩難必。有兄而差喜推梨，有母而亦嘗懷橘。種瓜稚子，爲佐桑麻，舉案荆妻，猶陳棗栗。惟貪碩果之存，庶療嗜痂之疾。乃者學圃不如，繫匏空感，酸同梅子，頻年畫就葫蘆。苦比蓮心，何日味回橄欖。指子髮之種種，甚矣其衰，鼓子腹之便便，仍然健啖。於是

一葦杭，長江濟，梅關渡，羊城語，歌傳玉局之吟，闔按香山之製，羈逆旅於瘴烟蠻雨，到處綠陰，選芳姿於矻鳥蠻花，一林丹荔，枝頭瞥見，恍如止渴之望梅，掌握初擎，寧減廣寒之攀桂，方入手而流涎，遂解頤而破涕，斯時也，饒腹果，瘦骨支，羌實繁兮四月五月，欲厭足兮千枝萬枝，有色有香，誰曰不知其味，宜棋宜酒，對之何可無詩，其始生也，如絳唇之淺露，其初熟也，如紅頰之半含，其肉之脫也，如嘉玉之外映，其皮之存也，如明月之中涵，愁內熱兮何須食蔗解煩，憂兮絕勝藏柑，火棗冰桃，未足方其鮮美，浮瓜沉李，都教遜彼芳甘，則當茲悅我口，而適我口，輒不禁喫之三，而咽之三，嗟嗟，故土久離，芳時空擲，路隔數千，年逾半百，曾作閩游，復爲粵客，雖僕僕以終窮，幸疊繫其常擘，沉兩美之兼收，洵千金之不易，堪笑紅塵一騎，分來陳紫宋香，却憐白屋半生，嘗遍瓊漿玉液，因爲之歌曰：『如許頭顱無一可，征衫席帽依然我，者番不負嶺南來，日啖荔枝三百顆。』（繆良）

色香味三絕，此閩中生荔枝也。（甫堂王頑德）吾粵曲江前輩作，膾炙人口久矣，蓮仙此賦，可與並傳。（巢阿趙古農）借物抒懷，別有寄託，古香遠韻，不徒刻畫精工。（樸庵陳紹熊）

燕睇賦

燕燕子飛來，降於春，畫梁一睇，故故飛頻。窺簾幕兮，欲尋舊壘，盼庭除兮，如識故人。蹴罷落花，依繡幕而載瞻，載顧，啄來芳草，傍開闌而相近，相親。爾乃紀物候於小正，驗嘉祥於高構，拂花信之風，一年一度，銜社翁之雨，自去白來，築室未成，時差池而審視，摻泥欲入，猶上下以徘徊。于焉構新巢，覓舊侶，輕衫側涼，處處凝眸，細剪雙開，依依延佇，借粉蝶以尋春，對黃鸝而學語，穿簾盼處，隔年還記池臺，入暮棲時，舊夢曾愁砧杵，當其候社俱來，與人俱見，值三春之月，看他景物爭妍，入百姓之家，閱盡韶華幾變，智雖如雀，何知有智之鴻，戊不啣泥，亦數識時之燕。若夫顧盼多情，迴翔莫定，棲來玳瑁，依春畫兮風微，語向闌干，擾幽閒兮夢醒，最是修領綠染，突出柳園，劇

憐小啄紅黏，來從花徑。則有繫朱絲兮，情仍似舊，化白玉兮，事訝維新。曉日映紗窗，並宿而自成佳偶。輕風搖翠箔，偕歸而欲結芳鄰。莫不綢繆於牖戶，聊同旅底之棲身。是以不居危幕，欲葺安巢。畫棟連雲，任高瞻而遠矚。珠簾捲雨，方啄土而啣茅。行見大廈之已成，恍來賀客，如遇盧家之故主，又認知交。

情景夾寫，難得如此清新。（昶亭吳紹章）只賦燕而乏情韻，縱極富麗，猶土木耳。讀此情韻雙清，每想見其受風斜掠時也。（巢阿趙古農）意隨心而瀟發，語脫手而勻圓，風和日暖時，如或見之。（燮堂姪然）

木雁賦

讀莊叟之南華，揭外篇之山木，寓見大中小中，識先幾於倚伏。人宜曲喻，覽書欲假梓材，物可參觀，占易堪通。小畜厥有大太在山之垠，擁腫其貌，拳曲其形，但見中年於廣漠，未逢物色於風塵。非同事計十年，集工師之願，詎詎比器侔萬乘，蟠根柢之輪囷，物無所用，篤亦何因？更有家畜之幽禽，盤殮之小物，雙棲籬下，主人藉此以延賓，獨執廚中，童子因之而操劍。一以舌巧而得伸，一以口箝而見屈，此二雁其何知覺痛哉？文豈不爾其植林麓，立巖隈，非不叢叢雜雜，嗒然大也，豈其鬱鬱葱葱，氣固佳哉？等大匏之無容，何由落實，類繫匏之不食，安所取材？雖不中矩規，旋至良工之棄，而不失斤斧，莫罹无妄之災。若乃烹野鷲兮，共一夕需，陳嘉肴兮，爲先生壽。緣爾音之不悶，幸獲生全，效反舌之無聲，翻遭顛覆。因愚速禍，彼已難爭，食於雞羣，藉巧遠厄，此猶得和鳴於雉雉。緬括囊之無咎，當不其然，覺不佞之難免，由來已舊。夫乃知才招衆忌，非第良材，屈受傷殘，不惟小雁，苟使矜奇鬥巧，已難期太璞之完，如其唯諾因循，亦莫免羅罟之患。幾度尋求世事，都作波瀾，一爲閱歷人情，知須習慣。或爲有材慮，輒見惜於子綦，或以不材窮，復取嘲於斥鴳，是豈禍福兮無門，始信盈虛兮泡幻，獨是木旣賴不材而永天年，雁又何能鳴而遠金鑄？若效冥頑以處，莫明陷阱之自愚，如操技術相將，無解焚身之由齒。螻蛄蟬之空寄，憫

狡兔之易死，驗物情於異致，未免有懷伊人，壽其幾何，寧無所以是故逍遙達士，作為勸懲，容止威儀，毋徒固陋。行藏語默，勿事多能，置我躬於可上可下，聽斯世兮或我或增，不入棟梁之選，不貽樗櫟之稱，不致鸞鳩之笑，不同巧鳥之矜。恍離羣兮拔俗，亦氣息兮神疑，何弗優游而自得，一任大化之依憑？

層層剔清，正喻夾寫，用筆亦極超脫。（雪廬徐熊飛）

賦木雁乎？抑賦人乎？掩映迷離，必有能辨之者。（巢

阿趙古農）

爲湯雨生祭齒詩

齊昌湯都尉，一齒忽損折，附身卅六年，一旦成決絕。男兒墮地來，愛身及膚髮，况齒義爲齒，所以主齧齧。且未傷頭童，何堪嘆齒豁？如山一峯頽，如川一隄決。如堂崩一穰，如門斷一闔，飲食防權桴，吞吐俱漏泄。都尉實恨汝，欲擲火爐熱，不則羚羊角，擊碎成粉屑。惟念忠孝遺，祖父留骨血，汝齒雖區區，實惜不忍斃。瘞之神光山，舍利光凝結，都尉生於吳，厥齒瘞於粵，百年有靈魂，兩處靈旗掣，一齒雖脫離，衆齒尙兀兀。都尉方壯年，轉瞬監助烈，都尉爲良相，銜語獻天闕。都尉爲大將，齧箭射妖孽，卽爲古烈士，願齧荒穹雪。豈若十年前，屈汝嚼藜藿，齒離都尉口，齒非善出脫。衆齒方支撐，何先自作達？峨峨西山巔，三尺高峯兀，一方碑未題，海內微臣筆，玉篆而雲章，古鬼守其強。水竭山可移，此碑不虧缺，後世好事者，登山臨其穴，墓門推碑文，多人拜謁，屬予爲銘詞，自慚文字拙。在前俱珠玉，不敢塚上列，願祝我都尉，此去無蹉跎。心爲七寸丹，軀卽七尺鐵，餘齒如編貝，確乎不可拔。闕者復萌芽，附之至耄耄。（顏崇衡）

語無泛設，有意必搜。（繆蓮仙）

采石磯紀游詩

迂道出姑熟，策蹇凌朝曦。郊行二十里，恣游采石磯。江流自渺渺，江樹何依依？岸迴路轉一臨眺，數峯撐出江之湄。石咽水兮波光遠，水激石兮浪花飛。烟雲滅沒沙鳥歸，風帆歷亂泛船移。磯頭水深不可測，篙工到此恆驚疑。近山環繞遠山微，大江茫茫去何之？天高地迴望無極，但聞江上風淒淒。采石磯，太白游，後有祠堂前有樓，唐朝至今千百載，此間名勝先生留。相傳先生醉捉月，遂爾仙去隨江流。先生之身今已矣，先生之名長不死。江邊捉月何須論？萬古風流似江水。（繆良）

詠青蓮詩，卽似青蓮先生，洵奇才也！（小帆丁濂）

三元洞紀游詩

朝遊采石磯，探討已良久。過此半里許，行行到江口。欲往不能前，猛然一俯首。地下開洞天，得自未曾有。其宥無多寬，四方疑巨斗。人若浚井然，階級下八九。入門路忽轉，長江出其右。凌虛屋數間，石壁抱於後。空洞排一，神祇互相守，下無地可臨。上有地可負，隔絕人間世。莫是仙源否？我來獨凭欄，檻外江聲走。江聲復風聲，龍吟雜虎吼。舟輕飄似蘆，樹遠望如韭。如雲何茫茫？青山認某某，夕照波澄光。搖漾上戶牖。老僧煮茗邀，話至日沒酉。何期異境留，勝賞亦非久。安得斷塵緣，坐學垂論叟？

境奇詩奇，歷歷如畫（芸堂傳廷柳）

羅浮前紀游詩

惠陽古循州，羅浮兩山崎。曰第七洞天，周遭五百里。我來嶺表游，八年仰而企。昨歲客神江，彈鋏動歸思。泊今值初春，擊舟適經此。友人爲款留，因說羅浮邇。邇約同追尋，聞之輒狂喜。詎料踐言難，遲日忽中止。余也游興豪，

夙願殊未已，毅然獨自行。遂乃拂衣起。一艇渡博羅，走入白雲裏。嵯峨四百峯，亂一芙蓉紫。肩輿那可發，盤盛行如蟻。攀藤上層巒，足繭心不死。薄暮到黃龍，滿山開桃李。竹徑深且幽，天台略相似。飛泉萬道來，壑觀隔流水。予渡仙橋，入門先脫屣。是夜宿丹房，仙緣良有以。凌晨起披衣，努力仍舉趾。迂道華首臺，徑行延祥寺。白鶴與冲虛，過眼烟雲擬。行行至九天，我倦欲眠矣。結旦訪酥醪，沿途問樵子。路長山益高，去天不盈咫。門徑進蓬萊，巉巖尙邈迤。奔馳旃南流，帽脫衣盡褫。日夕叩仙扃，連逢江道士。惓然如故交，殷勤設酒醴。肴品羅珍羞，陳饋皆八簋。唱和新詩篇，恬吟叫宮徵。信宿住危樓，投轄情堪比。呼童掃石牀，枕衾親治理。高徒三四人，游山共陪侍。道人挈榼隨爰，及筆與紙。嗣子固辭歸，相送道傍俟。仙物紛饋遺，空囊儲衆美。因嘆窮途中，少可而多否。不信方外人，居然得知己。行將棄妻孥，并舍雕蟲技。師事黃野仙，願作執鞭使。無奈入茶山，蒼茫徒徒依。（繆良）

予於癸丑者三月，自神江落魄歸，道出惠陽，獲游羅浮五觀五寺諸名勝，得江瀛濤道士爲世外知己。山中方七日，所作詩古文詞，不下四五十首，因自號爲羅浮四百三十二峯雲游道人，亦窮途中之勝概也。（蓮仙自記） 如記事珠，如記里鼓，歷歷寫來，游跡在目（瀛濤道士江本源）

羅浮後紀游詩

我昨遊羅浮，亂峯何嶢嶢？四百三十二，高與青天平。羅山昔爲主，一鳥來滄瀛。雲隨洪水至，因得浮山名。蓬萊此左股，相傳如弟兄。山靈幻奇境，石交偏有情。扶筇縱流覽，羣壑蒼烟橫。揮手弄雲霞，步虛躡太清。石樓插天表，鐵橋凌空撐。洞天皆福地，翹首睇未明。擬上飛雲頂，御風或可行。夜半看日出，茲景誰爭衡。白鶴何處去，黃龍徒夢縈。冲虛接明福，瑤室連雕甍。回視華首臺，合掌峯高擎。黃仙騎啞虎，拱立茶山迎。瀑布一千丈，隔簾垂水晶。有時聞仙樂，鸞鳳吹簫笙。闖入蓬萊徑，桃源疑赤城。仙人邀對弈，松花落棋枰。誰驅青牛過，會向藍田耕。采采芝栴

香，翠羽深林鳴。仙衣化蝴蝶，雙翅低飛輕。數竿竹葉符，能使山魃驚。手招葛稚川，長揖安期生。麻姑飲我酒，醉臥聽溪聲。去住意自適，奚知辱與榮。揭來遇神女，麗車擁霓旌。遙指酥醪觀，危樓坐三更。端光起窗外，丹竈九轉成。爲我乞一粒，飄然到玉京。俯瞰塵寰客，人事空營營。

大似郭景純游山詩（秋藥馬履泰）

此作以幻筆寫縹渺之境，大爲羅浮生色。雲游道人足跡半天下，而

山水之樂，情有獨鍾。山靈有知，應許訂爲知己（巢阿趙古農）。不事模山範水，而仙靈居宅，讀之如在目前。此關胸次，不可強爲（聽流李世芳）。詩雜仙心（心香劉卜芬）。名勝景物，指而可想（禪山吳正琇）。朗

如玉山上行（門生王之香）

湯雨生瘞齒詩

將軍之年三十六，瘞所脫齒神光麓。將軍瘞齒多愛憐，齒謝將軍何太速。騎尉羊冒不厭欲，侯鯖世祿寧不足。意爾編貝工吐屬，恐將軍以齧箭鏃。一朝遽辭將軍去，留作甘棠守炎隴。他年將軍萬里飛，食肉將軍負爾耶。爾負將軍腹（鄭灝若）

兀稟自喜，磊落不羣，結語異想天開，讀之令人解頤。（繆蓮仙）

程鄉徐又白青能骨節作聲珊珊然可聽疑卽所謂鎖子骨也戲贈以詩

松日先生瘦兀聳，祇餘一身好筋骨。骨強筋堅無足奇，妙用入神笑奇絕。悲歡向人常默默，筋骨作語代口吃。學鵬展翅攫爪，學虎伸腰鶴屈膝。學駝背蝦張吻，魚學挽臂猿縮頸。一時幻相三十六，一相一聲聲各別。如杯擲地如帛裂，如瓦作解如破節。一身膈膊無留停，側耳聞之嗤可悅。自言筋骨人豈殊，此理妙用在伸屈。吁嗟

鄴侯何如人，伸則市人屈則臣。我恐先生反其術，彼之爲屈君爲伸。（湯貽芬）

寫得有形有聲，可謂語妙天下。（繆蓮仙）

■ 題繆蓮仙鷄豚展孝圖詩

噫呼嘻！悲哉終天之恨，畢世莫報其深恩。於今籩豆雖近物，不如在日之雛豚。思其居處與志意，更不如孩提之承笑言。從來志士皆有恨，觀君此圖淚欲吞。君言垂髫時，戲著花下禪，蠢愚茫未有知識，見童竹馬生塵喧。春階蘭蕙承恩長，秋雨梧桐夜宴溫。春秋景物長不改，子身形影隨椿萱。無何風木驟淒冷，倏忽音容了不存。入門但見遺書與杯棬，聞庭佇立雙涕痕。追思弱少承顏事，人生極樂難並論。而我成童天不吊，陟岵悲涼遊子魂。千里尋親在何處，靈輻慘絕留孤村。倚闥雙眼望將穿，艱難扶柩歸生門。觀君此圖淚欲吞，終天之恨，畢世莫報其深恩。（鍾鴻慶）

閔極之恩，終天之恨，春暉未報，風木空悲，我罪如何！直覺白身莫贖矣！每讀此，血淚幾枯。（繆蓮仙）

■ 前題

蓮仙索我作長句，許之不報幾半年。忽然感觸有言語，爲君伸紙爲君研。爲我感觸將奈何，蓮仙爾且聽我歌。爾品抑何粹，爾才抑何多？紛紛朋友出無間，入門妻子相雍和。獨苦二親溘然逝，年雖老兮頭未皤。令爾悽愴不忍捨，至今涕泗還滂沱。蓮仙爲子言，我答至如此，只悲阿翁阿母生日多辛勤，及身不得奉甘旨。我聽蓮仙言，直令髮上指，因思造化小兒極不仁，北斗挾籍徒紛紛。藥叉羅刹要人死，花虬兩蓋給冤魂。只顧人父母，不顧人子孫。今有鵝黃酒，不得酬一尊。今有駝峯炙，不得容一殮。便許大羅兜率擁冠帔，黃雲莽漾千秋昏。蓮仙至性子，說

起亦可憐，對案不能食，仰首徒悲咽。直欲幻術求目蓮，排空馭氣奔九天，獻親一粒茅山不死藥，依然上壽華堂前。我今爲君謫，願君紓心憂，不聞王子晉，待我緱山頭。不聞遼東鶴，華表來嬉游，神燈冷月向庭下，好催竈妾呈珍羞。（程作霖）

淡然少負奇才，所爲詩文，多卓犖不羣，惜天奪其年，壯歲贖志而沒。今讀此作，彌覺風木之感，宿草之悲，交集於懷中矣。（繆蓮仙）

吳山瑞石古洞紀游詩

癡雲走天天若愁，空庭孤立迎清秋，似晴非晴日黯黯，欲雨不雨風颼颼。有客招邀竹扉外，拉我吳山絕頂遊，開門一笑着雙屐，迤邐偕上羣峯頭。逼人嵐氣翠欲滴，峭寒凜烈侵棉裘，洞名瑞石瘦而削，巖如重屋深且幽。半空飛來一捲石，於山凹處堪逗留，洞中仰面歎奇絕，是誰拔山并口投，斗疑女媧補天日，餘者擲下山靈留。又疑巨星一夕墮，墮而不墮同懸流，行行下山有餘戀，放眼更喜烟霧收，清池鑿出白蓮瓣，石欄不放流水流。我來臨波一以照，但見色喜都忘憂，歸途已杳尙回首，足力難繼須登舟。東山月上天忽霽，問客明日還來不。（繆良）

奇情詭采，高不可攀。（受業薛敬祺）

游端州七星巖詩

我聞遊山喜欲顛，老而益壯窮益堅，行年剛過半百歲，癖嗜已逾四十年。生平經歷遇奇境，登高陟險惟我先，泊今襍被來化注，道出端州停客船。前朝孝肅牧此郡，烏臺遺跡相流傳，更有一臺名寶月，出郭數武陵江邊。崇祠內祀孝肅像，河清比笑如生前，徑行城北五、六里，瀝湖湖溢千頃田。其中七巖拔地起，兩兩離立皆比肩，六巖

南向一北向，高數百丈形俱圓。頂窿如蓋腹空洞，上露天井生雲烟。石文微青質純白，歲久變黑殊鮮妍。名以七星應七宿，繩引珠貫若斗纏。中央大巖二門闕，手援鐵索登層顛。峯巒峻峭路幽反，真個難於上青天。稍操而左一巖竦，崎嶇曲藤羅纏。是皆建立玄武廟，神旛香篆風翩翩。再折而右一巖遂，洞戶渾似眉上弦。初入一徑頗低暗，兩旁溪水清且漣。他巖水漲泉抱石，此河石阻巖繞泉。逡巡路轉忽開朗，四圍高儼屋舍然。垂垂石乳具萬狀，人物瑰異相鈎連。白衣大士白石鑿，拜瞻慚未謝世緣。龍牀可容百人坐，老僧烹茗爲留連。因指水邊一片石，呼童紮草向石鞭。石音革音莫可辨，恍同伐鼓聲淵淵。嶺南雅境此爲最，斯游得未曾有焉。宜前題詠滿石壁，擘窠大字外內鐫。餘三四巖略憑眺，足力難繼心旌懸。巖西日曛且休息，俟諸異日觀其全。（繆良）

一路俱有刻劄，筆亦雄壯。（玉堂吳正瑜）淋漓酣暢，盡態極妍。（又山姚華衮）

今離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言 并引

齊昌人多賈於楚，與蜀鄰有賈當出。婦慮其折閱而告誡之，隔牆妮妮，中夜爲之不寐。聆其聲，先徐後促，既而激，終而慢，因采其節而製爲詩云：

噫嘻！去矣，何之？黃葉落，浮雲飛，長亭日暮，烟暝柳絲。握手復何語？還家須幾時？風瀟瀟兮酒冷，塵昏昏兮馬嘶。紅樓閉月，慢回首，青衫濕淚，卷垂眉。魂消兮瀟湘之水流，腸斷兮巴陵之猿啼。譬如離弦急矢去已遠，颺若凌風大翻棲難低，妾心可隨郎馬兮歷于險，願郎勿伏袖明月而來歸。（湯貽芬）

譜兒女之情，寫別離之况，自創格調，令人耳目一新。（繆蓮仙）

新翻子夜歌

薄暮風簾開，濃睡正初醒，怪郎何早來？雲鬢鬆未整，期郎久不來，今來客偕至，避客偷窺郎，舐破窗櫺紙，儂疑郎不來，郎不見乍喜，乍喜還作驚，郎近消瘦矣，別郎無限思，見永傳無語，語郎莫再來，儂畏久延佇，郎來定何時？莫學輕薄子，不是不信郎，好教儂心死，橄欖生門前，物小不足貴，殷勤摘贈郎，此果耐回味，相持起傍徨，恨殺雄雞聲，開門尚涼露，郎自何處行，勸郎且莫行，暫回坐儂膝，待儂殺雄雞，不許東方白（繆良）

幽絕沉聲，悠然入古作者之室矣（耕野殷師）古節古音，讀之令人神往（陳瑞元）情真語摯，國風之遺（荷樓趙守）神與古會（相軒蔣起鳴）情生於文，文生於情（南暉郭綉）情致纏綿，非深於情者不能道隻字（情思未已紐生）

■ 妒花詞 有序

此內子戲索予作也。先是內子不知何處撫得此詞，讀之豔冶，本香奩體。內子祇誦其將花扯碎擲郎前，請郎今夜伴花眠二語，情見乎詞，不言妒而妒可想矣。因就其句，續成一首，以應內子之索。

佳人梳洗曉妝罷，開簾行近碧窗下，纖纖手折花盈枝，回身見郎郎轉迓。佳人拈花笑相語，問花去妾能幾許？妾顏可與花貌同，羞花曾見金屋貯。郎曰卿顏難比花，花容斌媚驕流霞，美人自古美可愛，須花旁襯髻雙丫。雲時佳人臉微赤，嬌嗔郎自心倒易，忖思明色花不如，歛坐低眉語刺刺。將花扯碎擲郎前，請郎今夜伴花眠，花應解得郎相憐，三生好結花姻緣。妾身自分長棄捐，願毋相忘花中仙（趙古農）

予與巢阿爲忘年交，素悉其閨人嗜酒，書無不覽，觀此知其相戲者，在詩酒之樂。（七十七老人石堤）較原唱更恣更透，妙甚！（繆蓮仙）

■ 不倒翁歌 井序

不倒翁，亦名撥不到，卽酒筵上勸酒物也。又俗名酒擲，以紙模爲之，圖作翁形，下墮乃以泥圓其底，使盡於轉動，四面可朝。主人以手擲之，翁之面向某客，則某客飲，必客盡醉而止，作不倒翁歌。

不倒翁顏微紅，鹿眉皓首心則空，跣跌斂手如癡聾。坐每居上常正中，飲能一石何豪雄。似不爲酒折其躬，歡然賓主分南東。而翁乃類亡是公，翁不倒未難老，精神矍鑠周旋好。座中共錫翁美號，主人愛客翁弗惱，衆人皆醉翁絕倒。翁面南，南之客分樂且湛，翁面北，北之客分弁已側。翁而東兮忽向西，東西混一呼飲齊，呼飲齊，醉如泥，有客不醉肯無歸。是時翁樂默不語，三雅已徧忘爾汝，從今肆筵何必立史監，此翁還勝一杜舉（趙古農）。

以漢書下酒，不如得此，使衆人皆醉也。吾生平與索郎交最密，杯酒間安得此翁常在面前，使我三人相絕倒耶。此王石隄原評云云。予惟此老終日默默，胸無城府，嘯強猶昔。○君簸弄腰不肯折，衆人皆醉翁獨醒，四座看人眼俱白，矍鑠哉是翁，勝他天天撩倒常爲客（繆蓮仙）。

其一

龐然大物幾恹恹，棒腹如匏衣濫紅，不思辱在泥途中，夜郎自大將毋同。枵然其腹竅不通，效順指使如轉蓬，酷似清明舞入風，不夷不惠竊取容。顛之倒之今自公，投主不定瀛王馮，徵逐杯杓獨匆匆，詎不慚愧鬪龍逢。與世推移以爲雄，毋乃勞乎子之躬，曾誰餘灑勞，一盅笑罵由人聽，不聽虛有其表殊夢夢，潦倒若斯不倒翁。出筆輒寫譏評，修詞妙合風趣，善戲謔兮，不爲虐兮（飯牛趙古農）。前歌淋漓痛快，全向不倒翁生情立意，言外寄音，而造語仍不失題，可稱雙管齊下，真妙筆也（繆蓮仙）。

桃花歌

春光淡蕩春風和，有客遨遊來澗河，水流彎曲板橋小，垂楊隄外桃花多。桃花顏色正投好，深紅淺紅如綺羅，以遊幾樹豔無比，是誰濯錦春江波。編籬插棘客遮護，遊人未許攀枝柯，地名王鑿百步許，相傳此是安樂窩。記昔天台有仙路，劉晨阮肇會相過，行行縱步忽誤入，碧桃花裏逢仙娥。又聞桃源闌深洞，桃溪夾定花婀娜，此中天地異凡境，秦人隱避良非訛。天涯吾輩共淪落，對景其奈桃花何？或仙或隱兩難得，桃花不解驅愁魔。而況我家西湖上，人稀相映花如酖，雕鞍賢馬縱非易，花間亦足鞭蹇旋。良朋二三結伴侶，美酒共酌金卷阿，朝朝暮暮春可樂，興來得句相吟哦。胡爲舍彼愛適此，崎嶇村路穿藤蘿，徘徊花底一問佇，紛紛離緒雙手搓。桃花桃花我寄語，及時爛漫莫蹉跎，東皇豈必常爲主，風雨能不相催麼？韶光九十一瞬耳，請看烏兔如飛梭，成蹊雖已在指顧，桃肥紅處人肩摩。紅顏憔悴總非昨，依然蔓草生平波，桃花不言天相送，歸來感作桃花歌（繆良）

觸物興懷，讀之令人笑啼交集。（晴峯王懋德）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閒雲道士朱鶴年） 情文相生。（小慈許成未） 感慨悲歌，傷心人別有懷抱，花如解語，應亦同喚奈何？（又林鏡榮）

重五日放歌

百年三萬六千日，我已過其一萬五，未必人生盡百年，眼前常見今人古。人生行樂尙虛花，何足窮愁備諸苦？而我今年遠客滯，請看佳節逢端午。先期一夜念家鄉，聽盡譙樓五更鼓，遙思此際空室懸，安問香羅與角黍。糟糠獨臥泣牛衣，兒女牙牙遠呼父，兒言自從初二三，索欠連朝來債主。官逋私負已難逃，更有先生討脩脯，七事開門一件無，追呼又復難扃戶。女道鄰家姊妹行，紅裙色把榴花賭，胸間箇箇挂靈符，臂上人人纏綵縷。早起嚴莊笑出房，相看競渡邀同侶，儂家雙髻尙鬆鬆，囊無一錢買艾虎。雖然骨肉想當年，叢集予身爲怨府，攀帷倚枕望東方，雞鳴悶起行踽踽。無端頭上生片雲，忽然輕雷瀉急雨，冷人偏伺炎天趨，蟻蟻已近蘆洲沮。蘆中無人堪

問津，率然歸去氣消阻，因思古有蘆中人，懷抱奇才無處吐。一曲高歌一葉舟，英雄失路爲漁父，天涯淪落我相同，憂悶翻將勞瘁補。且向江頭哭屈原，地非汨羅亦名楚，還憑眼淚和蒲觴，飲恨吞聲落肝腑。天地十二萬年中，予堪推作窮愁祖，人生遭際倘如予，雖壽百年何足取？

描拳真切，點染穢穢，末後異境忽開，至收處窮愁祖三字，更爲奇創。（宛野汪錯）蓮仙抱才不偶，發爲歌詩，讀之令人齒冷。（芳崖汪錯）

七夕坐雨歌

今夕何夕天冥濛，雨聲奔騰秋以風，元亭獨暗懶問字，傍訊牛女應相逢。子雲掉頭渾不答，提筆作長句，詞源滾滾如飛淙。讀罷愁疑聊隱几，飄飄頓覺身高翔，彷彿已傍支磯石，照眼紫翠橫橋虹。晴光晃朗爛銀浦，蟾輝西映旄頭東，雲駢縹緲來倏忽，羽葆雜遝紛追從。狡狴屹處獸環啓，祈禱鬱鬱牽牛宮，窺覘不禁翹兩足，金屏疏敞衆思通。門前執戟壓塵濁，指揮呵叱俄支訂，畢竟天孫不狹貴，青鞋許踏階墀彤。下土良臣微鞠躬，屏息那敢抬雙瞳，驚魂漸定意舒發，膽祖喉亮忘聲洪。一時異數越千古，率爾矢口憑芻衷，人世夫妻有分合，合歡分悵相初終。帝王將相人所貴，結褵判袂都匆匆，辛壬婦至癸甲別，八年三過孩成童。吉甫出征行永久，來歸燕喜需膚功。五段大夫作秦相，滄婦乃歷長途衢，下至白屋寒峻飢，驅更可笑託身與。符兼船篷有時依，蓮泛綠水仍類虹，遊魚吞線雉離量，持門仁有健婦在，罕見耀首膏飛蓬。是皆凡匹攫世網，無怪參差會少愛，心忡側聞神仙極樂擅，雙棲搏合如泥融。天孫分垣位列宿，含飴慈况承天翁，胡亦年年抱離恨，天上直與人間同。天孫含笑問子答，生也達士所見何，緇蒙登真挈眷偶隨唱，跡或寄幻事則庸。劉剛吐鯉焚吐獺，食息遊戲顏長紅，簫史弄玉跨雙鳳，鳳臺臺下皆梧桐。此正不殊梁孟齊眉對舉案，相如文君沾酒家臨邛，若疑刀環爭鳴葦砧遠，不見嫦娥獨處瓠

瓜，一宿互古稱孤雄。片言爲生釋疑抱，人間天上將毋同？惟我此夕合并旋分手，似於一徑開歧術，然而三十而娶，二十而嫁，愆期舉世非笑叢。貧家稱貸完吉禮，精衛填海銜石無時窮，因而奔走捨鄉里，稱梁生計如賓鴻。是又何異聘錢長普歡會暫，牽車未燥回車釘，生從此後休夢夢，曉鐘適打窗牖，推窗四望朝霞烘，卻餘一點雨，應是灑淚宅散飛蓬空。（繆艮）

客窗無俚戲爲七夕坐雨歌，逋仙依韻和之，奇情煥發，酣嬉淋漓，予讀之，未免有引玉之愧。（西榆楊洪恩）
丹文綠字，如讀異書。（受業彭輔唐） 此曲祇應天上有。（受業彭憲澤）

水晶簾下看梳頭歌

獨臥人擁鴛鴦被，寂寂深閨羅帳裏，鸚鵡簾前喚不休，亂頭粗服朝慵起。起時無語意遲回，漫理新妝暗自猜，霧鬢雲鬟誰覩見，水晶簾下箇儂來。玲瓏隱約頻偷視，巫峽巫山隔盈咫，看得簾波鏡影中，烟籠芍藥依稀似。（繆艮）

貌姑仙子，可望不可即，寫得迷離綽約，妙在淡處傳神。（奉春畢敬） 幽思綿邈，令我神移。（聲英王英）
神妙在秋毫顛。（心水何貞相）

揚州登梵覺寺萬佛樓歌

西方極樂有國土，嘗聞地亦黃金布，九品蓮臺七寶池，旃檀香繞兜羅樹。玻璃琉璃與砮礮，珊瑚瑪瑙無不具，揚州自昔號繁華，我來此間暫流寓。更聞梵覺寺中萬佛樓，儼與西方同樂趣，服時約伴相攀尋，登樓不覺心疑怖。金碧輝煌耀兩眸，區區珠玉何足數？曲廊邃室兼幽龕，窺撫俱如西域度。棟梁雕畫生雲霞，屏障依稀隱烟霧。

其間佛像不一形，行者立者坐者臥者巧裝塑。其間佛體不一質，碰者銅者玉者石者其依附，號佛有萬屈指難，但見上下四旁盡迴互。陳設器皿皆精嚴，如入五都不遑顧。嗚呼南無阿彌陀佛在西方住，森森古邗江不聞達摩渡，空教萬佛一樓成，費却中人千戶賦。（繆良）

光怪陸離麗與題稱（修梅吳蕊元）

登江西從姑山放歌

建昌城外十里餘，有山高崎名從姑，側聞此中多仙迹，不憚登陟來遊娛。逡巡莫辨入山徑，道逢樵子欣問途，行行可望不可即，周遭曲折盤山隅。蓬萊弱水未易到，吾生可有仙緣無？迂迴旋向山脊上，忽見真面心歡愉。巋然半嶺一菴古，老僧煮茗談須臾，因之導遊各名勝，出門便覺仙境殊。數峯壁立插天際，但有石磴無泥塗，最高一峯鏤四字，天下奇觀良不誤。峯曰飛鰲天一綫，其他漫漶多模糊，相傳壁窠盡仙峯，世人亦伏誰能摹？山坳却又懸片石，爛柯一局真問乎？蝦蟇在左仙人掌，右洞天排列如貫珠。高低周覽興未已，欲登絕頂探天衢。岡密峻削之階級，攀藤附葛忘崎嶇。忽來山尖一以望，中央斗劈分兩區，仙橋上接下不測，徘徊瞻眺獨歡呼。舉頭只有天可問，脫帽搔首聊踟蹰，俯視小姑土攘耳，托足如在雲中趨。快哉此遊足千古，仙風縹緲吾與俱。（繆良）

夫子豪於遊，亦豪於詩集中遊覽詩甚多，讀此如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愧未能負笈相從也。（受業張世泰）

度羊蹄嶺放歌

羊城一去九百有餘里，嶺到羊蹄真與羊腸似。筍輿危坐如箕箒米然，目眩神迷顛撲何時止？且前且却自辰

以至午，細路盤盤去。天不盈咫，披雲直上，忽看雲滿身，御風而行，但聞風過耳。下視塵埃，不知幾千丈，惟見馬同豆大人如蟻，放眼層巒，嶂何疊疊，奇石怪亂，插芙蓉紫。因歎當時天生峻嶺，心隔斷塵寰，不合人遷徙。底事勞人陟險，猶未休，利鎖名彊，牽掣欲來此。人力所通，既無五丁鑿，神仙之術，又乏移山技。况復不能縮地與奮飛，惟有臨深履薄，兢兢爾。危乎高哉，我行得來，曾賦詩紀之，轉意青蓮李。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此類崎嶇，毋乃類於是？（繆良）

筆足以狀難顯之景。（雲巖傅錫齡） 九言詩最難渾成，此却不能增一字。（受業劉繼祖）

傷犬行

昔我偶出門，僮僕常隨後，僕長忽已遁，小犬輒前走。遇羣傾狎侮，不量勝與負，我歸先已歸，喘息白主婦。我自遠方來，迎跳環左右，知我遠方去，十里不回首。日不妄吠人，夜常爲我守，昔我好登臨，時攜盤與缶。不呼自相從，雄心越林藪，跌坐醉草茵，傍眠當吾側。俟我餘興畢，分僕餘所有，取給不在多，欣然向我受。促我早且還，夕陽下林阜，兩載歷邱園，嘉賓驚隣友。臨宵修逾局，露伏遭虎口，是夜雞將鳴，疾風薄日牖。日出啓蓬扉，百喚尚在否。蕭然離落靜，虎迹見隨畝，行止不自安，中心能抖擻，衆爲我歎歎，四顧還自咎。保聚愧無方，猛獸恣吞噉，東南悲士女，西北傷童叟。涕零不能言，摧折門前柳，海葵詩猶重，黃耳恩且厚。貴人以賤畜，吾何愛一狗？（張開東）

雖曰貴人賤畜，尙宜貴犬賤僕。（繆蓮仙）

城東行

城東有美女，顏色最姣好，盈盈十五餘，學畫蛾眉巧。紅豆隔花拋，驚起雙棲鳥，東風忽背立，生怕空閨老。豈無

良媒求，阿母憐嬌小，豈無吉士誘，貞潔懷自抱。女嫁須貴時，及此梅未標，含情捲珠箔。強作隨人笑。偷窺鏡裏容，羞見新來嫂。（繆良）

寄託情深，不讓古樂府。（東渠吳森） 沉鬱頓挫，古音鏗然。（南卿周三突） 一往情深，令讀者有美人遲暮之感。（勤齋吳奎）

大風渡江行

八月秋水闊，風暴日益狂，浪高一丈許，隔岸何茫茫？適我與吳子，晨起偕渡江，扁舟敵巨浪，有若箕簸場。頭昏目忽眩，水立天無光，躡足坐難隱，偃臥身依檣。風雨水傷激，過顛濺冠裳，濤聲滾滾至，雷走轟耳傍。陡然衆驚駭，流急來飛艖，我船橫將去，彼將船欲撞。似泰山壓卵，風利難躲藏，須臾即覆粉，舟子皆倉皇。幸得舵工力，篷轉前近塘，所差在一間，性命才無妨。迎暹登彼岸，神使魂若亡，嗟哉行路人，禍福安能防。（繆良）

時予與蓮仙山螺蠟渡江，至蕪湖，風浪陡作，幾占滅頂之凶。今讀此詩，猶懷懷危懼云。（南池吳喬麟）

狂歌行呈繆蓮仙李淡畦

寥寥短篇不稱意，大放狂歌差自喜，筆頭灑灑寫退尖，上我東城繆李兩夫子。繆君性溫存，我交如飲醇，李子素曠達，照我瞳雙豁。兩君家東我家西，過從朝夕情依依，有時投贈尺與素，有時偕遊山水之巔涓。有時懷抱託歌嘯，有時青白眼，別世俗之妍媸，心胸肯爲塵垢縛，十時之嘆不可作。可惜昌黎十上書，齒豁頭童徒落落，尊前總惜鬢髮蒼，惜時莫惜功名薄。孝友亦政聖人云，萊衣得舞樂莫樂，繆恨終天李慶重，悲歌各異感交中。小人有母年七十，嗟嗟今夜失雙瞳，至情真切欲流涕，能孝何分事與祭？從今努力根本地，宗族得稱高甲第，况今甲第

數誰家，銅臭雀兒笑語譁。我輩萬選員半千，剩得一文還自誇。得失無憑空諸有，狂歌在口杯在手。君不見謫仙人，一飲直須三百杯，卜得狂名亦不朽。（王吉）

笠生天才峻拔，有不可一世之概，二三知己，聚首言歡，謂功名不足取也。乃悠悠數十載，淡畦長逝，笠生株守衡門，而子淹留嶺表，徒借髮鬚蒼蒼，爲世所笑，讀此能無泫然。（繆蓮仙）

大鱸行示楊景堂寶張益之變裕徐又白青并序

齊昌得大魚，其頭一十六斤，名曰鱸，卽吾鄉所謂鱸也。山堂四考云：「青鱸曰鱸，白鱸曰鱖。」今嶺南以青而頭大者曰鱖，白而頭小者曰鱸，吾鄉則有紅白二種，皆曰鱸，概無謂之鱖者。詩疏曰：「鱖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買魚得鱖，不如得鱸。』」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鱸。云云。大抵鱸鱖總不必分，其美祇在於頭耳。予以昔人無專詠之者，故戲作此詩以美之。

買魚得鱖如嗟茹，此語未必由南人。南人曰鱸有二種，白者味勝於宋鱖。大或盈車小亦尺，素髻秃尾且短身，一身膏華萃於首，潛奇蘊美全精神。霜刀弗煩鑿子割，丙乙不在惟丁存。黑肥白軟次第抉，流脂洩液宛轉吞。老饕快意落屏筋，伏臘其腦融爲津。大鱸足下酒一石，小鱸足罄酒十巡。我昔操罟在江上，掣三牽兩共昏晨。自來嶺南少芳餌，不易致鱸無論齊山。况居衆山阜，宿沙無能亦無咎。繞郭官渠沒徑深，一斤千頭鱖則有。朝來白霧忽滿天，報有巨魚鱗鬣陡。其魚惟鱖巨者首，不能貫之以楊柳。風雷西發勢欲吼，駱駝北來力難負。老饕勢急呼傅兒，戴之以車速歸走。歸來入曰戶弗受，目珠瑩瑩大於斗。兒童駭奔復還守，恐有赤符字蝌蚪。主人再親再發驚，亟趨入廚謀諸婦。欲死不死觀歎息，將烹未烹商可否。操手入腮吻猶癢，懸牆浦血鬣如帚。薪焦釜熱先搖喉，折柬不知招某某。東鄰張翰吾鄉人，西舍楊修亦吾友。徐穉更復常相從，三子必同貪腹口。頭魚有宴今重開，

佳客無多且虛右，深盤推來氣蒸鬯，急眼注定汗清灑。屹如浮山几欲搖，渾若完璞聲可和，門晴青浮領微白，豐頰碧潤深黠。大卻大竄下筇，知駭然謀然應心剖，翻旋搜索出愈奇，急促不知杯在手。左手持杯右剔骨，帳下小人笑麓醜，一時咳唾亂珠玉，雪骨接地若培塿。歐人投入目未見，莊子惠子見亦偶，頭腦淪羹已萬匙，腹背析肺尚百甌。包魚安得不及宥，獨食萬錢慮噎嘔。三子既遂彈缺願，羊續公悠悠遺後。人飮百夫骨千狗，急宜均之懼枯朽，嗚呼魚兮毋乃神，食既幡然顏轉愀。西曹縱諛明府德，南郡難延大夫壽，或言邑有朱公池，上池下池可十畝。午年此水爲魚倉，歲獲其利十八九，大魚自得有遠蓄，子孫往往取弗苟。昇來城市買不得，仍昇入池遷活久，比魚魚活人苦飢，非賣難乎得糧糗。噫吁噫予今暴殄絕非宜，殺魚活人功罪齊，祇愧屠鯨好身手，略調一鼎解菜頤。薛公既好百年客，庾郎今漸廿四鮭，可能容俎慣魚鳳，不使官竈空生蛙。君不見挂臺白鮫三丈大，大漢君臣斷爲膾，小鮮只見兒童嘗，大烹不聞聖賢戒。又不見東城放魚忍饑笑，七里八節思復釣，季默饋魚二十斤，不曾更放惟詩報。我今作詩謝大魚，詩成傳笑顏張徐，若向江南亦鹿角，此魚幸見齊昌衢。

意藎層出不窮，足供儉腹人大嚼。（繆蓮仙）

苦熱行

天炎日赤火雪紫，地裂土焦草砍死，阿誰鼓鑄開洪爐，人比黃金在鎔矣。驕陽亭午若不勝，發狂大叫坐常起，那堪畏此夏日長，汗雨淋漓不知止。我思跳入水晶宮，披鮫綃衣着珠履，或訪王母瑤池間，或詣廣寒邀月姊。酌甘醴兮斟瓊漿，雪藕冰桃涼心齒，肯倚麻姑癢處搔，笑看霓裳舞仙子。醉來一枕得高眠，萬朵梅花飛帳底。

筆歌墨舞與會淋漓，讀之如習習清風生，知非觸熱襪襪子，所能望其肩背也。（受業胡紹松）

錯覺才牌閨怨詞

焚香禱告天(十二)和(么二)地(二)丁(么)寧寄語心上人(八)我要你火煉金丹(么四)非容易去時節約我梅花(長五)開放時。至于今錦屏風(四六)外紫燕雙飛(長二)別三載(么三)音信稀巫山(十二)有情難寄恨點不到(五六)頭兩眼(二)泪珠流五日六日(五六)恐添愁。可憐人(八)比黃花瘦久想他那裏定是鐵索繫孤舟(二六)虧我癡心等到梅(長五)開後誰想他三心兩意(雜五)把奴雙手只見雙雙(長三)粉蝶遊二六(雜八)光陰又一秋正是日到天邊(么六)人去久二四(至尊六)桃源花作臺敢煩公孫子(么六)爲我將書帶三番四覆(雜七)筆難題總恨六郎(四六)流落在花街七情(二五)難禁相思害梅梢月(么五)梅梢月(么五)五更三點(三五)泪滿香腮魂靈兒飛去九霄(四五)雲外撒開八珠環(長二)一對無心戴(無名氏)

此託言閨怨實做牙牌詞也。可將牙牌三十二隻除去長二一對三層排去成了此詞。媚他一副園一副順倘將他前後疊亂復排回三層展看亦絕不零亂不解其故雖小技妙有巧思附記以此(巢阿趙古農) 雖小技必有可觀即以詞論亦極肖閨中婦人口中語(繆蓮仙)

薄命歌 井序

蘇臺恨事，粵邸奇聞，聊資嫠婦之吟，敢詡騷人之賦。則有女系沉圈，張雀屏於白下，郎非蔡仲，託麟趾於烏衣。鳩謀作合，巧勾釀蜜之蜂，雁墜頭顛，誤認穿花之蝶。既無完璧良謀，信乎女子非難養，全設空城幻計，陪了夫人又折兵。狂態復萌，遂致鵲巢俱毀，狡謀既敗，乃思兔窟別營。舟泛捧心西子，客豈大夫，夜奔盛額文君，卿非司馬。誰唱陽關觸目，盡恨山怨水自歌薄命，棲身在瘴雨蠻烟，無何青鸞孤鏡，嗟我良人，景彼黃鶯長吟，哀茲浪子。小玉復生，不藉黃衫之客，雙文雖嫁，欲依白髮之親。久矣鶯花無主，誰借東風，幸我桑梓

有人重歸吳地。事異會真，難殊幽怨，詞非長恨，只述孽緣。看此日源歸星宿，幾同掬水之羞，倘明年春到江
南，莫惹游絲之繫，詞曰：

西風瑟瑟朔風寒，聽說吳孀心轉酸，自古紅顏同一哭，琵琶新調客中彈。相傳本是吳江女，待字年年金屋貯，
嬌養深閨二十春，秦樓願結吹簫侶，多情枉說蔡中郎，張緒風流李益狂，蝶使蜂媒頻擾攘，鄰家妙選在東牀。芳
姿落盡殷紅色，洞口桃源漁父入，漏洩春光未幾時，失身誤嫁偷花賊。生成薄命已如斯，浪跡萍蹤任所之，瞻望
父兮瞻望母，淚珠濕透手中絲。淒惶漫比商人婦，明月空船慚忍垢。詭託虹橋自有家，癡情肯信甘言誘，輕舟曉
夜走珠江，獨對菱花恨滿腔。翠羽明珠揮霍盡，終風報暴世無雙。王魁嶺外今年死，又哭天涯輕薄子。郎自寡情
妾自悲，落花無主隨流水，他鄉強作未忘人，魂夢依依了夙因。不惜波心拚一死，高堂尚有望兒親，妝奩已與囊
無物，斗室長齋惟繡佛。一日思親十二時，身留只爲雙親屈，同鄉高誼感諸君，其醜金銀贈練裙。十幅蒲帆歸白
下，不須惆悵怨行雲，我聞此事常三歎，失路誰悲腸欲斷。傾城傾國類如斯，柳絲莫漫因風亂。（孫學勤）

武進沈姓家小康，有女容華絕代，見之無不驚爲天人。遠近耳其名，爭聘之，其父母苛於擇婿，故年及標梅，
未賦于歸。一日有委禽者來，詰其姓氏，曰蔡姓，審其居止，曰八閩，研其世族，曰相公嫡孫也。因就選都中，與太
守某有舊，故枉道相訪，千里姻緣，幸無却焉。其家猶恐見誑，使人竊覘之，見其出入郡署，裘馬甚都，固翩翩佳
公子也。既心誕其豐厚，復諗知其閹閹，以爲有此乘龍入選，詎不增門楣輝耶。乃許之。於是卜吉納綵，禮俱簡
略，蔡同客居，遂入贅於沈。沈以愛女而結親巨族，妝奩幾費數百金，乃結褵未彌月，而篋中已告罄矣。沈氏始
悔待蔡淺薄，早夜值其所與遊者，則盡市井無賴輩，某太守處，亦成空谷足音，蓋其蚤緣僞詐，爲所識破故也。
蔡既爲女家人所不禮，詭計頓窮，聲言偕女返里。沈氏阻之，以死相挾，沈罔經紀中人，懼禍畏訟，遂聽客之所
爲，向以爲齊大非偶者，今且泥出女吳矣。蔡乃攜女，託言回閩，竟之東粵。女怪問之，則曰：「吾籍隸浙江，實非

閩人廣東多親故援引，無憂不富貴，此間樂不思蜀也。女知失身匪人，惟有自悲薄命而已。久之舟抵羊城，僦屋以居，往來於仕宦富貴之門，遇浙人則爲浙，遇閩人則爲閩，僞託華胄，稍有所獲。女雖相處經年，亦不知其爲閩爲浙也。無何蔡病，病且危，女泣而問曰：「萬一不諱，柩將安歸？妾身何託？」蔡瞋目直視，至死無一言。女盡鬻寓中之所有，殯之，終日飲泣自傷。女素精女紅，因則藉針紉以糊口，相伴惟一媪。媪間以溫言勸其改適，輒以死自誓。媪有子素無賴，每以遊語挑之，女峻拒痛詈始免。又欲鬻女於珠娘船上，畏女志堅，猝不敢發。女欲歸省父母，苦囊底羞澀，會同鄉客有聞其事者，憫其節，哀其遇，爲經理其資斧而歸焉。（自記）紅顏薄命，古今同慨，所惜者彼父母既苛於擇婿，乃復惑於貴游，致女失身匪人，可哀也夫！（繆蓮仙）

潮州澄海四時竹枝詞

元旦 不愁瘴霧與蠻烟，好趁初晴出拜年；正月家家都有酒，（諺云正月酒家家有）銀旛斜墮醉新筵。（龔志清）

立春 滿城兒女看鞭春，一歲陰晴辨有人；拾得土回那可壓，黃蕉丹荔賽芒神。

元宵 乩童舞蹈向鼇山，徹夜游人去復還；正月花燈二月戲，（諺云正月燈二月戲）鄉風喜唱外江班。

三月三日 三月三日天氣新，（用杜句）正是蘭亭祔禊晨；澄海繇來春色早，郊游喚作踏青人。

清明 人家省墓及清明，除草添泥各至誠；不比江南愁有雨，雨多閩邑慶豐年。

四月八日 龍華浴佛五香分，早麥登場俗更欣；村落人家餽鄰里，今年方好辟蠅蝨。（俗用蠅蚊翅和糖炒

拳可辟蠅蚊）

五月五日 艾劍蒲鐔奪錦標，榴花簪髮色彌嬌；嶺南事比江南早，浴趁端陽狗與貓。（江南六月六浴貓狗

澄海以五月五浴之)

六月六日 每嫌七月曝衣遲，六月炎威曝最宜；屋有藏書同日曝，芸編鱗次列階墀。

七月七日 乞巧天孫俗久無，不須瓜果設庭隅；他年莫被聰明誤，沿海生涯口易糊。

中元 會號蘭盆各寺僧，中元祀祖禮尤應；一冬占驗都休管，競向河邊放水燈。

中秋 皓魄當頭酒醒時，中秋不厭月來遲；堆盤熟芋尋常有，怪底人呼剝鬼皮。(熟芋俗呼剝鬼皮)

重陽 佩萸採菊快新晴，戴酒登高結伴行；畢竟滿城風雨少，年年重九放風箏。

十月朔望 掃墓流傳冬至名，者番祭罷歲將更；肯因春紙無多日，壓紙都忘負所生。

冬至日 宰牲設醴祭祠堂，少長偕來共舉觴；覆井飼牛休作務，風吹祀耗糯丸香。(春糯丸粘門竈器物曰祀耗)

祀耗)

十二月二十四日 騶從朝天送小除，彤雲旭日護旄旗；長宵祀竈人尤謹，爆竹聲聲徹里閭。

除夕 買得新符換舊符，椒盤守歲飲屠蘇；連朝婚嫁忙何甚，只爲年前趕不拘。(自二十四日至除夕婚嫁

俗謂趕不拘)

澄軒先生爲吾鄉宿學，游粵二十餘年，予於丙子歲始晤於羊城，古道照人，儼如光風霽月。丁丑夏，予來寧

邑，別後始通尺素，頗稱文字知己。乃戊寅春，先生忽無疾而逝，老成凋謝，吾誰與歸？思之不勝，悵惘！先生著作

甚富，惜多散失，今幸與令嗣裕菴同事，其行篋中尙存十之一，因錄此以想見其爲人。(繆蓮仙)

題桃花扇傳奇詩

秦淮水閣漾微波，中有瑤臺隱素娥；名滿教坊聲價重，魂消公子入情魔。扇非紅豆引相思，爲惜春痕損玉

脂妙手寫生真色染，代留密約兩心知。催妝成就鳳鸞儔，名士傾城日倚樓；堪笑阮鬚寥落甚，枉拋珠翠得招尤。媚香樓上月團圓，誰料猜嫌嫌遠割歡？社創侯生遭遠謫，避他優孟是衣冠。狎客談諧逸興多，一樽高唱莫愁歌；驚逢復社文星聚，悶殺鬪兒喚奈何。悟徹真如色是空，任教杜宇泣西風；六朝金粉繁華地，多在桃花一扇中。（巽詒祖）

幽情豔思，將一段離合景况，曲曲傳出，結句尤覺餘味無窮。（繆蓮仙）

降乩疊韻詩

小住凌江憶昔年，子今城郭故依然；不知蜀地干戈後，空對梨棠泣墓田。（自感）靈鷲飛來不計年，西湖烟水想茫然；諸君具有凌雲概，或守心田或硯田。（贈諸公）錦波波浪自千年，回首鄉關思黯然；獨坐菱荷亭子上，花香冉冉葉田田。（自感）桂香彈指卽三年，灰冷誰云不復然；投筆古人非得意，經書畢竟自良田。（贈吳君）詩酒逍遙年復年，才人心地本悠然；錦標欲奪終須奪，莫便丟人舍己田。（贈繆君）功名須及未衰年，鵬翻雲程豈枉然；試看岐周當盛治，能教虞芮讓閒田。（贈又伯公）且自扶鳩樂暮年，任他塵俗事紛然；兒孫最好惟耕讀，桑柘閑閑十畝田。（和楊先生）貧而非病任年年，浪跡天涯亦灑然；但得詩書真趣在，何愁豐歲少顏田。（和繆君）某山某水憶童年，此後重遊未惘然；聞說虎邱風景好，先生底事不歸田。（和楊先生凌全恩）

辛未夏，予館南雄州周又伯署中，時有請乩者，適本術土地凌善齋先生降壇。先生諱全思，四川巴縣人，乾隆三十一年，原任保昌縣知縣，以監生由如意館供奉出身。年五十有六，病卒縣署，無子，沒後爲神於州署，在諸門稽察所事，出入之善惡，善畫工詩，吐屬風流，其降乩詩，四六甚多，今節錄數詩於此，以志向往。先生嘗爲予題柳陰泛荷寫意小影一絕云：「何曾描染舊髭鬚，柳影荷香入畫圖；我亦天涯飄泊者，前生悔不住西湖。」

「先生詩中所稱吳君字香仁和人，楊先生字西榆武進人，皆又伯幕友也。」（後學繆良謹識）

降乩和鄭漁帆近事詩

獨客年來萬里逢，白頭懶覓綺羅叢；羨君巧遇氤氳使，不用題詞落葉紅。兩地柔腸日幾回，多情人更遇多才；嶺南難得來坡老，不爲朝雲不肯來。未必珠江是若耶，朱門竟有女如花；家鄉風味檀郎愛，爲進西湖穀雨茶。局外無端也賦詩，敢勞紅袖寫烏絲；個人清瘦誰相似，窗外梅花欲放時。（凌全恩）

一日請乩，適鄭漁帆司馬在坐，先生降壇詩。舊雨逢新雨，他鄉似故鄉。平生爲愛靜，世事爲誰忙？時漁帆以近事詩乞和，先生書云：「妙書妙事妙人，安得不和？然吾老矣，唐顏筆墨，恐不當君意，奈何？」書至此，乩忽停，少頃，復書細字云：「土地從人張六，叩見土地，有密要之事，二十七日二更再見。」張六代稟。問張六何方人？書云：「江西信豐人。」至二十七日夜，先生降壇書云：「別三日，自墨江以至梅嶺，查勘途，頗覺委頓，未免俗塵，又增數斛耳。君詩已勉步原韻，希共晒之。」遂書此四絕。漁帆又默禱數語，先生書云：「試畫可乎？」因於乩上畫蘭葉一叢，蘭花四朵，復書云：「君子之交如此，他有所問，不知足，恕其昧妄，明宵當贈以詞。」一笑而別。次日晚，先生降壇書如夢令詞一闕云：「四十年來俄頃，月地花天親領，司馬最多情，珍重晚晴佳景，安隱安穩，不比江南路迴。此詞寫奉漁帆先生笑訂。」先是漁帆問我輩略識之無，亦有來歷否？先生書云：「金粟如來，幾生修到。」又問此後恐有墜落，今夕之會，又添一段香火姻緣矣。漁帆問此行是否？書云：「智哉，司馬，達哉，司馬，去來自適，衡門之下。」次日降壇書云：「涼夜如水，佳客若仙，秋風折柳，別恨年年。漁帆歸矣，僕亦悽然，生前作宦，至今淹淹，不得魂返蜀中，漁帆爲僕思之，諸君子爲僕思之。」時漁帆呈留別詩一首，先生書云：「詩佳容和。」復書云：「和漁帆留別原韻，烟波曾領洞庭鷗，宦海中推最上流，猶憶去年同唱和，

妨此地又勾留神，抽粵嶺，裾難曳，情戀蘇臺宅，亦幽廊，廟山林等閒事，世間於我任呼牛。『漁帆問以後還與先生再晤否？』書云：『鴻瓜雪泥，天涯皆有，荷花之前，梅花之後。』先生嘗有贈楊文西榆詩云：『春風楊柳玉門關，異地周旋動笑顏。記取吳江楓落後，扁舟正好載詩還。』西榆又問有弟下省，機會何如？先生書一絕云：『片帆風利下珠江，此事還須大力扛。最是晚來荊樹好，月明花影照雙雙。』先生降乩語錄甚多，集中不能細載，然其詞旨風雅，情韻纏綿，已可窺見一斑矣。丁丑正月，子適館永安，時署中請覘，有本境城隍廟，那諱沐土地降壇，係前明江南人，生前有功於永安，因地方賊多，披甲於此，嘗贈予一桐落。因書五句絕句云：『楊花不染泥，風力任東西。一枕游仙夢，江南曉色迷。』即乞和『漁帆』和詩一首，焚之。復書云：『漁帆司馬和章極清真，子有舊作，亦此韻，更附博一笑。一飲醉如泥，琵琶大道西。可憐燕趙月，旅夢幾回迷。』一夕漁帆趁宴回署，先生降壇書云：『適有事遲到爲罪，昨歸枯寂殊甚，今得踐約，深愜鄙衷，飽飯暢談，亦大快樂，請了。』漁帆問先生適有可事，乩書此中人語云五字，少頃又書云：『司馬今夕之會何如？』漁帆答云：『不過爾爾。』先生乃書云：『淺斟低唱，藉以排悶，知無足當牧之一盼者。』漁帆問此生可能懺悔，書云：『不須懺悔，已超色界之天，自得風流，便是鍾情之客，合卷之夕，卽是涯印之期，前路茫茫，無非花團錦簇耳。』漁帆又默禱，并問異日能與先生重晤否？先生書云：『庾鮑才華，燕鶯緣分，天涯知己，曾推愛屋之私，嶺外寓公，大有處堂之歎。韓江風月依然，玉局詩篇猶昔，百歲難逢，眼前事無非夢，幻泡影，三生可記，意中人盡是裙布荆釵。逍遙詩酒，君亦如仙，消受雞豚，我常主社。客中見客，休言萍水相逢，年復一年，終得鴻泥再現。卽此短句，以代別談。』後壬申七月初六日，漁帆引疾歸里，道出凌江，請乩，先生降壇云：『又伯公別來無恙，諸君子別來無恙，漁帆司馬別來亦無恙耶？』又云：『桐葉知閨，予不解，問桐字何義，復書云：『時到鳳凰鳴，自有佳期。』未幾，予將辭館歸省，土地降壇書云：『先生將何之？』予告以卽日下省，并問有無機會，時否？書云：『不過爾爾，不能大有作』

爲小試耳。予問與土地別後，能再會否？書云：『難。』少停，後書云：『贈先生，多情又是一年春，欲得相逢若浪痕，莫把良辰等閒度，歸時倚仗看兒孫。今夜有事，明晚再來談，我去。』次夜降壇書云：『土地來，那名祿繆先生，明日果束裝否？』予曰：『明日果行，土地有何見教？』書云：『送行。』予呈和詩焚之，復書云：『繆先生詩甚佳，亦增幽人之感矣。』予見之不禁泣下，因念飄泊窮途，所如不合，乃若南雄永安土地兩神者，轉引予爲知己，惜幽明相隔，不獲一覩面之歡，可慨也。夫予向聞善齋先生云：『同人辱承先生下交，雖接語言，未親色笑，不知能一覩面否？』先生書云：『神交想像中。』嘗一日同人具杯酌，請先生在種玉亭會飲，先生降乩書云：『如命，先謝。』飲畢，復書云：『醉酒飽德，諸公肯略談少頃乎？』觀此則所謂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誠哉鬼神之德之盛也。予和善齋先生感懷詩四首，原韻云：『公來守土我生年，（公於丙戌年仕保昌令，予是年始生。）此日萍逢豈偶然，路隔幽明情不隔，董壇且共話桑田。幾回援筆賦當年，太息生平各愴然，一事知公心耿耿，宦游垂老未歸田。（公沒於保昌縣任。）沒而社祭已年年，仙吏爲神亦快然，功德在民今食報，勝他問舍與求田。迢迢良夜客如年，贈句披吟一粲然，我已芸人非自任，（公贈詩有莫使芸人舍己田句。）百城空翫擁書田。』又和先生見贈原韻一絕云：『自憐人已到中年，餬口他鄉亦忽然，縱使錦標能奪得，其如士也歎無田。』公詩有錦標欲奪終須奪之句，故云。後和永安那土地贈別原韻詩四絕云：『相逢相別共初春，贏得征衫淚染痕，不是社公憐客苦，窮途誰問憫王孫。神江小住值芳春，三月鴻泥印爪痕，幸有神交能記取，夜談時節竹生孫。感公一曲贈陽春，沙上欣有落筆痕，安得薰壇重拜謁，治豐酒獻飽雞孫。匆匆話別更傷春，此地應無屐齒痕，見說後期難再會，不堪愁絕對桐孫。』（前蒙土地贈一桐字，故云。）又和卽事原韻五絕四首云：『莫謂幽明隔，抒懷見寸心，只憐相別後，何處覓知音。贈言臨別日，感激已銘心，倘得桐棲鳳，風前寄遠音。』（土地有贈子時到鳳凰鳴，自有佳期句。）萍逢天作合，公亦許同心，如此忘年契，成真世外音，神明交接後，願

訂百年心，敬獻巴人句，聊廣白雪音。丁丑夏，予改館廣寧，適署中請亂降壇者，爲本衛土地俞諱之壽，號古歡。紹興會稽人也。嘉靖三年，曾經知縣本衛，在此爲官清正，奉天命爲本地官，爲本地神。時王靜山問近事，書一絕云：「更張展轉動咎嗟，前度曾經借箸奢。今日懸旌在衙署，寬心且看合歡花。」并附記於此。（後學繆良謹識）

降乩和凌江卽事詩原韻

曾向凌江買棹來，重尋往蹟盡成埃。一生飲水知官味，幾度臨風想俊才。今日得看新翰墨，羣公終到舊蓬萊。衙齋更有消閒法，花自分移竹自栽。當時豪興滿江南，荔子來嘗味更甘。（文繆馬鄭）此地不妨成小隱，深宵最好共清談。錦舒蓮幕人無四，眉畫香閨月已三。（謂蓮仙省香二君）合坐賓朋無俗韻，名韞利鎖那能語。巫山巫峽早飛霜，萬鍾閒愁付異鄉。未有文章能濟世，莫教傀儡再登場。孤燈點點荒城靜，葉落蕭蕭逝水忙。我有故園歸不得，敢同阮籍一般狂。公瑾從來雅量深，芻蕘謬說遇知音。排衙案牘時時理，繞郭桑麻處處陰。堪笑爭雄思逐鹿，休誇借乘得從禽。知君久是忘機侶，堂上餘閒試鼓琴。（凌全恩）

此題詩又伯首唱，同人皆有和章。二十三日請乩，先生降壇書云：「善齋到，諸君何所教示？」同人各焚詩呈政。先生書云：「讀數過，格律渾成，句斟字酌，皆佳構也，必當步韻。侍者環立，主賓亦別有酬應，今夜月斜時，得詩呈教，暫別。」是夜復請先生降壇，書云：「諸君子信人也，余詩甫成，卽請同閱。」遂書和韻詩四首，畢復書云：「如此良夜，如此良朋，不我遐棄，再訂來宵之約，亦可小休。」先生詩中眉畫香閨月已三句，蓋謂省香畢烟剛三月耳。又伯嘗問爲官當如何？先生書云：「堂上調絃，堂下呼冤，法無可貸，情有可原。無大無小，克寬克嚴，不名一錢，是爲賢官。公能若此，德莫大焉。」又伯問內子病症何如？書云：「賢哉賢哉，疾有由來，流水不

返，花落仍開。支離其面，抑鬱其懷，宜乎豆蔻，亦宜玫瑰。買舟武陵，無害無災。一問現在太平橋開工，何日可以告竣？境內安否？書云：「橋太平，官太平，民太平，商旅太平，雞犬相見，其功乃成。」周季侯問行止何如？書云：「去住本無因，君原自在身，要知甘苦味，須待十年春。」季侯問失去羊皮灰鼠等衣，能獲竊否？書云：「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業舍故主，更覓新賞，毛輕義重，勿罰宜獎。」問何人竊取？書云：「侯門似海亦徒然，羊鼠無端竟化仙，欲問何人攜取去，囊中已貯十千錢。」問竊物人識面否？書云：「與爾亦相識，說出怕人惱，五日公庭前，個個都知道。」問今又失物，仍是此人所竊否？書云：「一卽是，二卽是，一問已問人，曉曉不必。」省香問家中老母安否？書云：「家有平安竹，君惟尺素書，倚門勞白髮，祇望守輕畬。」問明年迎養能如願否？書云：「孝子之念，天必從之，要接便接，何用訂期？」問家信何以不到？書云：「數千里鱗鴻杳，十二時心眼勞勞，白髮鄉園，更比天涯人望切矣，猶幸平安兩字，足慰孝思，前寄書者，因事濡滯洪都，燈節必到。」問欲改刑席可否？書云：「省香無躁，大約士君子處世，能爲則爲，不能爲則忍以待時，詩書有獲，未可廢也，狂言恕之。」汪心如問明春能借金某歸去否？書云：「其利斷金，何日歸林，四海之內，定遇知音，何必不歸，而竟不肯歸，君何必遽歸，而終不免歸，明春之期不確。」湯桐圃問公事不掣肘否？書云：「湯先生請了才大如海，心細如髮，主賓相與有成也。」吉總戎默問，書云：「不敢當禮，功名富貴，乃是公家舊物，總之國家恩不可輕受，父母身不可輕棄，百姓苦不敢輕視，他日出將入相不外是。」和太守默問，書云：「數千里之遙，數千年之久，人得我失，人去我守，天下之事，以善爲首。」張協鎮默問，張係四川人，書云：「同鄉親同鄉，真一品官。」同鄉人周南卿問進省際遇如何？書云：「南卿請了居之安，行之難，染彩筆，戰文壇，至於斯，息羽翰，住羊城，據金鞍。」問家中平安否？書云：「千里望明月，一杯傾故人，要知吹柳色，風暖曲江春。」書此適西榆丈到壇行禮，續書云：「天倫之樂，天涯之難，春波凝碧，棣萼破寒，履端伊始，處險皆安。」南卿問數語何指？書云：「上指南，下指西。」是日乃壬

申新正，先生降壇時書云：「新正大忙，諸公元吉。」同人因問冥間亦有應酬否？書云：「未能免俗。是逢迎。」西榆又問今春行止及老疾能愈否？書云：「春水綠，春花紫，嶺外夢江南地名去疾，占有喜。」問或歸或服藥？書云：「不勸君歸，不勸君服餌，遇事自小驗。」漁帆問紙錢之焚，冥中真作鈔用否？書云：「漁帆司馬雅人也，飛作白蝴蝶，冥中亦有作子母錢者，但看焚紙之人，爲何如人耳。」問閻羅果有其人，是包孝肅否？書云：「然。」問輪迴之說，自必有之？書云：「有。」問西洋夷人，何日可以度嶺？書云：「盤桓數日之間，南枝開遍，便有音訊矣。」同人又嘗問十二月十五日地震，何故？書云：「扶輿氣運，無形有聲，勾芒畢達，春意勃生。」一日予偶疑郵書人或有浮沉，并不知家中平安否？默問之，書云：「君達人，莫作不達人之想，行與居俱平善，君自加餐可也。」先生降乩，語錄甚多，令節鈔數條，其中多有驗者。惟同人問及異時休咎，則書云：「窮通富貴，有命在天，諸公莫問，我亦不言。」（後學繆良謹識）

凌善齋先生降乩卽事聯句詩

雨過荷香分外清，倚欄同看月華明，（善）時當長夏渾忘暑，（西）客聚他鄉倍有情，（蓮）燈影紅搖書幌盡，（省）爐烟碧度綺窗輕，（又）扇停羽翮敷珍席，（西）茶熟旗芽試瓦鐺，（善）蟲唧空階秋雨借，（蓮）大隴隔陀夜常驚，（善）自慚嶺表沾微祿，（又）却笑人間沾盛名，（善）慈竹平安還待報，（善）彩輿難忝正當迎，（善）一琴一鶴懷清獻，（又）無女無兒遜向平，（善）期望孤前輩意，（看）文章須及少年成，（善）二毛種種羞萍梗，（蓮）雙鬢蕭蕭感雪生，（善）星浦槎橫吳沼遠，（西）桃源花落晉朝更，（善）臨風早怕露砧響，（西）垂露何煩擊鉢鳴，（善）炬撤金蓮期後日，（省）漏嚴銀鑰閉重城，（善）腸枯祭纒纒先絕，（蓮）心活浮雲盡屢傾，（善）靜裏動機魚忽躍，（又）順中逆境鷓鴣旋，（五）劉琨每起聞雞舞，（省）李白曾經跨鶴征，（善）北斗闌干涼悄悄，（西）西湖烟

水夢盈盈，(善)故園徑尚存松菊，(又)異地情猶樂弟兄，(善)愁比江淹多別緒，(蓮)政如渤海著新聲，(善)因緣香火從今證，(又)蹤迹鴻泥到處呈，(善)乘興且憑詩戰古，(省)抱才其奈筆爲耕，(善)通宵竟少蛙喧座，(西)侵曉應知雀躁晴，(善)牛耳騷壇公獨執，(蓮)鼠肝故典我難評，(善)更期餘勇來朝賈，(省)三舍伊誰敢避名，(善)

六月初十日晚，先生降乩書云：「一日不見，皆到矣，如此良夜，諸君子有興聯句矣。」同人因請先生命題，書云：「卽事七排二十四韻。」遂書首二句。復書云：「請聯下句。」同人依次聯下，至第八句後，先生書云：「以後諸公請出上句，均俟吾對何如？」筆無停機，至無女無兒遂向平句，乩上畫沙如雨點下，先生殆不能忘情歟？是日子與西榆文省香又伯共四人。(後學繆良謹識)

洋烟詩

燈明香竊賦閒居，高據胡牀一醉餘。老子臥遊興不淺，先生眠食樂何如？漸嘗自覺臻佳境，有癖何曾礙讀書？欲罷未能才旣竭，循循善誘日相於。送窮難去剩烟藤，纏賬年年解未能。丹粒日分顏巷米，蘭膏時續蓋帷燈。放懷日作非非想，入定應超上上乘。我是現身來說法，莫從故紙漫鑽蠅。習慣由來若性成，牀中作樂坐深更。雲烟自繞傳香枕，燈火長懸不夜城。興致翩翩雙管下，精神奕奕一身橫。稱仙稱客尋常事，不是吾鄉浪得名。吹烟何止粵西東，嗜好而今約略同。自有好香留舌本，原無俗韻在胸中。一生半享清閒福，百忍全歸蘊藉功。不是英雄誰入彀，長盤奇氣吐如虹。爲投意氣忍相親，兩兩傳輪似轉輪。覷面每披肝膽易，僵眠共率性情真。枕邊日月閒中老，榻畔烟雲世外春。行樂千金難買刻，醉鄉同住訂前因。非聲非色慕如狂，日月相吹引興長。合眼恍親行雨夢，典衣猶買返魂香。未聞酒氣心先醉，更有蘭言品共芳。放浪形骸無約束，北窗高臥傲羲皇。吹

氣如蘭喜欲癡，買烟寧惜杖頭錢？名香領略非凡福，道味相交有夙緣；倦眼懶窺忙世界，閒身消遣小神仙，不知雲夢吞多少，安枕無憂盡日眠。相吹同羨口脂香，趣味難言仔細商，頃刻烟花誇富貴，一生燈火共輝煌，人惟求舊居奇貨，我亦多情載出疆，却笑慳錢真笨伯，醉鄉不住住愁鄉。價重南金品不輕，烟中美味最難名，寧關風月開懷抱，惟是氤氳得性情，對枕喜聯新舊雨，挑燈共話短長更，飄飄俱有凌雲志，一吐人前四座驚。撲鼻芳香解宿醒，一燈長結歲寒盟，枕邊共辨硃沙色，日裏同誇爆竹聲，敢以烟霞高笑傲，不拘禮數少逢迎，絕憐耳食非知味，箇裏薰蕕辨未清。博趣羣歡日在房，金針度出睡鴛鴦，開心式舞期幽賞，觸手紛披是古香，管引白雲歸臥榻，風吹花氣上衣裳，麴生滋味從今賤，好把匡牀作醉牀。看透浮雲事事輕，一竿湘管寄情烟霞以外無他樂，牀第之間老此生，自買名香薰玉骨，長將活火煉金丹，尅期不負觀燈約，何憚披星戴月行。茫茫如夢誤於烟，錯入園中已廿年，不料漸成長命債，豈知早授一燈傳，本來面目今何在，耗盡資財更愴然，骨立風寒原自取，濺濺清淚有誰憐。一嗜香烟變性情，吹殘休問短長更，如花妻妾空憐愛，知己親朋失款迎，好月好風全不管，學書學劍兩無成，漸教形瘦同孤鶴，對鏡偷看暗自驚。烟場遊戲日神馳，自困牢籠不自知，始錯路時終錯路，得便宜處喪便宜，胡爲賢者亦樂此，翻怪鄉人皆好之，失足遂成千古恨，丈夫氣餒斷腸時。追悔從前愛若狂，爲烟癖處爲烟忙，噬臍回首嗟奚及，吐腹終身轉自傷，玉質鍊成鰲面目，米心染就黑肝腸，三生情性難更改，似入溫柔老此鄉。勇退曾誰向急流，香波日夜任沉浮，只圖行樂終難樂，爲愛消愁反買愁，無藥可醫心裏病，有錢仍惜管中疣，人人都道烟當道，幾見吞鉤得脫鉤。美餌貪時是禍胎，心乎愛矣自爲媒，金錢浪費知無益，烟火綠深拆不開，半夜有人頻待旦，寸心未死總難灰，憐香須立憐香品，莫把斯文掃地來。黃金鑄得終身錯，色退香銷頃刻空，不過烟雲供眼底，何曾渣滓在胸中，消除火氣徒添蠟，瘦損孱軀漸鞠躬，生縱百年醒日少，牀頭埋沒幾豪雄。閉戶相吹到夜闌，自甘自棄自推殘，明明繡榻生理玉，隱隱寒燈送蓋棺，頭角崢嶸非故

我田園蕭索付長歎，况廉不及中人產，縱是河流亦易乾。引類呼朋若弟兄，聯牀風雨夜三更，雖憑臭味爲投分，似籊吹噓始得名，日在夢鄉忘覺路，時空阿堵困愁城，烟花本是迷魂陣，何必貪癡誤此生？莫教烟引漸成癡，日日牽纏却奈何？田地吹空復爾，衣裳燒盡竟無他，早知雞肋拋難得，誰肯豬肝累最多？幸勿世人輕錯愛，一經錯愛苦中過。一吹烟菌被人嘲，萬苦千辛不肯拋，坐到場完鵝引頸，分來掌上燕歸窠，指頭搯破方成粉，津液揩乾始得膠，草蓆半張燈一盞，雞鳴風雨話窮交。深入人心分外奇，不知不覺漸難支，量增似蔓隨時長，興發如潮有信期，晨縱聞雞誰起舞，夜非愛月也眠遲，於今孰是中流柱，磨不磷兮涅不緇。（程倬桂）

香輪廣寧名諸生也，工詩文，尤精於指書，然袁字不足充陽，賞音未逢巨眼，鬱不得志，困守衡門，性嗜烟，既而悔之，因作洋烟詩百詠，一寓欣羨，一寓勸懲，似欲現身說法者。詩皆吐屬雋永，能令讀者神移，以集隘不及盡登，即錄十之二三，公諸同好。（繆蓮仙）

本事詩 井序

小住風城，薄游成倦，當綠酒紅燈之夕，寄留雲借雨之思。半面乍逢，三生遽別，歸舟泊鳳凰臺下，惟聞柳聲蕭蕭，倚枕不寐，溫尋前夢，帳觸閒愁，聊託纏綿，用資嗚噓。然微之拂面花，除却香山不許知也。

新寒小舫夜如年，賦罷閒情記酒邊，源水花飛纔識路，蓬山風引又回船，三生有約盟貞石，十索無詩寄彩箋，料得清臙同不寐，坐燒蘭燭畫簾前。誰信情波到底深，思量幾度費沉吟，珠生滄海偏多淚，雲出巫山豈有心？顧曲憶曾翻笛譜，停槎長定傍花陰，但求一解相如渴，揮霍猶豪賣賦金。爲憐風貌太清癯，微笑相偃軟玉膚，結網何須尋越客，量珠可許學齊奴？填來鵲橋難度，蝕到蝦蟆月易孤，認取啼痕襟上滿，青山紅袖兩模糊。十里烟波起棹謳，榜人催放木蘭舟，銀燈翠被溫存夢，細雨孤帆領略愁，那不銷魂如此別，况禁攬鬢可憐秋，重

來拚試春風筆，日對蛾眉當史修。（祝懋成）

鞠門自韓江返棹羊城，以近詩見示，予愛其風神宕蕩，情致纏綿，大似温飛卿得意之作，故錄之。（繆蓮仙）

詠柳詩爲亞柳校書作

陌上驚啼二月天，迎人秀色可人憐！曾經舞榭偷青眼，幾度歌樓作小眠；新翠有時侵鬢角，遠山如黛上眉邊，莫言漏洩春光早，豆蔻微含尙宛然。玉欄干外影婆娑，淡蕩輕颺六月過，丰韻擬從天上落，情懷偏向暑中多；竹窗日襯輕盈態，蓮舫烟迷宛轉歌，最是夜涼生枕簟，綿綿心緒託微波。柔姿八月倍關情，霧縠雲羅拂曳輕，待雁有心腸欲斷，歸潮無信眼空明，小蠻腰爲悲秋損，張緒愁因怨別生，如此清光勞悵望，一聲江笛一回驚。昔年渡口識秋娘，灞岸隋堤兩渺茫，飛雪一天憐弱質，晚烟十里贖殘妝，也知冬日心難冷，豈信章臺夜易央，回憶從前歌舞地，畫眉時節倩張郎。（陳名牲）

牧鹿山人隱而未仕，性耽風雅，寄傲烟霞，泌水衡門，致足樂也！嘗有十二月詠柳詩，賦物懷人，雙管齊下，幽情逸思，令人憶張緒當年，今錄其四時各一章，以誌予相交之誼云。（繆蓮仙）

閨情五絕十首 集曲牌名

戲水雙鸞瀾，凝寒一翦梅，阮郎歸未得，春鎖小蓬萊。枕畔訴衷情，西江月色明，玉樓春易曉，一片賣花聲。鵲橋仙子駕，蕉葉落紛紛，試傍妝臺望，巫山一段雲。滿庭芳意動，青玉案前鋪，腸斷于飛樂，樓東一斛珠。臨江梅乍吐，三棒鼓聲催，沉醉東風裏，春從天上来。玉漏遲滿日，香羅帶影斜，園林好春鳥，啼上木蘭花。桂殿秋風起，霜天曉色愁，後庭花落盡，爲按小梁州。小桃紅幾點，好事近何如，聞道思歸引，傳言玉女初。夫婿謁

金門，章臺柳正繁，一封書遠寄，字字錦文存。酒泛金蕉葉，歌傳碧玉簫，一枝花影外，爭賦念奴嬌。（陶軫）

閨情六言四首 集曲牌名

三棒鼓催春色，一封書寄榆關，山桃紅時分別，豆葉黃時未還。佩玉連環妒雪，釵金絡索搖風，五樣錦文散失，一枝花影空濛。青玉案留香閣，皂羅袍隔天涯，上小樓時開鏡，望江南處飛花。芳草渡迷歸棹，落梅風撲征鞍，畫錦堂人不返，香羅帶影頻寬。

閨情七絕四首 集傳奇名

幽閨情緒不堪論，釵釧空懷舊日恩；一曲白羅衫子濕，琵琶聲裏月黃昏。獨占花魁第一春，丰姿不減畫中人；翠屏山遠佳期杳，未許還魂賦洛神。歸期暗卜玉連環，月滿西樓人未還；莫把花鈿埋妝盒，牡丹亭是望夫山。荆釵裙布好姻緣，馬首愁書燕子箋，啼切四聲猿淚落，斷腸人對奈何天。

吾師風亭公，生平著作等身，願爲貧所累，賣文以食，後竟賣志而沒。沒則著作散失無存，祇此吉光片羽，猶足想見其爲人，風流自賞也。（受業趙古農謹識）用語均極自然，可稱天衣無縫。（繆蓮仙）

豔體一半兒曲十六首

見家門巷碧雲浮，柳外斜陽花外樓，小犬隔籬聲未休；好勾留，一半兒桃花，一半兒柳。綠窗鶯語隔重檐，隱約聞聲真可憐，何事暗垂花榭簾，怕猜嫌；一半兒分明，一半兒掩。蕊珠仙子出雲津，不許風埃遮眼頻，聞道玉郎真可人，又殷勤，一半兒猜疑，一半兒肯。一回相見一回親，笑語偏生東閣春，驚煞杏花遙避人，且巡邊，一半兒桃紅，一半兒冷。依稀宋玉隔東牆，又道王昌疑阮郎，何苦鄉人相問忙，怕推評，一半兒含糊，一半兒講。櫻

兒温破睡丁香，小語低聲誇玉郎，但見幾回佯笑忙；慢輕嘗，一半兒從情，一半兒強。風亭攜手笑相將，閒倚疎櫺遙卸妝，剛欲寬衣伴避郎，訝清狂，一半兒從容，一半兒莽。蘭湯新拭晚涼邊，小飲遙當花檻前，玉體橫陳遮畫簾，避郎顛，一半兒瞽騰，一半兒軟。凌雲彩鳳下重霄，十大紅牆看未高，緩帶欲銜情共搖，費心苗，一半兒張羅，一半兒巧。西園高會有仙姝，烟影昏黃風景疎，塘外柳絲牽去車，乍模糊，一半兒斜陽，一半兒雨。花陰輕罩碧窗燈，遙想蓮臺同鏡圓，艾虎凝香垂髻愛和憐，一半兒身邊，一半兒遠。新涼吹透紫羅襦，笑壓冰瓜凝玉膚，蓮子剖心相寄無，待何如，一半兒甘甜，一半兒苦。偷排梵字剝瓜仁，揉碎花枝拋碧塵，私語未休伴罵人，笑難禁，一半兒聰明，一半兒蠢。香肩低鞦韆雲傍，一寸波橫留眼睜，翻覺背人羞欲佯，且商量，一半兒低頭，一半兒仰。冥濛斜日欲銜山，片晌香閨偷得閒，羅婢悄悄隨搖玉環，見姍姍，一半兒遲回，一半兒體。昨宵密約訂山盟，絮語翻翻顛倒情，香夢隔宵渾未成，假惺惺，一半兒躊躇，一半兒允。

此曲十六首，予蓋獲自武林裘君仁山，山仁山風流倜儻，故能逐一細細描寫，曲盡閨人狎昵情態，每吟一遍，令我魂銷！（巢阿趙古農） 幽情幽思，娓娓動人。（繆蓮仙）

羊城候補曲

（北雙調新水令）省垣需次最無聊，况南荒蠻疆海嶠，十年寒士萬里苦，故鄉遙。抖擻青袍，歎頭銜七品，暗裏塵糟，休惱，沒有威權敢自驕，是個閒曹。（沈醉東風） 停一會，手版紛紛俱下了，值堂吏，肚挺聲高，說現任官，入內堂，候補官，請回轎，看他形景心如搗，奈一個番錢不在腰，也只得強從容，少安毋躁。（滴滴金） 說朔望逢期，黎明行禮，要站班各廟，一見心慌了算蠟燭難除，點心又欠，如何能早待不去呵，又愁他上憲着惱。（折桂令） 聽誰樓，五更初交，黑地蒼皇，覓套尋袍，急喚湯茶無人來，忿叫跟班，還故意伸腰，寧耐他嘍嘍絮叨，一個說米少

難熬，一個說鞋破難跑，才急得滿肚磨糲，又氣得滿腹咆哮。（雁兒落得帶勝令）前回舊憲行，此日新官到，送迎兩處忙，沒個閒錢鈔花地路非遙，小艇價偏高促坐人三五，慌忙趁早潮搖搖巴到船，相靠灣腰，何曾站得牢？

（落梅風）窮愁積，毫氣消，說難完，百般懊惱。客中悶愁猶未了，待歸休盤纏何靠？（沽美酒）挈眷的尙祇將柴米焦，那離家的更關心骨肉拋，但聽得故里年荒，便荒掉了還有那雙親邁老，怕做蔡中郎哭溝壑，爹娘餓殍。（太平令）却幸的時清宴，外夷無擾，恤寒酸，聖主恩亨，紓擁擠，上司公道。協和衷寅寮，關照我曹，慢焦且熬，終有日雷封傳報。（錦上）花，問甚誰卑誰高，誰遲誰早，到不如弔古長歌，滿斟濁醪。嘯一聲，萬丈虹霓，舞一回，雙鬢蕭騷，耐着牢騷，忍着粗豪，他只當求訪蘇韓到惠潮。（尾聲）窮途算來難預料，只有天知道，安命無煩惱，守分休輕躁，幾曾候補官兒閒到老？（仲振履）

宦海浮沉，亦復備嘗諸苦，作者窮形盡相，曲曲描摹，知非過來人不能道。（繆蓮仙）

懺淫文

僕少年好犯綺語戒，雖無大過，然不免孽種，因欲自懺前非，遂作此文，告于聞思大士前曰：

蓋聞愁海茫茫，斯世誰登覺岸？彼蒼夢夢，何時共聽晨鐘？僕本恨人，舊多情種，情因境觸，恨以目成。追惟風月場中，屢畫綺語，還憶烟花隊裏，每起淫思。雖有藕玉之才，而有偷香之想；種籬邊之紅豆，恨結相思，采徑畔之奇花，情深夜合，或如癡而如醉，徒坐廢乎黃卷，青燈，亦何去而何從，恆消受乎曉風殘月。問花尋柳，類粉蝶之輕狂，貪色憐香，逐游蜂之冶態。愛聽霓裳羽衣曲，喜翻玉樹後庭花，有時調隔院之文君，音傳一夕，更或窺東牆之宋玉，目許三年。何堪憶別，江州泣青衫而全濕，最是傷春，杜牧怨綠葉之成陰，未免有情，犯風流之惡業，非去無禮，託月老爲蹇修。然而想入非非，空憶凌波于洛水，夢回栩栩，究嗟行雨於巫山。凡此絮被泥沾，鏡爲塵掩，孽由自

作，禍起誰憐？須知四大皆空，漫說三生有幸，情禪勘破，管他臨去秋波，色界參開，任爾醒來春夢。說當年之含笑，遍尋解語之花，悟此日之忘憂，斬盡斷腸之草。庶幾空諸所有，還我本無，蹤驀然見此冤孽，何必作有情之眷屬？盍幡然覺斯色相，從茲證無上之菩提，伏念佛法宏施，劫輪默轉，俾弟子登歡喜地，離煩惱門，不入夜叉之城，免墮羅刹之國。維摩丈室，坐老蒲團，般若高臺，根離塵土，卽令傾城傾國，皆疑夢幻泡影，作如是觀，以免多病多愁，耽此癡癡呆呆，得大自在矣。（趙古農）

卽此便是綺語，戒之戒之，端在靈臺一點間。（心泉汪大源） 綺語之戒，我輩皆易犯之，奈何（繆蓮仙）

責撲滿文 并序

也。 慨夫庸惡陋劣之輩，因作嬉戲怒罵之言，比頭責文而反其體，仿責漢水辭而不用韻，聊抒懷抱，當不礙

何物撲滿，猥瑣之流，起泥塗之間，自誇歷練，實市井之伍，專較錙銖。大腹幡然，原本受胎濁富，小器量耳，可憐滿口斯文，叩之鏗鏗，鳴同瓦釜，動輒碌碌，鄙若斗筲，自詡出入宦門，公然託大安見備員泉府，卓有奇功，守錢虜，因行立名，孔方兄，惟爾投契，始則虛懷若谷，猶王莽下士之時，豈知自滿卽傾，味周廟歆器之戒，必因銅臭，不獲瓦全，天道惡盈，爾躬當慎。（方仰周）

責得痛快淋漓，撲滿有知，其將何辭以對？趙巢阿云：『讀竟，當浮一大白。』（繆蓮仙）

修齋意文

不死而死，其然非然，夢幻泡影，人乃逃禪。道如何道，玄之又玄，爲文以祭，結再生緣。（李世芳）

是道非僧，移撥不去。（夏峯道士梁合珠） 出入三昧，作如是觀。（曉山道士鄒本白） 數語耳，深得老莊奧旨。（泉石道士呂合芳） 勘破玄關。（虛齋道士黃合庭）

祭齒文

維嘉慶十八年歲次癸酉，三月戊辰朔，齊昌都尉湯公雨生落齒一，佇以瓷瓶，罩以文錦，命公子綬名瘞之神光山，越丙子歲十有二月乙亥朔，武林繆子蓮仙謹以漱石之水，敲根之菜，決乾之肉，蕪酸之梅，致祭於輔車將軍，管秩奉膳大夫，食邑萬戶，賜諡堅白先生之靈曰：「嗚呼！太公七襄墜始，齠然白傅六句別因老矣，湖鱗牙之長，問年剛及壯時，稽齠齡之初，論事動關天下，胡乃唇猶如故，忽教君獨先寒，淒也何如子厚方歌夫騰沸，一之爲甚，昌黎已慨夫動搖得毋左紉右支，齠齠是患，欲前且却，齠齠爲憂者乎？懿惟先生華池閣閱，玉箭門枳，質比瓠屏，允洽風人之旨，形如編貝，羣誇蔓倩之才。原夫有生以來，早已登於天府，不啻若是其口，居然倚作長城。朵頤養以冲和，職司齠齠，說防於要害，地近咽喉，排六六之峯，峯胡可缺，編鱗之戶，戶豈容開，雖未敢希武士之齠，且不應爲齊臣之齠矣。况夫骨血，遺自忠貞，痛祖父之捐軀，類常類齠，髮膚受於鞠育，懼毀傷之及體，笑不離齠。行將齠齠，以定天山，形圖麟閣，齠雪而全漢節，名勒螭碑。又豈僅珠玉九霄，吐慧競一時之豔，芝蘭兩頰，孖懷留數日之芳也哉？是宜無患齠齠，可廢王孫之句，未虞齠齠，何來貧鬼之詞，銜語獻嘉謨，含英咀華於不折，酬庸頒厚祿，飲和食德於方剛。豈期逝者如斯，誰料先馬作達，八月生而八歲齡，置其然乎？一樹榮而一葉枯，何以堪此！僕情同骨肉，語愧馨牙，敢效從齠之翠，聊陳子齠之賦，瘞經三載，藉山靈呵護，翻今黃髮，以如齠，奠進一卮，祝都尉康強，永保白頭而沒齒，神其昭格，鑒此惻忱，尙饗。（繆良）

極備仄題，說來情詞俱到，奇才也！（次軒錢斌）

賣癡獸文

丙子除夕朔，風淒切，旅人蓮仙五十一年，假館神江，書空咄咄，憂從中來。回思往日欲賣癡獸文一則，忽忽數年，轉非疇昔癡獸。賣云：「既明且哲，人醉我醒，我勞人逸，譬如鏡昏，人易藏匿，譬如水清，魚難存活，所以處世格而不入，自惟近狀，醜態百出，剛逾五十，如六七十，形容枯槁，面目黧黑，血氣漸衰，鬚髮變白，雙眼霧蒙，寸心茅塞，晝可忘餐，夜不交睫，屈指粵游，寒暑七年，金盡裘敝，空囊羞澀，夢或還鄉，覺仍爲客，妻子飢寒，家書告急，無以應之，佇立以泣，日歸日歸，關山難越，進退爲難，動便差忒，四顧躊躇，束手無策，而况今年，尤爲奇特，轉徙流離，尤難自必，春夏秋冬，東南西北，于彼于此，未遑暖席，一歲三遷，加官進秩，一月三捷，如戰卽克，亦如寡婦，再醮他適，亦如齊人，不足又乞，恍焉惚焉，歲除已逼，靜言思之，理可推測，惟其不癡，乃招娟嫉，惟其不獸，乃來橫逆，日賣厥聰，至於此極，吾今變計，道在用拙，吾癡何往，情人蹤迹，吾癡何往，呼童尋覓，碧落黃泉，勾魂攝魄，急令賣回，重價弗恤，癡兮歸來，逢吾舊戚，默兮歸來，返吾故宅，笑口歡迎，請侍我側，向余不敏，勞汝遠陟，分袂匆匆，白駒過隙，吾爲飢驅，致令久別，罔獲教益，學歉如愚，事人以直，所如寡合，遲遭困厄，日暮途窮，追悔莫及，今何幸乎，得返趙壁，惟望垂隣，懲子過失，恃汝二人，左輔右弼，癡獸首肯，升堂入室，韞匱而藏，其旋元吉，繼自今始，改弦易轍，不賂不聞，無知無識，收斂才華，剝磨傲骨，與世浮沉，緘口結舌，坐云則坐，食云則食，拱手皂隸，高揖廝卒，呼牛呼馬，應聲不迭，唾面自乾，猶且緩頰，筋練揣摩，兢兢業業，癡囚可矣，慎勿中輟，獸曰可矣，尙須努力，再五十年，庶幾爛習，疏者復親，冷者重熱，枯者自榮，萌者亦茁，富貴神仙，操券而得。」（繆良）

非聰慧人，安能道隻字？（澄軒巖志清）借題以抒憤懣之懷，蓮仙口中語，心中事，眼中淚，却如巢阿之三中也，無一句不爲吾寫照，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蓮仙乎？蓮仙乎？癡乎？獸乎？一而已矣。（巢阿趙古農）

嘻嘻格格傳

淮陰陸氏，先世諱求可者，名進士，督學閩中，得人最盛，有歐陽之譽。如陳公夢雷，故相李公光地，皆所拔士也。丁巳夏，郡守楊公入覲，出署居館，幕友則主陸氏，因與羣陸游一門之內，衆房集處，惟宇浦及其同母弟，嗚谷爲可交。宇浦性任天真，年五十餘，髮種種無莖鬚，望之似枯僧，而跳躍不足，如童稚子，終日未嘗見其有戚容，但張口笑而已。余詢之曰：「君殆無髮者？」曰：「豈能無髮？但不善髮，且髮亦無益，不如弗髮，故不髮。」友人戴子用賓名之曰「嘻嘻嘻嘻者，肖其貌也。嗚谷初爲庠生，後援例入成均，誠樸自守，足罕出戶庭，頗知文家多藏書，不靳人借。目近視，口吃，與人語，期期艾艾，多疊詞。戴子以其艱於言也，稱之曰「格格格格者，狀其聲也。衆遂以「嘻嘻格格呼焉。噫，嘻嘻者無心，格格者不佞，世之所輕也。然以視夫莊顏厲色，內用心術者，不賢乎哉？彼捷捷翩翩，口若懸河，舌若轆轤之輩，吾竊比其中之所有，不及格格者殆遠矣。（徐忠）

讀此傳，覺渾渾噩噩之風，於今未邈。

何許人傳

許人無名何姓，生不知年，死不知世，古希夷道人，烟波釣徒，天隨子流亞歟？人間先生何許人，答之亦曰：「何許人云。先世封於劉，古陶唐氏嘗植五柳樹，去其三，嘗三柳。先生曰：『彼柳真可爲栝樅，可爲棺槨，吾特假柳。』生平喜爲詩文，慕唐刺史子厚，亦好作書，心正筆正，慕唐侍學士。其爲人也，和而介，又慕魯士師，士師三黜，黜之三，則無時不黜，故曰「三柳居無屋，視屋如船，或樵于山棲茆岩，獻于水浮古楫，曰：『人生寄生草，皆傳舍，不聞摩詰詩，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乎？』耕無田，以石爲田，曰：『地不愛之寶也，子孫世世守之，無官吏催科輸租，疆有

力者，又無容侵奪。水不潦，旱不死，又何待歸而後耕？故又號無主人，食天民。兩耳重聽，怒之不聞雷靈聲，諷之不聞青蛇聲，毀之舉之，嘈之聒之，不聞鳩聲鵲聲，蛙聲蚊蚋咕螻聲。兩目皆花，不見粗裊裸程於我側，亦不見乘肥馬，衣輕裘，居移氣，養移體，何者爲可愛，可妒，可貪，可愧。飢則食，食飽則睡，寒則衣，衣亦不知新故。妻妾可與言，則與言，子女誦讀，織紉，任自然，婚嫁平等，禮亦從俗。問錢穀，不知，兵刑不知，或勸仕，曰：「官以治民，以亂民耶？」死戒子孫焚之，勿設位，稱生平，致弔唁，邀祀典，罪獲過。居其鄉，曰：「無何有鄉，顏所居，曰：「不知也堂。或曰：烏有先生，卽何許人，晚愛讀論語，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二句，又不解其旨，亦自稱廢舉人（史闕文）。

亂曰：「有是人哉！呼爲牛則牛，呼爲馬則馬，魚魚鹿鹿，吾憂其生，不哀其死，此之謂形逃，欲求其人，則鑿矣。子與何許人交最久，而幾忘其爲人，今讀其傳，自嘲耶？抑自贊耶？皆不得而知也。或問其人爲誰，應之曰：「予且未知予爲何許人，而又惡知其所交者乎？」讀其傳，論其世，則知其人矣。」（香海漁郎）何許人，殆古所謂行不掩言者耶？其狂者耶？吾聞忘者往也，往追古人也，往追古人，則必將超然於塵滓之外，無所凝滯於方寸之間，然則何許人，異日必更有進焉，吾不知其所造，至于何許也。（唱霞樵者）渾渾爾，噩噩爾，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恨恨生）學繼傳經，事違乃心，此名教中人，何自稱廢舉人（天疣子）。

恨恨先生傳

愁城之中，有窮士焉，年四十許，姓氏無所見，見其髮禿貌癯，雙眉屢鎖，行止嗒然若忘，如有求而弗得者。所居環堵之室，恆閉戶讀書，喜吟詠，發洩多恨語，時或徒步往來城中，城中人莫識也。有安樂窩無憂生者，見之，問曰：「先生一似重有恨者，胡爲乎？」先生曰：「予非安樂窩無憂生耶？」曰：「然。」然則子惡知予哉？僕本恨人，每多恨事，悉數之不能終也。生固請，先生不可，拂袂而去。生後復過之，相憩橋畔，橋舊題曰銷魂，時適春暮，夾橋垂

柳橋上衣香扇影，紅粉翠鈿，絡繹而至，修禊事也。橋下秋水方生，是處多產紅豆，紅豆者，相思子也。沿水邊有小鳥，啄而食之，亦名相思子。先生指謂無優生曰：『而欲息吾恨乎？今就所見物態撩人情，因景觸情之所寄，結而爲思，思之弗得，積而成恨，理固然也。雖然，子嘗生於安樂，出入溫柔鄉，安知子之恨耶？又安知子之恨不一而足耶？』生於是翻然謂先生曰：『嘻！先生之恨，吾知之矣。夫以先生之不遇時，困頓爲諸生，幾二十餘載，曾不得一探月窟，覽嫦娥，自鳴得意，又不復閒居家食，樂志幽悽，室擁琴書，窗吟花月，侍姬三五，煮茶焚香，此則先生一大恨事乎？』先生俯而不言，因集唐句，詠以見志。盡日含毫有所思，人間天上幾人知？試看三月殘春後，此恨綿綿無絕期。遂與生別，自是先生之恨，似舉世無不識，恨恨先生者。昔宋時有笑笑先生，善畫竹，恆見賞於坡老先生，殆與之並傳不朽云。（趙古農）

野史氏曰：『吾嘗出入愁城中，目覩先生爲人，而知其恨果不一而足也。其與無憂生語，特見端耳，豈僅鍾於情而塞於遇哉？生雖生於安樂，不可謂非先生知己矣。然先生抱恨如此，而苦志讀書，吟詠不輟，先生固加人一等歟？』先生與予同庚，予亦與先生同恨，篇中所語，皆予意中所欲言也，尙何言哉？因錄其友人梁懺生評云：『說盡心中無限事，似訴平生不得志。』（繆蓮仙）

俞三姑傳

予同里中有俞三姑者，未詳其名，第聞里媪嘗呼爲三姑耳。其先世本越之會稽人，伊父隨祖宦游入粵，後寄藉焉。娶鄧氏，生三姑，纔六歲，及其弟始四齡，而父見背。母子三人，依其從兄，從兄時居蓮幕，凡所至，輒攜其母子就食，不啻同懷也。三姑生而嫵媚，性復巧慧，年未及笄，人目逆而送之，無不詫曰：『美而豔。』以故其母與兄皆愛如掌珠，不暫離焉。先是粵城內賽神爲戲，三姑隨其母開出遊覽，見者竟相委禽，託冰人至其門者，踵常相撥。

顧其兄堅不允許，謂自求婚者，盡治游蕩子。如吾妹者，豈肯委身野田草露間，聽獅之吼，爲馬所換耶？自是人不敢叩其門，而從兄亦以其年甫三五，擇配之議，俟諸異日，猶未晚也。辛未冬，其從兄幕游三水，挈其母子偕往。越明年夏五月，適縣署外夜演梨園，三姑仍隨其母觀劇，漏盡始回，路經荒邱，朗月如洗，有頃覺陰風入髓，似有人攝之去者。三姑日漸消瘦，遂染重病。病中囑語，謂一娘子年可二八，體質瑩潔，欲與訂爲姊妹。且詢署人，果前任邑侯有女未笄而逝，幽明一理，事或然歟？其兄聞之，即便買舟歸五羊，延醫調治，病或間矣。不數日而疾又作，泣焉悲歎，宛轉嬌啼，自知命不久生。俄與母兄永訣曰：「罔極之恩，固屬難報，而兄之所以待妹者，誠無間然。」因檢篋中珠璫繡襦，咽不能自勝，以爲今世無復與汝相親矣。家人徧爲飲泣，是夜果殞。嗚呼！紅顏薄命，弱草難栖，黃土傷心，彩雲易散，獨三姑哉！予與三姑居接比鄰，其弟復來受業，故洞悉不起之狀，惋悼久之。更憐其母與兄哀痛過甚，聞者莫不傷焉。且其兄爲之制絞衾，備殮具，設道壇以招其魂，買墳塋以安其厝，謀與其兄嫂合葬於城北鳳凰臺下，使過而弔焉者，知城北舊有姑嫂墳之目。今三姑之依其嫂也，青山環繞，綠水潏回，一杯未乾，寸心如咽，又得名之曰後姑嫂墳云。噫！三姑固藉此以傳，是不可不爲之傳。

自古紅顏多薄命，阿誰能覓返魂香。然得此一傳，可以不朽。（王石堤） 不堪卒讀。（繆蓮仙）

■ 乩仙傳

白雲山有方士某，訪予於抱影吟軒，語及亂仙傳，自言其術甚神，試之無不應者。予詰之曰：「仙可請乎？」曰：「可。」予請試之，曰：「唯唯，不然也。先生如欲一試其術，必求潔淨之地爲壇，置乩書符咒，命童子扶焉。」予從其言，爰延入內，蕉窗梅塢，竹木翳如，凡應用之物，無不備具。有知其事者咸集焉，戶遂閉。室中設香燭花果，以柳木作小乩，乩曲如磨柄，乩嘴如筆懸，乩下以細沙布席面，使童子兩手輕提，寂然不動，聽其自轉。方士於是燒符

默俟，少頃，亂略動，有字如龍蛇飛舞狀，然不甚認識，觀者微笑。方士曰：『未也，詩少待。』未幾，亂果動，有降壇集句詩云：『耿耿銀河雁半橫，碧天如水夜雲輕。惘然愁思渾無賴，十里下山空月明。』衆問仙姓名，又續一詩曰：『玉肌花貌隱神經，一點靈臺秋水清。少小便隨阿母教，人間爭羨董雙成。』衆始知爲女仙，而常待於王母者也。因與唱和，各人索其詩詞極艷麗，無烟火氣。霎時，亂又動曰：『大仙來矣，妾固女流，不可不迴避也。』亂果連動，書云：『宴罷歸來海上山，月明承露浴金丹。夜深鶴透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劍寒。』是詩素悉呂祖所作，當前仙風可挹，衆方欣然，或究前因，或禱後來休咎，語多驗不爽。子亦默有所禱，亂暫停，隨書一偈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且梅夢子獨不聞金剛六如之旨乎？何恨恨也。』言未幾，俄陰風陡作，燭燈盡滅，衆皆愕然，毛骨凜簦。復取火照亂，見亂畫沙如雨點下，書故宋世武穆將軍岳偶經此憩焉，大揮一截筆勢縱橫，猶帶怒氣曰：『金牌十二詔何堪，萬古奇冤死不甘。不信黃龍常抱恨，墳頭松柏尙朝南。』一塵見之，皆爲髮指，歛容背氣，默不敢言，但爲武穆惋惜而已。有欲以故宋事請者，武穆遽去不復留，時夜過半，衆亦散歸。詰朝，方士揖別，子堅求其術，方士不可，無已，祕授而去。次夜，月明如洗，予悉仿方士法爲之，久尙間然，少焉，亂動，書七夕一首，含情無語坐搗頤，欲把琴心寄所思，却倩誰人能解意，箇中惟許綠天知。予大驚曰：『此予舊所題蕉下美人橫琴詩也，童子何知，不解其故。』姑詰其姓氏，書云：『妾卽蕉下女郎，感君誠意，不棄輕弱之體，懸几席間，目成已久，未得一聞與君接歡，今幸見邀，故敢冒昧至此。』予乃恍然，此畫中美人坐蕉下而撫琴者。予謂美人旣來，可容一見顏色否？漏將三下，童子亦便就寢，隱約間燈影搖光，果有美人似來親予。予審視之，又若可望而不可卽者，美人有言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予應之曰：『卿須憐我，我憐卿。』美人婉謂予曰：『妾蒙君愛，常廁案前伴讀足矣。』笑誦洛神和顏靜禮，禮防自持之語。形漸隱，予悵然久之，品亦寂然。自是欲有覩於美人者，則以亂延之，美人輒來，殆無虛設，子因錄其顛末而爲之傳（趙古農）。

少時曾見先君子鈔本內有虬仙一傳，不知作於誰氏之手，日久失去，無復記憶。茲恍惚其格調，運以己意而擴充之爾。自記。迷離倘恍，以假以真，結念神仙，寄情圖畫，亦可謂無聊之極思矣。中間武穆一段，忽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駭人耳目，尤極文章之大觀。（繆蓮仙）

鑼鼓三傳

鑼鼓三者，無目之嚙人也，日負鑼鼓諸樂器，沿街爲衣食計，不知其姓名，人呼鑼鼓三。彼輒應，意其行三，而藝精斯技，則以爲鑼鼓三云。猶弈秋善奕，衆呼之爲奕秋也。予奇之，引至家，授以草薦，席地而坐，凡諸樂器，環置左右。任主人試其技，初奏一齣，如戲臺鬧場者然，繼則生旦丑末淨諸脚色，一一畢現，又如像生者流，幾不辨爲一人所出。樂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不啻合衆手而爲之者。蓋其口吹管籥，手按二尺，左肘錘鑼，聲隆隆然。右拇指箝木椎，搗其鼓，中邊俱到。左拇指掛小板，爲節拍和其歌。其餘諸樂器，應手而執，繼續不絕，妙無滯機。此中先後疾徐緩急，無不中度。舉座皆粲然爲之歎賞，真不解其技之何以至此也。予俟樂闋後，詰其所以業精之故，對曰：「吾業無他奇，惟在熟耳。方吾之靚吾技也，懼不克成，卽成矣，而左支右絀，懼無人借貴人之聽。於是再三服習，日夜念此，至熟其庶幾乎！今二十有餘載矣，口疊疊如貫珠也，手與口兩相應也，足與手無相遠也，自是不期然而然，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予愕然久之，天下事一藝足以成名者，獨三也哉！然亦足以愧天下學藝無成之人矣。因厚贈其錢而去，復爲之傳其事，其知不知，固無論也。（趙古農）

野史氏曰：「嗚呼！三豈古師曠之流亞歟？吾聞師曠無目，三亦無目，是皆盲於目不自盲於心耶！然曠以審音擅千古之奇，而三以斯技誇一時之巧，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如三者固亦曲藝中之絕無僅有者乎？予向見鑼鼓三奏其技，嘗歎曰：「技進乎道矣！今集阿曲曲傳出，宛在目前，方寶池云：「熟極生巧，曲藝且然，况聖

人之道乎？洵哉！（繆蓮仙）

黃竹子傳

黃竹子名筠，香代北人，六七歲苦飢，母鬻以食，歸大同張氏。張故業梨園，飲以薰，寢以壇，語笑於羣豔，居紅牙綠綺間者數年，雙環掠削，妙人也。當是時，雲中女伶極盛，繡閣珠簾，萬花齊豔。竹子乃淡妝雅服，玉骨珊瑚，花燈晨夕，一上氍毹，令人心爽，時目爲竹夫人云。未幾梨園構禍，各星散，竹子遂匿民間。有瑯琊生者，客大同，訪得之，各相慕也。約入城，居其姊袁氏家。生過之，曲榭迴廊，迷不得路，竹窗畫靜，鸚鵡呼茶，香奩之福地也。竹子性好潔，香爐茗椀，淨若道人，見生來喜甚，竟日清談，間以雅謔。穢暮留生曰：「胡麻飯熟，願阮郎無促歸也。」生諾，由是屢匿不出。竹子固不樂風塵者，輒忤俗，見生獨傾心焉。以故負妒，至有欲爲沙吒利者，生力護之，竟免。乃益德生，或憇於張氏，索之急，張故忍人，答鳳鞭鸞，輒加毒手，其女小鴻，嘗死之。臨行執生手曰：「此歸又罹虎口，若得了，濃業債，則寒食梨花，求麥飯一盂，紙錠一束，上真孃墓，一弔薄命人，死無恨耳。」各泣下。既深自閉匿，日稱病，張苦虐之，飲泣而已。稍語其假母曰：「兒郎外，誓不見一客，肉可糜，心不可奪也。」張聞，虐益甚。適生試京兆，道經訪之，秋容憔悴，殆不可支，歎曰：「坐視苦肉，狼籍刀鋸之下，有肉者當爲分痛，况僕哉？」以金啖張，竟挾入都。竹子素工琵琶，唱可憐儂曲，哀感頑豔，至是乃更爲吳聲。生每擲笛倚歌，以遲聲媚之。時酒闌起舞，未終，卽投懷笑軟。然竹子歡而能節，語生曰：「試期且迫，日以聲色累卿，逾增孽障。」左右硯席，稍爲減頓，生益敬之，無何張使索至，捧泣欲絕。生曰：「無慮，終相救耳。」遺僕護歸抵家，泣且盡矣。生試罷，謀脫之。張索金五百，生許之，而措於其戚。次日張作書絕生，生大驚，使僕視之，竹子方擁慧，呼使入，謂曰：「女郎好自愛也。」擲一囊，促使者歸。生啓之，斷髮尺許，是夜遂經，時年十九。嗟夫，竹子薄命人也。生語予曰：「竹子有菊癖，所居滿隙地，常曰愛其清瘦如

儂耳，又喜聽蟋蟀，謂渠能道儂心事也。『吁！亦可憐已！』（吳蘭修）

惜花外史曰：『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情也。若而人者，偏用之耳。人以情生，乃能情死，以生死情，以死生情，書此猶足愧夫鬚眉而無情者。』石華有才而多情人也，予於丙子夏，同館於廣州郡齋，見其著作甚富，類皆文生於情者。今讀此文，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繆蓮仙）

蟬徒子傳

蟬徒子，浙東鄙人也。少之時，貧而失學，奔走于四方。性好讀書，然無所師承，罔有裨益。故每見能文之士，輒慕之。重交遊，因魯直，落落難合。嘗從事於歧黃之術，技拙不足以餬口，是食古而未化者也。年四十餘，猶寄人籬下，於道無所聞。乃喟然歎曰：『已矣乎！吾殆與草木同腐乎？』或言蟬之爲物，其賦命寒微，其志趣潛逸，應節而鳴，聲猶清厲，吟於喬樹，聞者不厭。飢吸晨風，渴飲朝露，與世無爭。時至則生，時過則死，任天而動，知性命之長，捐也。鄙人聞之曰：『嘻！何其與我相類耶？雖然，蟬之爲言禪也，舍卑微，趨高深，其禪足道也。吾奚以當之？吾庶幾爲其徒歟？體微而志逸，隨感而喜鳴，似矣，但聲雜而不清，喜之者少，厭之者多，不若彼之居高，聲自遠也。無所爭於世，似矣，然猶謀衣謀食而嗜酒，則不能餐風露，守節以鳴廉焉。生也不爲多，死也不爲少，似矣，第烏能樂天命而無疑乎？由是言之，則吾誠不如蟬矣。吾當奉爲師法，卽學蟬者學禪，以靳至於道斯已耳。』遂自號曰蟬徒子。傷

虛懷性恬，淡無所營，精於醫，亦精於禪，嘗辨醫論，多以禪學通之，具有至理。今戲爲小傳，愈卑牧，愈以見其高超處。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繆蓮仙）

繆蓮仙小傳

繆蓮仙名良，字兼山，杭州仁和人。工詩文，敦氣誼。自黃帝以來，典墳邱索，下至醫卜星相之書，無所不窺，雖老儒宿學，不能過之。然爲人謙抑自下，未嘗恃其所能。喜飲酒，尤工小詞，錦口綉心，別具風流，有元人氣味。予自壬子秋闈後訪之，其人溫文爾雅，如飲醇醪，久而不知其醉。而其辨論古今之是非，決當世之可否，若燭照數計，滔滔而不窮也。其殆蘇黃之流亞歟？（羅景禔）

麓亭與予交，朝夕過從，恆以詩文詞相質證。自其選拔就教職去，契闊已十餘年，讀此不勝今昔之感。（繆蓮仙）

戴笠葦傳

戴笠葦諱逢春，字凝之，杭郡庠生。家貧，事父以孝，與仲弟某同居異爨，輪日奉養。養時雖菽水必盡其歡，弗累弟也。平居訓蒙爲業。娶妻某氏，生四子，恆不能仰事俯育。父沒，嘗游雪上及黔中。未幾歸，輒飲酒自放，落落寡合。惟同里王笠生俞湖隱繆蓮仙與屠沽子段鴻勳數人者，交頗洽，往往釀金佐其衣食。久之貧益甚，遂成狂疾，竟死。彌留時，以少子託孤於湖隱。湖隱亦寒士也，不娶，挈其子躬自撫養，飲食教誨，俾至於成人，而笠葦爲有子矣。繆子曰：「貧之於人危矣哉！予中表親陶立齋，貧而多子，卒以憂病死。予象其一子，不數年而死亡，蓋予目中已兩見因貧致死者矣。笠葦之少子，幸賴湖隱存活，嗚呼！若湖隱者，顧可多得乎？」（繆良） 讀之悽然，使人增友誼之重。（門生林玉麟）

張雲巖傳

張雲巖諱曾望，字鷺亭，杭仁和人。性伉爽，與人無少忤，自幼專攻時藝，試輒冠軍。早歲備弟子員，屢躡場屋，

嗣以貧而無子，遂棄舉子業，薄游揚州，依其妹聲某。因鬱不得志，輒縱酒自放。一日友人招飲，醉歸臥於路，次早始回寓。招飲者知而問之，雲巖曰：「昨日止飲半醉耳。」友曰：「君以醉臥途中，猶云半醉耶？」雲巖笑曰：「我若大醉，則必不能行，臥於汝家矣。若不醉，則我又回至寓中臥矣。今仍臥於中道，非半醉而何？」聞者爲之絕倒。其談嘲玩世類如此。居十餘年，無所遇，旋卒於維揚（繆良）。

繆子曰：「予於甲子冬，偕孫石幢至邗，上訪族叔東明公，不值，僑居沈葆芬寓旬餘，欲買舟歸，偶遇雲巖道其故。雲巖即日邀同蔣秋潭薦予於胡蘭渚行署教讀，藉免失所之虞。由是常相往來，把酒論文，每聚於秋潭居，停吳衡齋行署中，歡然暢飲，幾及兩載。後予游閩游豫，章游皖，罕通音問，及初來粵，聞其遽返道山，不勝惋悼，往往爲之廢飲云。」倏然如木脫葉，油然如水赴壑，文之以韻勝者（立峯黃崇幹）。

錢生傳

錢生者，名玉琳，字陸峯，貴州貴筑縣人。少孤貧，母老妹幼，年十六廢書，無以爲生。弗獲已，擇主謀食，計得傭值佐薪水，俾養母妹焉。當是時，縣幕王夷白先生，名履升，貴筑歲進士，將覓奚僮給使令，有介紹錢生來者。先生見其品格清秀，器宇不凡，雖襤褸其衣，舉動頗類大家子弟。因問曰：「爾曾讀書否？」曰：「纔廢書。」問能屬文否？曰：「纔成篇。」問何不讀書上進，乃甘爲人下耶？生面有慚色，淚涔涔下。少頃曰：「某伶仃孤苦，家有母妹，交迫飢寒，非此俱無以存活，欲藉手足力，免死而已。」言訖，嗚咽失聲。先生惻然心動曰：「爾還思讀書否？」曰：「有志未逮耳。」先生遂命取所爲課藝觀之，見其詩文，皆英氣勃勃。正嗟歎間，居停崇明府適至。崇公名士錦，江南江寧府上元縣人，乾隆某科進士，曾與夷白先生同門，相邀在署襄筆。先生因語之故，且云：「伊有志向上，吾欲成全之，但苦於無力奈何？」明府喜而德惠曰：「君有此美意，吾當成君之美。」卽令錢生拜夷白先生爲師，捐

廉每月給銀五錢，米三斗，贍其家。於是錢生復理故業，感激發憤，攻苦淬厲，罔敢自懈。而先生循循善誘，多方訓迪，盡出所學而教之，一年之間，錢生學業遂大進。越明年，崇公署篆爲仁懷司馬，夷白先生將辭歸，公慮先生無以養，給錢生也，令其偕赴仁懷任。錢生即從司馬學，亦以師事之。未及三載，公令錢生回省，應童子試，考取貴筑縣案首入泮。次年，乾隆乙亥恩科領鄉薦，時崇公已陞任雲南寧州，錢生再上公車，試禮部不第，恭遇大挑一等，分發河南省，補授河南府偃師縣知縣。後因乞養老母還黔，感夷白先生培植之恩，進千金爲壽。維時崇刺史緣事罷誤，送部引見，道出黔中，錢生郊迎百里外，款刺史居數日，送別時亦餽儘千金。刺史引見後，選授河南光州知州，居無何，大憲以賠款累萬，將題參。正在倉猝爲難之處，適錢生以服闋起復，仍復原省。偵知刺史應賠款項無措，慨然力任，具白大府，願代呈繳，刺史得免議。事竣，錢生補光州商城縣令，未半載而卒，宦囊蕭然，旅襯浮寄，刺史哀之，集僚反各捐清俸，爲麥舟之助，而錢生靈柩始得歸黔中。王晉堂者，夷白先生哲嗣也。游幕粵東，寧陽述其顛末如此。其友繆蓮仙聞而有感焉，曰：「嗟乎！人生之遇合，豈非天哉！方錢生不生逢辰，遭家不造，至孤弱無生，活計幾欲爲賤役而不辭，非自屈也，不得已也。世之困頓無聊，懷才不偶，骯髒抑塞，降身辱志之輩，何可勝數？設當日介紹者，不遇夷白先生，則錢生一身之事業，蓋有不可問者。即遇矣，而無崇刺史始終其事，亦惟相與歎歎太息而已。乃天若早於冥冥之中，玉成之，使其遇先生不已，又遇刺史崇公，或教之詩書，以令其遜志，或分之廉俸，以資其養志。委曲焉至於揚眉吐氣，激昂青雲，以遂其素志而已。乃今始覺錢生醫不得志之本懷，竟得快其志而不挫其志矣。士之所以貴立志也。雖然，向非先生不能成錢生之志，非刺史善體先生欲成錢生者，慰先生亦不能成錢生之志。錢生固個乎遠矣，若先生與刺史者，詎易多得乎？予疑錢生於此，天將降大任於其身，故必先苦其心志，冀展夫遠大之志耳。不料遽奪其年，卒之抱經世志者，乃賚志以沒，所謂天者誠難測，而壽者尤不可知也。洵足悲也，更可異者，疇昔之事，先生初非示恩也，而竟獲錢生報矣。刺史亦非示惠也，而一獲錢生。

報，再獲錢生報矣。不寧惟是，刺史復以獲報於錢生者，終且酬報於錢生矣。離合倘恍，循環無端，此又天之巧於簸弄也夫（繆良）

論曰：『予少也賤，年十三，讀書不成，去而學賈。學賈不成，去而游京師，幸依表姑之夫沈吉堂。夫子教之誦讀，漸學爲文章，亦可云得遇知己矣。顧往苒數年而歸，僅撥一片棘園，屢躓，飢來驅我，餬口四方，奔走燕齊。吳閻皖豫，擊問輒落落無所遇，患修名之不立，消壯志於無窮。天之於子何如乎？予之視錢生，又何如乎？予與錢生之遭際，初略相似，而終用殊。令錢生往矣，與夷白先生相尋於地下矣，而崇刺史之或存或亡，杳不可知。惟子猶且借晉堂同肆志於蠻烟蠻雨之鄉，袁著挑燈，掀髯抵掌，相與上下古今，取可歌可泣之事，發揚蹈厲，各抒其胸中鬱勃不平之志意，而子得以擲筆狂叫，聲振屋瓦，爲錢生作傳者，殆未卽填溝壑耳，亦未嘗非天之厚待於子耳。然子終不能自歎，夫白首可期，青衿如故者，之有愧錢生之多多也，可慨哉！可慨哉！』紆徐委婉，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歐陽子之文也。（葩流李世芳）與會淋漓，委折詳盡，其文氣橫逆，有萬馬奔騰之勢，每讀一過，輒目眩耳聾，舌橋而不能下。隨園先生自命爲天下第一人才，執筆亦不過爾爾。至於抑揚感慨，可泣可歌，更入古文神境，想見擲筆狂呼，聲振屋瓦時也。（澄軒龔志清）濤瀾洶湧，風雲開闔，中間疊用志字，如撒豆，如擊鼓，淵淵乎其聲動心。（南暉郭綏）

施少春傳

丙子夏，予落魄南郭，僑寓羊城之薩阿寺，獲晤同里趙子倚樓。明年滯跡惠陽，倚樓適館於此，常相往來。未幾，子返珠江之樞，乃居寺中。一日倚樓寄尺素書，諄諄然乞予爲其姊聲施君作傳，附挽歌數首，述其生平梗概，其詞哀其情切。時子以心緒煩亂，未及拈毫。夏移硯廣陵，在苜月餘，客窗無俚，秋宵雨滴，孤燈熒然，憂從中來，忽忽

不樂，乃伸紙爲施君傳之。君諱錫同，字少春，杭之仁和人。前廣東高州太守諱履亨之次子也。伯兄名錫齡，邑庠生。君少穎悟，能文章，工詩詞，兼通琴瑟。早孤，膝下承歡，深得親心，最爲太恭人所鍾愛。初赴童子試，凡三試不獲。游幕楚北，及邗江吳門，因眷戀北堂，旋即歸里。戚友咸勸其納粟，遂援例籤聖廣西，恆鬱鬱不得志，蓋深悔其始念之失也。每誦汪柳湖先生句云：「六州聚鐵難鑄錯，珍重相逢未嫁時。」有慨乎其言之矣。歲乙亥冬，捧檄來粵，其先聘同邑趙小山名應，王公長女，時趙公巡宰惠州，老隆君取道就姻焉。合卺之夕，房中花燭，忽滅其左側一枝，識者疑爲不祥。新婚後，僅十七日，即赴桂林，居半載，水土不服，每飯輒嘔，且重以陟屺之思，因致疾。君體素虛弱，其感懷詩，有瘦骨嶙峋，驚顧影，夢魂繚亂，枉還鄉等句，令人不忍卒讀。君知醫，初得疾時，即有孫伯符撲鏡之憤，亟欲束裝歸，奈有從而泥之者，遂不果。及病劇，始來東省，君妻舅倚樓聞信，奔視，彌留時，猶自視醫方云：「疾不可爲矣！此方非醫我病，聊慰我心耳。」顧謂倚樓曰：「生死命也，修短數也，夫復何言？惟我與令姊半月夫妻，遽成永訣，方今有娠，不能續一面之緣，幸而生男，我子即爾子，須念其無父之人，好爲護持。」言已而逝。時丙子六月初二日，卒於穗垣旅舍，年止二十有二。既沒，君之婦，未之知也。越七月十八日，遺腹生一子。先是君於畢姻賦別時，臥室外有石榴一株，甫結子，廚倚樓弗折，叩其故曰：「榴子者，留子也。」得無預爲之讖歟？君品行端方，篤於孝友，其在嫗嫗朋友間，亦極敦氣誼，雖貴胄而無少年執袴之習，祇以廉吏之後，迫於家計，又患不克自樹，無能紹箕裘，往往憂形於色。居恆誦汪柳湖多愁多病更多情之句，嘗擊節歎曰：「此柳湖先生之三多，卽我之三多也。」著有詩二卷，詞一卷，蓋其生平之大略如此。嗚呼！予與施君未嘗識面，因倚樓而始聞其名，今泚筆爲之傳，似疑無有情焉者。雖然，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以君之居止，去敝廬不數武，其地同年未弱冠，而奔走衣食，東西播遷，其境同平昔慷慨，有大志，曾不得一展其抱負，至於傷離怨別，憂愁幽思，又落落無所遇，其遭際亦略相同。今予殆將老矣，寄人籬下，潦倒窮途，白首可期，汗青難俟，而君當年富力強之日，

出其才智，博取人間富貴，固自易。乃忽焉賣志以沒，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所謂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至是有不感而雪涕者，豈情也哉？予故敘述之，錄寄倚樓藏諸篋笥，俾君之藐孤成立，令其讀予之文，庶幾見此，可以想像君之爲人。（繆良）

繆子曰：「予惟施君，固翩翩然濁世之佳公子也，席先人之餘烈，罔敢自安，學書不成，去而學幕。學幕不成，去而學士，懷才欲試，求表見於當時，斯亦勤已。顧稍稍可以表見矣，而天遽奪其算，何造物之不量耶？卒之白髮慈闈，紅顏少婦，椎心泣血，幾莫能自生。予哀其身雖死，目未瞑也。雖然，人而有子，是謂不死，烏知造物不將昇是呱呱者一繼其未竟之業乎？」於無情處生情，感慨悲歌，使人輒喚奈何。是歐陽子傳誌文字（范流李世芳）。篇中多於閒處着筆，淡處傳神，頰上添毫，正是寫生妙手。（澄軒龔志清）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睡壺欲碎矣。（映薇徐垣） 爲人作傳難，而爲未嘗見面之人作傳則尤難，蓋未熟悉其生平故也。今蓮仙與少春作傳，偏說得淋漓痛快，泣下沾襟，雖無情而使之有情，筆墨之好，一至於此。少春雖死，猶生之年，蓮仙之文傳矣，而少春亦藉文而傳，少春幸哉！（巢阿趙古農） 贊語頓挫曲折，感慨歎歎，莫名其妙，行文至此，龍門而後，罕得其儔。（門生梁均） 前後關合處，筆墨盡化爲雲烟。（門生黃光邦）

釋小石傳

小石諱了學，字敏廣，仁和人。少孤，父業漸爲其族人散耗，弱冠後家益落，因於東園孝慈禪寺爲僧。工詩詞，敦氣韻，與予爲莫逆交。其詩詞類能脫盡蔬筍氣，贈友詩有云：「好女無多色，名儒大半寒。」又有滿江紅詞二句云：「絮閣寒雞兒女夢，長途健馬英雄血。」豪氣固未除也。棄家後，益肆力於學，名重一時，當代士大夫咸結納焉。時阮芸臺中丞撫浙，嘗折節下交，至其寺，儀從不能入，駐節路旁，昇輿問道而進，茗話良久，始回轅，里人榮之。

一日予有邗江之游，行李蕭條，小石慨然解囊相助。後小石亦卓錫揚州平山堂，適阮中丞在籍居憂，延小石爲平山寺方丈。繼予自邗歸里，旋游豫章，游閩游皖，蹤跡遂疎。及予來粵數年，聞小石已墮寂於友人屠琴塢署中，嗚呼悲夫！

繆子曰：『予家居時，嘗交西湖萬峯山房小顛僧，聖因寺中方丈虛照兩人，皆以詩名，固小石方外友也。及予寄跡邗上，與詩僧芥軒游，而小石亦素所交善。當其酬酢往來，更唱迭和，幾忘離索之苦。今小石死矣，小顛年逾七十，虛照久歸深溪，芥軒又遠在維揚。惟予滯跡南天，老之將至，之數人者，見不見，正未可知，是又重予之愁也已。』欽、歐、感、咽，多得之。廬陵集中（葩流李世芳）末段牽連而及，賓主秩然，具徵史筆，結語尤極得史法。（門生林苑芳）

釋心澄傳

心澄師者，諱燦明，粵之四會縣人。素工書，尤善畫。自幼學佛，棄家爲僧，卓錫於廣寧之福壽古寺。寺在城西半里許，歲久傾圮，師發願欲新之。乃往來都會間，垂三十年，以賣畫積數百金，重整廟貌，寺得煥然改觀，皆師一人之力也。視彼沿門託鉢，乞檀越布施者，固已遠矣。師平生無他嗜，凡精神所貫注書之外，於畫爲獨多。由是技日進而血氣日衰，老年目幾失明，亦職此之故。嘉慶丙子夏六月十二日示寂，壽七十歲。越明年丁丑夏六月，予移硯寧陽署齋。一日偕友人王晉堂散步入寺，晤住持松森，茶話之頃，見堂額書『善哉』二字，壁上懸墨獅一幅，覺書與畫皆工絕，低徊留之，不忍去。詢之松森，知爲其師心澄所作，因極歎賞。松森復出其羅漢花鳥及龍虎諸遺筆示予，筆墨灑然，無不曲盡其妙。中惟一大幅雲龍，魄力爲最，迷離天矯，躍躍有生氣。松森曰：『此某宦齎數十金求購而未售者。』予戒之曰：『是宜留鎮山門，永傳爲世世衣鉢者也，雖百金胡可易耶？』閱竟，松森并敘述

師之梗概云。噫！予來廣寧，距師圓寂時，僅一稔，惜無一面緣。今幸遇松森，始得觀其畫，讀其書，益想見其爲人，殆未始非翰墨緣耳，故退而爲之傳。（繆良）

論曰：『昔僧繇畫龍於金陵安樂寺，不點睛，點則懼其飛去。人固有請點之者，頃刻雷電交作，龍遂乘雲騰上。今師之畫，幾幾乎進於是矣。所慨者，師擅此絕技，卒老其材於山城古剎中，曾未能馳譽於當時，其不至湮沒而無聞也，蓋亦幾希矣。嗚呼！古今來如師之抱才淪落者，豈少也哉？予願松森珍此手澤，什襲藏之，弗更令其破壁而飛矣。』愛才若命，故有此真情流露之文。（盧谷章楠）

澣母傳

澣母者，姓何，廣州人，年五十餘，向予舊館主人之傭工婦也。予假館時，衣垢，輒呼母澣之。未半載，予母不獲，就寄居蕭寺中，而母旋亦傭工於他族，斯時母固知予之行蹤，予已不知母之托處矣。此蓋丙子夏五月事云。當予去舊主人之館，有某宦延請數日，不合而辭，始遇於寺。自知賦性剛直，與俗多忤，浩然思歸，母嘗習聞此言。及各散後，予鬱鬱不得志，空囊羞澀，惟蕭條行李而已。欲歸不能，資斧告竭，賣文鬻字爲餬口計，著文章游戲二編，廣州太守某見而悅之，羅致入幕，閱三月，太守解任去，予仍賦閒穗垣。冬十月，貧客舍居焉，是皆母所未及知者。一日偶經太平門，忽遭母於道，顧謂予曰：『君尙未歸耶？豈猶居蕭寺中耶？君之色一似重有憂者，豈羈旅不給於饔飧耶？不然，何憔悴乃爾耶？』因向懷中探蒸餅一枚，如滿月大，持以啖予。予感母意，幾欲泣下，還其餅而告之，故並問母之投足所而散。悵然回寓，挑燈悶坐，淚如綆懸，不禁擊案而嘆曰：『予自庚午十一月，來游嶺南，七年於茲焉。因人成事，錄錄無奇節，良足爲愧。顧筆耕舌耨，從事於故紙中者，匪伊朝夕，頭顱如許，甚矣其憊。然猶流離失所，憂慮畏譏，東西播遷，落落難合。每當清夜不寐，懷我故都，父母暴露空山，兒女啼啼滿室，言念及此，能不』

爲之痛心哉！前此十年之辛苦，嘗屈於有司，今茲之萬里奔馳，莫伸於當世。天涯淪落人，安得有如母之哀矜而憮憮者？爲之問行藏，道貧乏，以餅餌相餉也。且夫母特荒微窮檐，一他人廚下之老嫗耳。言語不通，內外懸絕，卽曰薄滸我衣，亦旅人之恆事。乃一若寒士之困頓，日往來於胸中，不能不觸發於道途。乍見之頃，而驚惶失措，情有所難禁者焉。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予之知己，獨母也。耶？嗚呼！生子者慈母，憐子者滸母也。昔淮陰侯受辱胯下，行乞市中，惟漂母有一飯之恩，淮陰侯奉千金爲報，母之於予，大率相類。然予半生落拓，潦倒窮途，度所以報母者，不可必得，無已，訪淮陰侯遇漂母故事，以滸母尊之。嗚呼！人生世上，報施何常？有所報者，莫邀其恩，受以恩者，又罔知所報，此又予之惡焉。而色沮者矣。爰感激涕零，而爲之傳。」（繆良）

一問耳，在交好者不過尋常之應酬也，而母則出於至情一餅耳，在有餘者不過些少之餽贈也，而母則出於厚惠。倘交好者而能如母之情焉，不更有什伯千萬於一問者乎？有餘者而能如母之惠焉，不更有什伯千萬於一餅者乎？况交好者，卽有什伯千萬於一問之情，亦猶乎母之一問焉而已。有餘者卽有什伯千萬於一餅之惠，亦猶夫母之一餅焉而已。乃有可以什伯千萬於一問者，而一問之情，惟母有之。有可以什伯千萬於一餅者，而一餅之惠，惟母有之。然則予之不能不痛哭於窮途也，固宜。（自記）

仕仲於知己，而屈於不知己，千古英豪同慨！不謂風塵中得一老嫗，此滸母之所以奇也。行文一片深情，低徊欲絕，令人不忍卒讀。文章憎命達，終不其然。（補堂王祖德）

漂母一飯，可以千古，滸母一餅，亦足百世。事適相類，滸母之傳也宜哉！昔坡公謫宦南游，道逢老嫗，頃談間遂呼春夢婆，因淪落才人，世無憐之者，而愚夫愚婦，每藉以傳。然則滸母於蓮仙，不可無此一遇矣。（巢阿趙古農）

人真則聖，文真則神，真堪痛哭（雨生湯貽芬）

出語酸心，令人淚下。（靜山王廷棟）

李順孃校書傳

李順孃者，小字順心，廣州人也。少孤貧，母老弟幼，無以存活，鬻爲妓。性明慧，貌端好，兼善體人情。然頗自矜重，過客稍忤其意，恆引疾避去，故罔得當路歡。仰鬱居數年，屢思脫身，終不果，遂成瘵疾。一日友人拉子過訪，相接數語，情甚洽，因告子以有疾故，已而各敝淪落之况，益依依弗能舍。數月後，子偶經其門，入視之，見其弱不勝衣，捧心而嚬。聞子聲，卽力疾下榻，遂執子手曰：「君竟不來耶？妾病恐不起，今已僦屋於某處養疴，旬日內卽擬遷焉。妾所閱人，殆無如君者。幸新居殊幽靜，君暇時肯顧，妾雖死無憾。」言已泣下。子悵惘久之，珍重而別。閱旬餘，子訪其居，未獲，又數日始詢知其處，甫入室，而順孃之靈牀已設於庭矣。其鄰嫗問子姓氏，乃隕涕曰：「順孃垂危時，無他眷戀，惟念君不絕口，謂與君雖無一夕緣，情獨有深焉者。而今已矣，魂如有知，當爲君覓一有情人，代續未了緣耳。」子聞之不禁撫棺大慟曰：「是子之知己也，夫是子之知己也夫。」順孃歿時，年纔二十許，予感其情，悲其遇，耿耿於懷，而爲之傳。（繆良）

繆子曰：「昔阮步兵聞鄰女死，初未嘗識面也，乃登門哭之哀，觀者羣目爲狂。今子與順孃一見如故，生死不渝，其交情有出於尋常萬萬者，能不痛哉？」情至文生，蓮仙往往有此奇遇，真是難得。（會嘉申屠元亨）無端遇合，便得如此投契，大奇，順孃獨具隻眼識蓮仙，蓮仙哭之慟，宜哉！（巢阿趙古農）贊語恰好，有一前事作證，甚巧。（聽濤吳利）

天疣子傳

天疣子者，以碌碌無奇節，不欲著其姓名。嘗喟然曰：「予殆天地間一贅疣也！」遂自號天疣子云。世居西子湖頭，與蓮仙蘇小爲鄰。兩峯是其垣墉，三竺是其堂廡，盈盈一水，是其池沼，雙隄六橋，是其庭階。探於山，釣於水，是其朝餐夕殮。年十三，棄儒就賈，無所成就，偕伯兄遠游，依其戚之宦京師者，稍知讀書，能文章。去五六年而歸。

旋賦于歸之詩，數年困於場屋，貧甚，又棄舉子業，乃之吳之越之豫之閩之邢之皖之粵，藉筆耕糊其口。性愛山水，所經歷之處，凡一邱壑，必登臨而歌詠之。遇山人畸士，縉流道侶，亦必爲詩文紀其梗概。遨遊不擇地，止宿不擇主，囊無舟車費，日走數十里，不知疲，或作十日游而忘返。適館後，則獨居一室，如處子然。雖同室之人，罕有聞其足音者。人就之，恂恂自下，不以言知先人。問與上下古今，卜晝夜不倦，雄談高論，談諧戲謔，能令聽者神怡眼徧覽羣書，上自經傳子史詩詞歌賦文集，下及夫星相醫卜雜劇稗官家言，罔弗恣意涉獵。每夕漏下三鼓，呬唔不絕口，否則一枝枯管，東塗西抹，手腕俱脫，至不能握物。故所作詩古文詞，其學多駁雜而不純。平居好法書古畫，名花美人，一見往往低徊留之，不忍去。又好酒，值宴會，有盛饌，三讓三揖，禮儀卒度，則飲少輒醉，終席默無一言。若佳友見招，於花前月下，淺斟低唱，把盞談心，座無雜賓。會日真率，斯時飲酒無算，歌呼鳥烏。酒酣耳熱之餘，射覆猜拳之聲，振屋瓦，旁若無人，甚至婦豎窺窗而笑，不覺也。顧其爲人也，敦孝友，重交游，慨自壯歲顛沛，疊遭大故，兄弟離散，妻子啼號，鬱鬱不得志，至於飢驅四方，尤視朋友爲骨肉。然不侈結納，不涉標榜，人有樂與之交者，莫不以心相許，未嘗假情飾貌。偶有緩急，蹈湯赴火不辭，有無則相通，恆解衣推食，無所吝見。不平事而發赤如火筋，粗喉直語，刺刺不休。見齷齪襁戴子，則望望然去之，終已不顧，所以膏粱文繡之場，落落寡合，合亦難久。迄今年逾半百，猶潦倒於蠻烟瘴雨中，譏之者曰：「斯人也是天地間而可以有，可以無有者也。謂爲天疣子，非其自知之明哉！」（繆良）

贊曰：「人有贅疣，人之病也，故有之者，皆惡之而欲去之。而天則不然，若曰：「汝其附天疣爲疣歟？汝何弗任天而動，與天爲徒歟？」如卿言，乃宇宙不可少之人也，可嘉可尚，可敬可愛，而猥云可以無有耶？贊語云：「任天而動，與天爲徒。」良然良然！予請易之曰：「天游子。」」（葩流李世芳）

雲游道人傳

道人好游者也，游而擬之以雲，雲無定，游亦無定。道人特隱名字，自曰雲游，蓋無之而不游，亦若雲之無所不在焉耳。道人生於杭，杭之名勝甲天下，山之靈，水之秀，遇目即見。出郭不數武，爲西子湖，雙隄六橋，兩峯三竺，淡妝濃抹，宜雨宜晴，無美不具。道人童而遊焉，如几席間玩物也。顧嬉遊不已，及長客游燕京，崆峒問道，上黃金台，吊望諸賢，暨江南之山水，遊覽始遍。指金焦與揚子湖，星宿於黃河，扁舟競渡，入齊魯，登東山，涉洙泗，訪舞雩，泝水故址，儼然狂士之僭童冠遊也。弱冠後，薄言旋歸，家居多暇，泛羅剎江，觀潮赭，覺往來山陰道上，爾亭鑑湖，襟帶左右，游頗不倦。未幾，浪游姑蘇，泊舟城外，聽寒山鐘，踰年游維揚，尋竹西歌吹，道人興復不淺。因之豫，經富春，泝嚴瀟，風景頓殊，順訪仙境於從姑山，攀藤上絕頂，有石橋跨二山巔，道人振衣俯窺，見小姑在羣峯下，恍惚身似凌雲也。亡何，徙倚滕王閣上，眺鸚鵡洲，低徊留焉，不能去，謂非雅游也耶？迂道至閩中，作平原十日游，復入皖江，遨遊采石，浮蕪湖，宛折臨磯，寄跡濡須塢，此則道人雲游之大略也。夫鬱鬱不樂，久居者每借遠游以洩其志，無已，道人又有事於粵，游不以老而或良其址於焉，初定梅關雄州，駐足憩三楓亭，過楊歷巖，轉韶石，仰九成台，緬曲江風度，遙望飛來寺，躋觀音巖，其所以游目聘懷者，殆無虛日。再迢遞入趙佗城，陟劉王山，問五羊仙，迹參六祖，禪宗蕩園，憶紅雲宴花田，招素馨魂，便道抵循州，坐坡公之亭，酬朝雲之慕，豐湖烟景，略似家山，溯洄久之，不勝去國懷鄉之感。如是者幾十年，道人殆將倦於游矣，未也，放乎韓江，夢游鱸浦，擲蹈湘橋，旋至粵門，登蓮花峯觀海，華夷雜處，耳目又一新焉。而端溪道出寶月台下，獲觀七星岩，其峯則巋然而並立，其洞則窈然而獨深，光怪陸離，得未曾有。或曰：「道人之游，道人之樂也，而猶有未盡樂者，道人亦知羅浮爲第七洞天，環互五百餘里，高峙四百三十二峯乎？其浮山則蓮萊左股，當洪山時，浮海而來，傳於羅山者，所謂風雨羅巾合，殆指此也。」道人於時沿期往游，筇輿藤杖，日行數十里，金沙洞尋黃龍之夢，華首台仰合掌之岩，延祥寺步明月之境，白鶴觀探神仙之窟，冲虛之丹竈無恙耶？九天之明福尙存耶？嶺時分霞，潭開凝碧，機橋隱隱，石樓巍巍，黃仙洞溼

布千尋，醪醑觀山花四面，天開異境，未易指陳，道人安能一一溯其游耶？雖然，已游者無不恣游，而未游者，可作臥游也。則擬之以雲，出岫無心，游行自在，雖曰烟雲過眼，而層巒疊嶂，畢現目前，無適而不從其所好也。道人惟於羅浮四百三十二君，相終古云（繆良）。

此傳實蓮仙自道其足跡半天下也，觀此知蓮仙東西游走，特借以寫其胸臆耳。尺幅間具見山水之樂。（巢阿趙古農）道人飢驅出門，而凡所經游，必探奇選勝，形諸歌詠，載在篇章，於此見其志趣之高，度量之遠。（耐菴翁長潤）

汗厄賦

有序

晉傅咸汗厄賦，謂厄爲小兒竊算，誤墮不潔，以比士君子之墮行。嗚呼！厄也而弄諸小兒，何待其既汗而後齊嗟太息哉？賦曰：

天下之寶，任之匪人，既汗而悲其遇，實未毀而喪其真。故球圖不可玩之以婦寺，而太阿不可假之於童昏。（顧元熙）

戊辰科江西新城陳鍾溪侍郎，主試江南，取顧耕石先生爲解元，評文云：『統觀三藝，是第一人識議，是第一人氣概，是第一人福澤，作者固不知其然，閱者幾莫名其妙。』己已成進士，詩文傳誦四方。今先生督學粵東，遠近欽仰，至操守之潔，關防之嚴，一片冰心在玉壺，讀汗厄賦，早窺見其寓意矣。（是軒橋致亮）小中見大，古調獨彈，先生將來一品集成，雖落落數言，俱足發聳警聳，不朽之業也。歡喜贊嘆，得未曾有。（繆蓮仙）

唐花賦

有序

南方窈花，牡丹爲盛，北方地寒，梅亦不花，花者皆唐花也，早開而無香，且易悴賦。曰：泉之竅於山也，人鑿其胚，玉之蟄於璞也，人斲其胎，花之孕於根也，人發其莖。吁！此人之所以戕物，而物之所

以寧處於不材（顧元熙）
先生著有蘭修窮稿，海內傳寫，紙貴洛陽久矣。賦中人之所以戕物，而物之所以寧處於不材句，仰見秉玉尺以衡才，振拔孤寒，栽培士子之意（繆蓮仙）

■ 八夕賦

昨日之日兮，之子靡佗，今夕何夕兮，將奈君何？歡意未足，別情遂多，鵲兮鵲兮，有如此何？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時下，驥騏疲於長阪兮，謂冀北有知者。睨彼牽牛兮，可以服箱，跂彼織女兮，終成報章。十二萬年兮往復還，歲一別兮淚漣漣，如使驚天河之伏龍兮，吾寧收嫦娥之永綵。亂曰：『妾有支機石，持以贈華國，乃得牽牛花，朝朝開妾家。』（王衍梅）

情韻宛然六朝，耐人玩味不已。笠舫先生全時尙有六夕一賦，辭更奔放，尤屬得意之作。以太長未及錄入，觀此已見一斑。（飯牛趙古農） 跌宕風流，麗而有則。（繆蓮仙）

■ 曝書賦

參軍郝隆七月七日，仰臥簷下，日曝吾腹中書。於是英英露爽，上燭重宵，曝衣百輩，魯耽烏鈔，腸胃欲流，光燄萬丈，俯俯秋陽，不可逼向久之，有犢童子，鞠脛而請曰：『琅嬛之府，弟子是除，但有鴻寶，而無蠹魚。昨漆園之蝶吏，蒼栩栩而遽遽，責臣以失守，俾羊兮疏疏。先生乃鼻息徐徐，袖光卷舒，啻而曰：『卿胡然哉？不見夫玉池之

泉，可以沾溉硯田，脈絡交乎裨海，精神貫乎巨川。心花粲其將吐，智珠映而常圓。碧日照而如鏡，元機動而若烟。中有葵能向陽，以覲天子之光，不呼鞠躬，不肥糟糠。不然鬼相之躋，不攻夢厲之盲，省長松之十八，類文戶之鳳皇。爰有柳疑生肘，以隨羣仙之後，乳如星浴，脇不題割。飛鳳集肩，雕龍出口，字則六壬，才則八斗。此老子之甲兵，於將軍乎何負？語未畢，童子睨郝而笑曰：『有是哉！先生之迂也。今夕何夕，若是其拘也。且夫揚雄之元草，不可以乞巧，安石之碎金，不可以穿針。江郎之筆五色，曾不如支磯之石，鄴侯之架萬千，又不如夜明之簾。南院張其羅綺兮，北院陳其織絺，公子調乎冰水兮，佳人雪乎藕絲。鴛鴦填乎銀漢兮，蜘蛛結乎瑤池。今先生是中其空洞兮，又從而爲之詞。』先生歎息，輾轉反側，聞南郭有邊先生者，曾在齊聞韶，隱几而臥，獨樂道遙。乃窰瓊菲，攜瓜果，就而問焉。先生方鼓腹而歌曰：『邊孝先，腹便便，五經笥，不值一囊錢。惟有愁如織女織，安得絲如牽牛牽？腹便便，邊孝先。』參軍亦捫腹而和之曰：『郝左治，五經笥，挽兩石弓，何如一丁字？惟有絲如牽牛牽，那有愁如織女織？』（昌志切）五經笥，郝左治。

取徑別，用筆秀，一路設爲問答，結處二歌，尤足令人解頤，巢阿此評盡之矣。（繆蓮仙）

紅杏尙書賦

霏霏霧雨，淡淡春風，燕來梁上，桃落庭中。出牆角兮一枝，微開半吐，緬園林兮二月，欲白仍紅。爰有仙姿，雅稱文杏，問牧童於仙路，買以芳醪，豔名士於曲江，燄將綾餅。東皇司令，特教統理韶華，上苑敷榮，勅使平章麗景。爾其太守爭春，曾倚當筵之樹，右丞善畫，難描別館之枝。憑他芍藥徵祥，相公有兆，笑彼海棠競秀，工部無詩。若乃晴絲欲縱，暮靄方收，臺閣褒崇，殿築含章於宮裏，樞衡寵錫，坊成碎錦於橋頭。看曲徑之清幽，徘徊豐縣，戴滿頭之爛漫，沉醉玉樓。豈如梅放冬天，吟到當年水部，何以菊開秋日，歸來百里諸侯。夫惟御史拈香，勤護持於奕葉，

尙書奇興，冠風雅於羣臣。由是錦囊兌句，因而彩筆生春，莫不交推乎大宗，而秉花國之鈞。斯時也，曳公餘之履，直欲尋聲，譬絕妙之詞，真能寫意。襲三元舊體，休哉官以花名，培五沃良材，美矣花爲官字。然則輕烟籠樹，淡處迷濃，小坐鉤簾，靜中見鬧。芳衡傳遍，譬狀元之馬如飛，御宴探來，惟進士之花相較。（葉天培）

花團錦簇，烘託俱佳，一筆雙鉤，畫所不到。韻即用原詞紅杏枝頭春意鬧七字，亦工整無倫。（繆蓮仙）

詩味賦

原夫掇錦摛華，聿興聲韻，引商刻羽，實始風詩。探墨林而競秀，開藝苑以爭奇，或豪情高邁，或老筆紛披。集千腋以爲裘，風流自賞，釀百花以成蜜，奧旨誰知。一出和羹之手，遂爲大雅之司。爰分體製，巧奪天工。陸海潘江，原無涇渭。庚清鮑逸，莫可雌雄。幡影石壇，悟幽情兮寂寂，棋聲松院，憐妙手兮空空。乍得於酸鹹之外，共嘗於甘苦之中，非啖蔗而至尾不盡，似食橙而回味靡窮。蓋詩之爲物也，秉兩大之菁英，蘊寸虛之微渺，發生於元圃，滋長於丹沼。燦而爲奇葩，鬱而爲苦蓼。咀之愈出，芳流齒頰之間，嗜則從同，趣溢性情之表。所以數莖燃斷，夜而未央，因而幾字吟成，興復不少。羌迺呼晤之下，逸致偏深，細釋之餘，精華莫竟。啓藥籠而止癖，俗本堪醫，借杯酒以澆愁，清宜比聖。且也詞工獮祭，漫云有色無香，價重雞林，殊覺少雙寡二。鋪來糟粕，此理須參，簸去秕糠，餘芬足餌。是以嚼其齏而飲其醇，飲其膏而吐其澀，縱教累萬盈千，自能以一當十。詠李鷹之句，鱸魚思絕秋風，讀老杜之篇，鸚鵡啄殘香粒。故珍鑿則皆山海之奇，淡濃則有仙凡之異，聽鷓鴣於樹底，攜酒與俱，回蝶夢於枕邊，烹茶潛伺。居然嚼雪，沁入心脾，倘比餐霞，增將才智。非染指而龜羹何別，玩索再三，亦聞韶而肉味不知，研求數四，要之調冰雪藕，都足據懷，茹古含今，允宜左飲蒲桃一斛，曾酬名士清詞，芍藥千叢，可供上方佳品，真令人飢渴之俱忘，冰涵之彌甚者矣。（魏其恕）

明三伯性耽吟詠，著有一鑑堂遺草，散佚無存，今下世十餘年矣。此篇從古紙中檢得，手錄之，不禁泫然！
姪允衡識） 含英咀華，耐人尋味。（繆蓮仙）

美人賦 有序

余帳倒懸一美人圖，碧雲舒舒，臉睡未散，拈花流盼，魂授色呢。梁侍講山舟墨其上，曰：「寫唐人惜花春
起早詩意。」時予聞居寡儔，爲之賦曰：

夫何一佳人兮，目顧余之在床，余輾轉而反側兮，皆精盼之所當。風遷延而引避，日灼爍而流光，子之傅粉兮，三年不滅，子之畫眉兮，十載未長。顏如李桃兮，予之不盡，氣妙幽蘭兮，思之欲揚。朝夕與處，尋常若忘。想夫玉室金堂，幽閨洞房，北院秦箏兮，旣歇，南鄰趙室兮，未央。爾乃屏鴛綉，辭象牀，雙燈委照，半鏡慵妝。恨晨星之熹微，畏朝露之濃瀼，翠珠箔，下玉廊，徙倚踟躕，抑掩斂藏。摘花插髮兮，心轉傷，清曉無人兮，花自香。千迴萬轉兮，花之旁，與花無極兮，神洋洋。顧子落寞，意以相誚，天涯假蹇，誰子之弔。倒冠落珮，將子之笑。子謂不然，少安毋躁，鬢予和子以絲綺兮，琴，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鬢予贈之以白雪之絲，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鬢予酌之以青蓮之杯，日旣暮兮，華色催，朱消黛暗兮，不復迴。吁嗟呼，噫亂我心者，靡之不去，悅我目者，招之不來。使世而有此佳人兮，吾獨胡爲悲乎哉！

司馬長卿曾賦美人，此則專賦圖畫者，然各分道揚鑣，俱極描情繪色。予作卮仙傳，亦將圖中美人敘入，情更昵矣。合觀兩美，笠舫與予，皆不免有畫餅之嘆。（飯牛趙古農） 予帳側亦懸一美人圖，一夕醉後戲題云：「如此風姿妙入神，願從圖畫喚真真。真秋波一轉含情處，應是可憐爲客人。」狐館獨眠，大約惟畫兒裏愛寵，聊可解嘲也。笠舫以幽情豔思，細思描摩，讀之令我神往。（繆蓮仙）

笑賦

草何心而知春，花何心而媚人，登高樓而悵望，見宇宙之無垠。柳含煙兮若感，山滴翠兮如嘖。於是張寶劍，酌清醇，蝶舞蹁躑，鶯簧輕勻，不覺仰天大笑，娛樂芳辰。若夫桓公創霸，諸侯會盟，乘法駕以游獵，駢部曲而簡兵。方豹狼之慄，忽委蛇而來迎，神駭目瞪，氣死心驚。得若敖之一語，遂驅笑而和平。至若匡衡說詩，辯論鋒起，抵掌方殷，縱談未已，莫不點首而會心，解頤而承旨。別有棄彼郡守，營茲蠅頭，利心逐逐，鬼聲啾啾。什一之謀未遂，撫掌之笑堪羞。亦有滿月真容，金花色相，未繙貝葉之經，不作梵唄之唱。笑撚一朵之鮮花，悟徹無邊之業障。至於回頭一笑，媚奪六宮，柳眉舒翠，桃唇破紅，粉痕微膩，霞光旋融。皓呈素齒，睽轉雙瞳。神光離合，環珮玲瓏。豈漢宮之飛燕，疑洛浦之驚鴻。或有見影而隨，騎驢忽墜，絕倒何妨，哄堂不忘。嘻嘻乾飯之言，栗栗蒙虎之戲，嘖笑比黃河之清澄，剛毅乃五行所偏萃。曷若據胸臆之欲言，肆諧噓之快意，資笑柄於大方，供噴飯於高致。平原君不必動刑，賈孫楚畢其能事。（陳夢照）

嫣然一笑，令人解頤。（繆蓮仙）

含笑花賦

若有人兮欄之曲，抱丹心兮顏如玉。渺含睇兮致嫣然，似解語兮將誰告。罄檀口兮吐芬芳，羌得意兮淡無欲。點銜唇兮一抹朱，擁翠翹兮四圍綠。爾乃春景和，春意淡，鳥催畫眉，桃施醉頰。撒金粟之離離，裊翠條之疊疊。輪袍蘊其仙胎，粉汗承其嬌靨。蕾剖明珠白數重，瓣繞重闌紅一捻。時偏瓦兮舞春風，日軒渠兮嘲蛺蝶。同樹皆兮合歡花，並厥名兮登志業。故其情巧多姿，風流合度。或昏晝之殊情，偶陰陽之異趣。當其麗日晴烘，向陽傾慕，有

如天仙，拈花微悟。當其曲檻凌晨，幽香氤露，又如合德，石華吞吐。或夜黑愁霧，春陰結霧，又如謝家，青綾障步。或涼蟾照空，綽約如訴，時而鬪齒，是謂孫娘，時而霽顏，是謂樊素。原其口則象豫，面則帶頰，物惟形肖，妙本天成。畫簾綺閣之畔，啞其粲爾之情，信乎夫子之樂，允矣此花之名。擬巡簫兮可索，豈偶顧兮遂傾，究何心兮寸艸，豈乃惑兮陽城。欲采采兮爲佩，益欣欣兮向榮，則有蘭台逸彥，絳帳經師，薄含顰之翠柳，昵隨喜之新枝。對芳叢兮成癖，偶說詩兮解頤，頻小摘兮似難，頭乍剝，觀生意兮伴書帶，離披豈偶入塵世兮，逢牧之開口，亦何惜階前兮，使白也揚眉。領深情其若揭兮，終朝莞爾，嘉秀色之可餐兮，竟體若溫。至若盧家少婦，韋曲蕭娘，寫屏風而寄恨，采蠟蕪而斷腸。貯一囊之碎玉，耀七寶之明妝，縷千絲而珠貫，壓半額之鴉黃。贈君權作相思子，佩此聊當却恨天，置懷抱兮三歲不滅，歌宛轉兮千金莫忘。永同聲兮忘憂艸，曰嘉偶兮女兒香。彼夫其命禽，交讓木，勁節松，虛心竹。究色香之難全，惟此花之稱獨，種之可以療愁，對之亦堪娛目。開四照兮朵朵玲瓏，牟一串兮枝枝攢簇，陋相諠兮芍藥離，憎洒淚兮杜鵑哭。願顧我兮常青青，永爲好兮紛紛郁。爰爲之歌曰：『西向長安劇可憐，三生石上訪前緣。憑欄一笑芳卿在，回首臨風倍惘然。』又從而和之曰：『藥爐經卷不堪憐，禪榻猶存買笑緣。解道伽藍空色相，此花應號豈其然。』(李汝梅)

拈花微笑，觸手成春。(繆蓮仙)

東播乞食賦

萬笏青山，一泓綠水，節過中和，時逢上巳。絮看飛白，提壺野祭紛紜，人擬踏青，載酒交游迤邐。夫鬼猶求食，寧曰餒而乃公，從何來遽集於此。想其自詡交遊之盛，致來妻妾之疑，豈以東郭之至，迫於北門之詩。顧室有二美，家亦中貲，何徧國曾無儕偶，想半生都屬數奇。蝴蝶飛殘，空歎一身困頓，杜鵑啼罷，可憐滿目。淒其前夕之言，猶

任，今朝之狀如斯，非爲飢渴之害，誰爲苟賤之爲？醉飽因人，早已動乎食指，挪揄有鬼，相將觀爾宋頤。思枵腹之常充，老饕久應眼餓，嗟覲顏之可醜，細君難免涕洟。夫齊風俗奢華，人民富贍，走狗鬪雞，投壺擊劍，相國有三歸之夫人，女閭設三千之美豔，大約重利而不禁細行，貪得而所求無厭。然而哇鵝咽李，辟繡全守此清廉，策馴過門，擁蓋生憎其氣焰。是婦女天良未泯，不如藁砧之無慚，何丈夫行險皆墜，惟向蒿里而屬壓，呼蹴頻加，徘徊遠颺，思一飯之良難，歎二吾猶不足。殘漿冷灸，聊陪哭泣之哀，簞食豆羹，未免泥塗之辱。憶昨宵私語，方濟鴻案之眉，悲往日終繭，錯種籃田之玉。旁觀者爲之齒炙，當局者翻且神怡，酒肉食饕之後，杯盤狼籍之時，不足爲外人道也。何堪由君子觀之？夕陽在山，醉眼對茲馬鬣，落花滿地，羞顏剩有蛾眉。慨兒女之情長，怪事亦云咄咄，陋英雄之氣短，驕人尙欲施施。情景倉皇，形容潦倒，豈無羞惡之心？甚於妾婦之勞，飲啄皆前定，漫勞昏暮乞憐，富貴不可求，何苦自尋煩惱？酒食應謀中饋，糟糠不厭衾裯，或抱小星，翠瑟靜好，胡爲趨趙荒郊，留連曠野，果腹餘縻，情杯伴，致交摘於室中，亦甘居於人下。百年荒郊，利達何常？一路紙灰，笑啼俱假。古道非徒鋪啜，詎料竟至於此乎？丈夫不食嗟來，况更有甚焉者也。（黃崇幹）

酣嬉淋漓，感慨無限，韻用此其爲壓足之道也八字，皆工妙絕倫。以立峯之才，年三十八，不能博一衿，歷廿年軒輶，亦無有青眼者，士不遇賦，何必遠求於古人哉？（繆蓮仙）

鳳巢賦

有序

余居停白溪琴趣軒，桂擗上舊有牆額，作丹鳳啣書軒。今夏桂樹嶺結一鳥巢，恰與鳳近，舒翼跂足，宛似

入其間，余號曰鳳巢，因作賦曰：

五色靈鳥，一枝棲巢，因結構之巧就，宛連合於漆膠。爾其文明應瑞，苞彩彰奇，音鳴律呂，翔舞威儀。固羽族之

雖長，豈凡鳥之等夷？慨文章之罕識，覽德輝而孰下？匪鸚鵡之巧言，殊山雞之豔冶。燕雀以馴狎見收，吉了以玩算不捨。惟茲鳳之峻標，故於世而諧寡。斂彩翼而且戢，將以俟乎知者。維斯地之夾垵，敞清闕以凌虛。裁文杏以飾棟，嵌玲瓏以作疏。陰森花木，潔淨庭除。圖書人物，雅雅魚魚。靈禽氣感，此焉棲舒。託梧桐之是蔭，藉竹實以爲茹。將毓德而養翮，待鳴盛於宸居。繁鳳也瑞，厥巢也高。木末徒架，葉底深牢。其紉綴密緻也，如七襄之織。其條理縱橫也，如三盆之纒。豈鸚鵡之巧占，乃天成之相遭。惟其岸立，是以得地。雖依人以翔集，終超然而位置。彼夫簷下有栖，籬間有寄。鸛鷖則梁戶安身，蜀隄則岬架輯翅。蒿萊鶴鷄以有生，蘭若翡翠而游戲。孰與茲擇木棲遲，德隣依比。匪敢鳩毒之安，毋忘鴻漸之志。離巢穴而高翔，又烏測千仞之所至哉？（張璠）

寄託遙深，指與物化。（繆蓮仙）

楚豔賦

夫何一嫩娃兮，質豔麗而窈窕。轟然見此業窳兮，神光離合而皎皎。忽轉盼而流睛兮，問年二七而嬌小。嗟彼如茶，字曰銀姑。生原荆楚，家住蒼梧。嘆紅顏之命薄，隨阿母而當壚。悼妖亡於伯姊，見抑鬱於金夫。跨閭姬兮越女，賽燕姑兮吳姝。嫣然一笑，洵美且都。芙蓉爲面，冰雪爲膚。弓鞞窄窄，嬌倩人扶。迺知尤物有時有，信茲美質無地無。於時中散後，人身霸逆旅。駐馬於鬱林之州，捧茗值垂若之女。癡態善迎，作羞無語。我見猶憐，誰與獨處？乍而目成，默而心許。羌情竇之初開，遂掩袖而延佇。因思佳壻，屢喚嵇郎。情深公子，豔擬珠孃。甘執箒箕，欲匹鴛鴦。慕紅拂兮歸李，做韓壽兮偷香。於是極纒綿，通繾綣。託微詞，揚清婉。誓以身隨，見應恨晚。休教綠葉成陰兮，效尋春之張本。然而搔首踟躕，之子之居，詎司空而見慣。何渺渺而愁予，雖以彼之攘皓腕，颿輕裾。嵇郎則發情而止義兮，悵日暮而迴車也。（趙古農）

此賦爲無錫嵇友是軒屬而戲作也。豔黠者李姓，字銀美，本楚北人，僑寓粵西之梧州。是軒過而悅之，銀欲自獻，因感屬子賦此，韻用小姑居處本無郎七字（自記） 人美而豔，賦亦麗而則（繆蓮仙）

■ 蜃樓賦

嘉慶辛未夏四月哉生朔，李子薄游城，由巒門遵海而東，南風驟發，海水汨沒，拄杖臨眺，水與天接，浩浩乎生平未睹也。于焉憩息，忽遇長鬣釣叟，相與語海怪悅之。叟曰：「客亦知蜃樓乎？天清氣爽，波瀾不驚，忽有雲兮憑虛而生，巍巍兮若樓臺之高聳，隱隱兮若城市之縱橫。攘攘兮若人馬之雜沓，飄飄兮若旗幟之紛紜。遠近相續，高下無垠，此所謂蜃樓也。往者海氛未靖，鉦鳴鐸警，颶風飄沙，祥光匿景。不如我婉孌時，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一出而見者萬千。予曰：『唯唯，子兮善狀，若彼若此，口雖然而心不遑，謂自古相訛傳，故誣我以奇說。』拱揖而去，逍遙散步，踏破芒屨，時則至乎城，山齊矣。縷陳顛末，山長王君亦掉頭而粲齒，光陰似駛，日月如梭，離羣索居，兩度星河，家園話舊，忽重晤於鷓鴣之坡，剪燭酌，拈韻吟哦。王君恍然悟曰：『天下事，謠所傳者，幻境皆真也。傳所載者，寓言足憑也。曩吾與子遨遊於海濱之上，嗤釣叟之妄誕，訝蜃樓之偽贗，不圖今日乃目見之也。』髣兮髴兮，明兮滅兮，珠宮錯采，貝門騰輝，依稀鬼船，遍植牆，槐平坦似通衢之迤邐，危巔疑峻嶺之嶽峩。倏忽之間，萬丈迷離，洞心駭目，爲子言之。李子乃謂嘆然曰：『嗟夫！六合內外，無怪不備，泥已所未目，而以爲無其事者，成也。執己所未聞，而以爲人盡僞者，迂也。況夫天地之大，不可徧遊，吾脛所走，不過九州。造化之奇，不能旁搜，吾目所閱，不過九邱。譬太倉之稊米，得一粒將安謀？故蛙蛤難語以瀛海，螻蛄不知夫春秋。苟拘墟與湖蕪，與蜃樓乎何尤？』言笑既畢，把酒磨墨，檢點側理，濡染不律，聊賦短篇，以供好事者之耳食。（李中培）

塢塢先生梅州人，耆齡游泮，工詩詞古文。己卯庚辰兩年，與余全館於羊城南郭命氏，風晨月夕，互相過從，

賞奇折疑，無或隱也。時出舊作，歷樓賦等篇見示，空中樓閣，筆幻烟雲，謂爲文章也可，卽謂爲遊戲也亦無不可。（樸庵張淳） 光怪陸離，如或見之。（繆蓮仙）

羅浮跨蝶圖賦 有序

羅浮洞天福地，葛鮑兒女神仙，花盡駢枝，禽皆並命。若爲情感焉，蝴蝶仙衣所遺，事意尤狎，彩羽一隻，挈載歸籠，內子嘖之。偶讀王說作前輩羅浮蝴蝶歌，有句云：「蝴蝶雙飛如鳳皇，仙人騎入道士房，房中誕有鳳皇子，四百峯頭山氣紫，當日仙人是甚人，王孫帝女秦樓春。」喜其設想之奇，爲師其意，屬友人作跨蝶行看子，借我拙荆，超出雲表，同入，竟題歌詠，余以賦綴其後焉。萬花飄空，聊破春悶，賦曰：

葛因鮑韻，浮附羅親，陰歷陽盪，世古欲新。山水欲笑，鶯花與嘯，人迷雲海，我觸情春。鐵橋石樓，滄辰浹旬，願挈眷於絕頂，爲卜鄰於仙人。西母鬢銀，東宮鬢雪，碧奈頭簪，黃庭手挈，亦有驕兒，追隨金埒，雪霧裳裁，珠璣睡結，夜犬晨鷄，琴瑤笛鐵，家具羅帷，舟車不絕。維並轡者一人，契三生爲兩美，雖釵荆而鬢蓬，實夢洽而魂比。衣臥牛而而憐生，案齋鴻而敬起，脫離塵紅，有懷府紫。鱗羨劉網，鸞思蕭史，欲凌雲高，難任風駛。何來戲蝶之翩遷，竟似騰空之驟駢，羽裁花片，鬢綴松絲。玉腰綽約，珠瞳瀏灑，一雄一雌，如輪如箕。衣鸞鳳之五彩，巢珊瑚之一枝，啖日月之華實，臥雲霞爲綉帷。古洞夢覺，晴空晝馳，適而逢我，願效驂螭。想前生其有約，況比翼而翩其，蝶蝶多情，人人笑汝。我自笑之不遑，汝拚身爲我許，汝栩栩而鸞翔，我軒軒而霞舉。認九點於煙霄，映雙星於夜牛，石揖丈人峯，尋天姥。酒市閒情，春台二語，妒到麻姑，羞添毛女。茫茫花海，渺渺情田，雙叉路接，丫髻峯聯。碧桃滿洞，元霜在筵，簡留張碩，杯酌羊權。文蕭韻給，纈客情牽，訝倫常之似我，本情欲而爲仙。圍不嫌乎鶴狎，池自聽其鳧眠，喜乘風之便順，得相遇而流連。游倦言旋，情親彌厚，寸艸滿池，春暉在牖。要博親歡，因呼蝶偶，蝶裙聚前，萊衣舞右。道骨

仙風率兒瑟婦，作戲逢場，散花勸酒。酒海情由，椿齡萱壽。（李光照）

夢蝶已奇，跨蝶尤幻，想入非非，神已飛飛於五城十二樓間矣。（受業陳夢照謹誌） 天開異想，不有化工。

（繆蓮仙）

孟蘭會賦

果使論憑無鬼，何妨佛亦忘情。而血食憑依，餒而是懼。神來昭格，死者如生。惟聖賢已飢已溺之懷，仁同覆載，伊菩薩大悲大慈之念，惠浹幽明。會傳苦海浮航，盡萬劫沈淪而並濟，時見孟蘭會結，合兩間信善而輸誠。俗延荆楚之類，事出歲時之記，邀勝會於中元，集僧流而近戲。前日生離作合，女牛多渡鵲之緣，今宵死別重逢，宗祖有返魂之事。共說目蓮救母，赦罪官來，并求蘭馱生盆，荐亡疏備。月維既望，帶金鸞玉露以宜人，會號無遮。擇珠海雲山而得地，半天氣紫十里塵紅，紙城匝地，竹屋凌空。紈臺綺榭，珊瑚檻珠櫳，茉莉花燈之焰，伽南寶鼎之風。西母東公，屏岡金碧，陽鐘陰表，樂奏丁東。亦有鮫磯鼉石，蜃市龍宮，槎移貫分，橋擁飛虬。鼓喧鼉吼，燈閃魚鱗，莫不技窮鬼斧，巧竭神工，誇其結構，奮彼愚蒙。爭稱天上人間，千萬之金錢盡散，直待烟火消滅，一場之春夢，彼同維是城啓化人，佛來鷲嶺，加下士之懇懃，喜法盆之完整。經翻貝葉，一卷親持，露滴楊枝，萬魂引領。等是衣冠士女，何緣六道輪迴，惟憐孝子慈孫，若向九幽懇請，收大坑於頃刻，異樣清涼，記孽海於從前，可能猛省。瘳瘳煜煜，微微茫茫，風酸澀澀，月淡螢涼，灼燐光於落葉，擁鬼氣於虛堂。大小微殊，云分新故，形神不屬，難免郎當。亦有鬼雄，浩氣直凌霄漢，非無宰輔，爲紗半蝕塵箱。啾啾唧唧，蒼蒼皇皇，呼朋引類，挈子扶娘。行行雁鷺，兩兩鴛鴦，共赴靈山之會，同餐甘露之香。招來寶蓋珠幢，魂已超於紫府，聽到金鏡法鼓，夢始覺乎黃梁。錢剪楮輕，衣裁紙窄，火炎炎則高下雲紅，虛飄飄則萬千蝶白。筵留酒盞，吸盡頻添，灰裊香花，摘來無迹。烏鴉叫樹，都爲飽德之魂，蓮鉢飛

空，盡度升天之魄。惟佛千手千眼，法術無邊，自茲九天九淵，笑聲齊劇。（李光照）

說佛便纏緲佛光，說鬼便幢幢鬼影，乍莊乍詭，或泣或歌。起一段妙論，亦至論，可作目蓮、孟蘭、盆經序。（受業陳夢照謹識） 愉恍迷離，深情若揭。（繆蓮仙）

夢逍遙賦

孟靈休患創，劉邕過焉，挾丹殷席，呻吟累日。少焉髣髴，若有所覩，旁一童子導而前趨。見古衣冠人，始飄飄以風墜，又軒軒以霞舉，襟日帶月，顛雲蹶霧。童子曰：「此東方老仙也。」迎與稽首，詢所從來。先生曰：「吾與西王母期於青海之濱，道逢蒼虎，騎之而歸，以足蹙虎腹，虎傷嚙我足，子奚爲者？」靈休進曰：「吾聞先生歲星之精，游戲金門，逍遙至樂，三詣崑崙，今不制虎而制於虎，何也？」先生曰：「嘻，子未聞古今之變乎？吾語女，夫風非有於水也，而水遇風則激，石非期於火也，而火遇石則裂。天有五行，是有生剋，陽則敵，陰則賊。掇蜂者螫，而螫非蜂也，折檀者迷，而迷非槩也。蕩舟則溺，馳穀則跌，逆烟則噎，淋雨則濕，橫飲則脹，彊飯則噎。百事乖中，萬慮叢集，蛇由穴竄，蟲自腐入，是以幽王煽鬻於嬖妾，孝公被鑕於亡擊，高王受圍於沙漠，武帝允蠱於方術，春申見誅於奴隸，舞陰遭刺於降卒，桓靈顛倒於常侍，隋陳濁亂於狎客，後唐集吳於優伶，前季倒戈於奄逆，桐乳致巢，履霜墜冰，而各將職，誰夫鷓臬至惡，不能篡冥冥之鴻，國狗善亡，不以噬悠悠之蝶。今虎非期於吾，而吾與虎古，是以中其嚙也。」靈休曰：「憤車之下無仲尼，覆轍之前無伯夷，先生此之不慎矣。吾聞磨斤八極，縱橫六合，吐欲光景，糞除疫癘，入水不濡，出火不熱，今先生若銜痛者然，何爲其盤辟也？」先生曰：「子未知天地之大也，吾語女，天有二氣，厥名陰陽。夫日陽精也，何爲而有食？月陰魄也，何爲而有闕？星辰何爲而陵歷？雨雹何爲而搏擊？海有時而燂，井有時而溢，山有時而蹇，石有時而砌，虹有時而藏，雷有時而蟄。孔聖絕糧，桓魋居子輿，餽金淳于詭，史遷

棄筆幽室，屣賈誼前席，長沙謫，理有固然，數有相值。林木至茂也，而不能逃視融之烈，魚鱉至適也，而不能免涸淵之竭。堯湯至哲也，而不能辭水旱之逼，是故其盛也，阪泉涿鹿，於是乎有蚩尤之滅，軒皇痛矣。三危崩山，於是乎有其鯀之殛，舜禹痛矣。管蔡流言，於是益有丁車之辟，周公痛矣。哀定浸微，於是乎有懷狙之斥，仲尼痛矣。其衰也，以武侯之忠，而不能救猓亭之失，以韓岳之雄，而不能挽靖康之轍，彼安得無痛也？若乃提挈希蓋，脫屣溫燂，神仙而長生，而不能不死，生者吾之神，委者吾之質，拔髻者崩，辟穀者卒，跨鶴者天，騎鯨者沒，張果食墨而齒，黑，蓑宏濺草而血碧，盱盱睢睢，不可究詰，吾憊於形而不憊於神，何爲其痛也？靈休曰：「柱下匪工，首陽匪拙，遭乘羣有，糠粃一切，先生其與道大適乎？將何以斂衆人之符，肯起凡類之痼疾也？」先生曰：「大造之精，宵宵冥冥，至人之德，沈沈默默，無以吾終語女。天生七情，是多哀樂，哀樂之過，死喪以之，蠶何爲而不飲，蝸何爲而不食之二蟲者，蛻於濁埃，以自逸，蚓何爲而長流，蜚何爲而太息，使人悽慘旁皇而不懌，聞鈴者傷，而傷非鈴也，賦笛者怨，而怨非笛也。寡婦夜哭，不以動盜賊之泣，豺狼晝啼，不能奪鼯鼯之魄，咸倫於寂也。逢穢則唾，染腥則呃，望梅則津，嘗蜜則澤，鄰有美婦，而夢入其室，因生於覺也。且夫先施之美，黷不如登徒之蓬，歷公輒之巧斤，不如宋人之燕石，大廈雲屯，良疇草積，長劍幼艾，金釘銜璧，奏皇娥便媚之樂，審師涓沈靈之律，解飛之人，搆千金旋毛之馬，馳萬疋胡椒之賤，連百斛珊瑚之貴，高七尺，其始暴口虻，鴛鴦，握齧狐蜴，熏轅亡忌，勢與天畢，形不神瘁，坎離交謫，於是乎有鬼幽之疾，秦築長城，二世縊，卓營鄆，隲五體磔，銅臺漳傾，歌舞歌，梓谷崇誅緹騎，嬰兒馬孫牛，他人入室，是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不以已過而戚戚，不以見在而共共，不以未來而汲汲，靜若伏雌，動若赴的，耳不聞雷霆之聲，而聞禪罽之折，目不見太山之形，而見蜜脂之集，湛然中存，廓然外釋。南郭子箕曰：「吾喪我也。」顏子淵曰：「回坐忘矣。」之二子者，雖嚙於虎，而遇虎於不嚙，雖虎於嚙，而遇虎於無虎，是以無人而不自得也。過此以往，莫知其終極也。」語未畢，忽若異星流於華渚，金支翠旄，左擁右護，前騖雕驥，後蓋文虎，老仙乘

之，再再而去。靈體反顧，道遙而寤一息之間，而有千古也。童子淪鼎，壺箭三滴，屏營監寐，俯仰若失。少焉烟相消滅，鼻端熒熒，與晨氣而齊白（王衍梅）

南華秋水，可與頡頏（繆蓮仙）

南華秋水，可與頡頏（繆蓮仙）

南華主開昌華之苑，登歌舞之岡，黃屋左纛，飄飄揚揚。髡髻衰冕，四世竊攘，窮金范瓦，罄玉雕牀。積珍珠，池水爲之不溢，焚甲剪，礎柱爲之皆香。侈心旣極，殺機遂張。於是顧女侍中，瓊仙而嘆曰：「吾聞幽壁袞袞，烽火舉乎洛陽，紉擁姐已，炮烙設乎朝堂。今寡人富有駱越，控引蠻荒，將卷四海爲席，括九州爲囊。博美人之一笑，唱縛鬼之三章，上不失爲風流天子，下亦可作阿鼻大王。彼樓船伏波，發夜郎兵，何足以自大。雄結箕踞，誅奏長吏，奚有於稱強也。於是橫斂暴征，操切鉤距，張弧負塗，縮版興塔。引繩用銀鐙，削墨用刀鋸，規朝漢之臺，以築化人之亭。拓呼鷲之道，以供御囚之府。京觀若鯨鯢，城社皆狐鼠，髡飲爲鬼薪，騰踏成泥土。吁嗟乎！逞嶺之嵯峨，實狻狂之門戶。羅鉗在左，罟網在右。上有郢都之鷹，下有臺岡之狗，機絲牽於前，瓜蔓抄於後。浴蠶於盆，伏鴆於酒，熾炭於牀，烙鐵於斗。此嫗之骨令醉，彼婦之必可剖，或墮驢而曳足，乍籠枷而刎首。塔伯來矣，酷吏去否，悲矣哉！酒池肉林之狼籍慘矣哉！刀山劍樹之滔淩。地妖鼠孽，罌澄樞也，牛從鷄口，衆奄奴也。白蜺嬰拂，進香尉也，腓胃騰蘭媚川都也。寶帳可與瀝鱗珠，溺器可與麤餘酥，縛狀頭於蠶室，祭金人於休屠。素馨染腥而亦穢，媚豬舐血而益姝。蓋嶺暨遭劉五十六年，生民困於黑暗者，不勝其怨毒而號呼嗟夫。南海特闔陋荆，蹙海角一微塵耳。何乃昏荒亡度，銀練若神，淫亂之氣，叢於一身。其愛寵也，如魔妃孔嬪，其使令也，如蟲兒法珍，其人惑也，如穆婆令嘗，其侮弄也，如嗎爾珈璠。行進則牛背熏子，殘苛則多至椽人。方其盛也，鑿面抉齒，同於孫皓。及其亡也，披腹出心，幾於

後臣不見夫輻輳之祖龍，逢白鬼而滅秦，俾朱雀之禽虎，走閻羅而入陳。杜牧有言曰：『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余亦曰：『滅南漢者，非宋也，劉也。』天道好還，黔首何仇，絲吞兔骨，雨爛羊頭，孟方井墜，來竟田浮，妄飛乘乎六龍，甘屯衛乎千牛，緬天門之誅蕩，何地獄之幽囚，雖捧杯而飲泣，終執挺而封侯，推赤心於忘國，歸白骨於首邱。（王衍梅）

傷心慘目，有如是耶？（繆蓮仙）

阿芙蓉賦

爰有海國芙蓉，天方罽粟，外裹苞皮，中藏甞毒。番船夷舶，爭傳丹藥生涯，珠海羊城，漸染沉酣嗜欲。莫笑一丸捧出，色類泥塗，須知百煉功成，價逾金玉。當夫活火頻添，甘泉早汲，寶爐築就，擬熬絳雪之丹，金鑊移來，滿注沈香之汁。詎必元君老子，方鑿金液於九還，卽茲黎獻蒼生，亦服黃芽之一粒。且任王章禁戒，交易偏多，未知法網森嚴，狂嫖是急。則有金張高第，王謝名家，世傳閨閣，迭尙豪華。綉閣沈沈，牀開畫石，品簾寂寂，帳挂輕紗。爇蘭燭以道遙，氣融肺腑，藉筇筒爲呼吸，口吐雲霞。杜義凝脂，素臉忽如藍鬼，何郎傅粉，玉顏不及寒鴉。亦或身列屠沽，錢權子母，一番貿易，喜來如願之奴，終歲經營，自號多油之叟。欲極齒牙餘慧，也效餐霞，別求展轉沈酣，須攜好友。詎計牀頭金盡，吐納則微滓潛消，豈知甞底糧空，咀嚼則全神俱有。若夫芸窗晝永，蓮幕風遲，緩裘臬盧，響濤聲之覆履，微燒艾納，縈篆影之絲絲，盒啓玻璃，挑出瓊漿滴瀝，烟含龍蜃，吹來絳帳迷離。聲色臭味之間，別成領袖，鼻舌身意之嗜，愈覺希奇。亦有風迷柳巷，香徹青樓，牀裝七寶，帳挽雙鉤。綉簾燈明，訝氤氳之不散，瑤窗烟鎖，疑蘭麝之常留，燈前之玉腕頻移，味穠氣馥，枕畔之烏雲任墮，心沁香浮，漏盡更殘，半開脂口，月橫斗轉，微合星眸。斯著鬼國兇淫，癡兒嗜癡，瓊樓玉宇，須臾亦化雲烟，肥馬輕裘，轉瞬盡成寒瘡。方謂靈犀一點，何殊灌頂醍醐。

日欣誰微，不羨延年玉液。於是交相傳染，長對燈檠，兢詡先嘗，惟依衽席。何沈溺者愈深，而敗亡者莫惜也哉？（陳夢照）

阿芙蓉俗名鴉片煙，見李時珍本草，春谷賦此，大有戒心。（繆蓮仙）

逐鼠賦

久不過齊，時來有鼠，欲與人爭榻煖之句，竊謂鼠輩何足介懷也？予居菴中，纍纍拱木，此鬼叢也，予不怯耶？故於女蘿薜荔若山阿有人，卽間聞穿墉聲，亦似怪物黯然來者。乃嘆鬼猶鼠耳，予請爲子逐鼠，子亦爲予逐鬼可乎？文曰：噫！異哉！此鼠生應樞星，質占良象，拱穴呈奇，憑社作長。自應有體有儀，胡乃莫來莫往？噫！黯哉！此鼠晝伏於隙，夜出於堂，伎乃窮木，眼祇寸光。翻盆窺壁，肱篋探囊，或齧贅而結隊，或啣啣而跳樑。時復囂凌於蝸鬪，光乃欺侮乎貓王，噫！鼠其罪哉！秃我之筆，則管城見屈也；飲我之墨，則松滋見抑也。碎我硯田，則耕舌何占有年也？汚我琴瑟，則解絃誰爲知音？而且捉襟納屐，貽笑豪華，數米稱薪，僅供朝夕。爾胡爲顛衣倒裳，偷倉竊食，不憚寒酸，反滋貪墨？卽子雲奇字，覆瓶已憂長吉；錦囊投廁方恥，爾胡爲斷簡殘篇，割經裂史，罔念勞心，徒供切齒？况復風滿雨晦，月夕花晨，撚鬚叉手，渺慮凝神。聊拋書而假寐，忽破壁而生噴，宛操戈於入室，等磔石以投人。遂乃頭觸屏口，喉嚨撼童子之帷，登陳蕃之榻，排靖節之羲皇，拉莊生之蝴蝶，凡茲整毒，有甚狗偷，尙鄰兔窟，翻敵狼會。因切食苗之怨，更深挈齒囊之讎，主雖不怒，爾豈無羞？噫！鼠其去哉！鼠王國是爾環所在也，鳥鼠山是爾穴所全也，爾其抱頭而竄，毋混乃公。不然，旣拊床而玩聽，請按劍而從事，先有言，後毋悔。文成，或謂拍案聲曰：「向何爲聲，豈怯鬼耶？」予告以故，或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爲耳。」（李有祺）

小醜跳梁，磨之不去，壽石此賦，恐徒託空言耳。（繆蓮仙）

逐鬼賦

壽石李子館白雲菴，親朋闊絕，與鬼爲鄰。月下花前，疑有怪物，乃以逐鬼賦易子逐鬼文。子應之曰：「鬼之爲言歸也，既歸真以反素，自爲杳而爲冥，胡變常以作怪，忽有聲而有形，蓋其爲物也，雖隨氣而俱屈，而其爲德也，實與神而俱靈。爾乃寒燈曖昧，微月朧朧，幽窪窮谷，蚩蠹橫斜，廢宅頽垣，魍魅悵悵，依草附木，循牆逐塊，窳窳率，悒悒快快，不明不滅，乍來乍往。若有若無，如下如上，則有才鬼，少曾慕乎詩書，生慣耽乎典籍，時歌舞於荒臺，偶謳吟於傳驛。彼其懷才負氣，久與世違，是以嘯月嘲風，聊從君劇。乃有冤鬼，不周兮碎首，汨羅兮長湮，雕梁兮燕寂，玉樓兮珠塵，沙場塞外兮白草黃埃，平原古塚兮野火青燐，千載兮抑鬱，萬古兮沈淪。陰魂兮何靈，怨氣兮難伸，天日晦兮哭泣，風雨淒兮吟呻。且有厲鬼，怒目爭眉，青唇黑耳，腥髮象皮，狼牙虎齒，逢人舌噬，遇物口哆，非無勇敢，罔不畏其獯豸，非無聰明，亶莫窮其譎詭，亦有淫鬼，攻於蠱惑，善爲狐媚，性既戀乎衾，袖情遂深於寤寐。心猿乍動，應念卽來，意馬方騰，隨風而至。既蒙恩寵，訴錦瑟以奚辭，幸遇知音，撫焦桐其何避。若夫貪鬼，性儕乎鼠竊，行類乎狗偷，強則作威作福，弱則爲伎爲求。每貪財而黷貨，還攝椀而盜甌。至於餓鬼，走北郭，乞東郭，叩化城，倚鬼門，相酒久無朋，舊鷄豚難靠兒孫，嗟其餒而執吊若敖之魄，珍其祀矣。誰招伯有之魂，凡若此者，或憑人以作祟，或做物以恃才，或飲恨於幽壙，或埋沒於巖隈，或么麼而肆虐，或妖媚而自媒。或鬻繫於窀穸，或落魄於泉臺。何可窮其情狀，胡能究其倖倖，儗然而陰陽異路，人鬼殊途，慎毋擾攘，胡相覬覦，辯之不服，磨之不遁，矜牒竈索，債追租，諛仙佞佛，駭俗驚愚。巫覡悚懷，仕宦擲揄，雖則妖由人興也，毋乃獲罪於天乎。於是鄉人行儺，鍾虺揚鞭，案室驅疫，除診逐愆。各歸爾宅，各安爾廛，反於寂寞，入於黃泉。其有負固，絕無可憐，神荼切齒，鬱壘垂涎。朝香三百，暮食三千，又何用阮修之罕譬，阮瞻之長篇。」斯文甫成，第聞窗外呶呶嗚泣，仰天乞命曰：「先生休矣，非

敢爲害也，請從此逝。」於是寂然無聲，何去之速乎！蓋人死爲鬼，鬼死爲漚云。（周憲章）
一片神行，一番鬼境，逐鬼逐鼠，同一感懷。（繆蓮仙）

春夢賦

己卯之春，三月良辰，風和日暖，天氣維新。爰有夢梅居士，徙倚無因，體倦思散，偃息欠伸。隱几而臥，與枕爲隣，俄而飄飄然，栩栩然，忽不自知其游於黑甜之鄉，至竟忘夫咸陟之身也。於是條無端而懨恍兮，羌不憚夫險夷，或登山而臨水兮，心悵悵以何之？或傍花而隨柳兮，意忽忽其奚爲？驀然覩一佳人兮，環珮珊珊其來遲。是那處曾相見兮，顧默默而無詞。遂與子有日成兮，宛乍合而乍離。步容與而徘徊兮，似躑躅而靡依。少焉，午鐘一鳴，游魄斗驚，花枝移影，夕陽斜明。伊幻境之在目，何殘夢之無形？依稀莫測，彷彿難明。適有客當坐，睨居士而問之曰：「汝何夢矣？」居士於是擬之議之，而終茫然於所夢之無指也。客曰：「吾試爲子形容之，而舉似之乎？夫至人無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子姑妄聽之，或談言之微中也。昔者黃帝游華胥之國，淳于謁柯郡之王，非熊占太公之望，維熊紀男子之祥。蕉鹿之得薪於鄭，蝴蝶之適化而莊，感朝雲於神女，吟春草於謝郎。羨花生夫彩筆，悟道熟於黃梁，此其夢雖各別，而屈指亦幾詳矣。今子之夢，胡爾遽忘耶？適知夢有百千，春惟九十，夢焉當春，卜應習吉。來否須臾，去亦迅疾，未必果仲尼之衰，豈逐與牧人爲匹乎？」居士聞之，嗒然若喪，笑而不言，尙欷歔而如醉，猶挾書而欲眠。路突阻兮，悵羅浮之落月，雲縹緲兮，望蓬壺以游仙。再思前夢之續，復結未了之緣。客起而去，居士尋夢，客留此歌爲居士誦。歌曰：「春方夢兮春晝永，春晝永兮夢剛醒。杳茲良會心耿耿，片魂散作梨花影。」又歌曰：「夢籟籟兮春正和，春遲遲兮夢則那。一場春夢驚東坡，君須記取春夢婆。」（趙古農）

先生高士，魂夢皆清，是得大自在法。（周憲章）是實境亦是幻境，觸處神游，子亦不作同床異夢。（羅民）

獻) 意有所極，夢亦同趣。(秋舫楊如溶) 一片夢境，一片化境。(繆蓮仙)

觀鬪蟻賦

步方園以容與，條雷電兮既過，日晶晶其碧樹，天湛湛而白坡。泥斑斑兮餘瀉，草纖纖而微拖，一鶴矯於枉渚，兩童緣乎平坡。低頭注目而笑，据膝拊掌，云何見太古之殺伐，來先生之婆娑。槐東之根，鞞然似穿，有國於斯，築斯城焉。土潤溽暑，淫裔而處，牽蠶出入，西南之戶。彼槐之西，別立城社，中一蒼頭，大而健者。與此黑子，中路肩摩，莫知其故，突焉興戈。黑獺籠東，望風而遁，告其國人，矛戟修怨。異軍特起，何止千萬，百馬一豆，十八成寸。此邦之民，甲伍亦奮，遇於槐阪，智力各運。兩陣對交，其直如矢，左旋右轉，此角彼倚。訶訶薨薨，遠遠邇邇，聽之若雷霆之聲，望之如邱山之徒。短小精悍，赴愬如風，倉皇奔覆，首不欲東。既獲三狐，又弱一个，弟子輿尸，鐘建負我。邑中之黔雲涌，蝟集蹂躪，其十二三，猶拘愬而未息。爲昆陽，爲鉅鹿，爲五季，爲六國。爲婦姑之勃谿，爲夫妻之反目，爲兄弟之鬪牆，爲朋友之脫輻。爲鬪鷄走狗，爲六博蹋鞠，爲小來而大往，爲強食而弱肉。君子窺乎其微，小人動乎其欲，蟻之蚩蚩，爾所來斯。大地搏搏，萬物熙熙，麾之以扇，兩軍罷戰。噓之以氣，人馬辟易，成性存仁，道義之門。是謂元牝，就知其根，清風徐來，悠然而起，陶然一盃，吾觀止矣。(王衍梅)

寫鬪字有鼻頭出火，耳後生風之勢，然又確是蟻鬪才大心細，無一泛語。其比擬處，具見典核，自是國初展成先生一流人物，置之西堂雜組中，殆莫能辨。(飯牛趙古農) 蝸角蠅頭，終朝蠻觸，小中見大，作如是觀。(繆蓮仙)

罵蚊賦

何來微物，妄竊文名，形由物化，質以穢生。不胎不卵，忽距忽迎，喙長身短，晝伏夜行。散之則如霧布，聚之則似雷鳴，敢穿房而入戶，竟欺暗而長明。逐隊成羣，儼若客來不速，呼朋引類，居然夢去常驚。蓋雖其細已甚，亦覺爲害非輕。獨不思渺小之軀，卑微之質，何有一長，恣游四國。性只耽乎陰幽，命實懸於呼吸。曷不於溪澗之旁，葫蘆之側，託茂草以棲身，擇汚流而求食。載飛載鳴，以生以息，惟合止於樊棘，聊爲逐臭之蠅。奈何入此庭幃，竟作含沙之域，爾乃但圖一飽，一顧殘生。噓不擇人，肥瘦皆供咀嚼，心無壓足，坐臥亦共紛爭。慣鑽人之穴隙，專逞己之經營。痛切肌膚，覺腥聞之旁達，變生肘腋，知羽翼之已成。至於文人學士，枕簟安關，或攤書於案上，或展卷於窗間，方凝神而靜搆，忽團聚而迴環。紈扇搖時，手乍停而卽至，艾烟薰處，勢將去而仍還。何物么麼，遂爾往來無忌，斯文交易，居然痛養相關。誠誅之不可勝誅，撤思擱掌，亦忍之有所難忍，必欲除姦者也。况乎貧窮之家，體難遮乎綺縠，單寒之子，帳未掩夫梅花。坦腹床中，任爾吮膏吸髓，寄身離下，恍同索垢攻瑕。撲面而來，王謝之塵尾莫拂，嚙背而去，麻姑之爪甲難爬。此更貪殘之可恨，抑何荼毒之頻加。噫！誰謂汝無角，何以穿帷幕？誰謂汝無牙，何以入窗紗？從茲擾亂黃昏，無復周公之夢，甚至橫行白晝，常與幸我之嗟。能勿爲文而切責，庶幾斂跡而無譁。

陽昭麟

極情盡致，痛快淋漓。（繆蓮仙）

蚊自解賦

予本蠹物，積穢形成，身微且弱，力薄而輕。雖且貪饕之性，猶存壓足之情，所求無幾，爲欲易盈。何吝子之餘血，聊救我之殘生，乃爲文而切責，姑仰首而長鳴。自思罪固大矣，功亦有焉。良宵永夜，月下花前，芸窗靜掩，蓮漏遙傳。子幽居而落寞，我結伴而流連。子獨唱而寡和，我衆音之畢宣。擬燕語於三春，其細已甚，比蛙聲之兩部，有闕

必先。試當心而聽也，足破寂而歡然。而况青燈焰弱，紅袖香焚，讀數行之乎也者。誦兩句子曰詩云：神志疲而多倦，眼花亂而若紛。子不敬業，我自樂羣。但欲小懲而大誡，非期成疴而露筋。乃面上撲來，屢至觸而不動，耳邊呼去，竟若置之罔聞。不得已薄嚼肌膚，驚醒懶人之夢，聊施鍼砭，贊成惰士之勤。雖少有傷於子，亦多有益於君。功罪本來參半，恩仇豈竟無分？伏念蛛常布網，蜂自成衙，杯弓射影，螳臂當車。害他物命，任爾咨嗟；深山猛虎，淺水長蛇。豺狼心性，鷹鷂爪牙。或搏或擊，孰擒孰擊？視物如草，殺人如麻。以彼視我，輕重無涯。乃畏彼兇殘，未聞強項，欺我卑微，居然擱掌。有怨則讎，有德不賞。吾喙雖長，無舌可講。噫，歸去來兮，清溝濁港，苟有羶腥兮，歛吸無恙；且避艾烟兮，無須譁張。敬告丹鳥兮，請歸林斧，各從其類兮，以生以養。（陽昭麟）

何物么麼，有喙三尺，如蝮如兮，可惡已極！（繆蓮仙）

倪義夫詩

有引

雲侯倪君，壯歲鰥居，感潘岳之悼亡，賦江淹之恨別，誓不再娶，撫育遺雛，今已抱孫矣。予聞而高其義，爰成五古一首，藉以風世云爾。（繆良）

貞婦世常有，義夫今絕無。非緣義夫無，所處地位殊。婦貞謂爲節，夫義毋乃愚？而况主中饋，其能或廢乎？相彼雲侯甫，當時號迂儒。年纔壯，有室，鼓盆歌烏烏。同林鳥飛散，膝下遺雙雛。以父作慈母，哺食兼提扶。鸞膠不忍續，廿載如孀孤。子又復生子，依然一鰥夫。只因篤伉儷，追顧傾城姝。節義人並重，吟詩布寰區。

蓮仙喜揚人善，一節之長，必形諸吟詠，因屬其刊入集中，以爲義輕色重者勸。（巢南葉西）

展重陽會詩

開庭積秋陰，靄靄雲欲壓，重陽會再展，何嫌去時霎？爲招素心人，座滿酒不乏，秋老風漸涼，飄飄衣（去）單袷。偕來留客處，三徑桂屏夾，城根開草堂，壑舟俯寒碖。雕牆隔隣蕩，空隙見浮鴨，隱約雉蝶間，菜畦徧荷蕓。佳客多者年，強半逾花甲，論文及老壯，現身說佛法。卓哉洛社賢，不修功與業，霜螿漫相持，美味數羊腓。莫辭爛醉飲，苦茗時一呷，此時暑已短，微月上烟峽。主人喚秉燭，更命風簾押，杯盤未狼籍，買勇誰懼怯？軒名署陶醉，可任餉貽，予時添末座，自愧量逼狹。幸得與頗豪，追步庶不貽，拈韻補題糕，騷壇與（去）盟歆。豈必登高游，風前落白恰，令節往復留，賓主足道憚。折菊取延年，笑向白頭插（繆良）

向子館周丈亦庵家，與故鄉老名宿唱酬於城根草堂臥陶軒，殆無虛日。主人於重九日後，招同社吟朋，作展重陽會，以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十四字分韻，予拈得插字，卽席賦詩以爲樂。座中顧東園、盧匏、盧黃書、厓、吳穀人、萬近蓬、曹仙梅、王魯石與亦庵諸前輩，皆年逾花甲，一觴一詠，歡聚忘形。今予淪落嶺南，瞬經十載，疊聞老成凋謝，幾無一存者，天涯回首，不勝滋然。憶他日過歸，盛筵難再，予亦殆將老矣。姑錄此詩，以志今昔之感云（自記） 信筆揮灑，押韻皆擲地有聲，至其情景宛然，亦畫所不到。（穀人吳錫麒）

上方寺紀游詩

羈旅值長至，鄉心正蠻觸，客有江文通，（謂雪門）招全黃山谷，（謂秋查）邀我到茅堂，樽酒遽相屬，進以菰米飯，佐以花豬肉。既醉且復飽，開游共追逐，迤邐出郭外，衝寒入林麓。浙浙風透棉，瀟瀟葉辭木，鴉陳橫平原，不漸裂河腹。偶來上方寺，深徑環以竹，山僧導客行，名勝數更僕，首觀三絕碑，一像立于獨，云是開山師，寶公有芳躅。上冠李白贊，顏真卿所錄，畫倩吳道子，並峙稱鼎足。太息思前賢，摩挲細披讀，旋過梳妝樓，照面池半角。千年老樹根，垂乳一尺六，竹西亭上來，怡然豁雙目。四望境寬閒，清幽遠塵俗，風流想當年，歌吹懷杜牧。爰坐丈室中，瓶

梅逗芳馥，茶烹第一泉，茗椀浮嫩綠。逢迎有主僧，談暢情頗熟，惟憐日晷短，鳥影是北陸。去去追殘陽，佳節如嘔軸，爲語借游人，歸興句同琢。（繆良）

勝游如昨，以其寫景逼真耳。予向識蓮仙先生於揚州，初見其抵邗上一絕云：「鼓擢邗江薄暮時，香風十里捲簾遲；簫聲吹起橋頭月，人比當年杜牧之。」又重過道院七律一首云：「春風幾度嫁桃花，崔護重來隔歲華，曾記舊時金屈戌，可憐何處玉鉤斜；三生杜牧情猶戀，一覺揚州夢又奢，咫尺仙源流水在，相期洞口飯胡麻。」佳詠甚多，旗亭傳唱，風流當不減樊川。迄今嶺上重逢，僅數年間，而髮皆種種，讀此能無今昔之感耶？（霞軒周元仁）

頂湖山紀游詩

策馬出山城，山深路邈遙，行行至東鄉，招招集舟子。挂席兩日餘，道出羅隱里，橋低換小舫，直抵水之涘。密樹亂鳴蟬，秋花散成綺，舍舟登巖巖，石澄夾流水。小憩半山亭，峯迴具衆美，曲徑漸通幽，（石壁鐫曲徑幽處四字）拾給仰而企。頂湖出在前，寺聳白雲裏，入門豁雙眸，清淨殆無比。宏開大道場，諸佛皆歡喜，一塵真不染，殿宇若新起。梵唄鐘魚聲，洋洋輒盈耳，金塔耀眼明，舍利或有以。（塔有舍利子）開山兩祖師，莊嚴得神似，衣鉢三百年，相傳留隻履。（旁殿塑開山師二像，顏色如生，座有隻履拄杖諸遺蹟）維那款夕殮，齋廚愈甘旨，飯罷宿僧寮，帳掩梅花紙。一枕夢俱恬，塵心淡如此，晨起暫徘徊，筇輿門外俟。數武入山回，龍潭現山嘴，絕頂一穴圓，噴瀑不能止。蜿蜒萬丈飛，奔瀉石齒齒，響泉轟疾雷，寒光難逼視。徙倚空亭中，（此地有時若亭）斯游觀止矣。

鑿險繩幽，紀游老筆，真不愧作家。余與蓮仙同客寧陽，得徧讀藕花龕詩集，清詞麗句，美不勝收，猶憶其紀游數首，如山行云：「幽探山路險，攀葛破寒烟，瘦石立奇鬼，長松撐遠天。泉流空谷應，嶺斷暮雲連，危閣懸崖

築，登臨竟惘然。『游惠州古榕寺云：』我聞古榕寺，數里入山尋，沿路少行跡，到門惟綠陰。泉清鑑鬚髮，境寂悟身心，感此詩成佛，無人解賞音。『游華嚴禪院云：』問訊南城路，閒尋禪院來，徑從修竹入，花愛佛桑開。煮茗僧同話，忘機鳥不猜，浮生耽寂靜，日暮尙徘徊。』重游準提閣云：『瑞開禪院去來頻，花事闌珊又暮春，壁上紗龍供月旦，客中萍跡落風塵，登樓獨攬全湖勝，結杜誰修淨土因，我是天涯淹落者，願分一榻寄吟身。』今錄之以公同好。(西池賀松)

游山卽事詩

夙具游山癖，不聞遠與邇，結伴方外天，庶幾行脚似。芒屨竹杖隨，三日二百里，足繭半寸厚，湯澆色漸紫。上巖接下勾，登山復涉水，迂迴嶺路盤，徑仄難容屣。左巖萬丈深，右壁千尋起，心驚脚力軟，流汗額有泚。攀藤一躍過，形活神欲死，奮勇走絕頂，去天不盈咫。小憩望山根，雙手拭目視，低田幾句枰，牛大如棋子。上難下更難，失足無底止，人云何自苦，而我乃樂此。其時己卯春，正月初十始，統計五日游，紀詩先屈指。天氣晴且和，日行三開士，松森爲導師，持扶皓光恃。承初最少年，代予肩行李，感此數人俱，我游殊適矣。晚至第八村，止宿主梁氏，鷄黍一夕留，行邁又靡靡。山徑又崎嶇，彳亍屢頭趾，薄暮逢邱遲，(邱仁)入室聊隱几。侵曉看流泉，飛來萬峯裏，水氣忽衝突，蜿蜒若蛇徙。(潭中時有水氣一般逆流而上，變幻莫測，俗呼水蛇)不信造物奇，於斯生絕技，興盡胡不歸，猶幸跛能履，仍返梁氏莊，知還倦鳥比，會逢兩黎生，謂門生鴻才敏才。邀予門外候，殷勤款至家，供帳設紈綺，父兄諸伯叔，(顯章、德章、斐章、映章、義章、諸君)盈庭雜拜跪。共言吾師來，空谷蛩然喜，研磨墨數升，求書滿案紙。對客竟揮毫，偷窺及小婢，日夕樺燭燒，開筵潔滌盤，餐兼味多，誰嫌於市遠，待我醉欲眠，榻展招賢被。高臥到天明，主人情未已，固固請留行，堅辭方唯唯。筇輿送入城，微雨灑花蕊，因思人世緣，往來人有以。(繆良)

游奇詩奇，興復不淺，蓮仙當行，尙有登山放歌一首云：『看山愛奇特，登山愁險巖，我欲行空徧觀覽，會須一借天馬騎，御風直上最高頂，目所到處足不疲，一日千里去何疾，徜徉五嶽窮九巖，快哉此游適吾願，絕壁萬仞其如夷。』此真游戲之筆也。（靜山王廷諫）

■海天分唱詩

我昔渡江來，狂呼屈原屈，青衫淚萬行，十年又鬱鬱。淪落誰與同，商婦情髣髴，窮途鬢漸斑，傲骨剩奇崛。懷刺羞輕投，身困莫能詘，偶廁公卿門，未語口先吃。非曰師前賢，心自凜四勿，因念古之人，吹簫尙行乞。胯下辱英雄，進履忘愧恥，上下數千年，悴勞等臆歔。今人殊可憐，白璧遭敗黜，紛如落溷花，滿眼亂盃拂。當門蘭忽鋤，曾不若荒菲，紅顏薄命多，寒士尤強倔。而況心事違，前程遠難迄，所以塵勞中，寶茲阿堵物。惟予賦閒居，無酒且學佛，生際太平時，庶揚見吁咈。豈乏歌舞場，煖閣熏爐熨，轉羨李藥師，知音有紅拂。（繆良）

蓮仙早歲知名，著述宏富，而所遇轍蹇。余題其小影詩有云：『其志真恢恢，其性真落落，所以詩酒場，絕少心知託。』卽此意也。（作軒郝楨）

■和嵇是軒見寄原韻詩

春去風雨來，兀坐天冥濛，故人寄長句，厲以偏師攻。曲高愧難和，搖筆愁城中，感君情意長，比似春酒濃。羨君游輿劇，心醉顏俱紅，惜無雙風翼，相與隨風東。何時許附驥，有願思攀龍，况復勉爲善，此語如晨鐘。余亦任所適，自呼信天翁，三旬之九食，敢泣窮途窮。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得君一回顧，恍若披仁風。吾生本有涯，天道殊覺洪，怡然盡人事，天乃牖其衷。旱久雨忽施，（時久旱得雨）豈不澤我躬。風雲或際會，還期尊酒同。苔岑一以合，

毋徒尺書通，吟罷獨長嘯，微徵月朦朧。（繆良）

是軒與余交，兩人言及寄跡天涯，未曾不各涕下也。今錄和詩一首，以誌文字之緣。（自記）言如食蜜，中間皆甜，佛經也，蓮仙能勉勵學之，予深以相見晚爲憾。（補梅馮立卓）

赤鼻詩

餓驅滯羊城，落魄少知己，茫茫萬古愁，曠野悲虎兕。世味嘗復嘗，苦若道旁李，磊塊鬱胸中，神氣覺委靡。昏昏晨夕間，見酒心輒喜，量窄興頗豪，持盞幾忘死。願爲荷鍾劉，不作憂天杞，饒醉漸成醜，鼻端變赤柴。或云丹荔鮮，或云桃熟似，雙孔欲撩天，謔虐在擬議。吾貌本不揚，寒陋衆所指，丈夫愧鬚眉，臃腫倍頂趾。形穢誠自慚，強號不羈士，何堪添瑕疵，靦然益詆訾。出門逢兒童，十目喧爭視，婦女含笑嘖，擲揄半街市。歸攜鏡自窺，色相殊欠美，回憶髻齡初，頭角誇鄉里。面目曾幾時，醜態增不止，由是取人憎，鄙夷不我齒。恨極轉悲來，吾何至於此。朋儕戲箴規，諄勸戒絲蠅，顧影費躊躇，唯唯曰否否，平生甘淡泊，嗜慾始如水。所好惟杯中，年已五十矣，斷飲信不難，生趣索然耳。因不恤人言，聊亦復爾爾，安在值扁盧，頓療惡疾恥。老友何璞峯，行類古君子，讀書得奇方，兼又通醫理。麪孽久涵濡，氣味結癥痞，濕熱纏肺經，滅鼻從滋始。外患根內訐，治表先攻裏，探囊贈藥石，刀圭一裹紙，豈必待瞑眩，功效莫可比，服之歷三旬，厥病竟良已。心固拜高情，更羨神乎技，曩閱相人書，土星鼻乃是。土潤萬物生，如何爲火熾，骨相既不佳，本領烏足恃，無足遭厄窮，三載呼庚癸，百讓無一成，嘆息徒拊髀，焉用怨數奇，實惟鼻所使，然而鼻有詞，貪杯汝自累。追悔蓋已遲，蹭蹬究何底，氣運今轉機，沉疴能立起。續命獲金丹，伐毛還洗髓，猥玷欣剔除，天應介蕃祉。大白仍可浮，樂也無涯涘，報德不敢言，弗諼歌永矢。（余欽）

亦談諧，亦感慨，筆情曲達，妙義環生。（韞石陳環）

君欲滅鼻，我真解頤。（繆蓮仙）

自題老惜分陰圖詩

前生不讀書，今生讀已遲。今生不讀書，來世仍無知。少年不讀書，老大徒傷悲。老不大讀書，鬼亦能詆訾。嗟予少薄祜，秉質參也魯，所習僅皮毛，近今不近古。屢試屢不售，從此假旗鼓，游粵三十年，於學終無補。倏忽老如斯，待死亦良苦，既謝世功名，又懶學農圃。只有一卷詩，尙耐吞與吐，或謂君邁矣，無錢又無子。讀之亦徒然，不如置勿視，我謂膝下人，有幾供甘旨，即彼阿堵物，亦不及故紙。世運路多歧，莫如且識字，有日豁然通，不妨明日死。（周冕）（附繆蓮仙和韻詩）余幼未讀書，讀書已恨遲，問年十有五，不識亦不知。及至弱冠後，徒令歧路悲，稍稍學估事，此笑復彼訾，而今荷天祜，略辨魚與魯，無奈老將至，逆旅難稽古。先生嬰鑠哉，不竭再三鼓，七十註袁文，巧爲琢室補。（時先生補校石琢堂前輩袁文箋正集成）不無晷刻停，誰知匠心苦，如風掃敗葉，如蔬植秋圃。又如撥浮雲，天清月初吐，先生固勤矣，愧煞少年子。有書不能讀，恍若目無視，白駒空過隙，遑云探奧旨。先生則不然，貧力鑽故紙，深柳讀書堂，撐腸日煑字。脈望猶成仙，先生可無死。（附趙巢阿和詩）我本不識鑿生面，鑿生何人不得見，昨從蓮仙客舍披此圖，龐眉皓首疑曼倩。圖中題老惜分陰，炯炯雙眉因如電，目十行，手一卷，不知老之將至猶不倦。披吟三伏自題詩，信知少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一珠一字一伏淚，鑿生先生真吾師。人生白日等閒過，青春一去無幾時，我亦晦不十年讀書史，似此虛生不如死。吁嗟沒世名不稱，死或輕與鴻毛比，嬰鑠翁，坐隱几，江南之客老名士，生平讀破萬卷書，朝聞道夕死可矣。

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此唱彼和，皆天籟元音，可稱三絕。（石卿王錫華）緩堂先生，吳中老名士，久客嶺南，公卿咸重之，著作等身，耄猶好學，繪圖見志，紀其實也。詩之妙更不待言，巢阿和詩，亦奇橫可喜，予則未免婢學夫人矣。（繆蓮仙）

題張仙槎泛槎圖詩

仙乎仙乎泛槎奚爲乎？舟楫欲不用，山川其舍諸？乃作張志和，游江湖，稱之曰煙波釣徒。其臣是逋，曰毋或冒泛槎圖，合以張鷟呼；詩江力山助，合以張說呼；畫下雙管分生枯，合以張藻呼；先生應一概之曰吾吾吾（蔣田）
稻籬工詩精，書畫妙兼歧，黃及申韓之學，愛交天下士，幕游臺灣時，識予名。嗣偕徐少白明府至粵，偶於翠英樓書妝閣中，見輿帖署蓮仙人書四字，卽詢知寓居，持詩畫過訪，一見如平生歡，故贈詩有珍重巾箱綴小聯之句，紀實也。此篇古風，可以空前絕後，泛槎圖題詠甚夥，罕有其倫（繆蓮仙）

游七星巖詩

在天爲星胡爲石，在地爲石胡星名，非傳述之訛謬，乃二氣之真精。五行煅煉，萬物幻形，君子見灑湖湖畔列七星（巖前之水名灑湖，今多爲阡陌）不亞河漢徹夜清，聯如斗柄散若棋枰，石鼓幻出成革音（光洞有石鼓，以衣覆其上，擊之成鼓聲）石隙吹起金聲鳴，古洞白猿尙留影（石壁有天然白猿像）壁上仙桃色青青（壁上仙桃得水長，苔色青青如樹上之桃）此中誰測鬼神造化之性情？又不見玉皇殿前絕塵埃（大巖頂建玉皇殿，有頭天門、二天門）仙掌高招風雷來（向有仙掌巖，今爲雷擊去）鑿開洞府歎奇哉，光洞宏敞斗宿排，黑洞羊腸燃火開，白象苔間出（光洞內有石形如白象）紅豆雲裏栽（巖生相思樹上）水月宮中湧出寶蓮臺（巖前有水月寶刹）寶蓮臺，類天臺，四時常有天花墜（巖前野花錯落如天花之墜）不羨嶺梅獨占魁，鳶飛魚躍涵妙理，信手拈來皆如此，坎流艮止，陰陽妙超不勝紀。倦倚喬松，坐依石几，目所視，手所指，天地奇觀歸眼底。扶嘯臺邊一笑回，回首夕陽萬山紫（曾大齡）

笙歌曼舞，化巖之堆塚爲煙雲矣。（原評） 奇情瑤采，得未曾有。（繆蓮仙）

鑿生記事詩

粵惟嘉慶己巳年，浮家東下覓硯田，中丞憐我窮且老，許我主講海之邊。攬山人士頗好學，問字不一頰且數，半載相依意氣殷，球琳瑯珞藉雕琢。無端烽火逼講堂，牽妻曳女何蒼黃？幸而薪木未毀傷，兩目腫脹幾無光。（秋得日疾幾至失明）重陽風雨避鐵城，黃浦密邇復遭兵，老婆胆破哭念女，因此束裝西向行。十月廿八大風起，舟行貴一逆流裏，篷船重輕風又橫，不測之禍船覆矣。瞥見妻女婢入矣，旋置僕於舟之底，三面不通如大棺，下有一木僅容履，不知身向何處坐，喉嚨喊破無人理，自念生平拯溺心，不應身與水浮沈。既想妻女定皆死，雖生轉不如臨深，從辰至未與世絕，忽有人聲似鳩舌，僕教持以大斧來，彼夫不來心又結。久之持刀大力砍，鑿成一孔大于穴，時全兒在娘腹中，欲出不出慮橫決，誰叫鑽營復見天，先生如蓬頭已雪。譬彼老子修煉身，乍出母胎已八十，傍人不信子再生，奔告妻女長太息，妻女見我尙疑鬼，我見妻女亦疑賊，始知救我係漁父，我女揮金求得力。（時次女尙剩三金給漁父以救出漁父姓鍾名義）一家擁聚一葉舟，水淋風刮面無色，幸走州里傍大船，船中之人給衣食，阮郎蕭索今更空，寸艸不存窮之窮，或言不死有後祿，或言心好一蒼穹。僕言天道偶如此，一息猶存當顧諟，况乎花甲數萬周，爲人要從今日始，改號鑿生改名冉，此後光陰皆餘齒，何思何慮復何累？敢望身榮與家瑞，惟冀來年會醉盤，得與良朋同一醉。（周冕）

奇事破天荒，險語驚鬼胆。（韞石陳瓊） 鑿險絕幽，語皆鑿空而出，妙在毫無穿鑿意，斧鑿痕。名奇事奇詩奇，真鑿鑿可據，然已鑿破混沌矣。（繆蓮仙）

海天分唱詩

夢筆生花 後集

天上玉樓忽傾倒，修文遺下知多少，散爲四海青袍生，紛紛相聚來嶺表。我非玉溪子，亦未騎鵬鳥，手持一帚思度人，出山自笑神通小。眼看一箇蓮仙翁，奔馳南北西復東，襟上未彈三指綠，客中徒定一燈紅。小楞嚴齋遇笠舫，狂歌醉酒哭途窮，解語有花全一調，琵琶三疊歎英雄。千秋擊筑誰相似，紅粉青衫全墮淚，偶然思發心香心，竟結清流是軒是。數枝綵筆懸高空，搖落風雨京塵世，海天分唱簇新詞，迂客騷人難屈指。憑今已覺慷慨多，更思往昔當如何，生逢堯舜太平日，及時行樂爲詩歌。君不見終軍弱冠請纓來南越，不過爲此區區一趙佗，又不見留爲才名足千古，昌黎萊公與東坡。詞源不盡傾三峽，朝宗于海成江河，今人古人同一嘯，天風吹起海雲過。(吳江)

春船瀟灑出塵，其爲詩不落前人窠臼；余於十年之間，歷觀積稿，而歎其清新俊逸之不可多得也。茲蓮仙以是作選入集中，豈窺見一斑之意歟？而其自製印章，有臨邛道士過海神仙之語，亦未始非游戲之一證耳。合漫識之，蓮仙以爲何如？(福田梁啓祥) 春風豪俠士，故出筆皆奔放無前。(繆蓮仙)

語石詩

空齋寂寂苦無侶，晨啓雙扉倚庭戶，庭寬半畝環以堵，其中無作亦無樹。但有一石高丈許，不瘦不皺頑且鉅，旣難磨寸爲雲雨，又復不堪入山裘。質殊星殞無足取，叱不成羊射非虎，敢云中流中砥柱，安得米顛來拜舞？石乎石乎吾與女，鍊成五色天可補，胡爲塊然棄如土，嗚呼石不點頭亦不語。(繆良)

語石乎語友乎？必有能辨之者。(并南彰昭麟)

老年新婚詩 有引

豫章每有六七十歲之媼，孀居已久，忽嫁與年相若之老翁者，予頗異之，且歎其垂白之人，尙未灰少年心事也。爰走筆成古今體詩五首。

豫章作照紅鸞星，東隣西鄰醉卮酒，爲問新人年幾何，皆云六七十叟。我聞此言大笑之，道是木公與金母，枯楊生稊惟老夫，枯楊生華惟老婦，乃今白髮兩盈頭，不全怨耦真嘉耦，塗抹爭看媼母容，咳唾如聞獅子吼。天有春風必補全，巫山夢斷重尋君，不見方山道士八十時，面如桃花非皓首，又不見陳國妖嬈夏家女，雞皮三少能持久。尙合老彭八百年，抱孫之日渠還有。白頭人尙戀佳期，重着紅裙試畫眉，若合老彭年八百，此生何止抱孫時。六十新娘七十郎，捉刀我欲賦催妝，羨伊一齣風流戲，唱到團圓好下場。紅鸞星耀恰芳辰，筵席華堂飲黑賓，懼請新人扶杖出，腰彎容易拜媒人。髮落難梳鬢似鴉，薄施脂粉卽盤茶，少年拍手都根笑，如得天妻有幾家。

合歡枕上，忽然白髮如新，花燭筵前，亦相應視而笑。（繆蓮仙）

集杜自題行看子詩

男兒身不成名，身已老，看我形容已枯槁。忽忽窮愁泥煞人，偶逢佳士亦寫真。（謂季文園）丹青不知老將至，年過半百不稱意。意匠慘淡經營中，老妻睹我顏色同。側身天地更懷古，世人那得知其故。身長九尺鬚眉蒼，卓立天骨森開張。卽令倏忽已五十，悲見生涯百憂集。被褐短窄鬢如絲，獨立蒼茫自詠詩。（趙古農）

壬子元旦自觀小影詩

丈夫得志見諸事，時未至兮蘊其志，窮通之迹有殊途，行藏之理無二致。家存寶劍空存匣，澆以杯酒聊快意，

駿馬繫在柳梅邊，柳梅春至成錦地。鳳頭臄腹骨稜稜，向風長鳴徒自異。雖無鹽車促跼悲，難免駑駘一概視。懸跳老奴嫌久弛，待童又言苛不利。執藝成名古所悲，胡不降志爲墨吏。余云墨吏匪思存，愛役於人良不易。庭中兀坐觀箴言，常守家規不敢置。時常椒酒豔芳樽，肇慶三元景色萃。憑几撚鬚看胎仙，不飛不鳴與我類。回想當日翩然來，值余湯餅筵初肆。隙駒荏苒七旬餘，心無機巧夫何愧。命中多火喜逢毛，今年壬子木相濟。弓裘劍馬尙依然，未識藏器何時試。鼓掌大笑語令威，丈夫誓奮灑池翅。(曾大齡)

睥睨傲岸，卓然想見其爲人。(繆蓮仙)

蓉賓遺草詩

少年才轉瞬，老志欲何爲？講學青氈破，窮經白首垂。事猶談古處，文不合時宜。願得如梁灑，龍頭屬有時。(老儒)

他鄉如故里，終日滯天涯。茅店幾番主，芒屨到處家。挂帆春放擢，解鐸夜停車。屢失歸期約，能無感歲華。(老客)

白首已全禿，凡心亦盡除。記珠拈處滑，經卷諷時疎。古柄勤常補，餘蔬懶自鋤。相逢舊檀越，攜手話當初。(老僧)

此老七旬近，鬚眉皆皓然。看人全不見，顧我獨相憐。奔走萬餘里，依棲四十年。每逢來後輩，常說主翁賢。(老僕)

憔悴綠窗前，空拋二八年。風流惟自賞，月老竟無緣。細雨瀟瀟夜，孤燈暗暗天。落花看又盡，顧影倩誰憐。(老女)

對鏡一長嘆，風流曾幾時。閱人亦各略，白首總淒其。歡笑虛前約，恩情誤後期。憐他心不死，又買倚門兒。(老妓)

梁上營巢燕，檐前釀蜜蜂。芙蓉香未逗，芍藥態增濃。(六齡作)

風折櫻桃枝，枝上珍珠落。疑却金彈飛，驚起雙青雀。(七齡作)

幾叢新竹傍書寮，點滴塔前露未消。莫笑扶疎三四尺，枝枝盡是鳳凰毛。

雲門伯父而試鳳尾竹時八歲。(附紫華姊貽簪挽詩)一卷遺詩讀未完，撫心先已覺心酸。可憐紙上金荃句，當作塔前玉樹看。短夢寥寥欲絕，長吟雜雜聽應難。此才妖折天真老，常背雙親淚暗彈。扁舟盡日望齊

昌才到齊昌爾卽亡，玉貌不隨文壽世，詩箋空與骨還鄉，白頭慘切春寥落，紅淚欄杆夢渺茫，可惜未酬聰俊志，湖危猶說斷書香。（附玉華姊貽笈挽詩）愁魂何處覓幽魂，夢斷梨花夜閉門，曉起開箱檢遺稿，淚痕濕透墨花痕，拈花爾赴列仙班，知入芙蓉第幾山，轉似山陰孔巢父，長留詩卷在人間，讀弟吟餘稿，拈毫涕泗流，可憐冰雪性，埋骨在梅州，稿存人已杳，一見一悲吟，何堪嘔血字，化作刺腸鍼，割我親心肉，喪爾人如玉，一隔萬重山，哀哉五花木，母喪弟不壽，弟文金石聲，金石垂不朽，卽是弟長生。

人不壽而詩文壽世，視庸庸享年者，相去萬里，又何修短之有？（是軒嵇致亮）蓉賓公子生有異才，竟不享年，視李長吉少十歲，可哀也已。（村巢宗承勳）仲柘庵先生振履，泰州名進士也，詩文詞曲，傳誦四方，書畫亦妙絕於時，出宰粵東，歷任繁劇，卓著政聲，公子蓉賓，幼極穎悟，爲祖母太宜人所鍾愛，六歲能詩，日與諸姊唱和，隨任未幾，得咯血疾，辛未元旦暮，忽解衣投父懷，曰：『太宜人至矣。』跌坐誦文昌化書而卒，年十七，玉樹早凋，惜哉！當蓉賓生時，孺人夢梓童神命於童子十餘人中，擇一爲子，乃負雲巾綠衣者歸，卒之夕，長姊紫華，若見蓉賓立雲端，執芙蓉相視而笑，驚寤，正其卒時也，聘田氏女，年相若，先一歲迎入署，未婚，女誓守以終，尤可敬也。蓉賓有詩文遺稿二卷，予哀其秀慧而遽赴修文，因刊數詩以傳。（繆蓮仙）

海天花分唱詩得千首 零三韻

話到投荒各可憐，愁心聊復寄詩篇，神交得證三石生，韻事分題五色箋，中散遺音琴再鼓，都官偶感譜新填，（嵇是軒先生以鄭板橋大令詞屈指千秋青袍紅粉多少飄零骯髒十四字集詩人分韻）青袍粉紅無窮恨，何處茫茫問大千？一笑司勳鬢改青，揚州臘夢可曾醒，買來綉佛三千線，挂盡憐花十萬鈴，眉語已教通脈脈，心盟兀自惜惺惺，鍾陵忍唱江東句，名士傾城掣淚聽，滿徑蓬蒿戶久扃，年來旅食感凋零，難糊數口頻呼癸，不

值分文枉識丁（士葵辭六縣公請之聘）春晚芳蘭吟楚些，秋江搖瑟弔湘靈；片雲釀就催詩雨，撚斷吟鬚筆乍停。（劉士葵）

淒而黯，當命小伶周雙鳳微醉後，含情凝涕，緩緩歌之。（是軒嵇致亮）如聞棧道雨聲。（葆南葉觀）心香先生，閩中名士，辛酉翰林，出宰廣東歸善縣，勤明慈惠，譽播邇遐，罷官之後，詩名益重，觸手皆春。庚辰夏，余重晤先生於嵇，是軒之懺意齋，唱和成帙。今錄三首，讀不值分文枉識丁句，我輩無不泣數行下。（繆蓮仙）

鞋杯詩 并序

杯以鞋傳，空中有色，鞋爲詩杯，詩裏多香。楊廉夫唱之於前，何孔目繼之於後，今夕何夕，未免有情，憐卿愛卿，誰能遣此任下士聞言而大笑，倘雅人對酒則當歌。（黃崇幹）

足下情深獨拜嘉，酒籌輕折牡丹芽，半規親月涵清魄，一隊游魚賡落花；筠籜出林餘綠粉，芙蓉無語暈紅霞，色香並味兼三絕，入眼先教量倍加。

清雅宜人（繆蓮仙）

贈女小玉校書詩

前身准定是名姝，豈止花顏與俗殊；一股紫釵千載恨，今生莫嫁李君虞。我心已是沾泥絮，卿貌纔如出水蓮；共感風塵十七載，相逢那得不纏綿；酒闌分手太匆匆，細雨丁寧兩頰紅；小艇蕩搖人醉醒，香來總是隔江風；姣小能承阿母憐，栽成樹子待搖錢；飛茵落溷渾無定，開到梅花又一年。

我見猶憐（巢阿趙古農） 鐵石心腸，梅花解賦，雨香亦宋廣平之流亞邪？（繆蓮仙）

落葉詩 有序

秋夜無聊，擁衾欲臥，寒夜蕭瑟，有夢難成。而窗外鐵馬丁東，半雜落葉，因作落葉詩，以遣愁魔。何處聲喧萬頃，送來枕畔，夢魂勞，風從江堦吹羊角，客訝船篷走蟹螯；未許寫經清到梵，空傳頌橘感同騷，恰當處處衣成候，深夜無人動剪刀。此番作賦亦空談，欲繪秋林筆未堪，一拍似曾分緩急，沓來那復辨西南，敲窗多比銜泥燕，點箔輕於就食蠶，年夜山城寒柝裏，何人肯爲笛吹三。丹黃無復映明霞，暗淡山顛與水涯，秋色半歸樵子担，霜痕直入酒人車，怪他滿徑飛蝴蝶，檢取新詩餞菊花，聊聳吟肩傲郊島，不嫌寒瘦手頻叉。渭北江東景不賒，一般疎雨萬人家，登樓有句剛停筆，乘坎何神已下車，且暫收場讓松柏，好從歸路慰鶯花，榮枯本是尋常事，掃雪全烹雀舌茶。叩門無客夕陽斜，舊日葱龍總莫誇，着地不堪枯似草，迴風也自舞如花，憑將老幹棲寒雀，現出紅樓接晚霞，昨夜有懷隨夢到，秦淮東岸故人家。綠少黃多亂撲帷，年年景色自推移，抱留不得蟬先去，藉庇難終鳥始知，高閣幸無遮眼處，長林喜有出頭枝，偷閒擁篲開三徑，看取春風及第時。（葉天培）

淒淒切切，滿口蕭森，讀之又添客愁幾斛。（繆蓮仙）

贈蓮英女史詩 有序

珠海遨遊，經五年矣，尋花問柳，頗負春光。茲將有燕市之行，偶作踏青之會，因偕課軒雨亭小芸玉溪立三諸君，泛舟花地，訪蓮英女史於近楊樓外，喜其蛾眉淡掃，別具丰神，一曲琵琶，真絕調也。賦詩留贈，亦柳情笛思之遺意耳。吳江）

佳節尋春泛水涯，寒簾一笑識兒家，分來瓜步雙鸞月，占盡珠江兩岸花，盈海風光移畫舫，滿腔心事託琵琶，

與卿同嘆知音少，一刻千金買歲華。（蓮英女史揚州人居章江十載辛巳二月杪始度嶺來）閒情無限入歌聲，甫別吳山又粵行，自嘆紅顏獨遺世，悔從白舍一從卿，向余羞訂三生約，爲客難消萬種情，明日天涯別知己，雨絲風片聽黃鶯。（吳江）

春颺別後寄此，錄之以誌相念之情。（繆蓮仙）

戲詠煙筒詩

凌煙當日有遺材，噓植氤氳亦快哉！半枕美人尋夢去，一鉤文士釣詩來；雲中覓藥層翻碎，火裏吹蓮頃刻開，可惜辟寒香幾撮，辱他如廁煖春臺。（馮立卓）

此補梅先生少年作也，詞意巧不傷雅，詢爲才人之筆。余與先生神交而未識面，辛巳初夏，茲編已付梓人，因於先生寄稿是軒手書，見中有廣寧已將瓜代，蓮仙又有失館之虞云云，知先生之愛我者深矣。惟時適檢得是詩，亟刊之，以誌知己之感。（繆蓮仙）

竹夫人詩

采葛成衣便作村，勝他歌舞在長門，湘江冰雪裁爲骨，渭畝煙雲化作魂；管取紗廚銀燭冷，試看春日碧筠存，滌煩却熱生來性，合與幽閒一例論。不矜尊寵不矜妍，心地無塵卽是禪，影自玲瓏宜月下，涼尤蘊藉在風先；但教色澤如紅拂，何必眉亡似絳仙，聊插素心花幾朵，夢殘香細亦卿憐。立雪當風品格清，林家有婦本同庚，合歡索自端陽節，連理枝從巧夕盟，種壁五雙人未老，聘錢三百采從輕，借他夜夜傳青鳥，引入簷簷谷裏行。芙蓉枕上漏聲遲，正是橫陳不語時，雅致久從花外見，閒情多許夜來知，好將名號推妝閣，未把姿容屬畫師，妾

最關心淇澳水，幾番全夢肯分離？
除却明妃別有村，被人催嫁出籬門，眼前青色景如許，林下風規節尙存；姿態自然無俗骨，水雲多半是香魂，花南北視題詞客，莫作尋常粉黛論（疊前韻四首）
爲貪清淨卻來遲，弱質曾參玉版師，剩有虛懷如昔日，絕無假館似今時，情殷紅藕開花約，夢許輕羅小扇知，消受年年長夏樂，此生相守莫相離。
不伴行仙伴睡仙，怡神常在物之先，夢回蝴蝶涼猶嫩，汗透桃花暈亦研，宵未抱衾愁恃寵，食因無肉瘦堪憐，甜鄉本是華胥國，悟徹空空學老禪。
十二巫峯放浪行，何如身傍此君清，柳枝桃葉休相妒，月帳風帷好訂盟，展簾不妨三尺闕，着衣端稱五銖輕，稚川多少兒孫在，一笑無須羨夢庚。
四扇窗雲掩映間，大家風度本幽閒，曾經著史爲名簡，應自能詩教小鬟，改爾尊稱黃魯直，記卿貞節白香山，三更燈火勤相守，珍重郎吟玉笏班（石書宜竹夫人）
借榻棲身始覺之，吳都空自賦檀欒，青油幕捲風偏細，紅藕花開月又圓，多謝關懷人觸熱，幾經調護各平安，五湖何日子歸去，檢點琴書與未闌（石旅館竹夫人）
遠公睡覺動長吟，涼到雲龕夜漏深，明鏡無塵空法眼，曇花有夢證婆心，客常過院相諧謔，袖漸穿胸孰補紉，可憶蓬山風折處，一聲鐘磬起清音（石僧房竹夫人）
自從沈醉出蒼簑，偶被攜來錦字坊，買笑黃金情太熱，完貞青玉性偏涼，十年依舊揚州月，幾度曾回刺史腸，蝴蝶蘧蘧休錯認，箇濃不比楚蓮香（右妓院竹夫人）
冰雪聰明，風流自賞，後四首雙管齊下，更巧不可階（繆蓮仙）

煎堆詩

笑將輕薄驗鄉風，一派油腔到處同，安得規模如許大，不堪滿腹意全空，煎來輾轉工何巧，堆就團圓體亦豐，
却遇賣柑人覷破，并無敗絮在其中。一丸薑粉雜飴糖，鼎鑊無端沃沸湯，形較鏗鏘輸內美，品齊餽饌欠中藏，
浮瀛作體原無質，吹氣成毬別有方，任爾盤匱盛藥纍，早知聲勢總虛張。牢九會同列几筵，此公何事獨龐然？

算來情薄神先假，想到心空計自圓；
餬口妨吾胸磊磊，象形稱汝腹便便，
輕飄軀壳虛無力，或恐隨風滾上天。
肉化肌消僅剩皮，即全畫餅一充肌，顛頂世事終多偽，
膚廓文章最不宜，抱影未沈堪作具，
贅瘤已落不須醫，內廚菓館知多少，
如此欺人亦大奇。客途已自愧空囊，
對此資益感傷，皮相錯教憐美滿，
腹朽怪底費商量，椰雖不實猶生酒，
瓜亦曾浮究有瓤，信殺嶺南饒異味，
幾回圈套又親嘗。乾餼失德被鳥知，
過去無心且恕之，夢醒黃粱原是幻，
色迷紅粉亦嫌疑，不堅欲擬琉璃脆，
其勢真全繫卵危，請據東床啖胡餅，
箇中滋味莫延垂。命名強欲借胡麻，
作俑無疑自歪家，四面圓光皆客氣，
一番投贈半虛花，膏流正壓銅盤膩，
膜視非關肉眼差，極意包荒包不得，
空空妙手寄生涯。愈能奸詐愈糊塗，
紙薄人情有若無，未必一元含混沌，
徒然依樣畫葫蘆，煉形已識存心胖，
下箸還憎作法麤，我學題糕劉夢得，
何妨撚斷幾根鬚（余欽）

仙）
即小物以勵風化，菩薩之心，才人之筆（韞石陳瓊）
煎堆一名麻蛋，以麵作團，炸油鑊中，空其內，與麻球相似，大者如瓜，粵中年節及昏禮皆用之。半眉久客嶺南，
落落寡合，詠此以寓諷刺，正不徒賦物之工。（繆蓮

感舊詩

海珠西畔海新填，步欲凌波骨欲仙，
挂席風前圓好夢，墜綃天上證奇緣，
漸看梅放如人瘦，長恐春歸占客先，
十載湖州成約在，重來休負杜樊川。
燈窗相憶晚瀟瀟，袖薄天寒不自聊，
金粉情誰償舊債，煙花憐爾度春宵，
風中翦絮飄難定，雨後天桃豔未銷，
舊恨漫勞親口說，說時香頰暈紅潮（黃玉成）

無題詩 井序

側聞桃葉，生長比鄰，遂有柳枝，低徊若叔。紅樓向晚，隔雨相望，錦字從朝，因風恰墮。洵美人之自牧，宜公子之多情。旣而鸞鳳各飛，鴛鴦相闔，畫簾塵鎖，捫無手玉之痕，朱檻苔封，唾有石華之色。爰傳豔段，曲寫迷愁，鬪海上之逢君，徑尊前之遺我。僕也狂非小杜，病似維摩，嚼蠟橫陳，那得替卿垂淚。拈花微笑，不妨對佛。掀髯，聊綴四章，更傾三雅。

小牖蠶眠五色絲，惹儂雙眼也迷離，美人生日花相見，公子來時燕未知，宛轉三心鈎畔月，縱橫一角劫邊棋，塵寰若遇司香尉，吩咐金鈴好護持，兩家生小相鄰並，開後紅窗細細開，曾見折花調紫燕，爲憐騎馬弄青梅，年時潮女春愁長，身世參商噩夢來，一霎香蘭迷處少，鴛鴦題上首重回，駢馳風懷取次增，語長情重牡丹癡，若爲蘭氣能薰蝶，猶幸瓜時未點蠅，一曲銷魂無綠綺，三生纏臂有紅繩，蛾眉十萬從君選，我已連宵夢立冰，五色櫻桃窗外花，啣殘春鳥未還家，此情只待成追憶，有夢何堪再認差，白傅恨翻銀鑿落，崔徽羞展玉鴉叉，焚香且辨新工課，若向天邊怨綺霞。

誰能遣此（繆蓮仙）

■ 月夜攜姬人賞菊詩

約來三徑共盤桓，綉地霞天夜未央，難得好花兼好月，肯教閒煞碧欄杆？一痕花影上蘭衿，爲揀幽枝緩步尋，折得雙花怕郎見，不教親手替儂簪。狀元紅映御袍黃，百重仙葩各自芳，却笑閨中小兒女，佳名偏愛紫鴛鴦。小閣爐烟斷水沉，月華霜影思愔愔，詩成恐被黃花笑，細屬如花莫朗吟（黎朝錫）

韻人韻事，柴桑無此風流（繆蓮仙）

■ 春游戲仿迴文體詩

夢筆生花 後集

天連遠水養花時，勝景芳情自寫詩；煙鎖霧桃紅片片，霧籠隄柳綠絲絲；泉飛亂石寒拖練，酒賣春風暖颭旗，年少樂游佳日永，芊綿草長路旁池。（張寶）

仙槎先生工詩，尤善畫，壯游五嶽，徧覽天下名山大川。自繪泛槎圖，并所歷諸名勝，各系以詩，一時公卿大夫題詠成帙，已梓行矣。此詩乃少時之作，讀之殊覺妙義環生。（繆蓮仙）

秋情詩 并序

戊寅七夕後七日，涼雨新收，明月在牖，花癡筱香兩居士過訪，煎茗唱和，愁病俱忘。率成四律，用酬殷勤。繆蓮仙之意，並以慰小喬烏蘿松柏之頌云爾。（壽芬女史）

柴門久已謝塵塵，綠水還通問字津；半榻茶煙消永晝，一簾花影證前因；秋心常抱年來恨，藥裏纔離病後身，今夕與君談往事，西風幾度暗傷神。對月清談坐一樓，茫茫身世等浮漚；埋花枉費三升淚，學佛應拋萬種愁，未必有情皆化石，可能無恨對牽牛；拚將今古酸心事，寫入新詞句亦秋。幽居祇在小樓中，伴我孤吟感候蟲，倚壁燈殘聽夜雨，捲簾骨瘦怕秋風；途窮眼任他人白，春老顏催去日紅；一曲琵琶彈不盡，請君高唱大江東。愁顏不覺爲君開，坐久頻斟茗數杯；檻外雨聲收暑去，袖中詩草帶秋來；風懷劇愛清於水，病骨誰憐瘦似梅；姊妹花今半零落，願君好把一枝栽。

一唱三嘆（繆蓮仙）

天香女史七律詩

懶持冰鏡赴妝臺，愁鎖雙眉尙未開；眼底淚痕偷拭去，腰間瘦影怕窺來；千條亂髮迎風柳，一片離魂映水梅，

已把寸心藏舊恨，恐牽新恨露香頰。（愁對鏡） 一夜寒風入綉幃，懶開蠶篋覓新衣。繡來襟領寬難窄，減却肌

膚瘦不肥。着睡無花空拂袖，迴文有字枉成機。婕妤執素今猶在，共爾同嗟心事違。（懶穿衣） 一朵鮮花墜苑

邊，吳人輕踏淚漣然。生來玉質原非易，妒煞香魂實可憐。此際却紅難上手，當時索笑枉挨肩。無多春色呈嬌媚，

剩有丹心帶露眠。（依踏花） 長亭弱柳不勝春，偶拂游鞭惱殺人。倚檻幾回空曳影，臨風一別遂銷魂。飄來翠

帶容猶媚，沾上青袍色尚新。到底不歸隋苑去，欲承雨露也無因。（嘆拂柳） 淒淒切切總關情，知是昭君出塞

聲，入耳不聞音靜好，動人惟覺怨分明。絃從初辨腸先斷，曲到將終淚易傾。千古紅顏多薄命，漢宮遺恨未能平。

（聽琵琶） 明月清風廿四橋，玉人樓上坐吹簫。音傳折柳將誰贈，韻譜求風我爲調。秦女昔年曾跨鳳，坡仙清

夜欲凌宵。近來琴瑟多專一，惟有參差破寂寥。（問玉簫） 綠綺情深下鏡臺，臨邛曾訂百年來。知君此日長忘

舊，恨妾當時苦愛才。春去碧蘭新漸淡，烏啼紅樹老相催。茂陵書在歸何日，懷抱於今尙未開。（文君怨） 撥盡

琵琶恨未終，離情千古與誰同。冰魂總是悲殘命，玉貌何曾怨畫工。鄉國歸雲隨夢白，關山別淚濕衣紅。可憐塞

上今宵月，一片寒光異漢宮。（昭君怨） 黃昏絡婦自纏綿，滿腹絲抽斷復連。縱使無針堪引線，何愁有桂不撐

天。層層幻境憑空結，寸寸愁腸踏實牽。最是春蠶誇得繭，祇從葉底日三眠。（詠蛛網） 喬林高處一蠶成，風雨

攸除夢不驚。此後殷勤思鬻子，當前拮据自披荆。識能避歲憐渠智，義可通烏羨汝誠。信是夫人能比德，蠶斯麟

趾自盈盈。（詠鵲巢）

七律十章，與後七絕三十首，皆雙管齊下，語語從肺腑中流露出來，幾不知是淚是血，不忍讀，亦不忍不讀。

有才無命，千古同悲，卒之黃土香埋，青衫淚濕，吾爲天香惜，又不僅爲天香惜也，可慨也夫！（繆蓮仙） 天香

女史，卽黃瓊蘭也。（太忙）

遣悶戲爲宋人體詩

夢筆走花 後集

得道堪憑慧業，美官不過多錢，待來腰下雙綬，輸卻山中一眠。署中對人冠帶，長日據案鞭笞，等是人間惡趣，一行作吏兼之。上界亦煩使令，名山自足清涼，神仙有分猶懶，六月驅車不遑。一官一邑，憂世，淮北淮南，九陽，十九峯前，啖雪，六千里外思鄉。（沙琛）

獻如先生，滇南太和名孝廉，作宰安徽，所至有政聲。署蕙邱時，以失察逆倫案，擬發軍臺。凡向任懷遠、懷寧、建德、六安各州縣士民，先後籲懇，代繳銀贖罪，邀皇恩免戍，其居官之得民心如此。先生與予友王晉堂交善，晉堂以拙刻呈教，先生極稱賞，適歸舟將發矣，隨取自著點蒼山人詩鈔七卷、皇仁輿義啣感錄一卷見寄，并寓書於予曰：『昨日在於王晉堂五兄處，得先生文章遊戲二編，一釋旅愁，知海內正多奇士耳，惜匆匆將行，無由識面爲歎。肅泐布懷，拙稿四本，順呈一粲，冗中不及悉談也。』云云。書至，予幸知己之有人，益嘆知己之遇而不遇，因刊數詩於茲集，以誌勿諼。（繆蓮仙）

蔡烈婦詩

廣中別駕閩中李，名曰光瑚，妻蔡氏，夫也飄然長逝矣，未亡人乃從容死。

生同年月不同日，死竟全時遲片刻，熱血滿腔神鬼泣，烈哉如此真奇節！

李君亦珊，福建閩縣人，其年未三旬，出爲廣州別駕。以幼弟故，不獲順於親，自甘涼解餉歸，抑鬱成疾而卒。安人蔡氏，全年同月生，惟不同日耳。無子女，卽於是日冠帔堂上，并向城隍廟行香，畢拜遂自行縊焉。署中請亂，有本衙韓諱在羣，號升之，杭人，降壇云：『陰間舉忠良職官爲守土神，今李公爲南朝散班大人，蔡安人在署成仁，管理舊日在廣州府事，有節烈者。』噫，正直爲神理或然與？（蓮仙）

觀劇無端見玉姿，空教今日悔當時；夜情只解花堪折，到此何從覓故枝？尋春爾日太匆忙，自信溫柔別有鄉，詎料藍橋難踐約，看他紅杏隔高牆。記曾重力喜相陪，情話依依未肯回；還道寒修容易託，莫嗟無路到天台。緣合由來有宿因，絲牽月下豈無人？世間儘有桃源洞，不少劉郎去問津。多情怪底轉無情，枉向深閨共品評；終使樊川成薄倖，只從魂夢喚卿卿。天香國色洵無倫，一轉秋波便動人；恨煞江心波浪惡，不安漁父釣金鱗。問姓因呼黃四娘，憐伊豆蔻尙含香；西風一夜吹來急，柳綠凋零色變黃。未佩秋蘭體亦香，那堪牛女作參商；星河無鵲何山渡，偏是良宵分外長。每慚知己訴衷腸，路斷巫雲暗自傷；從此春風消息杳，難忘一曲杜韋娘。新詩一讀一沈吟，此恨難消似海深；漫說名花堪別采，蕭郎無復舊時心。（陳舒堤）

懷集黃瓊蘭女史，華亭聘爲篋室而未娶，女史貽書促之，予已刻入三編矣。後事終不果，女史復以自著天香集詩，浼王瑞閣寄華亭，瑞閣賦詩十首紀其事。華亭和元韻感懷，情文相生，自寫其莫可如何之况。予於庚辰歲重遊廣寧，華亭持此詩見示，予因附刊四編中，爲華亭惜，尤爲女史悲也。（蓮仙）

天香女史七絕詩

見說天心欲放梅，百花頭上望先開；春風待久無消息，枉我巡檐索幾回。（探梅）日傍未樓起復眠，千絲萬縷爲誰牽；章臺別後空留恨，辜負青青又一年。（問柳）自少遺金谷，栽今朝玉蕊，喜將開；早知難入才郎手，無賴春風枉惹來。（惜花）玉欄杆外草淒淒，淒遍前村長短隄；願爾引開盤馬路，莫將春恨惱深閨。（憐草）一雙雲雁月三更，羨爾雌雄相對鳴；倘許寒鴉飛作伴，願如行裏弟隨兄。（聞雁）南陌風和二月天，金衣公子舞翩翩；卿家喬木尋常事，我在深閨十七年。（盼鶯）久稱五德具雄雞，那有雌聲半夜啼；雌欲鳴時雄已唱，祇驚野鶩恨孤棲。（聽鷄）池裏鴛鴦交頸游，主人放鴨伴中流；鴛心妒向波間逐，鴨自呼名恨不休。（放鴨）朝

看玉燕去揚揚，薄暮依然宿短牖；此日新巢猶未就，怎拋舊壘下朱樑（詠燕）
一鑑池開半畝餘，朝朝暮暮躍雙魚；偷將魚腹分明望，不見中含尺素書（觀魚）
終古蟾光鑑碧天，不能無缺復無圓；如何我老中庭望，縱使將圓也枉然（望月）
燈花報喜總無靈，夜夜蓮枝對我青；剔盡寸心腸欲斷，添來殘蠟淚同零（挑燈）
無端閨夢總難成，起向階前拜小星；若使衾袖儂得抱，何妨長此賦宵征（拜星）
街頭問卜費金錢，欲問難將心事傳；縱得爻占歸妹卦，那堪未濟在終篇（問卜）
睡眼朦朧忽着驚，似聞郎語喚卿卿；百年好事原如夢，何必夫君太用情（驚夢）
香鬢粉翅目爭窺，惟有花心總不移；一朵鮮紅今宛在，空迷魂魄去遲遲（罵蝶）
一片無瑕白玉妾，昔蠅何物敢侵之；輕將拂子當空索，早向塔前驪尾馳（逐蠅）
爲慕腥羶日來，且貪香膩上妝臺；此香不與凡香伍，兼有芸香辟蠹材（防蠹）
豹脚飛窗有所思，晝潛昏出實堪疑；儂將羅幕將心閉，任爾嗶呼枉自悲（憎蚊）

閱觀魚以下數篇，知人情所不能無者，聖王弗禁，此標梅般雷諸什，所以列於正風也。閱罵蝶以下數篇，知人事有所不容有者，國法必嚴，此雀角野有諸什，所以亦列於正風也。蓋貞婦思夫，分所應爾，淫奔苟合，何醜如之？此吾友陳鹿圃已舉其大凡矣，予則莫贊一辭。（繆蓮仙）

冬夜倩竹夫人侑酒詩

棹前溪訪戴來，柴門且喜叩還開；請君莫喚蓬頭婢，煮茗何如暖舊醅？
誰家曲樹曲翻新，烘盡銷金帳裏春；爾我天教寒澈骨，當筵合倩竹夫人。
曾說林間舉鶴觴，西飛白日太匆忙；低聲借問卿知否，可伏蓮花憶六郎。
樽前酒剩三杯綠，席上燈挑一點紅；玉蕊瓊英齊着色，此君相應更玲瓏。
歡呼自戰氣如雲，酒國詩城各建勳；和是洪園多出箭，故教娘子賣前軍。
相倚相偎夜未終，者般奇興少人同；簷前贏得梅妻笑，爲道先生太

熱中。

冬夜宿酒，在竹夫人所夢想不到，亦可謂生平遭際之奇。（繆蓮仙）

贈鳳采女校書詩

通辭無計託微波，自是年年別恨多；殘月曉風楊柳岸，叫人那不憶西河？
金縷提鞋一响，樓頭頻唱海棠開；竹皮篋子瓜皮艇，無恙風波我再來。相離難得又相逢，多少悲歡細語中；不識是恩還是怨，向人撩鬢話匆匆。只解風波不解繫，紅塵常怕誤青春；十年舊約重商略，可奈樊川最負人。盈盈碧玉破瓜時，爲惜娉婷故嫁遲；花裏閉門春不管，留將青眼却誰知？疑花疑霧兩溫存，莫辨啼痕共粉痕；惆悵空江天破曉，未曾真箇已銷魂。舉止矜嚴性格柔，夫人欲學未全羞；芸窗霧閣紅橋路，羨汝琵琶數部頭。十三學得琵琶成，早上青樓博盛名；猶憶酒香人語細，清歌檀板太分明。正圍翠袖寫烏絲，綺語全刪始是詩；扇影人情圓一樣，莫拋紅豆惹相思。江千黃竹女兒箱，好貯桃花扇底香；何事近來心覺怯，劇妨捐棄在秋涼。

鳳采小姬，水榭中尤物也。善歌，尤深於情。一時有多情小鳳之目，暱之者不少。惟與練如交最深，余於珠江畫舫錄中論之詳矣。小詩十章，練如屬余書團扇贈之，深情曲折，彼兩人難言之隱，於此盡見。詩之工拙，余復何敢再措一詞？（支機生） 佳人難得，我見猶憐，江管情深，真欲喚奈何矣。（巢阿趙古農） 黃絹幼婦之詞。（繆蓮仙）

水南本事詩

珠江水上水如措，小艇瓜皮一字排；探得郎來好消息，誰知潮信未應乖？
潮順翻教逆打槳，扁舟如鳥翦江

翔黃頭卽是黃衫客，慣送伊人水一方。（過江小艇逆槳如駛，熟知某客某姬交好）臨水雙開白板扉，風廊月榭笑聲微；傳呼挂客羣花出，蜂蝶喧喧打一圍。（諸姬見客謂爲挂客，客有見而卽去者謂爲打圍）壓頭簪遍素馨花，南漢風流記內家；莫漫揚州說鄉貫，託生半在玉鉤斜。（諸姬多屬廣州維揚絕妙）開燈移近合歡床，（院中吸洋煙呼爲開燈）小語喃喃話老襄（諸姬所交好者爲老襄）比似蓮花頭並蒂，脣梢雙遞碧筒香。桃根桃葉鎖相憐，小字呼來上口妍；浪改小同名作老，同行同字又同年。（諸姬凡年庚名字爲排行相全者相呼爲老同）鄭小同漢明帝時人，晚廚傳語喚開台，（院中呼排席爲開台）玉梳移檣到綠船，費到萬錢慵下箸，一揚拇戟賭雙杯。（諸姬不輕吃菜，每拇戰以五拳爲度，侑酒必取成雙）鶯鶯燕語選來尖，談笑何妨戲謔兼；暖逗春風虛滿坐，圍香勝似夏侯廉。六么嬌媚唱雙娥，一曲江州奈老何？檢點青衫餘別淚，不堪重聽木漁歌。酒闌萱寇和檳榔，噴出瓠犀別有香；不信餘甘分老缺，背人掩袖遞檀郎。三生密締幾魂銷，花遜能言玉遜溫；安得青蓮棧欲遍，女床山亦有長門。財可通神語有之，門公地主要冥資；紙錢滿把香盈束，亞叟三更放鈔時。（諸姬房中各供門公地主，每三更時呼亞叟焚香燒紙錢，畢始閉房門謂之放鈔）諸姬所使喚者爲亞叟）徐別銅荷一種明，絮談不覺夜涼生；殷勤半臂教儂着，分得衣香染子京。夜析微聞紅幾敲，匆匆送別最無聊；笑伊一種溶梁客，那解千金買此宵（賈客五鼓院中五鼓卽別去）三竿日影映窗紗，尙帶微慳睡眼斜；却怕阿儂愁內熱，銀匙親點杏仁茶。凡新接之客早起必進杏酪）金窩可有債台無，大腹人來意氣初；忍把纏頭先買笑，賈胡不是魯秋胡。虔婆領袖號司頭，牙爪紛如食客投；更比孟嘗好難狗，屐聲囊裏抵重籌。（虔婆呼爲司頭，院中令者戲呼爲龜爪，入夜屐聲不斷以當巡更侵曉始息）靜夜銅爐爇麝香，紙錢五色正飛灰（諸姬每燒夜香，默祝心願，偶遇有狂客則焚五色紙錢以禳之矣）靈符卻仗蒲葵扇，卽比清風習習來。（諸姬供以大葵扇於密處，聞禱自都城隍者或約而未來，或久而不至，扇之立驗）珠蘭金桂玉簪兼，幾陣香風入

畫簾；轅却賣花人福分，朝朝容易伴香奩。桃符新歲剪來鮮，蓮炬生花篆鼻烟；鳴了銅鈺宣爆竹，堂前元寶正開筵。（元日遊院中者門外鳴鑼放炮以迎房中燃燭焚香以待堂上設宴相賀者爲元寶酒）曾記孟蘭建道場，齋心私荐女兒香；一天新月無顏色，萬點燈船夜未央。（院中七月設盂蘭大會商客結燈船從沙面蔽江而下最爲大觀）瓜邊李下鎮猜嫌，莫把新歡問故知；儂似鶯鶯似棧，此生留戀忍相離。（客有舍所歡而他眷者號爲跳槽）可憐飛絮又飛花，回首章臺景已賒；生怕別船再傾耳，一聲聲是舊琵琶。盧家舊有鬱金堂，豔說雙棲玳瑁梁；畢竟白頭吟不得，也分野鴨與鴛鴦。（院中競羨從良多有不終者）幾多才子幾傾城，洛水巫山枉嫁名；博得青樓傾兩淚，低頭含拜孔方兄。

描寫殆盡（繆蓮仙）

贈愛鳳女史詩

看引

姬姓周氏，字愛鳳，行三，湖南辰州府人。戊寅冬，由漢江入粵，權寓珠江之南水榭，客下遷於老城之小東別館。方其在水南時，余或覲面失之，而不失也。歲宴無事，物色忽加，念奴一聲，魂銷而別。今春人日，始定情焉。性好俠，愛雅淡，粉白黛綠，泊如也。終日時聞笑聲，然至談吐風聲生，心胸雪亮，名爲好女，實則留候。常於酒闌人靜，追敘墮落根由，不禁淚涔涔下，以爲妾終必擇人而事之耳。不然，不入鬼門，則入空門，確乎不可拔也。噫！斯言也，能毋憶我增江東之嘆也哉！夫桑中之約，一宿難淹，而石上之盟，三生有定。彼長卿蜀市，小杜湖州，吟空矢於白頭，陽已成夫綠葉耳。卿看合浦，當年尙返明珠，儂卽天涯，他日定尋故劍。詩曰：「心乎愛矣，豈不謂矣。」此十六首所爲託賦也。昔蘇長公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限韻，而予則弁其字於各首之上，重其字與抑重其人與，蓋將終身誦之，以贖覲面失之之咎乎！

七情那復愛能消，小字呼來口亦嬌；我本愛根生結就，爲卿魂魄十分銷。愛卿態度倚春風，臉際緋紅尙綻紅；記得相逢人面處，去年曾在此門中。愛卿眉樣好添圖，一抹遙山淡欲無；莫笑風情京兆減，尙留匿筆未曾枯。愛卿盼睐更情多，銀海光搖豔豔波；拚拭杜陵雙老興，好花怎忍霧中過。愛卿雲鬢掠雙鴉，鏡裏妝成映月華；幾度水晶簾下看，釵頭替帶素馨花。愛卿素手玉纖纖，粉盒針箱懶去拈；如此麻姑長指爪，最宜癢處試葱尖。愛卿蓮蕊結跣趺，藕覆雙灣穩綉襦；偶一沈吟詩一笈，動衾翻落睡鞦韆珠。（沈芷生錄春詞句）愛卿鶯語譜鵲絃，不按溇陽曲可憐生；怕江州傾老淚，吉祥高唱太平年。（小調有太平年，每按弦鞦韆歌此曲）愛卿衣襖淡無華，荆布居然見大家；壓盡千紅兼萬紫，一枝高節占梅花。愛卿角來賭歡場，女伴相邀姊妹行；金葉格拈三十六，相逢暗喜比鴛鴦。（點子牌會者名喜相逢）愛卿勸客呼提壺，使酒生憎有灌夫；薄怒也難翻冷笑，橫拋星眼擲檀奴。愛卿茶飯喜家常，肉食人疑別有腸；何日蓬門借隱去，韭菘閒話菜根香。愛卿妙舌騁談鋒，能奪男兒席几重；我亦平生湖海慣，高樓合議女元龍。愛卿雙證去來今，石上因緣分外深；莫作於分司馬外，琴聲籀影兩銷沈。愛卿淨植本亭亭，說到淤泥忍淚聽；我欲攜樽觴陸羽，換形能否再通靈。（姬偶敘墮落情，況淒然淚下，爲說陸判事以慰之）濂溪家憶舊風流，小語吟嚶道姓周；諱却愛蓮因愛鳳，遲卿攜手上秦樓。（劉士恭）

心乎愛矣，言之不足，故長言之。（繆蓮仙）

沙面妓樓火災詩

并序

沈珠浦外，舊染淫風，拾翠洲邊，近饒慾火。託名蛋戶，公然卵色浮天，得意花林，早已蜃樓成市。一帶矮屏仄屋，亦做玻璃，半多跣足蓬頭，俱包錦繡。春花秋月，勾來游蕩之魂，暮雨朝煙，享盡風流之福。醉以卯時之

酒似曾口饜珍饈，學將子夜之歌，竟欲音諧律呂。誰又揮金如土，無非習慣奢華。天何疾惡如仇，必欲全歸灰燼。燃犀一照，鬼魅形銷，閃電雙飛，雷霆頓擻，散同鳥獸，可憐遭難之人，行彼網羅，或係前生之孽。請看沙面，堪嗟冷面無光，試問寮頭，其奈伸頭不出。惟望神仙設法，挽此頽風，偶因筆墨都聞，謫茲俚句。

會設盂蘭七月中，淫僧妖道煽腥風，夜深燒起如椽燭，照得紅妝分外紅。豈是珠娘慣惹災，樓臺寸寸盡成灰；如今樹倒猢猻散，一隻皮條艇不來。莫提衾枕與衣裳，珠翠花鈿共幾箱；借問砍來多少斧，忽然一炬便精光。焚惑星明照斷霞，愁看兩岸捲紅紗；羨他煮海真奇術，驚走三千母夜叉。紛紛搶奪總情真，難顧資財只顯身；明火自然該執杖，何須切齒恨強人。觀音山上炮連轟，水寨誰教用火攻；救命一聲齊着力，不妨叫破蠶隴喉。無聊一望竟無寮，河上逍遙興未消；風景可憐都殺盡，二矛空自插重喬。紅裙綠酒且高歌，猛火飛來喚奈何；幾箇迷魂阿官止，一時險做撲燈蛾。聲如鼎沸亂還忙，百物消沈未足傷；最是癡心兒不捨，一枝過癮舊烟銷。火坑難道怕翻空，身在糊塗醉夢中；玉石俱焚烟焰烈，何從覓救可憐蟲。繁華瞬息惡收場，莫謾驚狂蝶亦狂；分散同寮諸姊妹，杯花無復响叮嚀。沙場已笑久無沙，醉臥今看盡狹斜；慾海陡生三昧火，燒殘野草與閒花。火星照命怨誰何，從此掀翻豆腐鍋；典質已完私債緊，者番愁煞市頭婆。濃情正煖帳中春，威燄無端太逼人；多少乾柴和烈火，至今一播一顰眉。去年此處曾焦土，不道今年土又焦；自古金丹皆火鍊，銷金窠裏必須燒。一杯勸汝莫魂驚，消長盈虛理最平；世上癡人迷不少，劫灰化後定重生。

沙面數被回祿，此次甲戌中元夜也。（繆蓮仙）

書團扇詩

大安校書，以是扇屬蓮仙索余作書，蓮仙爲道其意。余感焉，卽成三斷句貽之，卽索蓮仙和章可乎？（王

行梅

能識青蓮卽是仙，更傳消息到梅邊；西窗挂起羅浮月，此意憐卿亦自憐！團扇擎來班婕妤好，簪花羞對茂瀘書；惟應迅掃紅裙習，林下清風使颯如。畫壁旗亭興已闌，玉釵多謝挂臣冠；從今綉佛薰香意，只把袈裟贈大安。

安卿喜文墨，知子與笏善，出團扇案書，笏舫賦詩以應。皆雅人深致也。予憶自己卯重陽日，醉後偶訪安卿，假寐妝樓，謬蒙錯愛，日成心許，流連久之。薄暮匆匆，旋情不能自已，爰書『春意三分因滯酒，秋波一轉最銷魂』，盈帖持贈，附此以記雪泥鴻爪云。

瞎子賣卜圖詩

世人盲心不盲目，先生盲目豈盲心？可憐終日街頭走，知己茫茫何處尋？一鐙一杖一三絃，只論陰陽不論錢；到底窮通參未透，今年卜過又明年。皂白青黃久不分，懶開雙眼見同羣；瞎人羨翻聾人好，不見何如總不聞。八門遁甲術無靈，半日山中酒易醒；安得似君諸事了，任人加白與垂青。

嬉笑怒罵，鬱勃淋漓（陀山玉成）感慨無限（繆蓮仙）

迴文詩

螺紅翠頰嬌生暈，粉蝶迴腰細躡花；歌罷欲愁春燕語，夢餘猶恨曉啼鴉。君憶我如雲亂絮，我憐君似霧蒙花；熏衣汗褪紅香麝，脫鈿金搖翠鬢鴉。（王衍梅）

圓轉如環（繆蓮仙）

鴉片八詠歌

截竹爲筒如許長，無端濫用錫銅鑲；分明一箇精光棍，顛倒糊塗喚作鎗。（鎗）百鍊成鋼打托籃，刀鎗箭戟要鋒銛；人人莫訝都如鬼，殺氣由來朝夕沾。（托）幾葉葵花幾縷樓，此中安頓最精工；無如一竿虛心竹，通品因而不甚通。（寒）不用長契用短槩，焚膏專喜餒騰騰；午時直到三更後，總在床頭守命燈。（燈）聞道銅砂與鐵砂，和泥鑄出始稱嘉；顧名思義何爲斗，勺米全無因有他。（斗）不貴新泥貴舊泥，兩般氣味判高低；此身未信非蚯蚓，槁壤何勞費品題。（土）如膠如漆瞽瞍嘈，痴嗜公然有老饕；一種鳩丸兼福水，可憐耗盡我脂膏。（膏）那堪酷愛糞渣香，餘燼寒灰口自嘗；男子鬚眉原不賤，如何醜陋學蜚螻。（屎）鴉片之害，往往不可救藥，半眉逐物分詠，皆寓勸懲，人奈何至死不覺耶？石補愚有詠鎗句云：『此與殺人凶器等，不名烟袋故名鎗。』亦危語也。（繆蓮仙余欽）

集千家詩

雲淡風清近午天，佳人春戲小樓前；願教青帝常爲主，今日花開又一年。禁門深鎖寂無譁，寒食東風御柳斜；春色惱人眠不得，悶敲棋子落燈花。敢將衰朽惜殘年，纔了蠶桑又插田；桑柘影斜春社散，夜歸兒女笑燈前。每日江頭盡醉歸，那堪時節正芳菲；顛狂柳絮隨風舞，惟解漫天作雪飛。送盡東風過楚城，風飄萬點正愁人；玄都觀裏桃千樹，怕有漁郎來問津。西望長安不見家，綠陰冉冉遍天涯；欲舒老眼無高處，閒看兒童把柳花。花開紅樹亂鶯啼，草木知春不久歸；細數落花因坐久，賞心從此莫相違。兩足郊原草木柔，清溪流過碧山頭；花飛莫道隨流水，輕薄桃花逐水流。春城無處不飛花，飛入尋常百姓家；萬物靜觀皆自得，野芳雖晚

不須嗟。一泓清可沁脾，積雨空林烟火遲；開到茶蘼事了，不知春去已多時。（以上春景）長夏江村風日清，鞦韆院落夜沉沉；身經兩世太平日，四十餘年惠愛深。綠槐夾道集昏鴉，門外無人問落花；蜂蝶紛紛過牆去，春風疑不到天涯。四月清和雨乍晴，小溪泛盡却山行；牧童歸去橫牛背，笛弄晚風三四聲。月坡隄上四徘徊，連理枝頭花正開；歌管樓臺聲細細，三郎乘醉打毬回。梅子黃時日日晴，南山當戶轉分明；楊花榆莢無才思，惟有葵花向日傾。烏衣巷口夕陽斜，青艸池塘處處蛙；閒坐小窗讀周易，月鉤初上紫微花。兩兩時禽噪夕陽，紙屏石枕竹方床；水晶簾動微風起，併作南來一味涼。山外青山樓外樓，清江一曲抱村流；太平待詔歸來日，紗帽閒眠對水鷗。天光雲影共徘徊，十叩柴扉九不開；睡起莞然成獨笑，兩山排闥送青來。絲絲天棘出梅牆，綠樹陰濃夏日長；歸到玉堂清不寐，凭欄十里芰荷香。（以上夏景）火雲猶未斂奇峯，映日荷花別樣紅；剛被太陽收拾去，滿塔梧葉月明中。珠網添絲屋角晴，輕羅小扇撲流螢；秋風掠地秋先到，舊事淒涼不可聽。綠水無痕夜氣沖，夢魂搖曳檣聲中；鱸魚正美不歸去，賦就一篇懷馬融。花有清香月有陰，夜深微雨醉初醒；水光雲影閒相照，臥看牽牛織女星。剪剪輕風陣陣寒，與來今日盡君歡；明朝又是孤舟別，明月明年何處看？古木陰中繫短篷，滿山明月浸虛空；夜聞啼雁生鄉思，斷續聲隨斷續風。雲物淒涼拂曙流，江湖浪跡一沙鷗；人生有酒須當醉，事大如天醉亦休。因臨流水坐苔磯，每日江頭盡醉歸；萬物已隨秋氣改，呼童爇貼舊寒衣。插竹編籬謹護持，菊花猶有傲霜枝；羞將髮短還吹帽，一事無成兩鬢絲。杖藜扶我過橋東，鴻雁悲鳴紅蓼風；幾處園林簫瑟裏，一團茅草亂蓬蓬。（以上秋景）月光如水水如天，風景依稀似去年；獨坐黃昏誰是伴，江風漁火對愁眠。茅檐長掃淨無苔，山意衝寒欲放梅；疎影橫斜水清淺，却將明月送將來。愁見河橋酒幔青，暗香浮動月黃昏；魚書欲寄何由達，路上行人欲斷魂。清和冷月到簾櫳，纔有梅花便不同；有約不來過夜半，依然枉却一東風。有梅無雪不精神，浩魄當空晚鏡升；天上清光留此夕，小窗分與讀書燈。竹

爐湯沸火初紅，幕地燒天幕地空；命僕安排新煖閣，風光不與四時同。雪消華月滿天台，半畝方塘一鑑開；傳語風光共流轉，但逢佳節約相陪。爆竹聲中一歲除，絕勝烟柳滿皇都；要知盡慶華封祝，爲問蟠桃熟也無？醅然直到太平時，冷煖年來只自知；說與傍人渾不解，海鷗何事更相疑。此日中流自在行，五湖烟景有誰爭？欲知世上絲綸美，多少工夫織得成。（以上冬景）（繆良）

蓮仙集千家詩，不下二百首，佳句甚多，編中不能盡載，茲錄什之一二，已覺經營慘淡，煞費苦心矣。其行篋中，尚有集閩秀詩三百篇，裁冰縷雪，璧合珠聯，尤巧不可階，惜未登諸梨棗也。（癡菴莫紹愼）天巧獨得，無篇不佳，如五都之市，百貨雜陳，目不給賞。（元峯莫陵）

子夜歌

年時值紅豆，紅豆已成陰，莫枉相思淚，初心非妾心。織就鴛鴦錦，鴛鴦何處飛，勸君休剪破，留取戀君衣。明月惜無人，照影牽牛渚，鸚鵡聽分明，喞喞隔窗語。手挽銀河水，灌成瓊樹花，今年儂種花，明年開誰家。（黃喬松）

靈心慧舌，觸緒紛來，一往情深，耐人咀味。（它山玉成）古樂府之遺。（繆蓮仙）

醉仙圖歌

公元勳耶？不紆青拖紫，繪圖像於凌烟，柳飛揚耶？曷不褰旗摩壘，勒姓字於燕然？其石隱者流耶？胡爲乎龍章鳳姿，虎頭燕頤，火色而爲肩，豈其便便腹筲，落落寡偶，目空今古，聊寄傲於詞編，博冠峨挈，小奚扶醉，花園月坐，抱長甕兮無眠。領略杯中滋味，招邀壺裏神仙，有酒不飲，漓其天，王侯將相，姑舍稱。（黃喬松）

只百二十字，而襟期之邁俗，識解之超羣，學問之深，一一如見，是醒話，不是夢話，是醉漢，却是醒漢。（香石培芳） 兀慕自喜。（繆蓮仙）

李秋田羅浮借隱跨蝶圖歌

春風五色阿滕王，花天栩栩時飛翔，秋水一泓夢莊叟，入海蘧蘧相比耦。蝶兮蝶兮本神駒，生長乎崑崙之圃，琳琅之都。蝶兮蝶兮又祥鳳，棲宿乎瑤瑤之宮，崑崙之洞。昨宵左股失蓬萊，羅浮蝴蝶齊飛來，酥醪張冥歡筵開，移家同上金銀臺。耀日綉車輪，飄風金羽葆，瑤草雜瓊蕊，霞霞明夾道。神仙眷屬居羅浮，羅浮春比人間早。勾漏令，餌丹砂，百千年來生鐵華。鮑姑仙，御彩鸞，百千年後爲紅蘭。紅蘭女，散花生，天生佳偶鐵道人。鐵道人，吹鐵笛，除却紅蘭罕其匹。吁嗟噫嘻神駒世難容，何不高棲崑崙之洞，與瑤瑤之宮，祥鳳誰能好，何不常住琳瑯之郡，與崑崙之郡，神駒神駒爾莫曠，身將借隱焉用文。塵俗幾見羅浮春，祥鳳祥鳳爾毋惱，窮極斯通亦天道，奇才未必羅浮老。（黃喬松）

第一等天仙化人之筆，此圖生色多矣，感服感服！（秋田李光昭） 遊戲三昧，飄飄欲仙。（繆蓮仙）

采蓮歌

采蓮去，女伴邀私語，椿柳陰中盪槳時，一聲笑入花深處。采蓮來，斜日映紅腮，越唱吳歌聲未歇，羅裙剛被好風開。共道江南可采蓮，湖中蓮葉已田田，襲人花氣飄香袂，臨水花容照翠鈿。翠鈿香袂逢人少，空憐蘭澤多芳草，青鳥迴翔啄紫鱗，白蘋蕩漾牽紅蓼。人在水雲鄉，花含鏡裏香，雙雙金翡翠，一一錦鴛鴦。鴛鴦翡翠飛無數，蘭橈相並輕搖擲，碧藕連根絲最柔，青蓮結蒂心偏苦。誰家年少垂陽下，貌比六郎更閒雅，隔岸招搖七寶鞭，沿隄

馳驟千金馬，銷魂一曲斷腸聲。惆悵江天無限情，水面風腸吹乍濕，波心絮語聽難明。沙塘舟繫橫溪釣，相逢盡說江南樂，秋雨猶看翠蓋擎，秋風漸見紅衣落。半船燈火探蓮歸，漁浦還歌唱夕暉，烟樹迷離新月上，沙頭白鷺尙飛飛。（葉天培）

柔情豔思，耐人咀味。（繆玉陳景） 好句如出水芙蓉，鮮翠欲滴。（敬齊繆震） 情詞婉轉，妙義環生，予嘗調寄摘紅英，填采蓮詞云：『殘妝候，驕陽輕，輕舟盪入清溪口。涼風逗，晴波皺，人在花叢，花如人媚空廝守。絲牽扯，奴似蓮房郎似藕。郎心負，吾情厚，讓他花底鴛鴦雙睡。』附此以質梅癡。（繆蓮仙）

飼犬行

上帝貽來牟，先民教稼穡，何乃託命資，而供犬糜食？官齋午膳後，役夫過我側，手攜飯滿盂，量可升合值。餘肉半攪和，殘羹儘傾入，詢知犬所需，朝夕供厥職。蒙茲袞養恩，咸感主人德，痛哉蚩蚩氓，苗秀盼成實。三秋忘苦辛，一飯計豐齋，縱免溝壑填，終虞有菜色。來如公門大，福薄不可得，貴物而賤人，令我心惻惻。（劉允升）

絕大議論，痛快淋漓，閱者慎勿輕視。（繆蓮仙）

壁虎鳴行

有引

壁虎本名蜾蜬，一名蜥蜴，俗謂之壁虎，廣東雷瓊最多，且能鳴。

村店夜長村柝緩，四壁熒熒燈燄款，叫月露蟬淒復斷，旅枕無眠客興懶。忽聞有聲相喧嘩，小如虜虎大嘈嘈。怪問此聲何自起，呼童秉燭尋聲視，始知鳴四壁，蜾蜬與蜥蜴，爾形本跂跂，爾音何籍籍？異哉此微物，賦性亦迥別，我聞百粵嶺南之南東，大澤深山產射工。射工巧同游人影，柳州妙句作箴警，蜾蜬蜥蜴匪其伍，說以傳訛呼

之虎。漫云負壁如負嵎，儔類莫敢攫其武，須知以彼嘲龜龍，不量力兮徒自苦。君不見飛蝗避，鱸魚徙，吾儕免使無苛政，蝨茲小醜，嘖嘖胡爲爾？（觀瑞）

小中見大，懸寓嫉惡維嚴之意，結語尤微賢宰作用。（繆蓮仙）

詈窮鬼行

噫吁嗟！爾窮鬼，胡爲乎窮哉？爾窮乃自窮，爾來從何來？我聞有錢鬼可使，我今落魄已如此，世上未有如我窮，阮郎差澀窮若洗。爾鬼胡獨長相親，我觀爾鬼鬼非人，爾鬼於我何不捨，挪揄跳躍秋復春。若云爾鬼窮乏路，富家多少爾不去，是爾窮鬼宜乎窮，豈非執迷猶不悟？若云爾鬼不愛錢，依依戀我輕三年，鐵尖削鐵能有幾？有猶露齒徒枉然。爾不聞人到窮時求速死，意謂作鬼窮乃已，那知如今鬼亦窮，不惟窮鬼且窮技。須臾窮鬼向予道，莫謂我窮窮不好，簞瓢陋巷有真樂，富貴浮雲見須早。栖栖塵世多煩憂，得尺得寸嗤營求。一朝死去空復爾，千金散盡不可留。自古寒酸本我輩，胡爲窮途不耐守？試問騙我向誰家，君不愛窮人誰愛我，聆鬼語髮上沖澆。爾窮鬼酒一鍾，夜深無人鬼僵立，但覺孤燈明滅來淒風。（楊如溶）

窮鬼依人，吾輩不免，而我爲甚，得秋舫先生一詈，爲我吐氣，一大快事。（巢阿趙古農）秋舫窮，巢阿亦窮，而余則更窮，可憐鼎足三窮矣。然秋舫窮矣，而詈窮鬼，巢阿窮矣，因秋舫詈窮鬼而大快，惟余之窮，而至於不敢詈窮鬼，且人詈窮鬼，而並不敢爲快，其窮不愈可知耶？（繆蓮仙）

老態吟

老來憎醜態，點筆爲敷傷，坐位推居首，形容訝改常。未秋頭早雪，當夏鬢先霜，根骨都成懶，皮膚漸變蒼。耳聾

雷不震，眼暗目無光，榮以爛斯美，羹須熟始香。浩歌音始促，小飲咳宜防，弔賀從兒輩，酬呼謝酒莊。觀書資鑿鑿，辨物誤螭螭，我樂童孫戲，羣稱尊長行。登峯煩僕掖，下坂要繩匡，極怒氣翻餒，開顏淚轉滂。獨行愁欲僕，暫立怯難長，妻少求安室，空閒怕坐堂。禿憐寒入頂，臭厭濕淋襠，臥藉人爲媿，扶憑杖可將。頽唐應遠色，遶暮忌離鄉，拜跪祈南斗，車輪避北邙。精神誇矍鑠，涕唾滿衣裳，添算籌頻覓，延齡藥就良。阿誰非背曲，若個得童方？願人謂健，還虞疾致傷。勞疲加懣懣，衰弱自郎當，却憶年方壯，回思力頗強。揮毫矜雅士，搦戰敵歡場。五夜聲偏徹，三年試屢忙。騎堪馳劣馬，射足慣穿楊，兵革身曾歷，憂危慮更詳。已知拋利鎖，怎免繫名縲。日月驚波逝，眉鬢尙戟張，堅持推介石，劇愛是斜陽。敢謂凌霄鶴，原同捨地鶻，胸懷雖弗減，情狀詎能藏？每被英豪笑，時偕舊友傷。疎慵廢爵錄，謁蹶畏趨跲，謝病辭何益，歸林志莫償。升沉天久定，甘苦味全償。見以多聞闊，謀因戒得強。潞公欽客使，郭令伏戎疆。星作明丁丙，仙初識李彭，庸酬周尙父，秩普漢馮唐。好學詩廣衛，掄元榜署梁，期頤非怪異，耄耆豈昏荒。魯頌徵三壽，狂吟快舉觴。（彭昭麟）

宦績詩情，並堪不朽。（是軒橋致亮）

雖然盡態極妍，實則老當益壯。（繆蓮仙）

合歡吟

并序

萬州龍溪紳士蔡女，子歸翁氏，子三載矣，歸寧不返。婿欲棄之，女父母亦惡婿貧，將別擇配。久之，翁姑偶遇諸途，口角不已，因而構訟。質訊之下，堅求離異，女含羞而婿含慍，年貌相當，固佳偶也。予曉以大義，爲之斷合，以荆釵儀輿，送蔡氏歸。翁氏兩姓和好如初。予喜而作合歡吟，時嘉慶己卯九月二十四日也。

鳳求鳳兮鳳求鳳，薄命佳人薄倖郎。今日公庭重判斷，荒陬從此識糟糠。爲惜花開號合歡，忽然寶鏡帳分鸞；青天碧海情無限，月老於今是宰官。三年伉儷是綢繆，一詠歸寧再賦愁。好是午風吹雨霽，芙蓉花外聽鶯鶯。

啼。

壁返珠還事亦奇，瑟調琴叶理堪推；窮鄉未必無風化，只在當官作總持。（裘愷齊）
一段風流韻事，然亦大有關於風化者，不徒以游戲目之。（巢阿趙古農）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得此判合，仁山先生固是月老手段。（繆蓮仙）

僕嘲

客使京使來，相隨得雙福，大者性健忘，小者眉恆蹙。衣履兩不周，形狀殊醜醜，主人憐其窮，爲之具冠服。人孰無天良，感愧效神速，譬如久病人，元氣稍稍復。官齋事漸煩，指使若不足，余乃周爰謀，思得一幹僕。勝任初無難，滌硯與磨墨，閒亦赴官場，投刺混塵俗。憶爾見人時，長揖貌緘默，分庭兼抗禮，儼就主賓月。諭以拜跪儀，垂手復瞻目，置之試用班，姑且俟爛熟。初余索茗椀，遑遑神不屬，忽持溺器來，云是我所欲。同伴戲謔之，始笑繼以哭，不顧主人冒，甘受他人辱。如醉亦如癡，不櫛亦不沐，猶記天中聞，競渡珠江曲。潛形看水嬉，舍州乃遵陸，水陸交會間，失足衣淋漓。意欲探驪珠，幾乎葬魚腹，死活渾不知，希圖縱瞻矚。邇來更奇幻，無能徒粥粥，坐如天當門，立若鷗蹲屋。行同鼈蹶跚，臥比鶉雌伏，有時夢魂中，嚙語喃喃告。兩屐晴亦穿，衣帶夜猶束，似此頑且呆，幾疑主使獨。聞昔廢庶人，一生常繫獄，牝牡不能主，榮於賦獨宿。爾其後身歟？渾渾而穆穆，或曰此等人，誠樸寡嗜慾。天願全其生，多屬不材木，此說如不然，請將雙福卜。（劉允升）

形容盡致，眞實不虛，先生雅善丹青，此亦天然寫照也。（繆蓮仙）

潮州謠

飲茶啜茗普天同，不道潮州別有風；得點樽前還爵滿，聽來字字解難通。 窗滿玻璃綉滿枕，珠江花艇賽精

工藏嬌又見潮州好，十丈長船六扇篷。婦女衣裝太出羣，繭紉衫子繭綉裙；銀圈高髻斑爛面，土地婆婆像十分。娘行姊妹與諸姑，娼妓人家稱謂多；呼嫂甘爲蘇季氏，問渠若個是哥哥？可憐妓女早當家，十二三齡已破瓜；生小不知珠與翠，滿頭只愛戴金花。揮黑衣藍略，有知誰家婢女正髻垂，蓮鈎十寸精光鐵，裝入紅皮木屐兒。湘子橋長倚石機，河灘路險亂砂飛；暮瘴情急誰能耐，竭蹶偃僕打水圍。瓜皮艇子淺如瓢，鼈甲篷低難直腰；載得迷魂空老歷，水門才下試皮條。江上山多積翠浮，青帘面面拂江流；潮州名勝原無幾，第一開心是酒樓。（余欽）

絕妙風謠，情景如畫。（繆蓮仙）

拂山竹枝詞

聞道如來不羨人，佛山佛殿好逡巡；瓣香沐手殷勤祝，自把癡情款款陳。招邀女伴步花田，小艇窗明浪裏天；僮倖誰家輕薄子，眼波斜溜到篷舷。一窩鳳髻綠如雲，（成句）半壁西湖水漾紋；妝就時新兒女態，約郎同上素馨坟。木魚歌裏快傳杯，不唱楊枝與落梅；願得郎如江上渡，朝朝暮暮趁潮回。（觀瑞瑤）

竹樓先生，長白巨族也，以孝廉出宰瓊之文昌，有政聲，士民愛戴。歲己卯，奉調入閩，閱權舉，權篆拂山司馬，請瓊旋吟草一卷，風土人情，一一記之。此作風神峭宕，可以窺見一斑矣。（繆蓮仙）

柳枝詞

雨濯新枝不染塵，折來持贈意中人；淡烟描出纖腰影，鎖斷江南一片春。會聽游子唱驪歌，隔水忘歸喚奈何？少婦樓頭凝望久，被伊牽惹別愁多。裊裊情絲百萬條，銷魂不讓小蠻腰；章臺走馬憑君看，垂柳垂楊態總

姣。柔姿合在綺羅叢，祇恐花飛類轉蓬；袒向青春問消息，黃金聲價事東風。（張寶）

情致纏綿，低徊欲絕。（繆蓮仙）

花渡竹枝詞

素馨田隔海西南，薄暮賣花花滿籃；忙煞夫人身後劫，香魂夜渡白鵝潭。果實南船釀碧潯，檳榔有色椰有心；檳榔一時顏色好，椰心出笏會成林。清膚如水髮如烟，兩瓣生香步是蓮；翠袖太寬鞵太瘦，木難光繞雙行纏。夜靜香薰蘭麝濃，隔簾頻報自鳴鐘；依稀羅帳橫陳影，中有銀缸照玉容（黃宗幹）

情景宛然（繆蓮仙）

鏡花水月圖詞

花月來因水鏡圓，靈游戲三昧，顛倒衆生（一解）拈許微笑，明月前身，我聞如是，是過來人（二解）非花非鏡，非月非水，現身說法，皆大歡喜（三解）我佛慈悲，諸相皈依，月兮花兮，水兮鏡兮（四解）（黃喬松）

天下有形皆壞，未聞壞及虛空，即空即色，非色非空，作者其金剛不壞身乎？（它山玉成）是無上乘，是第一義（繆蓮仙）

江瀛濤游戲三昧圖詞

豪華江總會吳閩，湧翠飛紅結客場，春釀梨花出甕香，爲誰忙入海浮沈一醉鄉。（高士釀麴調憶王孫）富貴浮雲，何足道，滄桑幾閱輪迴，長髯頌腹妙誹諧，黃金無用，揮手出塵埃。活把野猿降住，笑招玄鶴飛來，乘仙同

日之蓬萊，乾坤神祇，叱咤起風雷。（達長降魔調臨江仙）本來面目何曾失？非三非二原非一，峭壁立千尋，九年功課深。空空色色裏，夢幻皆遊戲，明月定前身，梅花何處香？（釋迦面壁調菩薩蠻）（黃喬松）

隨手拈來，頭頭是道，當合蘇辛秦柳爲一家，近時蔣心餘吳穀人後，君占一席矣。（秋田李光昭）拈花微笑，舌本燦蓮。（繆蓮仙）

瘞鶴詞

湯雨生游羅浮，一鶴隨行，鶴斃，瘞於斗臺下。入壙之夕，山中羽客齊來展拜，詢仙都佳話也。兩生圖其事，藏於觀瀛濤，題笑示蝶戀花詞一闕。（黃喬松）

萬古壘壘坏土在，卜築雲烟不用金錢買，但到梅開，一酬仙山，從此添佳會。修竹圍屏松假蓋，四面峯多，河水環襟帶，古鶴佳城形勝最，先招三百黃冠拜。

此事此圖此曲，并千古，至詞旨之空靈神妙，作者其今之玉田生乎？（它山玉成）雅人深致，絕妙好詞。（繆蓮仙）

七夕寄內詞

一年遠別，七夕重逢，難說許多情緒，粼粼碧水漲銀河，都化作相思淚雨。新妝纔罷，何心散巧，懶問塵寰兒女，雲旝駕後玉繩低，藉地裏有人私語。（鵲橋仙）

秋水嘗有七夕寄內詩云：『悔借天錢十萬時，新秋才許慰佳期，神仙也爲青蚨累，長使夫妻悵別離。』較詞語更爲淒楚。予向過端江峽中，觀望夫山，口占一絕云：『山頭一石望歸航，獨倚篷窗轉自傷，亦有此離思』

婦在，征夫底事不還鄉？語出酸心，久客者當全聲一哭。并附錄子憶內七律一首云：『貧賤糟糠易別離，出門惘惘兩相思。米鹽瑣屑勞經理，兒女癡頑持護持。愧我封侯無處覓，憐卿善病那堪支。殷勤寄語愁須解，諫果回甘會有時。』友人評云：『情真語摯，可泣可歌。』又調寄金鳳鈞詞一闋云：『滴不盡秋宵雨，添添客幾多離緒。欲摠懷抱，聊憑音信寫就平安數語。安排清淚封將去，一併付雁兒寄汝。此時不寐，空庭閒佇。遙望故園何處？』調寄桃花水第二體詞一闋云：『孤館寒燈人獨坐，展雙眉，蓮漏永，窗外月光浮，舊事上心頭。思悠悠，爲我愁。知你愁，淚同今夜流。』調寄醉落魄詞一闋云：『半生碌碌，名場利藪數追逐，回思往事成翻覆。剩有青氈，歲歲寒獨宿。况是妻孥同仰屋，年來無計供餽粥。自餐賓館盤中宿，想得姪兒牽母衣，裳哭。』詞寄三字令詞一闋云：『從別後，各西東，意何窮。閨閣內，客途中，好花時，明月夜，兩心同。彈指過，又年終，太匆匆。歸計左，信音空，杜鵑啼，游子淚，一般同。』數詞未知與秋水何如，然情則略相似也。故連類及之，以寫客懷焉耳。（繆蓮仙）

潮陽行

肩輿送我藍關道，水驛山郵遞環繞。六篷下船灘河急，兩岸青山青不了。韓公忠心千古無，鱷魚一祭居民保。至今風俗尙繁華，東船西驛何擾擾。歌妓對客彈琵琶，高樓一曲香縹緲。尊前酒行顏如花，而我看花似秋草。金山城東鱷窟近，湘子橋南鳳臺香。一一收入泛槎圖，留與人間作畫稿。萬壑千岩筆尖討，我道不如歸去好。容顏免向江湖老。（張寶）

諺云：『到廣不到潮，枉自走一遭。』予游粵十年，僅至惠來縣，小住數日，恆以不克至郡城，徧觀文公遺蹟，與湘子橋鳳凰臺諸名勝爲憾。庚辰秋，仙槎先生自潮州旋省，繪圖見示，并系以詩，因錄之，以當臥遊，恍如身

在六篷船上也。(繆蓮仙)

■ 豔歌行

大隄花豔驚郎目，畫舫銀燈晚成簇，豔粉溪流漲，煖紅擎杯海水搖空綠。當筵一曲喚青，兩翅蟬雲壓素馨。爵罷聽歌那有誤，幾番沈醉轉恹惺。山南山北連絲雨，惆悵定晴繁主簿，拾翠頻招洛浦神，停棧最憶秦川女。聯翩銀漢鵲爲梁，美滿牽女值左廂，花底安牀紅豆蔻，荷邊作枕紫鸞鴛。五陵裘馬千金送，蕭鼓沸天然火鳳，蚪箭重商夜似年，鶯簧暗炙春如夢。夢中私誓阿環知，恨我遲翻金屈卮，三日過江輸僕射，一時驚坐久分司。纒頭錦字應無數，脫幘遙爲鸚鵡舞，唐突微雲女培詞，殷殷碧玉情人譜。但願郎情似妾情，虹化雙笑到天明，阿侯抱出珍珠樣，花月春江爲證明。

齒牙吐磷豔於雪。(繆蓮仙)

■ 麻圖傳

麻圖者，副將慶成家人。乾隆五十四年，官兵在布球江與匪賊打仗，慶成奮勇殺賊。其時鎗礮如雨，圖恐傷主，挺身直前迎敵，庇護爲礮子所中，洞胸穿背而出，猶僵立不退。是蓋忠肝義胆，結而成鐵心石腸者也。余故爲之立傳，以愧天下後世之見危而忘其主也。(嚴輅)

行之夫子，余幼時塾師也，食貧攻苦，不得志而老死牖下。生平著述，罕有傳者，讀此不勝泫然。(受業繆良謹識)

■ 先孝子傳

夢筆生花 後集

先孝子倫，字奴彝，東平人，侍父宦遊，寓居五杭。元至正十六年，淮兵寇城，執其父，將殺之。孝子哀號乞免，弗聽。傾家資以贖，又弗聽，乃自縛請代，於是殺孝子而釋其父，甚哉兵之忍也。吾家世傳忠孝，前明文貞公昌期先生，以劾魏闡論死，當廷杖時，十指皆斷，猶於獄中瀝血書遺囑，勸子孫無忘忠孝，嗚呼偉已。雖然，文貞公之忠，固已名垂不朽，士大夫稱道弗衰，而叔彝之孝，後世無傳焉，不更可慨也。夫余故備述之，以爲吾子孫教孝教忠之家法（繆之璿）。

手澤猶存，箕裘將墜，讀之汗下！（男震謹識）生事死葬，兩未能盡，百身莫贖矣。男坤謹識）府君少孤，守先大父玉庭公遺書，以克繼家風。今不肖事父未能，事君未能，回憶生平，真有不可爲人，不可爲子之罪，痛哉！

飛山虎傳

飛山虎南海人，羅姓，忘其名，新塘營目兵也。身長七尺，猛健絕倫，能挽六鈎弓，尤善火鎗，鎗重二十斤，以逐禽一發輒獲，莫能脫焉。時太平日久，上恬下逸，飛山虎雖籍名於營中，固無事，日與其徒嬉遊市井間。戲場燈市，上下百里內，無不往，至則掉臂直前，其識者咋而曰：「飛山虎耶？」咸讓路，其不識者，望之凜然，不覺遶巡而亦讓也。以故肩摩趾錯中，顧常游行自在，其徒益樂與之偕。新塘當東南水陸之衝，負山而河，前明漢若水尚書故里在焉。士人以種離支爲業，無壩山，五六月時，垂垂若火珠，數十里間，照映山谷，地固無慮患。乾隆乙酉年，季春之朔，旁村方賽神，衆將往觀，有貿貿然來者，喪其隻屨，面無人色，支乎止衆勿前，怪詢之，有頃而後言曰：「有虎有虎！」皆大笑，以爲被祟，作嚙語。俄而奔呼有虎者踵至，始譁然，爭持械往逐虎，兒童亦羣而隨其後，不及頤也。不半里，果見虎，弛然臥田中，無以異也。聞人聲，踞坐側視，投以塊，怒驟起，風呼然，已越在對山矣。山木皆震動之，籟籟落，其威乃如是，戰慄有失械者，卒不知所爲。顧欲遁，則見羣兒隨其後，始大駭，疾揮去，而謀所以制虎

者。猛然曰：『盍呼飛山虎來。』急迹之，早在村中戲場下矣。呼告以故，則惟負其鎗，市大釘二，令匠推其頭銳與末等，納藥鎗中，馳往迹虎。有老樹，嘯強支奇，倚敗牆內，虎方負樹，眈眈踞牆上。乃約衆退，毋徒譁，鏖鎗獨前，聞轟然，虎躍頓蹄，衆械並進。有陳械者，易虎斃，首往持其尾。虎撥以爪，遂殞地，血淋漓，去股肉尺許，筋盡露。負歸治數月，杖而後起，卒不良於行。衆旣前殺虎，剖視之，蓋釘貫其目，深入腦數寸，故頓蹄而不能起也。由是飛山虎之名，益噪甚，然竟不得一官，以目兵終老。噫，飛山之技亦神矣！使得帥偏師，從大將後，必所有樹立。今四方無事，六合一家，負材異能者無所用，予爲飛山虎惜，而尤爲世之慶幸也。（史長善）

春林先生，少負不羈才，揮金如土，事母夫人至孝。宰江西餘干時，以失察獲罪，戍烏魯木齊。凡三載，已卯初春，奉上賜還之命，至秋仲歸里，母七十餘，猶健，人以爲孝感之報。著有東還記略，并詩文集，予題句云：『新詩一卷記東還，客夜高吟欲涕潛；不是滿腔忠孝意，幾人生入玉門關。』事業功名盡險途，豪情俠氣世應無；立言不朽猶餘緒，况得眉隨到大蘇。』可想見其梗概矣。此作傳神畢肖，着紙欲飛，一結尤感慨無限。（繆蓮仙）

釋竹香傳

竹香者，詩僧也，余方外交也，是學佛而不學佛者也，不學佛而真學佛也。本姓孔，聖裔衍聖公之裔，爲衢州諸生，故相國朱文正公所得士。見逐於後母，流寓於攜李，年近四旬，迄無成立，遂棄孺就釋，祝髮於修州之覺皇神寺。何言乎學佛而不學佛也？性愛吟詠，不喜內典，見有募緣等事，齒齟齟然。又剛正不阿，遇不平，輒拔劍助之。豪華子以非禮干謁，謝弗見，與庸庸之詭隨世俗，諂諛當途，冀布施之多金者，適乎別矣。吾故曰：學佛而學不佛也。何言乎不學佛而真學佛也？凡世之學佛者，外茹素而內貪饜，口是心非，守財如命，遇人危難，忍不加恤。而竹香未嘗戒口，或誤食葷物，必出而哇之。見有病苦者，疾首蹙額，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解以衣，推以食，雖質庫亦所不

顧不必親故交遊也。此誠以慈悲爲本，不學佛而真學佛者也。又何言乎詩僧也？竹香於文章詞賦無不能，而尤長於詩，五七言古體，直逼少陵。其近體，初猶有純駁之弊，後掃除糟粕，悉本清真。蓋其致力於詩也，寒暑不輟，寢食俱忘，宜其造就功深，而卓然自成爲一家。晚年厭棄少作，一炬空之，擇其純粹以精者，古今體共得十首，與古玩器並藏。臨終時，屬予存之，以薰行於世。其披筵師象範者，利其玩器，并詩而漂沒之，僅記其詠老年云：『問年已老偏如少，有葉無花只欠香。』而全集竟不可得，其有與予酬唱之作，又因家燬無存，惜哉！余與竹香交最久，情最密，故知之最悉，而得述其梗概云。（陳瓊）

竹香固奇士，使非得交韞石，不幾煙沒無傳乎？龍門云：『附驥尾而名益顯。』竹香幸哉！（繆蓮仙）

老狡傳

老狡不知何許人，鬚鬢白，貌甚詭，舌辯而性黠且貪，故以老狡名。木刻一大士而龕處之，肩挑沿戶丐香米，其行乞之類也。奉大士甚謹，問禍福，禱醫藥，輒應。朱門小戶咸惑之，日所得米，倍蓰凡乞。余異且疑，止老狡，特詰其故。初老猶狡假神蠱衆，以免餒瘠，不料靈應不爽，老狡亦自以爲真大士也。一日大士聲色凌厲呼老狡前責曰：『子始以老朽真樸貧苦，降靈汝家，資汝糴殮，又果子枵腹也。今汝乞而以子謀，子清流，緣汝投濁流，汝美詬辱及子，將籤而舌斷而命懲而之無恥耳。』老狡頓首謝曰：『主臣，願一言而死。』大士曰：『而語來。』老狡曰：『聞佛大慈悲，救人苦難，苟利於世，割截身體，有所不惜。今仗菩薩寸靈，老朽得不餒，菩薩亦與有利焉。而絮絮若是，慈悲么糜之未嘗，而况大乎佛無量，真無量也。不見夫今日衣冠趨炎之士乎？望重儒林，名登賢書，落拓不落拓，皆貪慕大商富豪家，夙夜念以不得一相識爲恨。百出智計，覓乞牽引，一得其人，拜託千萬，而大商富家慣顯指氣使，彼梯榮士，曾不在其目中。迨其人侵潤道揚，頗萌願意交，卽肅誠持刺往謁，檢點板梯滑稽術，以求迎合。』

踵門，有門焉者，投刺入，然後命入。乃忙整衣，入升堂，右左鞠躬，俟半時許，不見大商富翁出來。然後出來，即超謁請安，遂仰慕忱，尊年伯，謙晚生。大商富翁略一答禮，命坐，然後坐，稍稍與談，一茶而退。由是洋洋而出，榮於畫錦，出而誇人曰：「某大商與我換帖，某富翁與我通家，某富翁，某大商，謙光可挹，愛士若渴，恨宣尼子與，不足爲大商富翁頌。」久之，漸狎，便膳，留與啣杯酒，道款曲，則施旋然道達戚友，必握手相告，適才某大商，某富翁，盛筵獨邀我一人飯，厚情厚情，故作糲糊態，銘酌態，又突如曰：「某大商，我換帖，某富翁，我通家，厚爲厚情，獨邀我一人飲盛筵，今醉矣，不能久立談，須歸息，明日當合堂謝耳。」凡遇大商富家慶弔，先期請用，以有事爲榮，時在大商富翁前，作辛勤狀，倦疲狀，以邀大商憐。雖三五日，食不解帶，寢不寬衣，勞不敢言勞，且并自忘其勞。事畢出，又作勞殆狀，語人曰：「纔在某大商某富翁家辦事來，他事冗而勝任少，無巨細，悉專我一人，慮忙七八日，幸不失職。今罷懈，勞且惰，甚矣。」旋作病矣。承迎少不得意，遽惡聲斥擯，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忍氣厚顏，自傷遇蹇，心戚之。夫極生平脅肩，逢迎之巧，奔走伺候，恬不爲恥，徒爲哺噉計耳。投其機，不能貴，未必即富，否即斥辱隨之，衣冠士徒哺噉，且不齒。今飾大士寶相，逍遙里巷，人皆虔奉，罔敢慢褻，辰出未入，而米陳陳老朽貧不逆寡，知不可奈何，安知若命嚮窳，任肩挑以餬口，分也，無迎合之敵敵，庸何恥？泰然菩薩坐享，非有乞求引荅，逢迎求合之勞，不知頤指氣使爲何狀，未受物之汶汶，仍然身之察察，未可以爲辱也。老朽奉大士，乃緣化，非乞形類乞，即乞之乞也。視衣冠趨炎之士，爲逸爲勞，可羞可惡，不覺壤耶？何恥之足云。且使老朽效其術，於衣冠趨炎之士，方謝老朽之不暇，老朽不屑，而謁誠於菩薩，菩薩以爲臭垢無恥，庸詎知乃所以風天下之臭語無恥乎？禍謫大至，不已過乎？大士肅然改容曰：「我知之矣。」孟子曰：「一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其妻妾不羞而相泣者幾希！」由今觀之，今日衣冠趨炎之士，又惜求富貴利達所不恥也，老丈誠樸達禮，予不忍誑，老丈夫慈悲大士，處西方極樂世界，不履凡土，豈徒衝巷，隨入作瑣瑣耶？予烏乎其爲大士？西山餒鬼也，老丈同病相

憐，託老丈而依飲食耳。如老丈言，衣冠趨炎之士，實我輩之前身，昏暮乞憐，方不如我輩之行爲，光明正大也。果無傷儲儲之日，良非乞，乃今而後，可以傲衣冠之士矣。老丈夫安貧有節氣，無媚骨，上帝憐汝，不終貧而驟富；衣冠趨炎之士，將移媚大商富翁者，以媚老丈也。真不足云恥，若有求，予必應，記之勉之，旋卽富中人矣。」老校大悅，鼓掌而醒，方知是夢，老校云。

外史氏曰：「老狡者，狡其名，并狡其舌，狡其舌，所以狡其名也。餒鬼而詭託大士，亦云狡矣。卒不自諱，現出本來面目，終於不狡。惟衣冠趨炎之士，始終苟合取容，脂韋巧令，昧己欺人，不狡其名，而狡其心，狡其行，狡其言。然則老狡以食飲故而舌狡，至其言談舉動，無一狡處，與狡其心，狡其言之衣冠趨炎之士，其賢不肖爲何如耶？」君子曰：「老狡不狡，餒鬼不狡，而衣冠趨炎之士狡。」嬉笑怒罵，極盡形容，龍門漆園，合爲一手，是神似，非貌似者。（繆蓮仙）

吳容齋傳

吳君容齋，諱有德，江西南昌人，少孤貧，託業於廣東南雄州，隆盛帽鋪。性誠篤，尤重然諾，予兩至南雄，就友人周又伯館，課其三子，先後凡四年有期。初遊市中，卽識君，往來漸熟，每講日用所需之物，與銀錢瑣屑諸務，悉誘誣於君。君爲謀必忠，不憚勞煩，且事事皆適如無意。至遇有無緩急，往商之，亦無不應者。一日，子姪來粵，無居停所，君款留全寓，朝夕授餐，迄於數旬，酬以金，固辭弗受。予夙有山水癖，君偵知之，暇時導游楊歷巖及泉延祥寺，各勝，以途遠，自懷果餌，一路沾村釀，爲東道主。予蓋自與君相識，幾忘客中岑寂矣。歲乙亥正月十三日，予五十初度，著齋落篋，子然寡歡，惟君子邀至寓中，殷勤具杯酌，捧觴上壽，作今日之樂。數千里外，半百年華，潦倒窮途，誰如君之不予暇棄者乎？古人云：「貧賤之交不可忘。」如君者，誠哉不可忘矣。是年夏，又伯卸州牧篆，予遂與

君別其時君將旋里畢婚而予重返穗垣居兩月餘適有人赴南雄之便予寓書問君近狀未幾郵書人還知君畢婚纔月餘仍回南雄中途受暑抵寓數日而死卒時年僅三十許嗚呼悲夫（繆良）

繆子曰：「予不佞落落寡合詎意市井交有如君哉？君窶人子耳以藝事獲卒俸而好義忘利至三十始有室亦甚勤苦矣迨婚甫畢而遠離朝露濕至知君費恨益無窮也予今年五十三剛逢初度之日客窗枯坐憂從中來回憶君執爵觴予時宛然如昨而君已不可復見異日倘過君酒墟下又將何以爲情耶？一經品題便成佳士其始賢而隱於市者耶？讀此文令人增友誼之重（友梅郭茂思）別有胸襟別具眼力即可稱知己（魚門魚錯）」

錢滄州傳

錢君滄州杭州府學門斗也和易近人不汲汲於利予赴童子試請其納卷一見傾心知予家貧索費恆不多戊申科試予入府庠例派吳姓本路君私謀於吳別令一人易予俾予名歸於錢君路上并不索酬謝蓋錢君之期望予者良厚矣己酉鄉試放榜後持予備卷來至卷中評點指示不勝扼腕至嘆惜終日嗣後遇歲科試以予家距學署較遠往往先日邀至其家住宿經理一切鄉試點名時人衆擁擠嘗爲予代攜器具入場凡所周旋無微不至及戊午鄉試後放榜時前數日錢君被晨星而至款戶促予起大譁昨夜某舍生同夢榜首有本學如君姓中式者伊固不識君也某念學中無君姓同考人此必爲君兆耳因喜躍者再予姑妄聽之已而榜發仍不復售聞錢君又大爲懊悔由是益知錢君之期望予者良厚矣予偃蹇三十年困於場屋鬱鬱不得志旋棄舉子業游幕嶺南悠忽九載會故鄉人入粵詢知錢君已於三年前物故嗚呼錢君之期望予者良厚予之副望於錢君者無期縱令天玉于成幸邀寸進而泉臺路杳君莫聞知矧此區區之心猶屬未可知之數耶？錢君不負予予負

錢君多多矣！能勿悲哉？予故爲之立傳，以志不忘云。

贊曰：「予維不佞，實命之窮，欄衫席帽，罷麈西風。功名兩字，已如夢中；錢君厚我，費恨而終。忽傳凶問，揮淚粵東，遙思靈爽，定鑿予躬。魂兮斯在，夢寐可通，好音預慰，莫效臆臆。」（支機生）

滄州亦有心人，然非君子之才，何足以感之？非君子之筆，亦何足以達之？（丹谷沈烜） 神游象外，筆有化工，直把一種心情，和盤託出。（獻堂馮御璜）

玉腕蘭女史傳

吾杭曹仙梅先生，諱斯棟，名諸生也。著作等身，與予爲忘年交。生平不合時宜，遂棄舉子業，課徒里巷間。一子頗聰俊，不祿，垂老家益貧，鬱鬱賣志以歿。其元配王氏腕蘭，有宿慧，幼通書史，歸先生後學吟詠，不半歲而能詩。理綉一絕云：「拈他粉筆畫成圖，綠線條分針管俱。綉到碧蓮花並蒂，偷將星眼戲兒夫。」嘲外口占云：「都說聰明好秀才，如何黃卷懶攤開。連朝聽得書聲响，料是宗師歲考來。」自訂竹影樓吟草，皆五七言絕句，惜早卒，稿亦失散。二詩予嘗聞先生口述云。

寥寥數語，大有龍門筆意。（景俊謝稼軒） 二詩涉筆成趣，蓮仙作傳，亦闡幽意也。（徐槽元） 沙追言外，俱含感慨。

天游子傳

天游子天懷浩落，天趣盎然，蓋與天爲徒，任天而動者也。若其天放，和以天倪，殆葛天氏之民歟？昔人有號天隨子者，意同天游一致，天隨則無跡而有跡，天游則入微而又微。恆自張天琴，飲天酒，舉頭天外，如天馬行空，

天根兮叩天關，直窮諸天以上。忽一日仰天而歌曰：『天衢迢遞天車隨，去天尺五將何之？天生我才必有用，樂夫天命復奚疑！』

以天籟寫天機，知天才必根天質也。先生固是天仙化人（星橋楊柄庚）。節短韻長，有神游八極之概，結用歸去來辭，尤見志向高遠（是軒橋致亮）。余向有句云：『不遭天忌是庸才。』蓮仙有才不偶，無乃爲造物所忌（笠舫王衍梅）。天空海闊，獨往獨來（連劬劉衡）。

閨秀吳氏傳

閨秀吳氏，仁和人，長於詩。未笄，隨父宦游姑蘇時，子適館課其二弟，嘗見綠窗吟稿，詩如詠絮，字比簪花，大有林下風。猶憶其西湖夜泛云：『漁子釣殘湖上月，酒家攜去杖頭錢。』路中夜行云：『舟子挂帆乘夜去，一鉤新月上蘆花。』吳門卽景云：『七里山塘春事早，一湖煙水夕陽低。』皆瀟灑出羣，蓋其天分本高，而學力又多得於母訓云。惜不永其年，後歸趙姓，未幾而卒，彩雲易散琉璃脆，自古云然。嗚呼！造物忌才，豈閨閣中猶未能免耶？

余與吳女史爲閨中筆硯交，暇日嘗聯句云：『詩可呈於佛，愁難說向人。』今得蓮仙居士傳讀之，益令我有人琴之感（故邱尼宏通）。其傳存，其人存，則卽謂造物之愛才也，亦可。詩句並皆佳妙（婉英陳秀芳）。

予於己卯歲，落魄羊城，僑寓古藥洲，鄰姬翠英，湖廣人，質殊妍潔，喜淡妝素雅，善病，不濫交，見予輒索詩，并置文章游戲於案頭，皆成誦。愛飲酒，暇時常招予小酌。一日醉後，戲譜四字令詞題壁云：『身親語親，情真意真，而今幸結芳卿，况才人美人。樓頭月新，杯中酒醇，勸儂爛醉千巡，有三生夙因。』然悟談詩，每恨風塵墜落，以辱身賤行爲恥，往往凄然泣下。且時復疾作，弱不勝衣。庚辰秋，奉母住連新街，杜門謝客。予贈以詩云：『曾憶相逢己卯秋，半窗殘照看梳頭，紅生兩頰微薰暈，綠到雙眉淺黛浮。舞態可憐如燕瘦，歌喉真箇比鶯柔。芳憐』

幸接湘妃宅。記取天南古藥洲。爲愛深談瘦骨支，斜褰綉幙話相思，常將藥物供多病，轉覺風情倍昔時；翠袖惟應修竹倚，芳心那許落花知。笑伊一事尤癡絕，不索纏頭只索詩。其妹雙秀，貌豐腴，與義姊玉福住揚幫，玉福工昆曲，雙秀學之，兩人甚相得。然性孤介，誓不接客，年及笄，猶處女也。嘗欲披緇爲尼，偶以戲語調之，卽避去，亦一奇人也。今讀大柔小傳，益信紅顏薄命，眞與天涯淪落人同，遂不禁廢詩三嘆云。（繆蓮仙）

貞烈婢黃翠花傳

黃翠花子家媵婢也，幼鬻林氏，從嫁而歸，年始垂髻，玉立亭亭，纖腰如削，大有林下風致。雖處青衣，而修潔自飭，恥與鬪茸爲伍。非奉使令，不妄出入，每見生客，則頰頰發頰，若無以自容。主婦覺其意，少所差遣。其母再適人，聞來省婢，婢未嘗正視，終不與交言。其天性激烈，不失禮如此。同室婢肥而善淫，婢恆鄙之，不與共飲食。因播爲謠詠，欲以污婢，婢聞大恚，將與偕死。其人懼匿他所，婢終日涕泣不食。主婦嘗曉百端，堅臥不起。次早失婢所在，蹤跡之，則溺死於西河之澚，出視其屍，面色如生，結束緊密，聞者皆嘆異。先是余愛婢美且貞，欲納爲簪室，聞之，婢心許之矣。然每相遇，彌自矜凜，嚴然不可犯。既而室人以其性剛，勸沮余，事以不諧。後見婢則凝涕怨絕，殆恨余之以非禮餽者，而同室婢則用此污讎，遂憤恨以致死，余不能無遺憾焉。死閱月，一日見夢於余，楚楚可憐，若有所懇者，揣其意，蓋欲余出一言以美之也。既醒，燈影熒熒，秋風颯颯，猶疑婢之在側然，挑燈起草，援筆而爲之傳。

稗史氏曰：「昔五代史載王凝之妻攜幼子歸其夫喪，將止逆旅，逆旅主人牽其臂出之。婦泣曰：『身爲婦人，此手乃爲人所執，耶？不可以一手故，並污吾身。』乃自引刀斷其臂。又高郵露筋詞，宋米芾刻石記事，相傳有女子隨嫂氏夜過此，天陰蚊盛，嫂借宿田家，女堅執不就，獨宿草莽中，遂以蚊死，其筋露焉。今婢因一言之污，不惜

以死自明，視二女之事，何多讓焉？抑彼婢也，而能若是，不尤足多歟？名以貞烈，誠當之而無愧云。

辛巳正月抄，予彙纂四編，一夕潤菴廣文以此傳寓書於予，其略云：『此事隔昨年，傳久失去，漫不省記。昨宵婢忽入夢，如前有所懇狀，因思此婢必知僕與足下至好，而又知有四編之刻，不甘泯沒，欲託名以圖不朽乎？豈真魂果不散耶？抑鬼亦好名乎？遂即枕上追憶之，其事歷歷在目，仍挑燈起草，補綴成文，以質大匠。獨恨江淹才盡，似不逮舊作，而已無從覓而得之矣。幸加點竄，探入尊著，俾留香名，不特僕有光顏，想此婢有知，定當啣草結環也。』予於燈下讀之，嘆才子之多情，憐美人之薄命，倦而隱几，恍惚有女郎向予勝常者，驚寤，亟編之，以付梓人，并記於廣寧署東齋。

珠江文采校書小傳

文采自言良家女，因貧不能給，遂流落風塵者。貌盈以莊，削膚朗潤，有楊玉環之肥。然性簡默，能粗識字，對客無恢諧語，惟借扇頭書，約略讀之，此亦可以想其風致矣。余與姬定情之後，其諸姊妹黃鸝惜別，紅豆相思，乞書函者，鳥相錯，余亦不憚煩，劈篋獨管，不覺更殘燭跋矣。芙蓉帳裏，實虛度春霄耳。迨素秋過訪，詢知其遷徙，梧江東風人面，未嘗不有崔護當年之感云。（支機生）

芳草街良家女王翠鳳，小字大姑，年及笄，貌亦豐盈以莊，柔若無骨，雙鉤絕纖。小姓簡默，客至但迴眸一笑，欠身凝涕而已。日坐綠窗下，工刺綉，房櫳潔精，壁間懸美人新浴圖一幅，予戲題巫山一段雲詞曰：『才子蓮生步，輕盈柳作腰，酥胸半腿裹冰綃，一捻紫葡萄。密意迴眸軟，柔情結想遙，楊妃出浴者般嬌，泚筆也魂銷。』後爲某明府之弟，以百金娶去，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矣。今讀文采小傳，其風致殆相伯仲歟。（繆蓮仙）

■ 珠江大奕校書小傳

大奕水榭未筭者，質潔而妍，人每以明珠仙露比之，又稱爲花魁，聲價殊重。大奕恆以置身卑辱爲恨，每語人曰：『儂輩增一分聲價，便多一分賤態，人以為可喜，儂輩以為可悲也。』性高尚，不與儕俗伍，逢迎詔媚恥不爲。遇風流名士，則肆其恢諧，而不及褻。有貴介致五百金，求半月歡，母利之，大奕不可，強之，遂絕粒數日，矢志不移。貴介欲脅以勢，母懼大奕乃使人謂貴介曰：『妾陋質，辱蒙過愛，妾之幸也，敢曰不願，但半月之好幾何？既費多金，君不能長聚，又使妾辱身玷行，奈何？果肯爲妾計，則身屬君，不然，縱刀鋸斧鑊，所甘受之無怨也。』貴介憐之，嘆曰：『子誤以青樓輩視彼矣！』遂置不問。今年十七，猶未得所，蓋假母居奇，非三千金不爲動，故慕之者往往絕望云。』（繆良）

■ 珠江亞柳校書小傳

亞柳居珠江畫舫，年十五，善歌。余於顧四席上識之，席間歌可憐儂曲，聲甚淒惋，而音節清越異常，娓娓動聽。貌極韶秀，愛淡妝，余比之梅花，謂其所以美者，正在鉛華洗盡處也。（支機生）

子訪王笠舫於小東別墅，嘗見秀英校書淡掃蛾眉，舉止閒雅，詢知爲揚州人，每晤談，頗蒙錯愛。一夕醉後，戲填雙調望江南詞調之云：『新月上，攜手訴衷情，休道此時纔覲面，却從前歲便留心，寧耐到如今。人靜候，萬籟悄無聲，花底私盟曾刻骨，日間戲語已銷魂，何況是黃昏？』然多愁且善病，後因疾小愈，私居小南，屢託人寄聲邀子，因事冗未往，戲代譜釵頭鳳詞一闋，爲秀英解嘲云：『衾兒共，恩兒重，春來曾住桃源洞，歡情詐，柔情化，青春將去，碧桃先嫁，罷罷罷！身如夢，腸如痛，而今空憤釵頭鳳，盟中話，書中怕，鴛盟無涯，鯉魚多假罵。

罵罵！今讀亞柳小傳，知風塵中未嘗無清品耳。（繆蓮仙）

珠江鳳采校書小傳

鳳采年十五，善歌，清婉動聽，少失怙，母貧不能養，女僅周歲，假母收育之。外美內慧，舉止安祥，負知人識。遇風雅士，日與談諧，則樂而忘倦。儼薄貴介，千金挑之，弗爲動也。所居卑陋，往來鮮知名人，故名甚晦。鳳立志不凡，不甘苟且，然爲假母所拘，恆怏怏不得志，怨恨形於眉睫。有里胥子持百金求鳳破瓜，又贈百金爲裝飾費，毋利而許之，不謀諸鳳。鳳既知，憤不欲生，投環赴河者再，皆遇救免。假母婉諭再三，鳳跪泣而前曰：「兒前生不知作何冤孽，致使身辱風塵，兒之守身如玉，豈冀他日金屋貯耶？但願得一有終始者事之，願母許兒自擇，今而後請月以三十金奉母，兒之出入弗阻也。」假母無奈諾之。鳳遂移居別榭，賓客往來，漸增聲價，而鳳彩之名，至是始著。風雖應酬甚盛，而分外之遺，毫不苟取，故篋無藏資。諸客中無合意者，惟與夢花生相得最深。余遜之。鳳凡待客，酒燭跋卽佯醉辭退，嘗恐人有微辭，而余與夢花生至，則不然，剪燭談心，雞鳴猶促之不去，臨別必依依不舍，訂約再三。初生識鳳時，猶依假母居，一見兩相愛悅，旣久，情益洽，嘗謂所居卑陋，有玷玉人，會里胥子事敗，遂溯徙，實生有以教之也。鳳固久屬意生，羞於啓齒，乃歌紅顏薄命曲，聞者無不墜淚。又倩余婉商諸生，而生以庭訓嚴，且力不逮，卒不果。生贈鳳詩甚多，余嘗見其團扇詩云：「十三學得琵琶成，早向青樓博盛名，好是香酒人語細，爐邊暗遞浩歌聲。愁頻不解解風波，禁得魂銷白學歌，如此琵琶如此曲，誰言司馬淚偏多。美人渺渺隔江洲，裁字慚無幼婦詞，扇影人情圓一樣，莫拋紅豆惹相思。且將團扇暫徘徊，嘗恐秋風暗裏催，桃葉但歌迎接句，不辭風雨渡江來。」（支機生）

吾友王乾應嘗稱校書麥大安喜風雅士，善談諧，遇有才人，終日娓娓無倦容，不尙豪華。未幾，予訪之，一見

如生平歡。因慕王立舫名，以團扇屬予索書，亦可謂愛才如命矣！工於酬應，人爭慕之，送迎無虛日。恆致病，一夕往視，伏枕妝樓，強起坐與語，輒淚下，蓋憂從中來也。因譜師師令詞贈之云：「翠眉雙鎖，又淚珠交墮，此時心事有誰知？低首向妝台斜坐，甚閒愁難貼妥，到這般慵惰，可憐弱體，姣無那，又似風吹花朵。了無情緒，病懨懨，怎得箇相思醫可？燕子樓頭人獨臥，坐悶懷如我。」今讀鳳彩小傳，益令我如不勝情。

珠江新嬌校書小傳

新嬌年十九，姿容秀潤，有胆識，且智慧過人，今爲黎生秀良姬。初生棄儒事計，然策於珠江，識新嬌。一日生偕客飲於新嬌所，適生同夥負債事質邑令，語連生，故隸至拘生，生欲避去，使賄隸託病。新嬌不可曰：「是即所以弄假成真也，盍往一白是非，自有公判。」生欲歸告母妻，然後赴讞。新嬌曰：「垂暮風燭，豈可駭彼聽聞？况此事不過株連，公門需索，妾當爲君備辦。」生感謝首肯，隸欲執生，新嬌急呵之曰：「是烏可施之清白人耶？」力爭始免，乃以十金付隸，屬曰：「微薄之資，敢煩照拂，他日案白，當相報也。」隸憐其誠，竭力代爲周旋，然以事實關涉，羈候不能驟歸。新嬌固一時鬼魅，頗有蓄積，聞信，託心腹早晚饋送食物，時親往探視，又多方爲之關說。始以親到候訊，不行逃避，其無情弊可知。故事遂得白，而生家人俱未之知。新嬌由是心力俱瘁矣。全伴姬母訓新嬌曰：「往者貴介相愛，子亦泛泛置之，胡黎郎則是關切之也。」新嬌曰：「黎郎豈他人比哉？人之貴得一知己，沒世無限者，亦以患難相扶持耳。使膜然坐視，又何貴乎？子非諂也，此所以報知己云爾。」生出獄，感其恩誼，遂以千金去其籍，偕之僦居別院焉。

予向識亞銀於珠江秀來寮，姿態極秀，有俠氣，喜爲人排難解紛。繼自餒江歸訪之，聞已從良去，因譜探春令第二體詞寄之云：「滿園春色被關牢，比蓬萊還杳，却羨他蜂蝶偏能到，又飛過牆兒了。探春心事誰知曉？」

添許多煩惱，忙忙耽誤，春風一度，轉眼韶光老。『今讀新嬌小傳，殊令人豔羨黎生不置云！』

珠江瑞蓮校書小傳

瑞蓮自少卽知名，飢豐骨瘦，濃纖得中，動靜中自具一種嫵媚態。不事鉛華，而輕勻淡掃，每顧影自憐。邇來門前冷落，車馬恆稀，卽姬亦以憔悴羞郎，千呼萬喚，始一出見。然珊珊來遲，欲前仍却，其風韻猶存也。夢花生嘗寄青衫濕一闋以贈云：『老大嫁作商人婦，那不憶當年舞衣歌扇，金樽檀板，迷也真仙。紅顏老了，琵琶猶抱，淒切絲弦，知音誰是江州司馬？同病相憐。』余謂樂天琵琶行一篇，因潯陽商婦而作，不意淪落之感，後人猶爲慨然也。（支機生）

予自庚午冬來粵，路出韶關，遇山東阿寶於舟次，抵羊城未幾，知其入小東營全福花林矣。友人拉予過訪，嫵媚之態，豔絕一時，車馬填門，名已大噪。因書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檀帖贈之。轉瞬十年，歲庚辰，重晤於山湖街，矮屋數椽，門前冷落，撫今追昔，頗有淪落之嘆。然徐娘雖老，風韻猶存也。復贈以詩云：『屈指投荒路共遙，萍蓬一水渡南韶，十年嶺海同淪落，五夜燈窗話寂寥，紅袖青衫多少淚，朝雲暮雨去來潮，鄉關吳越兼齊魯，何日歸程盪畫橈。』今讀瑞蓮傳，益不勝感慨係之耳。（繆蓮仙）

珠江細妹校書小傳

細妹一字紳妹，面如滿月，光麗照人。雙娥青以長，貌類男子，使易以裙屐，則儼然美少年也。善歌，工琵琶，當酒闌燈掩，香喉一轉，響榭行雲，聞者心爲之醉。余嘗以水榭中十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不乏其人，未有能出其右者。（支機生）

向予館南雒州署，友人汪心如吳容齋招飲張二妹家，時歌姬小妹妹侑酒，窄襟短袖，初見訝爲美少年。嘗調寄聖無愛詞題壁云：『領表長爲客，凌江兩度來，過寒燈孤館，愁無奈，一個病維摩。世事逢場作戲，人生對酒當歌，此時笑口得開麼？』復填鳳啣杯詞以贈云：『莫惜年華頻頻換，趁今日三春將半，看蝶板鴛鴦，一般陪襯笙歌院，覺圓脆如珠串。月常明，花堪玩，幾曾閒園林池館？况翠袖紅裙，強將杯斝親相勸，免得
不芳心亂。』後至羊城，訪丹桂校書，一尊敍舊，丹桂命其妹翠姣陪侍，愁癡姣小，亦如十五六歌郎。子又譜惜奴姣詞戲之云：『倦眼星斜，午夢誰覺起，遲遲日初過窗綺，小揭羅幃，又軟向郎懷依倚。呼婢簾兒外，防人偷視，欲坐姣無力，懶把殘妝理。含笑語似噴還喜，爲道宵來，誰知你突然如此休矣。儂尙是筭錢年紀。』今讀細妹小傳想風越大略相似也。（繆蓮仙）

珠江阿鳳校書小傳

阿鳳約年十八九，便娟嫵媚，亦一時翹楚也。性驕岸，見客每睥睨，不甚爲禮。而富豪庸俗子，恆樂就之，常擲千金爲纏頭費，凡所需索，無不竭力以致，故蓄積爲諸姬甲。所居繡幙綺窗，几桌皆香檀木，雕製精巧，案列古銅鼎，雲母屏，妝器盤霽紅瓶諸物，物值數百金。臥榻偏飾金屏，光彩耀目，挂流蘇帳，榻下以紅氍毹貼地，妝奩諸色，其精緻莫可名狀。金狻猊寶篆，日夜不輟。壁上自鳴鐘兩三對，刻午夜微醒，但覺丁東錯雜之聲，與魚更隱隱相應。身際其間，雖司空見慣，亦不能不目炫心迷也。至其服飾之美，尤極奢侈，夏暑納涼，挽鬢鬢妝，播翡翠押髻，簪羊脂玉如意簪，衣紫縠衫，謂爲家常淡素妝云，其態度概可見矣。惜乎品格入於流俗，風雅士多不樂與交。余嘗在水榭中見之，其驕傲之氣，形於眉睫，實有不堪親近者。然不解其能得富豪意，或曰：『是殆有房述者歟？』

楊幫小福短小精悍，性亦驕縱，睥睨一切。友人汪晴軒初甚匿之，不惜纏頭之費，後以其心大傲而愛少衰。

予嘗填巫山一段雲詞調之云：『脈脈珠江水，扁舟趁暮潮，金樽檀板可憐宵，到處屋藏嬌。最是輕盈態，身如弱柳條，愛他一捻小蠻腰，可有福來消？』然以阿鳳較之，又甘拜下風矣。（繆蓮仙）

婁卿校書小傳

陳婁卿字小好，居羊城，少失所天，歸依母家。家素貧，母勸令博織頭費，以供晨夕，婁卿不從。久之益不支，乃稍出款容，竊欲藉此爲擇木計也。未幾，盈門車馬，聲價重一時。余初識於大塘別墅，一見卽戀戀不舍，傾吐衷曲。越日招余於近聖居，其母家在焉。由是朝夕過從，兩情益密。月餘，母攜之他徙，音問遂絕。他日遇之，相聚數旬，後復際隔。歲己卯，秋闈報罷，程穉詩成，婁卿使人招余，余報以金箋。數日復貽箋簡，余辭不獲，乃得聚晤於仁厚里。婁卿風姿綽約，意態閒雅，淡若秋菊，和擬春蘭。知書，能爲四六言，然性磊落，不以才華自擅，偶爾拈毫，非相知有素者，不輕持贈也。己卯秋，貽書於余云：『侍兒阿婁，奉書仙查先生史席，竊媿風塵薄質，蒲柳微姿，黃鸞生春，早知心苦，紅渠出水，深悼泥污。雖弱絮飄於江頭，猶抱寒馨於籬下；頻年爐邊賣酒，敢妄希司馬之琴；鎮日花裏閉門，從不唱秋娘之曲。居恆落落，性本閒閒，酷慕清流，生憎俗習。每留花而不發，欲解珮以誰投？自憐小草，輒淒懷於萎蕤凝霜，幸接春風，獲快意於攀雲睹日。先生襟懷磊落，睥睨人環，舞席歌筵，亦有刻翠剪紅之賦；酒闌燈灺，莫當飛青儷白之心。乃前歲梅花放後，風雅人來，淪雪款茶，驅寒煮酒。十年並無心計，一旦忽與日成；其後姜移洛陽之居，君訪南唐之屋，何意重逢阿軟，依然前度劉郎。侍兒自問何人，仰邀特識，捫心慚慙，矢報涓埃。故自奉起居閱月以來，不減蕭奴愛主，倘得侍鉛槧三年之久，應無慚鄭婢知詩。不謂把袂言離，竟成闊別，雲山咫尺，一日三秋。今歲重陽，忽貽簡翰，珍永雅筵，貺以新詩，敬悉芸館下帷，矢不窺園者一載，棘圍鍛羽，未克振翅於九秋，偃蹇遭逢，古今同恨，然風雲際會，自有其時，人世功名，豈容勉強，但冀隨時珍惜，勿過騷擾，轉瞬飛黃，縵之衣紫。

向形庭簪筆，瑣院司衡。以先生史筆傳家，經綸有素，如此氣格，如此才華，豈非有操券得之耶？况茲際蟹肥菊瘦，線雨絲烟，正撩人愁思之天，轉動我別離之感，聊備小酌，乞枉高軒，暢敘幽情，稍申非意，如蒙許可，自當掃徑而迎，幸勿來遲，業已貯門以俟。嵩函佈，順請吟安，伏惟青睞不宣，侍兒阿姪檢衽再拜。（支機生）

紅顏薄命，自古皆然，况又多才，定招造物之惠，何獨姪卿爲然耶？閱此可勝同慨。（繆蓮仙）

沈秀英傳

秀英沈姓，維揚人，年二十許，自幼隨其母流離轉徙，旋入粵中。庚辰秋，友人王笠舫招飲，予始晤於羊城小東別墅，秀英都雅，玉立亭亭，弱不勝衣，時有飛鳥依人之態，低鬟一笑，行酒數行，坐客皆爲心醉。未幾，遽疾，僦屋而居，予訪之，知其誤投藥餌，因挽友人蔣稻村診視。旬餘疾少瘳，將移寓水南，依依話別，情若有獨深者。予書秀色如卿，餐亦可，英雄失路病同憐，一楹帖贈焉。後屢託友人趙小補傳聲邀予，久未踐約。冬初，予匆匆綏江之別，遂不復相見。一日，友人王應乾寓書于予，中有青樓惜玉，才子多情，黃土埋香，佳人薄命數語，反復披閱，猶未知秀英溘然朝露也。正疑慮間，適稻鄉書又至，乃云：「所不堪爲君告者，秀英香消玉損，已返方諸，脫化時，尙惓惓於君，以不能別面爲恨。今慕於大姑山下，右鍾情人也，曷不爲之傳，刊附集中，使千百年後，知有其人，錢塘蘇小，不得專美於前也。」予覽竟泣數行下，嗟呼！心雖通于一點，緣未了於三生，徒以淪落天涯，惓惓相惜，而彌留之際，猶念鄙人，泉路忙忙，恨何如也！他日返棹穗垣，當與稻鄉諸君，鼓蘭棹，泛珠江，挈榼提壺，訪秀英之墓，招芳魂而酬之。將見白楊蕭蕭，愁雲一縷，結於山顛水涯而不散者，其必秀英也耶？爰徇稻鄉之請，而爲之傳。（繆良）

外氏史曰：曩者李順娘死，病危時，戀戀故人，至有魂覓情緣之語。予撫棺一慟，以知己哭之。乃秀英死而亦不能忘情於予，非知己，胡能若是？雖然，人方遠別，玉已長埋，予又向何處哭耶？嗚呼！半生知己，尙當於青樓

黃土中求之耶？『蓮仙情種，又本恨人，所遇皆類此，豈多情者必多恨耶？抑無以見其情耶？（松菴舒普）』

六煙詞館四友傳

并序

朋舊來稀，閉居寂寂，應酬多暇，樂趣洋洋。花南硯北之區，不少蹉磨之舊物，烏東兔西之候，藉茲通送平流光主客兩忘，終朝爲伴，行藏與共，合筆於簾，爰援其尤，爲四友傳。

重光生者，本石氏之支庶也，其受生不知何時，世人莫與疑年者。性虛明潔貞，自韜其光，是以久隱山水間，而知者鮮也。迨好事者搜求遺逸，生方出而問世，藉師友琢磨，剗方爲圓，飾以金錫犀瑞，遂成有用之材，而世人刮目相石矣。以故重光生之名噪一時，荷蕩舟子，年逾知非，始與生定交，舉凡遊觀之美，翰墨之役，悉抗生與寓目焉。生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雖入富貴場中，亦不染一塵。且結交皆老蒼，不與少年伍，卽偶爾相遇，未嘗青眼相待也。舟子重其有發蒙功，無愛昧行，故稱之曰老友。

雲帶道人者，宗閻氏之苗裔也，常散髮林壑間，不以功名爲念。羅浮道士與之締交，始結髮入山，暇時隨道士登玉局牀作談柄，論性命圭旨，出而尋樂漱泉，與道士攜手同行，披雲撥霧，指破迷途，雲帶之稱，所由來也。旂蒙大淵獻之歲，道士借雲帶來訪舟子，喜其疎爽磊落，于思有致，遂館之。斯時舟子方欲杜絕塵囂，講養生法，不受蠅營狗苟之擾，惟雲帶一聽其指揮，而排斥焉。雲帶蓋有神異，或爲龍尾曳空之態，或作其鱗之而，立致蕭蕭風雨聲，則邪穢無不蕩滌矣。外人當笑舟子友非其倫，舟子曰：『士人不妨有方外交，此髮友，吾方外交也，不可棄。』

蒲公云：『粵中新會產也，貌瘦而骨立，性坦而行圓，鄉人甚器之，咸使修其邊幅，故乘時一出，無論市井閭閻之家，皆視若掌珠也。舟子與之訂交久矣，握手言歡，無間晨夕。乍時揮汗操觚，枯腸苦索，而公必爲之解慍。有時評』

論古今，瘴癘賢奸，而公且爲之拍案叫絕。縱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公處之直活潑潑地耳。舟子曰：『是公不因人熱，其梁伯鸞之禱乎？吾其以熱友處之。』

孔懷氏之二子，木姓皮，因其敦毛裏之愛，夙夜必偕，故世目爲孔懷氏焉。二子蓋善易，故身世行藏之際，均於易有取焉。以言其質，則革之初九也，以言其體，則泰之九一也。以言其詳慎，則坤之六四也。若夫靜默，則兼山艮之六四似之，日用周旋，則麗澤之兌澤富之隨又似之。外文明而內柔順，近乎晉之象也，無圭角而可倚依，近乎善之德也。舟子悅之，留爲館客，白首投契，左之右之，寤寐與俱焉。嘗語人曰：『吾得此密友，無慮寢不安席矣。』

得此四友，勝世俗交多矣。（繆蓮仙）

何先生傳

何先生名包，不知何許人，或言其母姓布氏。先生少時，卽僅修邊幅，深自掩抑，守金人之戒，括囊之譽焉。貌溫柔，文彩煥發，望而知爲經綸之士也。折節虛心好友，凡士農工賈婦人女子，方外青樓，莫不相與周旋，且有腹心以故人皆樂相倚託，朝夕不離。先生雖不甚耽於文墨，然同人中，或文稿，或數契，甚至詞狀情函，所不輕以示人者，皆謂先生代爲商量，其見重於人如此。性好財，善居積，與人交，常爲人司出納，先生初至，尙畧空曠，久必有所蓄，然一無所有者，亦不敢重煩先生也。先生雖好貨，而未嘗以財自封，或吝嗇，或揮囊，視乎其人心和平，無畛域。雖市價牙人，臧獲走卒，孩童豎子，亦皆與之狎，或譏先生交太濫，而謂先生不重則不威，先生初不介懷。先生嘗語人曰：『謀生爲讀書要務，人必無求於人，而後可以言品，設顏子無負郭之田，其能安貧樂道否也？』悲世之爲士者，徒高其志，僥倖於進取，不治生產，或僕僕公車，粟之薪桂，及久而坐耗，室人交謫，不得已多方經營，形情曖昧，喪其素志，或輕棄家園，間關跋涉，淹留異域，作嫁隨人，如此者，悔將何及？下而商賈小民，尤當各自爲計，心

與產恆，窮則斯濫，飢寒交切，日用奸邪。予欲使之量入爲出，用三餘一，以備非常，在君子所以養節操，在小人所以重身命，故不惜現身說法，以風世也。不然，予豈撲滿者流哉？」無何，歲當大典之年，天子坐明堂，朝羣臣，將有錫鬯之典，特遣使者召先生侍列於側。凡三公九卿，封疆大臣，或積懋勳高，或奏對稱旨，有所賞賜，特命先生從。先生雖出自巖廊，名列詔誥，及身至藩幕，未嘗以富貴驕人，且仍樂於投閒置散，不欲與參機密，其冲淡恬退雅量，有非他人所能及者。或云：「先生祖居代，因以爲氏，其遠祖曰囊氏，囊氏者，兄弟皆從公劉遷邠，故以好貨世其家，或亦公劉之化云。」又有皮氏者，亦爲先生別派，然多處閭閻之間，少與士大夫游。其策名大府，時見制誥，常爲士宦富貴家所堆重者，獨何氏一門爲最盛。

論曰：「先生少時善修飾，廣交遊，且以財自喜，或爲有道者所譏。然細察其行，時濟人之急，與所識之窮乏，因而屢空，終不少倦。雖有時纏頭買笑，不無少年習氣，然實因多情，殊非好色。及聽其言論，則居然有心世道人也。幸而生際昭代，名動九重，公卿大臣，咸相推重。不然，藏身褊褊之中，其顏色憔悴者，何可勝道？蓋生財非乏，顧不繫用之者何如耶？記曰：「積而能散，」先生有焉。」（黃宗翰）

曲盡微細（繆蓮仙）

紫衣郎傳

紫衣郎蒨質者，粵產也。實本青衫少年，既壯，衣紫衣，人以郎稱之。溯得姓之初，曰蒨菲氏，見氏族略，後或去菲，專稱蒨，族支星布閩蜀粵皆有之。漢初尉佗臣服通使，令偕白璧孔雀，隨陸大夫謁帝，族之通上國，則自此始。武帝破南越，移置上林苑中，築扶荔宮以育之。然南北不習，多憔悴容。帝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情也。」亦不之強。永元間，命居嶺南者馳驛進見，十里一置，五里一堠，使者冠蓋相望於道，臨武長唐冠上書劾之，遂絕跡。

殿廷。至魏文帝猶思其賢，下詔曰：「南方諸荔，宇內席珍，歲令郡國有司貢焉。」蓋自是代者著聞。郎生唐代，與文獻公張相國善，文獻公亦粵產，同鄉素習，在西掖稱郎於同僚，諸公不之信也。獨舍人彭城劉侯，曩謫經南海，得晤郎，聞言倍加獎，然少見多怪者衆。文獻退而嘆曰：「甚哉才之限於地也！以荔子冠衆美絕姝，猶徒以遠壤寡效，無舉被屈，吾職在荐賢，而不能使鄉里悉悉，彰達京國，吾寧無愧乎？」乃賦以贈之曰：「嗟爾命之不逢，罕獲知於貴躬。」蓋慨之也。大約郎沈浸濃郁，和如醴液，當朱明炎夏，賓客雅集，郎紫羅璀璨，登筵解衣盤礴，玉映芬流，雖貌姑射仙人，不是過也。挹其氣味，人人暢愜，好之者不啻若自其口，美亦不能悉數之也。時亦州彈子行稍後，日暉暉如龍，姓難馴也，甘爲奴，其見服儕類如此。厥後子孫當有宋時，蘇學士子瞻謫嶺南，一見曰：「荔生荔子，子其紫衣郎之裔耶？」把臂入林，探春買夏，綢繆甚密，賦詩云：「南來萬里真良圖。」又云：「不妨長作嶺南人。」其傾倒至矣。凡士大夫來南者，交口譽，至今不衰。荔枝自唐末來，支系繁衍，或居一品，或占狀頭，繪圖於忠州，作譜於莆田，佳談軼事，所在多有，茲本其在粵者著於篇。

外史氏曰：「粵於位爲南離，火兆文明，其生人類，智慧而赫爍若荔實者，非耶？或曰荔族之良不獨男子，其女子有所謂十八娘者，風流香韻，尤足令人豔道云。」脫手勻圓，香生齒頰，每讀一過，不啻食生荔枝也。（繆蓮仙）

十八孃傳

十八孃者，粵之美娘子也，娘子雖姓，父名枝，或云出黃帝時，離朱之後，族類繁衍，子孫多散處閩蜀南粵間。粵位南離，離爲火，故其生人，得天地精華之氣爲多，以此知娘子之生，佳麗莫與爲匹。獨行例最少，因呼之爲十八孃云。娘子生有異質，其母常夢流星入懷，感而孕也。及震，芳香滿室，秀色爛斑。比長，顏如渥丹，中含雪膚，性復甘

潤，腰細而長，雅好著紅羅衣。當炎夏時，日與其兄曰側生，所居深灣，相識於綠陰樹下，貌甚相肖，豔妝照水，人望見之，涎爲之垂曰：『何美而豔也？』有宋端明學士蘇公子瞻謫宦游粵，見丰姿林立，星布壘壘，驚嘆願作嶺南人，爲臭味交。人謂之曰：『學士特未贈十八孃耳。』學仙因贈以詩云：『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蓋娘子實錄也。而蔡氏君謨又爲離氏作譜牒，敘其支派甚詳，如陳紫宋香方紅江綠丁香子輩，指不勝屈，皆其族許字於人者也。先是南越武王佗，備物以獻高帝，鮫人而外，離氏女與焉。北方知有離氏者，自此始，名壘以振。至武帝破南越，攜離氏女歸上林院，作扶荔官貯之。顧北土地寒，風氣多異，非土著，鮮不變者，此遷地弗良，不特橋隘淮北爲枳也。迨永元中，帝聞南海有離氏美人，容色殊絕，詔下選焉。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傳送入宮，人苦勞役。臨武長唐冠上書力陳，有玩人喪德，好色不如好德之論，上可其奏，詔遂寢。厥後數傳至娘子，唐開元間，楊氏玉環，本姓產稔，知離氏支派尙繁於粵，又以曲江張文獻公在禁中西掖，嘗盛稱之，作賦揚詡其實。玉環思得一見娘子爲快，爰遣使飛騎迎入，見則爲笑，杜牧所以有一騎紅塵之詠，殆爲此也。時適長生殿新曲譜成，會娘子進，遂以娘子名其曲。明皇因與貴妃召見娘子於沈香亭，勅宮人扶持之，爲其好衣紫也，賜緋衣一襲，由是寵愛日深，波及子弟，有賜狀元者，洊升至一品者，更或入爲尙書，出爲將軍者，皆以娘子之貴貴之，而娘子仍不欲以紅粉取憐於人，惟日侍宮奴，名旁挺者，出入宮間，自著爲絳衣仙子。一日忽尸解去，若蟬蛻然，宮人不知其所云。

贊曰：『十八孃豈真離朱子苗裔耶？不然，何生長於南者，猶以火德著也？彼離者麗也，豔麗之至，而爭妍於顏色間，且再索而得女，離之謂乎？宜其臥悅於人也。天有尤物，足以移人，信哉！』（趙古農）

有色有香，雅與題稱。（繆蓮仙）

珠江阿富校書小傳

筆生花 後集

阿富年及笄，性柔婉，毫無妖冶態。雙鉤亦纖小，言談端謹，舉止矜莊，水榭中並無此等品格，使置閨閣，斷不疑爲青樓人物也。余悅其蘊藉，可人，故常過談，今不知所之意，必是大家婢女，惜每詢出處，而彼緘口不肯言，至今尤不能無耿耿耳。（支機生）

往予過珍珠家，見玉姿年二十許，貌白質微麻，舉止端莊，頗有大家風味。因書楹帖贈之云：『溫柔真個人如玉，馥郁多因室有之。』其情態可想也。後從良去，而亦芝謂青樓中罕有倫比者，今讀阿富小傳，此殆其流亞歟？（繆蓮仙）

珠江綉琴校書小傳

綉琴亦字柳燕，年十七，失身於人，故流落風塵，無所歸著。余嘗贈以詩云：『瘦損腰支力不勝，多愁多恨有誰明？悔叫攀折他人手，狼籍東風太薄情。』（柳）不從白屋借烏衣，却向迷樓逐隊飛；綵線何堪重繫足，畫梁空憶語依稀。（燕）楊子江頭作絮飛，天涯何處覓依依？旗亭瞥見渾如夢，和雨和烟也是非。（柳）畫簾無復媚春聲，真個無情勝有情。事事莫教重說起，紅衿珠淚淚盈盈。（燕）名流和者數十輩，玉珊生製珠江紀事序，余又爲記以傳其事云。

予曩飲沈媪家，有三姑出侑酒，詢知爲良家女，失身於人，流落幾無所歸。因口占一絕贈之云：『護將嘉樹小庭栽，春事閑珊只綠苔；太息桃花真薄命，雨中零落雨中開。』是可與綉琴同慨矣。（繆蓮仙）

素心蘭記

蘭家女晚香，幽閒貞靜，其品格與梅妃等，貌清而瘦，亭亭玉立，竟體芬芳，當時比之張麗華云。性雅潔，不樂羅

綺叢，卽貯以金屋，弗稱也。世居山谷間，慣耐清貧，孤芳自賞，惟與隣姬眞珠善，與語皆同心之言，故入其室，久而俱化。後眞珠已徵，燕始之夢，始稍稍疎之。家無長物，凡硯之外，分置瓶鑑，壁無纖塵，中懸馬湘蘭尺幅。有時琴彈一曲，月透紗櫺，有時茗煮半甌，煙融紙閣。但求佳子弟如玉樹者，白頭相賦，于願斯償。昨有媒氏細腰娘，備言其事，其目中無人耶，抑心上有人耶，頗耐尋味，故記之。

端莊流麗，兼而有之。（熾之余觀光）吹氣如蘭，令人心醉！（繆蓮仙）

方外交竹香記

竹香之梗概，予於其傳中，言之詳矣；而行誼之古，交情之摯，尤有不可磨滅者，何言之初予之交竹香也，方其披緇之三日，往見弗許，知其能詩，贈以七律一章，卽出見談論之下，相得甚歡，遂成莫逆。嗣是休戚相關，視同一體，凡予所好者好之，予所惡者惡之，而殷殷屬意於予者，成名耳。予不才，屢困場屋，則悲悼抗憤，發爲詩歌，其抑鬱之懷，必逾歲而始釋，暇輒以詩酒相會，如是者數年。夫竹香剛正士耳，於衆僧之所爲，心弗善也。同輩皆忌之，由是不協於衆，設帳於鴛湖之梅籬，此予送行詩，所以有生，成傲骨難容世，到此窮途欲問天之句也。會予不戒於火，家業蕩然，竹香聞之，不遠數百里，徒步而來，相見大慟，予反慰之稍釋，然終不能無憾於懷也。小住數日，鬱鬱以去，梅籬者，編梅爲籬，綠房蜿蜒，周垣繞舍，竹香居之，花時如臥雪海中，儘堪笑傲。吾意竹香悲憫之懷，必漸化於怡悅之境，孰知身受者，情隨事遷，而旁觀者，乃憂從中來耶？被災者情之不憚，而弔災者竟憂之成疾耶？不數月，聞其歸，往視之，已臥病不起矣。嗚呼！而執事子曰：「生前一介不取，毋以死後累人，藏白金數十，可作身後之用。詩稿千首，竟爲我存之，倘得一字之傳，某之受惠於君者大矣。」予悲泣不能成聲，但首肯之，然猶冀其數日之延也，而何以遽於是夜，溘然西去哉？嗚呼！痛哉！竹香之死，實予之被火死之也，悲哀昏憤，莫知所措，邀同好

鄒君介石張君蓉湖治其殯殮葬於無錫之覺皇寺後，如所蓄而用之，以成其志。惟詩冊被其師象範，僧漚沒，不克遂其願云。吁！予負竹香矣。竹香之心力，專在於詩，予不獲究象範而出之，以行於世，徒使遺風之託於空言也。不誠大有負於竹香哉？用是悲慚交至，久之對發口疽，死而復蘇者再，夢至寥廓之濱，風雨淒其，莫名其慘而竹香飛艇而至，載予還家。卽聞家人語曰：「疽出毒矣。」由是得以漸安。嗚呼！竹香之生也，望予成名，其疾也，爲子殞命，其死也，又謹持於病中，竹香之心乎？予者，固生死不渝矣。乃予曾不得一傳其著作，將何以見竹香於地下也嗎呼！

予多方外交，交皆厚，而竹香之與韞石，尤心心相印，生死不渝。語有之，得知己，可以無憾，雖然，吾輩知己，乃獨方外也。哉！今而後子殆將披髮入山矣。（繆蓮仙）

東海重生記

環粵皆海也，海與河通，蕉符出沒其間，爲淵藪焉。以故宦游需次者，恆有巡河之役。庚辰秋七月下旬，予奉委總巡西南路河道，計分六段，水塘八十一汛，廣表一千二百餘里，巡閱一次，急公者亦需半月。予於二十五日，率家丁四人，買舟前往，外委黃漢榮帶兵十八名，駕藍底巡船隨行。每段督令營員二人，管領巡船二隻，帶兵二十六名，令六段巡船計之，共武弁十三員，共二百三十餘名，晝夜梭巡，無間風雨。過汛地，汛兵升砲鳴金以伺，誠重之也。八月初四日，由第四段江門汛開船，傍午至第五段外海汛，橫渡古鎮汛，大洋河面，兩岸隔二十餘里。初則油雲天蒸，漲飄灑未幾，颶風大作，驟雨如注。舟師云：「此龍神朝天過路時也。」急掩廳板，閉馬門，爲避風雨。計舟師兄弟二人，及水手等，倉皇駕擄盪槳，欲過彼岸灣泊，奈中流浪湧，風雨交加，推搖不能轉動。時予方聞西南河道闢，擬詩賦紀其略，忽而舟向左側，几案筆硯皆傾翻。予與家人賴福同跌於左窗壁，足踏篷頭，一踏一轉。

篷湮入水。急切中，予執艙板二片浮之，賴福挽以手，但聞衆人呼救聲，婦豎啼哭聲，風聲雨聲，波濤聲。而右邊窗隙內水，又湧入右馬門，恨望之，在上僅尺餘水未溢，隱隱見天光。水浸至項，喘息不定，欲出則窗門俱掩閉，輾轉如在巨甕中，窘迫尤甚。幸家人智榮踢開右馬門，拉予出，倒扳石陽橋板上。上焉箴結腹傷流血，亦未之覺。左右頗驚，陽橋又沒，舟全覆。因聳身跨坐於船底，載沈載浮，幾有反溺之勢。予已自問必死，然回念平生無過，祇有救人。今勤勞王事，何至自罹死所？於是呼籲諸神號，覺風雨漸止，雲霧中見巡船在左岸約十餘里。外委黃公亦見總巡座船被溺，急來相救，因風阻不前，遂棄去葵篷，齊力盪槳而至。共役擁予跳過巡船，家人及舟中老幼魚貫而過，皆獲命。復盪槳，至一時期，方抵左岸。適蛋戶撈蠔殼船三隻至，命往覆舟處偵邏，乃用長繩繫舟傍柱木，將覆舟曳近岸側，檢什物漂沒，半沒半餘，受溷水浸濕不堪用。是日仍回第四段，浦下二鼓，達江門汛，借馮仰山干戎汛房住宿。馮黃二人極爲周旋，洵患難中良友也。其何以報之耶？維時黃外委謂予曰：『聞蛋戶云：覆舟之地，剛在海口，龍神常相往來，深不可測，凡撈蠔殼者皆不至。舟往遇龍神，多遭沈溺，鮮有獲救者，故過此須在上十里許。今舟師不識路徑，誤經其地，幸官長存心忠直，故有救星。我等曳覆舟時，見黃色大魚二頭，在下承之，及曳開數丈遠，始悠然而逝。』舟師亦云：『覆舟之際，忽有兩大黃魚，銜舟尾而來，若奔赴救援。』然是說也，予未信之。語云：忠信可以涉風波，今於謝侯益信，又云：大難不死，其人必貴，知後福正未艾也。文亦鼓次有法。（潤庵）

李世芳）庚辰小春，予客寶江，會文鎮山，招羣公燕集，予有懷稼軒句云：『東海往還猶夢草，北樓懷想正臨風。』方朗誦間，適稼軒信來，述此異事，乃驚曰：『稼軒爲政慈祥，存心忠厚，竟遭此慘境耶？』出曰：『惟若是，乃能絕處逢生，亦即天相吉人之明證也。』此論誠然。（春帆吳江）稼軒先生，迺西學望族，以名賢書爲東粵邑宰，筮仕翁源，多善政，士民愛戴，呈留限於例不可。庚辰秋，奉委巡河，邀予爲舟中詩友，予以事不果往，而先生忽遭此厄，設非平日存心忠孝，施政廉明，幾何不載胥及溺耶？至大魚之奔救，殆有神物憑之，或不

經也。(繆蓮仙)

抱影吟軒記

人不能無形，形不能無影，影者所由繪其形也。予自屏跡山河，追蹤巢父，孑然獨坐，四顧無人，惟我與我，相周旋於青燈明月之下，而影寄焉。於時抱影長吟，吟聲朗朗，戶外人匿而聽之，有莫知予之懷抱，一發於吟，而惟影可與唱酬者，揖謂予曰：『先生之吟，不於刻燭分題之會，而徒形影之相弔也，何岑寂耶？』予曰：『噫！予知予別有會心乎？當予棲遲小軒中，顧影自憐，影之外，雖罔兩不能辨予爲何影，與影之孰爲予者，使予引鏡自覩，則鏡中人，臨水自照，則水中人，安見我自爲我，鏡中人，水中人之非我耶？今夫清淺橫斜，梅之影寒而瘦也，交加歷亂，竹之影疏而密也。綠陰重疊，低亞於欄，花之影，呼童而難掃也。是蓋影不一影，影與影交，皆有所待而後出也，予亦若是焉耳。且予吟興詩發，軒外有聲，相聞其最韻者，則枝頭好鳥聲，幽篁戛玉聲，芭蕉滴雨聲。未雨而啼鵲不住聲，鳴鳩相喚聲，既雨而羣蛙吹池，四面逼近几案聲，深夜而砌蛩吟秋如，助予歎息聲，若是銷魂之聽，則以賣花聲爲第一。夫非天地之清籟，詩腸之鼓吹耶？僕性癖人也，雅鄙爲庸耳，俗目所溷，不樂諧媚於此，故寧杜門，恆抱影吟，以自適。曲江之詩曰：『抱影吟中夜，誰聞此歎息？』是卽予之意也。夫爰本其詩語，額其軒而爲之記云。

一(趙古農)

愉悅迷離，有繪影繪聲手段。(繆蓮仙)

遊白雲山記

余童時，聞諸前輩談白雲之勝，嘗欲遊之，而力未能。及稍長，力及矣，而未有居停主，恐遊之不能盡其興，亦未

果行。歲在壬申秋，田師養痾於白雲，倚山樓時，與諸名士登巖巖，搜幽谷，吟嘯摩星之巔，余聞而益慕之。孟秋中旬，師來城，袖詩一卷，俾予讀之。凡奇蹤異跡，與夫一石一水之在山者，咸爲題詠，鉤其魂，攝其魄，神光陸離。今讀之，如登蓬萊，披閩嶠，雲海蒼茫，迷離滿目，不自知其身之未至也。而游興莫遏矣。當是時，其溽暑初消，炎日猶暴，十六晨，遂攜弟從師而行。比十五里，已至山下，松陰夾綠，石徑疊雲。攝衣而登，未半山，有石壁迎面，斑駁中隱，隱福海靈山四字。更上一層，則峯迴路轉，至倚山樓矣。樓爲葉雲谷戶部墓田丙舍，擁雲而立，俯而瞰之，浮浮欲動。秋田師延其額曰：「雲船」，道其實也。樓側爲安期巖，傳爲安期生嘗修煉於此。月之廿四日是羽化之期，自初旬以來，求福者無窮，男女老幼，雜沓而來，山林中有塵囂象矣。秀水橋在樓前，由秀水橋至白雲寺，山光樹色，蒼翠逼人。寺後仰望摩星嶺，彷彿在雲霧中，趨而登之，而赤日暴烈，汗流浹背，遂止焉。寺僧延於靜室，爲汲九龍泉，煮白雲茶，茶煙清馨，與耳會，而心與之俱化矣。薄暮復從樓西行，夕陽在山，微風拂袖，約三里許，至月溪祠。祠之外有池焉，清泉半畝，游魚可數。其後古松數株，鱗甲騰躍，俱作龍螭狀。回望山坳，草木中水，翕然飛下，疑所謂滴水巖者。秋田師云：「此水簾也，滴水巖尙在鶴舒臺後。」往而觀之，其大者光明如練，水石相齧，散而爲珠。其小者迎風而化，靠靠如屑，俱幕於水簾之上。少焉，棲鳥噪林，人影散亂，秋風徐來，明月在天。師曰：「此非良夜乎？吾與子曷作踏月之游？」余曰：「唯唯。」遂循途索徑，攀柔藤，深谷得一寬暢地，悉以白石砌成，光滑如膩，蓋雲谷公墓也。席地坐談，四顧亂山毀松，雲濤謾謾。忽而金鼓大作，聲振岩谷，仰見皓月微翳掩統。秋田師曰：「是其月蝕乎？何金鼓之作也？」少頃而月益虧，光亦漸昏，漸而過半，漸如眉，未更許，已全蝕，月影漸黃，漸紅，漸黑，鼓聲益振。至子夜始復生光，而色象慘淡，非復舊時之象矣。遂愴然而歸。是時有香石黃明經者，粵中詩人也，會同同學諸君，在碧虛觀創建詩莊，有復古之意焉。秋田師嘗與往來，次早復從師訪之，擬雲尋徑，累土成級，不知幾千百層。級盡復緣山下，經滴水巖，露珠點點，如響楸枰。人行於下，聲應於上，誠有如秋田師詩所云者。下卽

蒲澗寺，東坡詩云：「千章古本臨無地，百尺飛濤瀉洞天。」今已全非舊觀矣。曲折至山脚，回望再來人，如在天上。一石橋橫架蒲澗，過橋則綠樹如煙，叢雜聳秀，循路而西，過六真橋，登碧虛觀，寒犬吠人，香石與羅浮江瀾濤道人曳履而迎，偕入所建詩莊，時僅成軒兩楹，其樓其亭，尙未竣工。軒臨蒲澗，竹木環繞，亦一勝地也。坐未久，欲極游目，遂之蒲澗寺，寺前綠陰下置石數塊可坐，摩挲壁上古碑，瞬息香石來，與秋田師談詩，各逞所見，縱橫上下，俱栩栩有仙氣，不復知地爲雲而身爲雲矣。坐久扶杖而歸，一木一石，悉徘徊瞻眺，復至詩莊，而此舊主持李道人來山，爲談白雲數逸事，亦靡靡可聽。亭午往安期巖，求福者益衆，人唱馬嘶，鳥鳴猿嘯，樹動於風，水激於石，衆聲並作，流雲散亂，幾不能自安於幽靜矣。大雨忽來，雜聲少寂，山色蒼翠，木葉如鏡，頗豁心目，遂飲於此，盡醉而回，已漏下二鼓。角月隨身，樹影人立，螢光出沒草際，萬山如睡，慨然動思歸之想。比至五鼓，蹣跚下山，東山初日，旋歸館舍，復取吾師詩而讀之，其景象猶歷歷在目云。（陳夢照）

揮毫落紙如雲煙。（繆蓮仙）

談天偶記

庚辰秋，月夜過訪某翁，適座中客有談天者，論地離天若干遠，各執一說，辨莫能已。俄稚子嘻嘻從外來，詢之翁長孫也，小字馨兒，甫七齡，性聰明，翁嘗親授名人詩數百首，皆能默誦。翁語之曰：「汝知地去天幾何？」馨兒對曰：「僅十丈耳。」衆愕然，詰以故，曰：「馨兒曾讀楊大年詩云：『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豈欺我哉？」衆方贊歎，而奚童捧茗進，因問之曰：「噫，天高不過兩臂，何十丈之有？」衆不禁捧腹胡盧，翁叱之，奚童曰：「曩爲主人滌衣，偶低頭拾物，主人嘗曰：『臂兒聳得半天高。』」一臂半天，兩臂自然到天。」翁促之出口：「狂奴放肆，黑地昏天。」衆笑猶未已，徐曰：「此亦可以談天。」馨兒乃撲掌歌曰：「談天談天，月

落參構，已三更，天終莫知其天之所以爲天。予將步天衢，叩天闕，追天府，登天堂，而還問諸蒼天。」（張淳）

磊磊落落，有舉頭天外，旁若無人之想。予向有天游子傳，讀此覺先得我心。己卯秋，偕王見大訪海幢寺，澄波方丈，適順德何夢書至，甫七齡，貌端好而喜動，澄波云：「伊頗聰穎，善屬對，惜乃父爲翠花工藝家，貧未讀書，今年阮制軍喚入節署，試以對，如響而應，大獎賞，邑紳始釀金令其就學焉。」予因出句云：「知者動。」對云：「門人惑。」復自言平仄不調，另對云：「頑夫廉。」予又云：「秀外慧中。」卽云：「光前裕後。」時案置一鎖子云：「金鐵鎖。」乃凝想片刻曰：「玉連環。」予甚奇之，問何以名夢書，澄波云：「伊生時，父母皆夢有人送書至其室，故名見大云，夢字不佳。」予曰：「秦人占之，男子之祥，可改名祥書。」伊有一姊，年相若，亦工於屬對，斯更奇已，茲故附記於此。（繆蓮仙）

珠江觀劇記

香薰_鄂被燭滅_髮筵，似此情腸，實趨孽海。惟領略當前機趣者，自能相感於無形。嘉慶庚辰暮春，觀劇散悶，添福菊部，鳳郎爲余所賞，索團扇拂暑，急允其索，因與繆蓮仙合題詩於扇面云：「客底無聊喚奈何，逢場相約聽清歌，鳳郎一曲移情甚，眉有春痕眼有波。珠江雅集奏雲璈，梁繞餘音格調高，斜日豔飀翻舞袖，可憐人似小櫻桃。」鳳郎姓周，楚南人，又名雙鳳，粵東梨園不乏佳麗，而添福菊部尤著於時。昔年余隨任江右，得蘇州裘四荔爲侍者，嬌小靜秀，能詩，有「自憐如雪梅花好，素手擎來看不明」之句，試問鳳郎何如也？（稽致亮）

無錫稽氏，忠節世族也，子弟簪纓相繼，是修撰奉摺，錢啓俱中，茲要惜有才不遇，枯寂如僧，凡舊時綺語，付梨棗者俱銷燬，僅存此作，慧能兼福於起首數句卜之。（巢阿趙古農）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是軒豈終無遇合者哉，觀劇贈扇吟詩，將稻香畫桃花數枝，余亦付作一律，皆佳語也，皆游戲也。（春帆吳江）一經品

題，聲價十倍。（田園吳履謙）是軒精神薄弱，深悟禪理，即觀劇，亦各有會心處也。（繆蓮仙）

珠江奇遇記

阿叔南海人，姓鍾氏，字秀霞，美風姿，好修飾，嘗同余館別墅，叔之大阮與焉。阮叔之，余亦叔之，同學皆叔之，故阿叔之名，無不知者。歲戊寅端陽，適社友邀余赴珠江觀競渡，畫船簫鼓，士女如雲，其風景不亞離陽也。日既暮，飲於西河水榭，叔與阮皆在。姣出見客，內一妓鬢低斂，霧腰細驚風，年約十六七，甫睨叔，既逡巡掩面奔入，叔尾之少頃出，而微頰意頗索然。結其故，不語，但呼奇遇。爲聞耳語，余曰：「此女子君識否？」曰：「未見一斑，安知全豹？」叔曰：「郎君詩所稱東風飄白絮，春雨溼紅襟者也。」余初以爲妄，既而疑之，急詢之，搗曰：「此妮子鬻自榕江，名繡琴，初來未諳見客，官人勿罪也。」阮在旁不解其故，詰叔不答，詰余亦不答，因詰再三，余微露之。阮大笑，謂叔曰：「今使汝二人一敝舊情可乎？」叔倉皇急目，置不顧，強搗招之，搗曰：「是妮子大不可人，價忤老身命，承官人見召，當捉來。」頃搗出曰：「妮子害羞，怕見貴人，老身強之不來，想無福消受官人擡舉也。」阮有愠色，偕余往覓，遇之，避寒籠入，見其俯首拈帶，倚牀不語而已。屢命出，弗從，阮怒，形於詞，搗懼，撻之始出。俄而就席，時諸妓互相行酒，繡琴遍酌同席，不酌，酒數巡，阮謂琴曰：「當日與大相公情深如許，今日相見，不當一浮大白耶？」琴擎盞進，強叔飲畢，繡琴傾餘灑於地，細語曰：「如此薄情人，當奠九泉下。」阮曰：「琴大不情。」

「琴含笑曰：『人若有情，妾身胡爲流落至此？』言下淚簌簌不止，余與阮爲之悵然。初繡琴少爲叔家婢，名柳燕，稍長，秀慧絕倫，年十五，叔愛，欲犯之，拒，僞訂爲側室，亦不可及，笄頗涉懷春，不能自恃，竟與叔通，綢繆數月，父母不之覺，及父母爲叔娶婦，防叔密，遂疎燕，然遇婦且歸，至字，猶不忘夙好也。後適邑人爲某妾，得值三百餘金，以其不貞，歸之父母。母聞婢歸，大駭，詰其由，燕伏地自投，以實告，詢叔，叔諱，燕堅不移，叔羞憤成怒，杖之，燕痛

泣，矢自盡。父母雖廉得，情以素溺愛叔，故置不深究。父母欲留副叔，婦妒甚，不果。適媒媼來，以賤價售去。年來音耗遂絕。今猝遇之，豈叔之夙緣未盡耶？余聞叔與燕事甚詳，叔所云東風春雨二語，余曩憐柳燕之無依而作也。久之，搗聞其事，心耿耿，恐琴戀叔情，隨叔逃，又懼叔以勢脅叔，等每往招琴，搗必善爲說辭，不敢面叔。且余聞其姊妹云：「琴偶與叔交一語，搗必撻琴，故叔至，琴必深匿。」王嘗憐之，恆至不問。不數月，搗終不自安，竟攜琴去，由是不知所之。（劉颯）

此恨綿綿無絕期（繆蓮仙）

狐媒記

張生，壽南海舊家子也，少失怙恃，性聰明，年十五入郡庠，家中落，弱冠猶未議婚。城中王翁，生父執也，素裕，有少子二，邀生置西席焉。生益力學，志願頗昂，自視取青紫如拾芥。會省城演戲，士女雲集，生亦往觀。至城西，行人湊聚，逼不得前，延佇一門首。俄對門一婢，揭簾欲出，簾下坐女子數輩，中一女，年可十六七，流盼注生。生睨之，紅蓮一朵，真國色也。婢以人穴不得行，垂簾而入。生神爲之奪，徘徊不忍去，冀得復覩。久之，人散，婢始舉簾而去。生前日之寵復垂，竟不再覩矣。生歸，凝思不置，意非此女，誓不覓赤繩也。自此數日，寢食漸廢，形爲之瘠。一夕，更闌獨坐，時七月十三日，皓月侵窗，金鷗薦爽，庭前梧落鸚鵡，作金石聲。生凭欄調金徽兩闋，俄一女子分花而出，冉冉而前曰：「郎君得毋寂寞，知音人且至矣。」生詢其來意，自言妾隣家胡女，第七夕聆君妙韻，知是解人，故不避嫌疑，欲效文君一聽耳。」生喜曰：「卿果女子，期乎肯一彈，使僕洗耳否？」女撫絃爲一操，音飄飄入雲，人間無其妙也。生益喜曰：「真吾友也。」因與之狎，亦不甚拒，遂入幃盡綢繆之至，且訂後期。女諾之，雞籌初唱，始辭去。生起送之，已渺然矣。生意其非人，但戀其色，亦爲之置度外。至夜輟讀，啓扉以俟之，既久不來，怪其負約，閣扉

而寢，則女先在牀矣。益疑之，亦不之詰。一夕攜一榼至，生與對酌，有仙果數枚，頗不類人間所有。半酣，生撫琴，女起舞，霓裳翩翩如乳燕甫畢，生扼其腕曰：「卿使我真個銷魂也。」自是每夕徵歌選舞，極盡流連，言笑頗溢。翁漸覺其異，詢之，生愕然，不以實告。翁益難之，生不能諱。翁駭然曰：「吾比隣無此族，恐非胡，乃狐也。」屬生俟其來，密藏其一物，以覘其異。生如言，果得如意金釵一股，以授翁。翁把玩之，上有女子名，益疑，以告媪。媪驚曰：「是西隣某娘子釵也，何得至此？」俄聞西隣撞婢聲，急遣婢往偵之，知果失釵，疑其婢所竊也。媪益駭，使婢持釵。一旦以故告某媪，媪大奇之，然以女素不離左右，亦不疑其夜奔也，以告某翁。翁曰：「是豈有天緣耶？蓋使吾兒配是。」越數日，某翁詣王，謀以姻事。王慨然爲任，詢之生，生自得釵後，寂不見胡女至，益奇之。第不知某女何等，雅不欲忘城西之女子也。翁強勒不可，因辭，勉許之。王代爲主人，遂合卺焉。歸洞房後燭之，則城西簾下所見女子也。女亦大駭，翼日告翁等，無不驚異，因知狐果仙人，亦繩非泛繫也。慈水張恕堂先生與生好，詳述其事，乾隆壬寅，余從之游，深悉其顛末云。（馮步雲）

有媒如此，何以謝之？（繆蓮仙）

■ 鬪蟋蟀記

嶺南戲賭，有鬪鶴鴉畫眉，然皆不若鬪蟋蟀爲士民樂也。廣州南海番禺東莞增城四郡特甚。客有問於余曰：「俗鬪蟋蟀，小人之事，豈君子所樂聞乎？」余曰：「否！凡物莫不有至理，在人會心耳。」客曰：「請道顛末，據我塵襟，豁我鄙塞。」余曰：「唯唯。夫鬪蟋蟀，始盛於唐，天寶繼盛於宋。蟋蟀卽促織，蜻蛉王孫沙雞，俗名竹節，實一物也。以翼鳴，五月之時，宵露夜闌，月露晶皎，涼風颼颼，聲徹四野。知音者，謂疏而不驟，清而流亮，必善鬪。希爭少年期得一帙，倫超羣以爲快，羣露宿荒野，不避風雨，默俟好音。然潛跡靜聽，察聲所在，燃油松披荆蔓，振以竹

棒卽隨光躍出，接得，納諸排中，十不一失。排狀方扁而稍長，不過尺，穿疏細竹爲之，界其中，旁列房各五，房容蟋蟀一，俗名蟀排，以其多蓄，輕且便攜也。及晨較選，謂打草口。先觀其色相，以其青赤紅頭額，大股長背闊爲佳。白黑黃麻，單鬚爛翼爲劣。然中選不中選，不在此也。項緊，脚瘦腿薄，斯下耳。選法，取色相佳者對鬪，負棄去，更翻易生力，速三四捷爲上，挑次，取色相劣者鬪如前。後取佳者魁，與劣者魁相合，捷則爲頭盤。若癡鬪，四合五合，合能不败，均爲頭盤。雖色相劣，亦刮目視。俗以小圓瓦盤，底薄填滑澤淨泥，爲養蟋蟀器，故等第以盤名於是。開靜室，開南軒，中選者悉優養其中，備供奉，至以時省視。餐以白黍，餵以鮮嫩蓮子，欲其身輕而鬪捷也。甚而赤身假臥，餽蚊蠅，取血以伺，欲其力剛而鬪捷也。是日鬪，輒鬪畢而後飯，一其腹王而鬪很也。及晨爲之潔磁盂，以供水，甫夕，進金絲蟀母，以娛其志。蟀母之名金絲，猶阿嬌之花貌，玉容苗條，綽約也。憐其畏暑，忌風，購纖細銅絲，跣主，如小滿月玉，灑作水波縐紋，輕罩盤上，緩扇蒲葵，使受涼消暑。忌風感暑，則病爲垂頭，爲翹足，爲噉盤，爲捲鬚，練牙踢腿，諸態，速啖以菱爲心草，蓬萊豆芽，可愈。少延則憊不足用。敗不中選，與不鳴不鬪，不中選者，皆蓄諸大甕，日象以水飯。間聞甕中謬謬怒鳴，揭蓋視，聲雄一甕，甕處者莫敢攫其錄，所至皆披靡，審知爲前日不鬪不鳴者，拔登諸盤奉養，與頭盤埒。業經前敗，名曰二口，雖善鳴勇捷，不復錄取。俗好勝士，廣張羅網，聞其處，頭盤出類，不遠千里，購得，棄百金如敝屣，其貴重若此。六月，鄉間漁利子弟，釀錢益大，厥開鬪蟋蟀場，名之曰獵，義取獵較也。開獵子弟，咸稱白獵主，是時有鬪蟋蟀癖者，莫不梯山航海，赴獵較勝，賭金爲劇，名曰打餅，若兒戲者。然餅金白金六分，會計餅數多寡，所賭金可數而知也。其賭戲之雅者，歟，亦猶鬪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馮軾而觀之之意云爾。比蟋蟀每鬪必克，舉獵無敵，莫敢與角，名收獵，威耀一時，名垂後世。今尙傳甕缸青，鑿底黑，老紅麻，一牌白麻，爲十年前收獵也。或鬪敗，少年怒，卽擲一若以軍法從事，臨陣退縮者，殺無赦也。秋老金風肅，一揚罷，則風流雲散，勝劇全非，收獵者，亦功成身退，絕粒僵脫。少年緯蕭如小棺，歸葬於所出處，祭以牲醴，重報功也。獵

蟋蟀，揚眉得志地也。獵有定式，中設方木桌，置六圓盤一，納三寸高闊小竹圈於中，名曰打斗。少年各捧蟋蟀，互易者曰放對，必色稍大小輕重適均。打放入打斗，一在圈內，一游圈外，視所賭餅不差，謂之對牌。乃揭圈合鬪，原未揭圈，獵主分捧，分牌列書，打餅人名餅數，聞彼多此寡不敵，恆有悻悻者傾囊，助寡者餅足，謂之抱牌。牌鬪，獵主合收，收金分助而囊，謂之繳包頭，杜後悔也。俟鬪畢，勝一決，乃檢點敗者金，悉付勝者，而獵主於中十取一焉。初檢點，各推一人持細嫩草花，名曰帶草花，似指揮蟋蟀進退。又擇強有力者二三人，山立草花人左右，名傍草花。捐圈後，主持蟋蟀鬪，惟草花人之命是聽，定蟋蟀勝負，亦惟草花人之命是聽。而旁觀者如蜂聚，如堵牆，目有視，視蟋蟀鬪，耳有聽，聽蟋蟀鬪，神有注，注蟋蟀鬪口有道，手有指，都於蟋蟀鬪情，條條爲急，意意爲憂，心條條爲禱，氣條條爲惱，皆癡想蟋蟀鬪。忽而喜，忽而怒，忽而惱，忽而憐，忽而息，勿而口張舌吐，目呆，忽而自笑自語，大聲疾呼，皆形忘蟋蟀鬪。鬪法不一而足，機變百出，不可度思，有智鬪，有力鬪，見影急越，超前突，大恣齷人如鷓擊鬼，條條而鬪，條條而股，令而應接不暇，爲飛咬。其鬪不厭詐，兩鋒已接，翼不大振，牙不接交，爪一撐巨勢，久之，敵玩以懈，力且竭，一番勇而勝決，是謂詭鬪。有能爲必勝者，即逢千人，數彼瘡痍，僅餘一足一翅，先聲猶足奪人，俗名疲卒。若夫張兩伐牙如鉗，一切齒敵，即負瘡奔北，乘勢趨逼，猝盪其腦，貪如狼，斷其一足以嚼，名大咬。鋒甫交，即擬搏，渾鬪糾纏若小團，騰躍而擲諸盤中，如飛寇墮地散，其聲聒然，謂之重團。更有大力於身，接咬瞥見，一搖首，彼陟若蹴，陶起翻身仰跌，背黏斗旋，滾加轉磨，頃刻始定，息猶喘喘然，斯曰進乎技，不可多得。其他截鬪，服連環鬪計，花心拔牙鬪，諸鬪，輕捷快利，人不友見，難徧以疏舉。勝負分，草花人趨勝者趨至，負者前誘鬪三，謂之撞頭。時時有撞頭至三，勝者輕敵，負者出不意，遽置餘勇，殊死鬪，而轉勝，必三誘彼，皆鬪聲辟易，而後贏輸定。鬪蟋蟀之事畢，客盛然曰：「豈始以鬪蟋蟀爲戲劇，而今知爲戲具，何有於至理？」余曰：「吁！子向矣，昔欽若設孤注之喻，馮河爲知博之談，凡物皆可取則，何必賭之無理？當夫蟋蟀伏處草野，欲露吟風，何異修士，槃澗寤歌，草茅坐誦，簾

瓢飲食抱膝長吟觀光而出。有道則見也。以五月鳴。猶之十二月雉。雉鳴。十三月蟄蟲始振也。五月，午月也。毓天地之正氣，快嘯起於風塵，亦猶名世之應運而生也。豪傑之乘時而出也。察聲所出，以言揚也。善觀輒遇知音，宛然豫讓之於知伯，聶政之於嚴仲子，韓玉之於蕭相國，得一知己，可以無恨也。其打草口之有上挑，奚殊論秀書升也。負則棄去，儼然移玉移石也。中選不論色相，此子羽素賞識於言游，鳳雛終見於先主，不以貌取也。十不失一，明揚側陋，野無遺賢，寧尙有秦鄧伯翊，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乃稿死三尺蒿下之嗟也。聞靜室清室而後御也。居以南軒，薦以填泥之盤，如齊宣雪宮，燕昭黃金臺，太子丹上舍也。波紋之罩，是董仲舒之帷，馬季常之絳紗帳，梁田卓之綺紈青鎖也。供奉備至，以時省視，其猶漢章帝褒寵毛義，賜穀十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之隆也。餐白黍，餽蓮子，顯宗賜東平憲王蒼，詔大官進食物珍果，鄧太后寵張禹，詔大官朝夕進食之類也。扇蒲葵，甚於擁鋒，先驅，執鞭郊迎也。購以百金，彷彿元纁蒲幣之聘也。頭盤，奚異明嘉靖十四年擢韓應龍一甲第一，崇正四年賜王來聘及第武狀元故事也。開獵以來，四方居然審邦之招賢，李升之延賓，天網之該八紘之掩也。謬謬怒鳴，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也。出甕而拔諸盤中，殆如三千之中，毛遂脫穎而出。又如竇憲前不授以重任，閉之內宮，後拜車騎將軍，金珀紫綬，官屬依司空也。得力以揚眉得志，昔李青蓮書謁韓荆州，所謂一登龍門，聲價十倍，一經品題，便作佳士也。露宿荒野，不避艱險，直漢昭烈草履三顧之勤也。娛以金絲，猶燕欲償秦仇，進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也。病即療以菱心草，遼豆，筴，鍾離意，獨自身隱親，經給醫藥，曹褒巡行病徒，爲致醫藥，樊長魚毀病，世祖遣中黃門朝暮送饋粥之眞摯，未能過也。中選供以蚊血，不中選象以水飯，洵孟嘗門下，上客食魚，乘車，下客食無魚，出無車也。獵豈殊武士之院，演武之場也。蟀排，絕類棘園之矮屋也。夜納排中，及晨選拔，奚啻才白相夷，吾於囚，太白脫郭子儀於檻也。至如鬪而飛咬，即寧我薄人，攻其不備，迅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日，當之者破也。詭鬪不厭，詐劇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之故智也。重圍無異擢羣博兒，深

入虜陣，勇敢之概也。瘡痍數被，先聲奪人，曹沫不恥辱，所以率彼魯仇，句踐含羞，所以吳其爲沼，漢高忍敗，所以功成垓下也。大皎一貴，伯度耿秉破北單于於落稽山，單于逆走，追急，諸部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之壯志也。疲亭視不勝猶勝，能無懼之績也。力大於身，其類者叔挾輈而走之雄，楚重瞳拔山蓋世之氣，聲雄一壘，所至披靡，則威震華夏之赫煊，百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之神勇也。鬪畢而飲，何如滅此而朝食，破趙會食也。進退聽諸草花，耳目在於旂鼓，三軍之士用命也。以草花人主持勝負，有似城濮之戰，楚以子玉將中軍，幽州之役，漢拜吳漢大將軍，祿山之亂，唐以廣寧王儼爲天下兵馬元帥也。傍草花，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先克佐趙盾，先都佐先蔑，何其肖也。一在圈內，一在圈外，恍如漢定關中，項羽將兵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在灞上，王離圍鉅鹿，章邯軍其南，陳餘軍其北也。揭圈合鬪，將毋同背水之戰，趙開壁擊韓信，李陵遇戰，單于親自合圍也。二口雖善鳴，勇捷不鋒，敗軍之將，不足言勇，稽古皇漢，單于嘗爲書慢呂太后，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以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而諷？「卽此意也。角勝賭金，蓋宋章得家與楊愈戲博，李宗諤得宗諤家金一廩，梁到溉與高祖對棋，溉輸奇石并禮記二部之勝事也。威蓋一時，令人怒見，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之謠也。名垂後世，卽霍冠軍封狼居胥，郭汾陽核復兩京，岳武穆抵黃龍，寇萊公捷澶淵，裴晉公平淮，西，薛將軍威伏突厥，今猶稱道弗衰也。列書打餅人於粉牌，正是軍人名定見也。旋對量敵而後進，虛勝而後會也。輕重適均而後鬪，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之術也。對牌，甚類趙之和氏璧，對秦十五城，張昌宗之集翠裘，對狄梁公紫拖袍也。抱牌，不殊，信陵矯奪晉鄙之軍以助趙也。無敵爲之收獵，古飛將軍柳子冠軍，今巴圖魯之義也。輕捷快利，人不及見，其貴神速也。機變百出，不可度思，皆虛者實，實者虛，狐毛設施而退，變枝曳柴而遁，半渡而擊，不成列而鼓之妙略也。旁觀如蜂聚如堵牆，真如項籍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戰也。勝轉而負，驕兵必敗，窮寇莫追之明鑒也。敗轉擲斃，將同狄樞

密斬陳曙於軍門，宋世宗誅樊愛能，何徽以徇，武鄉侯殺馬謖也。撞頭三而殊死鬪，其避三舍不獲命，執鞭弭，屬囊韃以周旋也。聞聲辟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也。功成而退身絕粒，范大夫扁舟游湖，張留侯辟穀從赤松子游也。緯蕭爲棺，牲醴以祭，乃賜龔勝龔舍復衾，賜大將軍霍光梓宮便房黃，賜題奏各一具，縱木外，滅柳十五具，賜梁陳東園菴棺玉匣衣衾，梁商東園朱壽之器銀鑲黃，賜玉匣什物二十八種，與元帝遣使者銅祭蕭望之塚，明帝臣中牟祠蕭何霍光墓，顯宗以太牢具土郭主塚之遣也。婦葬所出處，予龔出鄂西過望諸君墓，未嘗不感慨係之也。今立傳，十年前收獄，無以異書之竹帛，紀之太常，千秋如昨，雖死猶生也。打斗占戰場，皓皓乎平沙無垠也。十取一，既不同魯寧加賦，又不若白圭貉道，仍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之良規也。風流雲散，勝劇全非，不發麥秀銅駝，姑蘇游鹿之歎也。智鬪力鬪，孫武子黃石公姜太公所不能及也。一則取士之程，一則戰術之妙，古今出處之節，遭遇之奇，盛事美談，興衰成敗，於是乎在也。賈秋壑半閒堂平章軍國重事之笑，非譏也，詭諛也。長安富民千金之資，付之一喙，不可以賂少之也。殆猶劉毅搏菹一擲百萬也，豪也。草蟲雖小，可以喻大。『客點首而笑，予已不勝市駿骨，進餼羊，式怒蛙，避螳螂之感矣。』（梁國正）

上伏下應，小中見大，非胸羅全史者，不能道隻字。（繆蓮仙）

溫柔鄉記

余讀文苑滑稽，龔賢權趙聖伊二先生溫柔卿記，一則軟玉溫香，莊而不冶；一則幻情綺語，切於覺世，心竊慕之。而世俗往往溺情佚慾，樂死溫柔鄉，余甚憫焉！戲作一篇，聊以效顰，辭近磨曼，意深垂戒，中溫柔鄉癖者，當奉爲藥石，文之工拙，所不計也。

極樂天之西，爲安樂國，國西爲桂林郡，郡西折爲醉鄉，又折而西，有溫柔鄉焉。鄉疏西兒少女之氣，風流柔弱，

故以溫柔爲醉鄉。西出十里，有藍橋，爲鄉之津梁。踰藍橋，可朝發而夕至。溫柔鄉也。鄉之前輩，懲海後枕睡鄉，左界華胥，右接蒿里，西轉爲渡迷津，媿汭河洲，夜宮瓊宮，株林長生殿，咸是鄉名勝。其他蒿里山水人物，怪怪奇奇，不勝觀覽。東望爲漆洧，又東爲洙鄉，南爲桑間，爲淇上，相去咫尺，可通溫柔鄉。惟北門不啓，游人多不出其途。文人學士，劇游是鄉。大都假道於桂林郡。鄉之系出人皇氏，秦以前不甚表著，至趙合德而鄉始知名。其間百家雜處，族姓繁衍，代有麗人。王嬌飛燕，西施綠珠，小憐小青，其最著者也。遺豔風流，至今勿替。鄉人仍嬌媚妖妙，婉嫩苗條，盡態極妍，粉白黛綠，習俗然也。手荑柔，齒齟犀，膚凝脂，領螭螭，笑倩目盼，卽謂溫柔鄉風氣也。鄉間氣候，陰多陽少，春氣居多，然風景不常，和則爲凱風，暴則爲終風。游人稍不自持，春心一動，輒外感風熱，中得相如病識。世運者，有陰長陽消之感。鄉之要津，有月老祠，至靈感，閤鄉從違，皆取決焉。爲一鄉香火，其神手捧綠簿，繞以赤繩。人與是鄉有成緣，神以赤繩繫其足，遂逍遙鄉中，遍閱佳趣，不之禁也。不然，雖踰牆術妙，不能飛渡藍橋。月老祠左爲錢神祠，餞通廣大，月老甘拜下風。倘綠簿綠慳，赤繩吝尼，啓請錢神，獲渠默佑，月老自回心轉意，溫柔鄉亦可朝夕恣志，故心乎溫柔鄉者，必先禱錢神，後謁月老。遵廟而南，爲平康里，狹邪館在焉。其廟顏曰：「花林。」以其無冬夏，無宵晝，皆豔吐芙蓉，香舒豆蔻，蓮臉半羞，梅妝甫啓，眉綻朱櫻，腰柔柳弱也。內多狐魅妖冶百態，卽鄉人邂逅，亦曰我見猶憐，善惡惑，耗人財命，中其蠱，非刀圭可愈，不至牀頭金盡，形容枯槁不止。貴介冑，富王孫，常誦灑溪先生可玩觀而不可褻玩之句，以自戒。花林之氣，鬱而爲風，名花風，其發無端，不拘時候，中之卽死，若南方瘴癘然。冶遊花林子弟，每以發風爲慮，原溫柔鄉花氣撲人，故花風洋溢，遍鄉都有，不惟狹斜，狹斜叢瘴，殘花敗柳，色野香雜，多奇毒，偶沾染，則發惡瘡，甚至有紅燭全銷，情根寸斷，未運成風之斤，頓占噬嗑六二者矣。鄉前層巒疊出，尖而銳者爲五指山，纖纖如玉筍，光潔如沐者，雲髻山也。色黑如漆，與五指山若連若斷，多產蒼香草，蝴蝶金風，常翻飛其上，遠而颺之，彷彿烏雲縷縷，盤結嗟峨，鄉人爲從巫山飛來，故今朝暮猶行雲雨。下爲白

玉雙峯，圓巧如珠，光潤似玉，兩相對峙，瑩潔非常，時覆白雲，如新剝雞頭，輕罩香殼。其嶺巒然凸，不孔不竅，以口吸之，玉液源出，滑膩勝香酪，清甘逾瓊漿，名花乳。醫家謂能澤肌膚，補血液，駐顏益壽，其殆東坡所云一甌花乳者耶？山之陽爲蛾眉山，又曰遠山，互二三里，形如臥蠶，朝夕眺望，黛色鬱翠如畫。溫柔鄉山勝，以白玉雙峯爲冠。蛾眉之下，半箭許，盈盈雨水，徹底澄泓，則清華池也。鴻雁來賓時，月霽天空，無風亦浪，微波宛轉，灼灼有光，最足怡情。又曰秋波，觀者罔不心目眩惑，飄魂蕩魄。花箋記云：「秋波一轉惹人顛，一信然距池百餘步爲香唾泉，卽石華泉，以合德與貴人戲會於斯，飛燕誤唾合德袖，餘唾落此，得名。泉溫冽如醴，馥郁甘滑，味美子回，能解醒耳。熱酒酣，一漱唾泉，香沁肺腑，夙醒頓醒。遠唾泉一里爲陰溝，纖草零星，頗備怪異。溝之狀，類滴水巖，中隱一圓竅，小而淺，探以圓物，不大柄鑿，水淫淫然，聞竅初猶淺狹，纔容一指，後爲楊公子所鑿，今稍深闊。月必桃花水一至，日夜不絕，三五日輒止，俗以月信目之，又名月脈。陰溝內實，月脈不流，鄉人輒喜歡，竊預卜履石夢月之信。若月信不至，溝流白水，鄉人以爲不祥。扁鵲著溫柔鄉月令云：「是月也，月信不至，陰溝自流，則人多陰濕潮熱癥瘵，盧損。」蓋謂此也。凡選淫至溫柔鄉，莫不游陰溝，流覽摩挲，探竅取水以爲樂。然不可數探，探多則其人必死，不死則病。西漢劉歆賞心此竅，樂探不休，竟溺死溝中。達人又目爲禍水，然好事者，謂游陰溝，飲花乳，吸唾泉，可補入金樓佳話。鄉中多奇花異木，有含笑解語，杏臉桃夭，連理夜合金蓮。此處金蓮最豔，令人真箇銷魂，與中土芙蓉異。芙蓉以大爲異，金蓮以小爲貴，又名潘妃步。聞說潘妃曾留步此鄉，金蓮從步履湧出，故名，亦韻事也。昔漢成帝酷愛此蓮，持玩不忍釋手，自後尋芳者入溫柔鄉，鮮不注意金蓮矣。杏臉潤白如肪，粉光若膩，相看厭厭，可以養日，可以療飢，所謂秀色可餐者此也。花之香潔濃郁，推夜合，先一試其味，便致人流連渴想，渴想不已，多溺慾海而死。含笑香逾雞舌，最不可近，近則殺人，其笑裏藏刀也。花品最劣者，名鳩盤茶，色香曖昧，如魔母，薄施妝粉，或青或黑，人望見其顏色，不禁發悶噁嘔。鳥獸蟲魚，則鴛鴦山獼，比日可憐，鳳子之屬，惟鴛鴦爲鄉人欣賞，常

玩之被底。更有悍獸三種，一胭脂虎，一紅粉狼，一河東獅，柔腸男子，聞其咆哮號吼，卽心怖膽落，神氣消阻。惟剛腸漢不懼，然亦聞聲蹙額。時人稱爲溫柔三畏。俗以豪侈相尙，衣飾器用，精華巧豔，冠絕一世。有琥珀釵一隻，值錢百七十萬，與玉笛篋琵琶羯鼓，留仙裙香羅襪諸物事。昔鄉人遺羅襪一具，講求得之，賞千金，其貴重如此。搔頭條脫，皆飾金玉，此外脂香容鏡，不一而足。其居處皆香閨綉闥，西廂南樓，雕園花柳，俗尙貴黃賤言，貯金屋成爭羨。阿嬌倚青樓，舉族不以人齒。雅好餽贈，鈿合紈扇，金釵同心結等物，皆其儀享。鄉人重心結而輕紈扇，欲與締交，以同心結通款曲，可得其歡心，貽以紈扇，反生懊惱。性情則柔順和婉，溫雅蘊藉，好讀書，年有十五，罕不通經者。多豔才，卽瓊璇圖白頭吟，王臺新詠，亦足窺見一斑。其土音清而韻，巧如鸚鵡，嬌如弄簧，耳其聲，可不問而知其爲溫柔鄉。隴西李青蓮嘗有聞弄厚幸之慕，其足動人憐如此。悅美少年，往往發情止禮，宵聽月老處分，卽相與定情。如魚水漆膠，纏綿繾綣，鄉人美之爲鸞鳳否，鄙之爲稽與狐，衛之婁猪，南漢之媚猪，駱賓王之狐媚，卽此意也。相慕悅以情，遇多情則快諧合歡，遇薄情則怨歌長恨，情之所鍾，一至於此。少年感其情，咸曰：此間樂不思返也。如得隴望蜀，厭故憐新，鄉人卽生妒嫉，輒入膏肓，莫可救藥，有寧飲死，不願不妒以生者。聞倉庚可療，未嘗經驗，不可據以爲信。怕生離甚於死別，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傷生離也。紅袖香銷，玉簫無緒，感死別也。第重抱琵琶遇別船，鄉人見慣，惟天涯室遠，未唱刀頭，索斷離腸，難圓月缺，膏沐誰容，有情誰遣？鄉人不禁憂從中來，不可斷絕，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之詠，夢啼夢淚，紅闌干之吟，良有以也。若留戀溫香，全假軟玉，烏交犀錯，耳墜釵橫，銷金帳裏，親愛卿卿，碧玉欄邊，誓盟世世，只嫌夜短，不計宵殘，睡足海棠，輕寒不覺，眉舒柳葉，黛翠憐描，此中可人，真不足爲外人道。洵溫柔鄉一刻千金，樂莫樂兮。佳况其或興闌趣索，意倦神疲，使道一游睡鄉，復精神奔奔。少年慕其風，尤而效之，得其貌，似亦足蠱人。董賢通韓嫣，鄭櫻桃，彌子瑕，輩丰姿翩翩，綽約如處子，最得風氣先，識者見其男不男，女不女，知廉恥道喪矣。惡閹宦，相傳唐李三郎訪楊玉環，夜憩是鄉，人瞥見鄉

高力士僉曰：「人道滅絕，適從何來？遽及於此，何不撲殺此獠，羣擠而逐出外境。」雙鳳十六年，修溫柔鄉誌，寧以左邱明主其事，而焉遷不與焉。尤惡高僧，曩昔鳩摩羅什、宣州僧卓錫其鄉，鄉人亦樂之，大抵風流僧不惡也。不禮老德，謂其鬚眉如戟，無丈夫氣。溫柔鄉土物風俗，勝游舊蹟，此其大略。鄉屬織女分野，萃生尤造物，其境如人衆香國，游天台，別有天地，非人間。靡不心曠神怡，相思不置，溺而忘返，則亡國破家，敗名喪身，相隨屬，古人蒙其禍者，指不勝屈。昔履巽偕施妹喜，過其鄉，沈亂乎夜宮，作牛飲，戲以媚乎鄉人，已而放乎南巢，受辛惑妲己，爲長夜飲鄉之瓊宮，卽其地也。後罹太白之禍，唐玄宗攜貴妃憑欄私語，約幸長生殿，老於是鄉，未幾漁陽變起，陳平國同夏姬，放乎鄉之株林，惟日不足，卒至殺身。其他阿房辱井，金谷銅臺，思香媚寢，暨卽幾該，玉樹後庭，花道之不勝道，然總不離溫柔鄉，此物此志也。世貧溫柔鄉窈窕，甘其媚惑，卿憐我，我憐卿，必相將浪游華胥，輾轉而歸於蒿里。其鄉謠曰：「傾國傾城，一見勾魂，」可爲寒心也。獨魯男子柳下惠，淸淵不入其鄉，管至愆海而返。趙清獻張忠定與至愆海，興盡劇止，亦不難輕去其鄉。杜牧旣得鄉導，而游春較遲，竟不涉其地。崔護尾生則有志而未之逮，對溫柔鄉而泣數行下者，白香山一人耳。夫人孰不惡死，溫柔常能死人，人當視爲畏途，何游是鄉者踵相接也，而非也。子當戒色之年，屢游是鄉，偶馬首欲趨東渡迷津，見一丈人箕踞坐，下騎展邦族，始悉丈人原溫柔鄉中人，旣抱子而徙居，渡迷津也。予因諷之，天下死於溫柔鄉者，夥矣，胡丈人至今而不死也。丈人曰：「吁！子固矣。子徒知溫柔鄉之能死人，而不知溫柔鄉之能延年。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能夕惕溫柔鄉之憂患，斯能永享溫柔鄉之安樂，人之死溫溫鄉，皆溺而忘憂患，又何往而不得死？則非溫柔鄉之能死人，入溫柔鄉，自樂死矣。余樂生不樂死，故至今不死。」曰：「不死有術乎？」曰：「有，自中有心，無樂而不淫，過而不留者，能入能出，是謂不死之術。且子未徧歷溫柔鄉諸勝，耶？古虞帝舜，與英皇會，幸是鄉，媯汭其行在也，今有二妃手植竹存焉，而舜年百有十歲。周姬昌，又曾與淑女居此鄉之河洲，洲前荇菜參差，是其遺跡，而文王壽九十七。」

人不樂死，雖世居溫柔鄉，可與錢鏐比年。苟求死不暇，豈溫柔鄉是懼？吾見桂林郡醉鄉死者，不可更僕數也。矧溫柔鄉實能生人，悠悠六合，誰非生於斯長於斯者？能死人乎？哉！子未學詩乎？古詩三千，尼父刪而存三百，刪之者十之九，惟漆與洎洎之鄉，桑中淇上諸篇，不能割愛，此何以故？職以其通溫柔鄉之故。至今都人士，勉乎修齊，志乎理學，觀於鄉，猶恐見造化之原，萬物造生之蘊，此鄉之有裨於世道人心大矣。且我寓若鄉三十餘年，如魚相忘於江湖，祇見其益我，以樂而未始見其越我以死。我方鯁鯁然倚若鄉爲極樂天，安樂國，以養我天年，而子還訝我不爲若鄉溝中瘠，未知生焉知死，夫是之謂黠闇。『余莞爾笑曰：『丈人所行，不逮所見，亦既抱子溫柔鄉矣。即在溫柔鄉收爾骨焉，亦復何恨？胡徒渡迷津爲，而曰延年爲大耳。』丈人曰：『老子興復不淺，如溫柔鄉見，何瘥不復言。』子感丈人言，恐一旦衰老，爲溫柔鄉棄，急操不死術，寢處溫柔鄉，或七日來復，或一月一至，庶幾長處樂而莫予毒乎？』

思無邪，詩教也，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是篇不屑避綺語戒，而頗得風人旨，深於詩者能涼之，假道學必非之。（自記） 心花怒發，橫絕一時。（繆蓮仙）

烏有鄉記

烏有鄉有三人焉，一瘖一聾一瘖，瘖者不善治生者，與聾聾伍。聾者聾者，亦善揣其意，而代之言也。於是游必相聚，稱莫逆交。一日聾謂瘖曰：『爾聲不藥，自病其耳，能望愈乎？』而瘖者未之聞也，謂聾者曰：『爾聾不藥，自病其目，難望愈乎？』瘖者有醫，善藥，性忌醫，且不能言，又自喜耳目之全，可駕聾瘖而上之也。以是三人之序，瘖者爲巨擘矣。未幾，聾聾散去，瘖者又求其伍，鄉人有耳目者，皆相見而避遠之。瘖者鬱鬱獨居，不數年竟死於瘖。或曰：『其鄉醫生姓郎名友，自瘖者疫，凡疲癯殘疾，藥之無不愈者，前此功效不彰，以瘖者爲之蔽也。』

瘖者自喜駕驛轡而上，吾疑其死猶不悟也。（繆蓮仙）

徐孀自述詩記

徐鳳簫，才女也，偶爾懷春，爲吉士所誘，往來情密，懼小婢洩其事，死之，遂繫獄。乃集古人詩句成十二首，以自述，其遙晤云：『綠窗無伴動春愁，誰縮青驄涕滿樓。不敢衆中明向我，幾回抬眼又低頭。』井遇云：『銀瓶素練汲瓊漿，偷照紅妝玉井傍。妾自含情只一笑，暗抬星眼擲兒郎。』送領云：『暗香星頸細裁縫，半幅紅綾意萬重。妾自愛他針線好，襟邊添采繡芙蓉。』樓會云：『人來窗外月三更，相識雖新有故情。雲雨未諳心尙怯，卿須憐我我憐卿。』贈珠云：『玉郎贈妾翠金環，妾贈珍珠淚暗彈。他日綠林能結子，爭如三五月團圓。』計逃云：『溫柔何事獨稱鄉，私約檀郎語短長。弄玉願隨簫史去，爲他人作嫁衣裳。』婢矚云：『隔簾小婢笑梳頭，窺得檀郎語不休。恐怕春光多洩漏，紅絲一綫鎖香喉。』妹逼云：『同胞願不甚相推，十二巫峯願已灰。慢自作真呼阿母，金蓮搥地走輕雷。』目刺云：『心火因君特地然，拚教薄命委重泉。分明燕剪梨花碎，血淚染成紅杜鵑。』驗供云：『縣吏傳呼入巷門，芳心此刻不堪論。從頭說出風流話，路上行人欲斷魂。』囚禁云：『柝聲繚亂夢魂中，月照窗間魄喘風。自恨身輕不如燕，那能飛出禁牆來。』悔悟云：『薄命紅顏自古悲，悔隨蝴蝶上南枝。不堪回首妝臺月，夜半無人私語時。』情真語至，用古如自己出，每一展玩，歌泣隨之，蓋惜其才，尤不能不惜其爲聰明所誤云。（繆良）

集古如天衣無縫，而情景宛然在目，令人拍案叫絕，獨歎其一失足成千古恨耳。語云：『女子無才便是德，有以夫！』（門人胡紹松）

余齋前炎暄直照以舊被單改作天篷戲仿五經體紀之

單被漫天兮，懸之簷之前兮，大布青且藍兮，截長補短。胡取乎三百錢兮，朝撐暮捲，胡慮爾庭有炎暄兮，彼君子兮，亦寒酸兮。詩孫命胡定擇舊布曰：『單被因屏出，日平日穿竹，日中撐蓋，以禦炎夏，厥名篷，風雨忙捲。』
〔書〕象曰：『布在當空，篷孫以子單被改作。』〔易〕是月也，天始熱，單被化爲篷，板登至，人乃乘涼。〔禮〕十有六年夏，新作天篷，仿測字也。〔春秋〕〔孫懋勳〕

摹仿入神，不同貌似。〔繆蓮仙〕

訂夜宴梨園序

仿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夫天地間千古之戲局，搬弄者一時之傀儡，而雅俗共賞，所費幾何？古人誹優爲諠，良有與也。况良宵召我以風景，當場娛我以笙歌，會佳客於梨園，演太平之故事。生旦淨丑，皆奏異能，離合悲歡，獨開生面。正本未已，餘韻轉清，進迴欄以止譁，侑羽觴而醉月。不有雜齣，何足暢懷？如約不來，罰以全席賞數。〔張淳〕

自出幾杆，不同優孟衣冠。〔繆蓮仙〕

荷香館觀甘露序

童時先君子授戴記，空天降甘露，謂爲王者太陽問應，心竊慕之。輩乃一見爲微，而未能驟遇也。爾上之官於羊城，去西郊二里許，有荷香館，爲張黑池夕之書舍，臨流結構，曲徑彎環，嘉禾異石，錯置頗饒道意。予因父執鍾鳳石先生，得與墨池交，每過訪，輒見其獨坐花間，吟風弄月，清興灑然。暮春之初，輕陰濃淡，一日鳳石先生攜桃葉數片，過詫曰：『甘露降荷香館，桃樹台凝枝葉，薄采以贈嗜古者。』予欣然往，中途遇雨，比至則不可復辨，爲撫然者久之。越日雨霽，墨池折簡招致，坐樹下，但覺霏霏沾面，徐而察之，散若玉屑之霏空，取而舐之，濃若甘飴。

之浮吻。當是時，天明氣清，皎日亭午，獨數尺間濛濛如霧，此外無有也。甘露之降亦異哉！白虎通曰：「王者德至天，則甘露降。」隋書載李德饒至孝，甘露降于庭，蓋祥和之氣所結而成也。或桃李或松柏，或行葦，無論已。方今天下飲和食德，領表海氛澄靜，宜有嘉麻而墨池恬淡寡營，家居訓學，進修脯以養父母，閭里稱孝焉。宜乎王者太平瑞應，特降於庭樹間，而余童時所欲見而未得者，乃不圖於斯遇之，豈非幸歟！嘻！先子見背，饑軀遠游，久疏慈親定省，安得斯露而降于吾庭也耶？（李中培）

或問曰：「凡露見日而晞，甘露獨於日中，何也？」曰：「汁之有味者有質，無味者無質，有質者必凝，無質者降易散。凡露淡而無質也，故遇日而散；甘露濃而有質也，故得日愈凝。如蔗汁之待煎，海水之經晒，久而結膏成塊，蓋此又格物者不可不知也。」（自記） 吉祥止止之文（繆蓮仙）

■ 乩書自述小序

僕本草野僇侔，布衣伴侶，寒窗苦志，十載空勞。逆旅酸心，三秋易邁，嘆艱辛有命，嗟進取無時。劫數難逃，永作沉淪之鬼，業根未斷，徒增漂泊之魂。還奔走於珠江，此情誰訴？復趨迎於幕府，於意云何？籌畫賦閒，形骸偶寄，得諦聽詩書之教，朝夕觀摩，幸靜觀文學之科，就將涵詠。連宵聚首，皆由夙昔因緣，數日談心，曷罄平生怨，綿綿達旦，更漏將殘，渺渺離愁，燈光欲施。蓮齋景仰，猶存舊雨之思，官閣依棲，莫逐春風之想。緬孤棲於古寺，似若萍浮，悲獨坐於仙壇，恍如蓬散。真娘墓冷，遠在吳山，倩女魂歸，遙通越水。念當年遇合，幃裏纏綿，慨爾日飄零，眼前富貴，寄將錦字，孰傳尺素之書。痛徹旋歸，還憶巫山之夢。徘徊歧路，峯連嶺外之煙，躑躅窮途，水落溪前之藻。獨憐衾影，無愧神明，隨感境花，有慚雲雨。佳期似昨，知韓壽之偷香，別緒如斯，效江淹之作賦。匪因時而引興，恆即景而傷懷，春來載詠桃花，暫羈客館，秋去還歌燕子，好返家園。止思後會有期，未卜明年何處。尋仙源於漁艇，定

是知音，訪異境於樵亭，果然達士。紅蓮綠藕，無非照水容顏，紫電清霜，莫必當朝黼黻。蕭條行李，遠道難歸，流落天涯，他鄉尙滯。此際逢君對話，應語幽衷，幾時慰我相思，敢忘大德。（任俊傳）

此序乃後四六文，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可以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古人云：『寧爲才鬼，莫作頑仙。』信夫（蜀庵李世芳）

庚辰冬，綏江請亂，先是廣陵土地降壇，又土地姻親盛諱乾元號昌亭，安徽銅城人，臨壇皆有詩文，不及備載。其間臨壇最多者，惟任儔侔先生，詠吟尤多，嘗有贈予詩云：『傳人游戲作文章，錦繡才華萬古香，春老歸來期把袂，秋深別後感傾觴。遇時定可逢知己，遲暮何須怨夕陽？君願難酬誰慰藉，好風相送且還鄉。』註云：『蓮仙先生前程遠大，到處逢迎，知己談心，真情畢露，明年可回歸園遠計，畢竟有一番大際遇也。君前身是錦繡才子，蓮花化身，逢難能免，遇禍難侵，獨往獨來，無愁無慮，有罪在先，無過在後。守命聽天，自然富貴矣。因是言傳有難言之隱衷，在此艱難度日，無以自慰，承諸君見愛，朝夕盤桓，幸不岑寂，王靜山明府錦旋之後，繆先生在此聊可解愁，尙無離索之歎，繆先生以爲何如？我與諸君前生曾在龍華會上，見過數面，是以相識耳。別後王明府不能相會，惟繆先生尙有數月聚首，王晉堂先生亦然。我到春來，亦要去矣。從此山川錦逸，遠道難逢，未知何年，方能再會也。且云布衣下士，無才可觀，觀諸君雅教，吾文思枯索，恐貽笑大方。蓮仙先生不棄，聊成小序，就正，雖不見佳，奉乞改之爲幸。』時予斟酌數字，復註云：『繆先生通人也，觀詩文眼如明月，點定處賞鑑無虛，佩服之至。』一夕吳春颿將返穗垣，請先生至賦詩而外，書四六句云：『感知己之相遭，慰幽思之正切，春暉在望，報答雖勤，秋草無根，飄零無定。劈荔枝而競爽，舒梅萼以爭榮，酒樽開北海之筵，詩韻選東坡之檢，緬良辰美景，怎禁客裏風光，看野草開花，都入愁中夢境，嗚呼，淒涼已甚，寂寞如斯，燈檠落隨月俱沈，煙篆與飛禽並遠，深衷隱隱，黃昏獨宿，孤亭願望遙遙，青眼難逢異地，相思萬種，心血皆枯，交集百端，肝腸俱斷，誰憐寒士，吳札歸哉，幸丈故人，繆仙在此，推敲詩句，無非鍛鍊英雄，斟酌鶯花，不過

消糜歲月。良宵靜對。空教回望桂林。苦雨頻淅。恨煞滴殘蓮漏。客中送客。最足消魂。愁上添愁。難望別緒。吾生已矣。君謂之何。詞不盡言。情先達意。奉贈蓮仙春風兩先生。即請大教。并祈斧削。云云。先生廣西全州人。父諱位超。廩膳先生。前布衣守書香。遇歲考未獲雋。值歲凶。出爲謀食計。年僅十九而卒。嗚呼。九原抱恨。千古傷心。人壽幾何。可勝悼歎。至文內情詞哀豔。的是仙才。予手錄二通。將刻入拙編。復請覘先生至。因焚原稿。并告以故。此乃書云。『繆先生發潛德之幽光。傳將來得附驥尾。皆先生獎借之力。不知異日能報此恩否。謝傳讀此批。益佩先生雅意。使傳之後世。皆贊慕厚情矣。感激涕零。難以言罄。』噫。幽明之隔。聲氣之感。亦微矣哉。繆蓮仙

繆蓮仙藕花盃詞鈔序

余素不喜填詞。謂其染墨抽毫。爭一字之奇。競一韻之功。必按圖諧聲。按譜命意。稍不合拍。便無足觀。是以置弗講也。余友繆蓮仙君。技擅雕龍。才誇繡虎。於古今體詩外。復肆力於詞學。俎豆周柳。規模晏辛。其才華情致。不讓古人。無調不佳。無語不峭。可謂鏤玉雕瓊矣。傳云。『人各有能不能。』此則蓮仙子之所能也。余蓋遜謝未遑。馬然展玩再三。其韻巧。其字奇。命意諧聲。別開生面。真移我情。或如聽十七八女郎。從楊柳外唱之。則柳耆卿之曉風殘月也。或又如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絛板按之。則蘇玉局之大江東去也。二者不同。蓮仙俱臻其美。固無誤曲。爲俟周郎顧者。而猶屬余爲之點定。何虛懷若谷。問道於盲乎。余愧矣。余愧矣。而今而後。蓮仙其何以教我耶。讀竟。珍復之。俾付劄劄。趙古農

蓮仙詞。如荷葉盃云。『乍飲便推沈醉。伴睡教妾不成歡。金杯擎得臂兒酸。乾麼乾。乾麼乾。』繫裙腰云。『空庭寂寂草青青。更已轉。戶已扃。風兒不住透疏櫺。心問我。我憐我。倩誰聽。別時枉費苦叮嚀。人不見。中無靈。』

孤衾孤枕夢兒醒。榻前燈，窗外月，太分明。」一剪梅云：「雨雨風風獨掩門，竹已生孫，桐已生孫。歸鴻望斷近黃昏，思把芳樽，懶把芳樽。憶共伊人笑語溫，夢也銷魂，醒也銷魂。相思如此淚難吞，才拭殘痕，又拭新痕。」虞美人云：「徐嬈莫說年來老，生韻依然好，回眸笑處最輕盈，隨意撩人一語動人情。紗衫月白羅裙黑，三寸紅綾窄，不施朱粉但盤頭，茉莉橫兩鬢盡風流。」高溪梅令云：「箇儂嬌小傍妝臺，手橫腮倦眼慵抬，何事費疑猜？低頭兜繡鞋，一雙蝴蝶舞花階。笑哈哈，展步簾前，紈扇撲將來，風吹裙帶開。」美少年云：「簾外晚風生，搖動蘭房燭，涼意透酥胸，並坐芙蓉褥。纖手撥銀針，彈出相思曲，曲罷一回眸，溫軟人如玉。」鳳皇臺上憶吹簫云：「月上牆東，風來院北，環珮依約了丁，是誰家宅眷，竊聽琴聲，爲道箇人新寡。窺上客，晝夜私奔，添慚愧，儂非同馬，卿是文君。盈盈凝眸一睇，有千般媚態，萬種風情。比玉環差瘦，飛燕同輕。燈下相攜素手，肩兒並，不語含顰，最溫柔雲鬢半輕，軟尙郎身。」酷相思云：「軟玉溫香人一箇，鎮日價當門坐，便往往來來如轉磨，朝見也情無那，暮見也情無那。蘇砌麻鞋都踏破，添罪案，風流過，剛半語，微通肝膽大，驚覺了貓兒臥，驚覺了貓兒臥。」十六字令云：「秋，雨雨風風釀客愁，涼宵永，蟲語又啾啾。」風馬見云：「夜深孤館影燈燈，覺烟也濛濛，雨也濛濛，那有一輪明月上簾櫳，溶溶無端歸夢路重重，覺去也匆匆，來也匆匆，記得醒時官鼓二更終，琴瑟。」誤佳期云：「歡約三更時候，細數聲聲玉漏，前番已是誤佳期，忍使今宵。又記得日間盟，兩下明明咒，癡情不管曙雞啼，猶別殘燈守。」百媚娘云：「風倦一林松吹，寂寞滄房深邃，玉漏沉沉宵正永，蠟燭暗流紅淚，燈下酒邊人百媚，未飲心先醉。只爲半生情累，拚得十分顛顛，歡會也知難久戀，翠蹙一雙眉翠。斜坐玉釵低墮，且自和愁睡。」婆羅門引云：「小桃花下，碧腮紅粉，坐成圍，夜月燈月交輝，競把金樽頻勸。沈醉玉山頰，在旁人笑我，簾外偷窺。曰歸曰歸，只一別，又春回。記取東風門巷，楊柳低垂，何時再見？縱相見，可許共追陪。回首處，往事空悲。」集中長篇小令，美不勝收，茲略舉一二，以公同好云（自記） 吾於巢阿則師之矣，錄此以志

感。(繆蓮仙)

觀竹軒詩序

原夫腹有詩書之蘊，其氣自華，胸無山水之奇，爲文不壯。所以腐遷作史，半出遨遊，老杜吟詩，多由閱歷。然或勞人思婦，徒聞愁嘆之詞，茅屋雞聲，難免悲涼之調。而未能梯航嶺海，車馬開關，凌萬頃之波濤，睇千尋之蒼翠。雖傳佳什，無異大觀。惟長白竹樓明府，闕閣承家，公卿累葉，幼蓄四方之志，長懷五嶽之思。爲公子而無紈袴之風，作宰官而有廉明之譽。文堪華國，曾掇巍科，才可經邦，早膺劇邑。文昌紛入，製錦則倍著星輝，玉尺常持，分闈則萃欽藻鑑。喜見門盈桃李，居然網盡珊瑚。且也一篆佛山，真成生佛，分符雄鎮，本屬詩雄。於是對景憶懷，到處留題都遍，登高作賦，隨時觸緒紛來。黼黻昇平，上鳴國家之盛，描摹勝概，下導民物之和。共彙一編，自成千古。某天涯浪跡，嶺外游蹤，痛哭窮途，空悔文章誤我，徘徊歧路，忽來詩句驚人。敢以秋蛩春蚓之聲，加諸綉虎雕龍之集，竊幸附名驥尾，惟慚着穢佛頭云爾。(繆良)

句斟字酌，玉潤珠圓，鑿其心，繡其口，方有其技。(雲亭朱牧) 滿腹精神，對仗亦極工穩。(介石張元揆) 起筆已擅勝場，中間花團錦簇，收處亦合體裁。(士登張觀錦)

劉桐村詩序

江左人才，嶺南游客，庚秋颯爽，萍逢古藥洲邊，卯飲招邀，觴詠品芳樓上。聚德隣於勝友，偕來天壤王郎。(謂王石卿) 會賢主於嘉賓，喜晤風流張緒。(謂張雲門) 居停密邇，朝夕盤桓，恆對影以三人，輒欣然而一笑。(桐村美鬚髯) 校書祿閑，曾分藜火之光，種樹玄都，共讀桃花之句。人謂詩中有畫，我云畫中有詩，省識飄零，爲寫

歸舟之册，桐村爲子畫天際歸舟圖四幅。應憐蕭瑟，還貽商婦之圖。桐村又寫荻花圖見贈。然而皎皎出塵，似煮人間白鶴，超超越俗，如飛天半朱霞。製百粵之新編，紀五年之故事。珠江風月，常觸景而抒懷。穗石洞天，得留題而生色。瘴雲蠻雨，奔赴毫端。鴛鳥蠻花，錯綜腕底。麗句偕木棉並豔，清詞與丹荔俱香。拜佛祖於詞林，簫簫禪輓，尋美人於花渡，字字關情。况此游蹤，悉歸吟卷。唾成珠玉，無非絕妙之情。秀奪芙蓉，恍若寫生之筆。洵可珊瑚作架，日誦百回。玳瑁裝函，名傳千古者矣。僕投荒海嶠，年過五旬，流落天涯，瞬經十載。窮途潦倒，惟耕硯以謀生，行囊蕭條，復賣文而爲活。幸逢同調，恨相見之已遲。雅託知音，嘆分離之何速。辭良朋而鼓棹，情隨江水長流。佇落月而懷人，時在梅花初放。爲他作嫁，我慚翰墨皆荒。此日銷寒，君定嘯歌不輟。想見閉門索句，盡屬陽春。更知探驪得珠，益增大集。寄將短句，聊爲驛使一枝，繪出相思，補和陽關三疊云爾。（繆良）

煜若太陽升朝霞，皎若芙蓉出綠波。五色筆猶在君處，誰謂江郎才盡也。（舟山黃其勤） 四六不難於工麗，而難於雅切，此序情文交至，無一膚詞，洵是作家。（貫齋董希唯） 情事如繪，至古藥洲品芳樓等句，一經運用便成典故矣，真妙不可階。（受業彭輔唐）

送吳春飄北游序

燕京子舊游地也，車塵馬足，轉瞬三十餘年，雲裏帝城，恍如前夢。方今聖天子首崇儒術，當代才人碩彥，莫不聞風興起，思展其抱負，以鼓吹休明。予滯跡天南，譬之枯木朽株，罔沾雨露，良可太息。辛巳仲春，吾友春飄將爲燕市之游，自竇江來，會於綏水，班荆道故，閱五日行，且昌驪歌矣。春飄蜀中名士，居古臨邛之地，有司馬長卿之風，才固不羈，年方強仕，一旦脫穎而出，吾知其凌雲賦就，珥筆承明廬，必有以遂其題橋壯志也。春飄勉乎哉！異日坐金馬，登玉堂，倘回念車笠故交，遣一介以招我游乎？予又將跋足俟之。今者春飄行矣，波光渺渺，柳色依依。

君意如何？我懷若此，爰序數語，以爲後日重游之券。（繆良）

夷有駘宕，意致纏綿，語雖無多，情則無限，文通別賦，不足專美於前。（門生王之香）

張介石納姬贈桃花圖序

從來名士，畢竟風流，大抵鍾情，都成眷屬。姊張君介石，人本憐香，心原惜玉，江淮月下，曾銷杜牧之魂，楊柳枝頭，每觸韋節之感。一片花香，迷綠黛，兩行紅粉，侍烏紗，其素願也。况家有畫眉之筆，貌如濯水之蓮，空金屋以藏嬌，未必使無傾國，得玉簫而解語，何妨權作小星？今秋新覓姬人，定情有日矣。爰倩鴛湖蔣君稻齋繪桃花一幅爲贈，自問才非倚馬，保毋貽笑於蛾眉，然而畫可傳神，抑或取憐於翠袖。周南之詩曰：「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且爲卜宜男之兆云爾。（葉天培）

似嚶嚶鶯聲花外嘯。（春帆沈湘） 名士風流，令人心醉。（繆蓮仙）

珠江記事序

燕子歸來，盼盼之樓猶昔，柳花墜去，青青之夢難留。別有生名舒錦，女號綉琴，葉不翳蟬，花曾戀蝶。鞋提金縷，應憐一响相偎，枕冷羅衾，却慣五更留住。羌海誓兮山盟，詎風流兮雲散，而乃圓澤煙銷，竟判三生之約，樂昌鏡破，徒令比目之形。鸚鵡禪成，空呼歡子，鴛鴦牒下，莫歌憐儂，覆水難收，漫道羅敷有婿，情絲未斷，深悲蔡女無家。攜風簫而遠引，那耐冰人逐蟾魄，以長奔，可憐月姊斯固，濟佛母之航，難超苦海，鍊媧皇之石，莫補離天者矣。然而長恨歌成，偏逢白傅，會真記作，重羨雙文，何曾孔雀東南，豈復浮雲西北，雉鳳朝飛，還調碧玉，娘呼夜渡，忽唱刀環，誰傷襪職作事，則五角六張，伊抱琵琶相逢，則千呼萬喚，反合企琅，休匿梁清之洞，輕隴屈戌，仍由顧愷之

廚。正花月之前，因九真歡喜，調雌雄之舊律，使豈氤氳。且也停燈待夢，听鼓回帆，多情紅豆，回思往事，都非熱血黃衫，尙喜豪情如昨。却結祈於里娘，是可忍，孰不可忍。聽庭夢於商女，人欲愁，我亦欲愁。况復親觀奇逢，緣情起製，祇以溫嬌願婦，豈禁韓壽偷香，量海水作情波，干卿何事。活楚雲於神枕，忽俊不禁。聊唱緣引，用弁綺語。范蠡舟中，當令再攜西子，梁鴻案下，何妨重聘樊娘。不藉貔貅十萬，功成方覓愛卿。須將色界三千，斜情歸於我輩。（邱對顏）

花團錦簇，璧合珠聯。（繆蓮仙）

四書文鈔自序

集四書句

吾少也賤，與鄉人處，讀其書，從先生者，童子六七人，羣居終日，學之不講。問曰：「何以謂之文也？」不知也，雖與之俱學，空空如也。誦詩三百，如此而已矣。不考文，吾有知乎哉？無恆產，而有時乎爲貧，因之以飢饉，朝不食，夕不食，餒在其中矣。自行束脩以上，未能也。夫如是，何必讀書？左右皆曰：「請學稼。」五穀不分，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四體不勤，吾不如老圃。無以游於藝，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吾亦爲之。三年，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及其成功，若不相似然，旣而幡然改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仰而思之，他日吾未嘗學問，饑餓不能出門戶，故藝無益，不如學也。」於斯時也，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以待來年，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煥乎其有文章，四海之內，於斯爲盛。吾往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然後行，至三年，學子以四教文，一也，可以爲文矣。博學於文，沈猶行（謂沈吉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不可尚已。」吾應之曰：「唯！請事斯語矣。」及是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草創之，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學而時習之，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者，三年有成。吾斯之未能信，以文會友，言必有中，一以其時考之。有大人者，則修文德以來之。

曰：「冠者學而優，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與其進也。」（子以古學受知於大興相國朱文正夫子補弟子員）至於今日，省月試，簡而文，莫我知也！夫雖不中，命也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既曰文學可謂士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及其壯也，三十而立，有妻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鄉黨自好者，學焉。年饑用不足，后（讀作後字）來其蘇，彼一時，排淮泗，及其次也，年四十，率西水滸，不得志而注之江。四年，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遵海而南。周任（謂周又伯通詩）有言曰：「子亦來見我乎？朋友之交，可以假館，援而止之而止，二三子願留而皆受業於門。」吾從周，吾未嘗無誨焉，公事畢，不忘其初，則以學文。七年之內，學而不厭，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而今暮春者，有人於此，其設心，在好爲人師，悅周公而以餽啜也，周公與之處，其子趨而往視之，盡棄其學而學焉。戴盈之（謂戴東塘司馬）請曰：「姑舍（讀作去聲）是。」及其至也，十日禮貌衰，不脫冕而行。閒居王侍（讀作寺）八七八月之間，絕糧，予然後浩然有歸志。後以大夫，何也（謂何緩齋太守）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三月，大夫有故而去，請辭，居於陋巷。十一月，山徑之蹊間，三里之城，十室之邑，公劉（謂劉竹泉明府）爲之宰，有友薦之者，來與木石居，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嗚呼！散而之四方者如此，樂歲終身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雖然，君子憂道不憂貧，吾老矣，空乏其身，固窮，文不在茲乎？五十而無聞焉，是則可憂也。如之何？則可或曰：「夫子之文章，道則高矣，美矣。昔者竊聞之，有諸內，必形諸外，信斯言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今也不然，居是邦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誨人不倦，弗信於友矣。不遇故去，又顧而之他，有以異乎？無以異也。舍館未定，則皇皇如也，不得，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如此其急也。舍館定，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行拂亂其所爲，食功也，饑渴害之也。人曰：「彼哉彼哉！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免死而已矣。故曰：小人之過也必文。」（讀平聲）噫！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吾何快於是？今之從政者，何如二之中，未之學也，過半矣。巍巍乎！豈不誠大丈夫哉？堂高數仞，食

前方丈，管禁之富，妻妾之奉，居移氣，養移體，大人之事備矣。所識窮乏者，欲有謀焉而不得也。斯人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以予觀於夫子，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及其老也，不遠千里而來，自西自東，莫知其鄉之一邦，其知者則曰：「士之失位也，不得已也。」不知者又曰：「其志將以求食也，則是厲民而將以自養也。」夫子至於是邦也，食旨不甘，聞樂不樂，觀其色，赧赧然，乃若所憂則有之，雞鳴而起，困於心，衡於慮，而曰：「孳孳也。」今若此，何以文爲？且古之君子，述而不作，惡其文之著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是亦不可以已乎？吾聞之，愜然爲問曰：「否，不然，天生德於予，博我以文，天之未喪斯文也，生乎今之世，書同文，我雖不敏，文莫吾猶人也。作者歷年多，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終亦必亡而已矣。」人皆曰：「庶矣哉！文理密察，是以謂之文也，何其多能也！惜乎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子之迂也，必也存之，以待後之學者，不亦宜乎？雖然，將以反說約也，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什一不可失也。取之何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盡美矣。取二三策而已矣。彼如曰：「舍則失之，猶棄敝屣也，雖孝子慈孫，不得與於斯文也。」吾聞之也，喟然嘆曰：「知我者若人，起予者若人，從（讀平聲）之美矣。苟無其位，必得其名，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知勉夫其他，富與貴，得之不得，莫非命也。君子居易以俟命，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素貧賤，行乎貧賤，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語人曰：「脅肩諂笑，巧言足恭，與讒諂面諛之人居，闔然媚於世也者，弗爲也，吾無尤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繆良）

余向集四書文，有謂侮聖人之言者，余解之曰：「是殆不然，凡作文引用經書古典，聖言居多，非敢侮也，特不可用猥褻之題耳。」故仍存之。（自記）語語如自己出，讀之，可想見其人。（可亭翼簡）

代諭罰銀修城引

竊惟城垣爲通邑之藩籬，訟獄在長官之聽斷，藩籬已敝，奚堪禦患於境中，德庸無私，自必原情於格外。此城垣所以成不可毀，訟獄所以金作贖刑也。本縣蒞任以來，安民爲念，日擊土崩瓦解，崇墉屹屹，旣多坍塌之形，可憐雀角鼠牙，兩造紛紛，須辨是非之實。蓋善完者，開工無費，恆思挹彼注茲，而獲戾者，爲富不仁，適足衷多益寡。權且移花以接木，敢云挖肉而補瘡，祇緣備興築之工，所需動以千計，於是遵罰銀之典，其道協於一中。當遴董事之人，積少成多，憑伊出納，庶使犯科之輩，就輕避重，保彼身家。由茲蠹得其平，詎不兩全其美，舊制復而四圍永固，民盡寧居，新恩施而三尺稍寬，國非枉法。一則用歸公用，一則刑期無刑，如甘願罰而來，許卽書名於後（繆良）

此引如作兩截題，文法聯合得極自然，絕無矯強之意。起用兩柱，一意到底，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也。（柘庵仲振履）指揮如意，得意疾書，可稱老吏斷獄。（又伯周紹蕙）

代勸捐資修城引

原夫黃帝始立城邑，以居國都，端賴城垣爲重，故釋名取一成而不毀，定制更數歲而須修。今廣寧僻處南交，毘連西省，尤仗金湯鞏固，共欣玉燭時調。乃編戶之鱗鱗，恆資捍衛，而崇墉之屹屹，已懷藩籬。出東郭兮閒游，從豈踰牆？直達田廬於東野，登北岡兮遠眺，行堪由徑，奚煩管鑰於北門，鼠無牙而墉已穿，惟覺此中空洞。天有雨而寶常入，居然到處瘡痍，初則築之而爲城，終則用之而成路。倘非補葺，旣無以壯觀，若再因循，又烏能禦暴？獨是繕完匪易，估工約費千金，籌款無貲，愧說且與百廢。然一木雖難支廈，衆志原可成城，有開必先，首捐廉於本縣，相助爲理，復借重於他山。慎遴董事之人，司其出納，爰告輸金之士，定以章程。涓吉開工，佇見成於不日，尅期興築，漫言待以來年。各宜量力而解囊，幸勿旁觀而袖手，一勞永逸，庶乎氣象重新，無隙可乘，允矣昇平同樂，舊

日之規模未改，後時之生聚益繁。我來帶百里庖人，初非煉石補天，敢云不治；君等謀一方保障，詎比挾山超海，
對日不能。果真如頤而饋，情即書名於左。（廖良）

此子代庖廣寧時，倩蓮仙作也，均一修城引而花樣，又是不闕，文人之筆，何所不可令人佩服！（澹圃錢洮
元） 有條不紊，組織精工。（肯堂李繩先）

程香輪指書小引

程子香輪，寧陽雅士，半生好古，舟載臨池，得換骨之金丹，精心獨運，拋捶琴之玉管，生面別開。漫云指不若人，
直可原文佛事，誰料法行自我，居然鴻爪長留，就此手揮，真稱技絕。然而風流素性，富貴浮雲，清白矜趙壹之囊，
拮据彈馮諼之缺，被中畫字，猶爲無米之炊，几上寫經，終乏點金之術。今所以賴茲手寶，聊借助於中書，用代舌
耕，寄生涯於潑墨者也。獨是空拳欲弄，焉能盡作人情，掣肘多虞，未便頻還字債。詎比千金買好，諸名士何妨稍
贈腰囊，逸言一字難求，大手筆宜亦高增聲價。倘嫌指染，却恐毫乾，果荷垂青，奚愁畫白。莫道易如反掌，不披一
毛，須知久已折肱，始成巨擘。雖具丈夫之氣，只憐掌握無權，然處君子之窮，差幸指揮如意。既抽瑩兮不暇，豈運
腕兮徒勞，分明字可值金，憑吾目明爲手。况復非烟非霧，幾等頭濡，從知韻事韻人，那堪臂使，噫，乞米有帖換鵝
有經，觀其運之在心，更合援之以手，指不可屈，勿教扼腕而嗟，人亦有言，毋或交臂而失。（梁以時）

香輪工詩文，善書，其指書拳書，尤獨絕一時。家貧賣字爲活，然求書者甚衆，而欲如右軍之一字，市百錢，則
人皆生吝心矣。且其僻處山城，名未出里巷，青衿潦到，良可慨也。蘭谷作爲小引，傳之同好，吾願香輪三日書
三十紙，獲金貨數百萬耳。（繆蓮仙）

曾鶴齡先生詩集跋

己卯夏，重晤高要會君若洲於廣寧，出其尊甫鶴齡先生遺集，屬爲點定。越旬餘始卒業，詩皆戛戛獨造，卓然不羣，於嶺南三大家中，頗有翁山前輩風味。會君能世其學，與兩哲嗣悉工詩，尤長於時文，固知淵源之有自也。爰跋數語而歸之，并系二絕句云：『太息晨星隱少微，先生才調世應稀。嶺南詩自三家後，誰識端江老布衣。』賢嗣萍逢雲水鄉，遺編抱出屬評章。午窗高詠忘炎夏，願奉先生一瓣香。』（繆良）

先生本武世家，性好文，屢試不獲，篤以布衣老。賢嗣若洲年五十許，尙與兩郎君赴童子試，文人命塞，往往如斯。此班定遠所以投筆封侯也，先生得無計左乎？予勸先生刻若洲詩，因家貧未果，故附刊小跋，以傳其人。（白記）

秀玉峯秋詩册子跋

己卯之秋，予自綏江返棹羊城，寓古藥洲上，秋氣蕭森，旅懷抑鬱，無杜陵之興，有宋玉之悲，意致殊索然也。一日玉峯大使以分韻秋詩三十首見示，挑燈夜讀，題皆詠秋，所爲詩獨得春夏之氣，賦物而不滯於物，乃怡然者久之。始嘆秋之感人最深，詩之感人尤深，覺曩時意致索然，胸襟實未能開拓耳。爰書數語歸之，用志予愧。（繆良）

百餘字，而起終照應，寫秋詩殊不寂寞，的是跋語體裁，此種又覺先生擅長。（巢阿趙古農）妙從自己感秋，意索反說引起，中間偏說得秋詩有春夏之氣，此意未經人道，收處復將自己感秋拙合，得尊題法。（蘭圃武延選）

繆蓮仙游羅浮詩集跋

羅浮嶺表名山也，昔白沙陳子，想望羅浮而不獲一游，夜夢神人以囊貯羅浮，出而示之，四百名峯，一覽而盡。後遂度夢羅浮，其初秋夜詩有云：『山靈邀夢去，昨夜又羅浮。』此其證也。戊寅歲，予司鐸廣寧，得交文治書院山長繆蓮仙先生，出所游羅浮詩一卷，以相示，其中名勝古蹟，莫不紀之以詩。予三復之下，不覺掩卷而嘆，以未得追陪一游爲憾。友人曰：『蓮仙卽神人也，示之以詩，而羅浮之勝已悉，此亦猶神人以囊貯羅浮，示白沙也，夫復何憾？』予笑而隨之。蓋嘗思人生處世，若大夢耳。白沙夢游羅浮，夢也；予於蓮仙詩中，如見羅浮，非夢也，亦夢也。卽謂蓮仙之身游羅浮，均之一夢，亦無不可也。雖然，自白沙一夢形諸詩，而羅浮之名益彰，自蓮仙一游記以詩，而羅浮之勝不朽。予未得夢羅浮，游羅浮，而得讀蓮仙游羅浮之詩，其與夢羅浮游羅浮無以異也，可無一言以爲羅浮贈歟？爰書其卷末而復之，以寓附驥之意云。（趙大澆）

予來廣寧，適蓮仙掌教文治書院，從游肄業者百十餘人，每月兩課，詩文皆逐卷細加批改。逢三六九日進院講書，圓橋而聽者如堵牆，莫不相悅以解。一年之間，士氣蒸蒸日上。所閱文不愜於心，恆自擬作，以爲模範。措詞命意，超絕一時。書院中自書匾額云：『鴻爪曾留。』其楹帖云：『文起八代之衰，則吾豈敢士友一鄉之善，其樂只且。』真不愧道學風流之目。（自記）先生理學醇儒，著作宏富，有增補蘇批孟子行世善壁窠大字，而酷嗜予書，以爲有韓筋柳骨。分別一年餘，予赴陽江閱卷，道出江門訪之，偕謁白沙先生祠，遂賦詩而別。（繆蓮仙）

自題游羅浮行看子跋

予自丁丑春，獲游羅浮，越明年晤汀洲羅月亭於廣寧官舍，浼寫此圖，蓋不能忘客途之勝境也。爰題一絕云：『綠綺一囊童一箇，芒屨布襪白蕉衫。亂峯四百扶秦去，來到成仙已不凡。』（繆良）

以少許勝，雖多奚爲？蓮仙嘗有自題假倚圖詩云：『艇子瓜皮盪槳便，絲絲楊柳鼻晴烟；西湖六月風光好，紅藕花開我欲仙。』題摩詰詩意圖云：『偷將摩詰詩，寫作彈琴客，何處有知音，舉頭望明月。』題書空咄咄圖云：『茫茫大地中，獨聳吟肩骨，何處是生涯，書空常咄咄。』皆清麗可誦。至其游羅浮詩甚多，如宿黃龍觀云：『松杉磴路翠重重，拾級初登第一峯，試叩仙扃天欲暮，山深已被白雲封。溪水潺潺交有聲，推窗斜月半庭明，道人借我游仙枕，一宿羅浮夢亦清。』過華首台云：『由徑攀尋華首台，西天竺國接蓬萊，羨他仙佛留靈蹟，頑石猶知合掌來。指點荒蕪一日台，莫教遺址沒蒿萊，他年倘再逢高會，化首真人五百來。』白鶴觀云：『仙人跨白鶴，一去不復還，我來訪遺跡，山花滿松關。』九天觀云：『我來明福洞，如在九天上，咳唾偶然落，雲霄發清響。冷洽扇仙風，頓覺心神爽，何必絕頂游，三千六百丈。』贈陳隱泉道士云：『松關習靜少塵侵，身隱林泉見道心，壁上懸琴閒不鼓，高山流水自成音。合是前身香火緣，仙壇許我抱雲眠，夜深星斗橫窗外，疑有羣真下九天。』宿酥醪觀云：『漫說朱明古洞遙，石樓雙插紫雲飄，相期身化仙蝴蝶，一夜乘風渡鐵橋。響泉書屋小勾留，信宿浮山第一樓，夢到飛雲最高頂，此身真與列仙游。』江瀛濤道士留飲云：『浮山之游無乃狂，道士飲我金盞觴，坐對讓泉酌一斗，醉來惟覺酥醪香。』同諸道游清山云：『拄杖游山破石苔，閒雲野鶴共徘徊，明朝歸去誇朋輩，我是神仙隊裏來。』贈瀛濤云：『芒鞋踏破萬峯雲，幽澗流泉隔樹聞，花落遙空如雨亂，嶺來絕頂看霞分。萍蹤偶合三生契，仙醪初嘗半日醺，知己每多方外友，羅浮深處又逢君。』補祝瀛濤壽云：『老人星見照蓬瀛，我入浮山倒屣迎，愛客豈惟傾白墮，延年何必服黃精。從來學道原多壽，若到成仙倍有情，記取滿城風雨候，菊花開處拜先生。』題瀛濤小影云：『仙風道骨，遺貌取神，千載而下，如見其人。』題湯兩生小像云：『我來游羅浮，忽題兩生像，乃知筆墨緣，亦有非非想。』和黃蘭谷山人見贈原韻云：『古木陰陰覆翠苔，閒游日暮尚遲徊，茶山擬訪野仙去，却遇初平叱石來。』贈許東園云：『分霞嶺路大嶙峋，獵獵天

風滌谷塵，我到蓬萊初得徑，入門先見許真人。贈鄒曉山云：『君家生小住名山，撇却塵緣獨愛閒，游徧羅浮峯四百，餐來宿霧翠微間。』贈黃虛齋云：『仙人原是好樓居，滿眼溪山畫不如，偷得羅浮真粉本，丹青絕勝換鵝書。』贈梁夏峯云：『愧未西湖作主人，羅浮今始見仙真，漫言萍水無端合，半日林泉亦夙因。』贈呂泉石云：『聯床却值早春天，同好樓居意洒然，君是賓仙真後裔，幾生修到住林泉。』游黃仙洞云：『盤盤蟻路八茶山，猿鶴相迎虎守關，古木叢中花四面，亂雲堆裏屋三間，靜觀飛瀑塵心滌，徧探靈芝野興閒，石灶龍潭最奇絕，果然仙境異人寰。』延祥寺云：『古有延祥寺，遐思景泰僧，南樓應化石，西域記傳燈，明月壇何處，客禪閤幾層，泉流通寶積，飲水我猶能。』茲節錄數詩，以見一斑，亦可想見其興復不淺耳。（見大王文語）

藕花盦詞鈔自跋

予潦倒數十年，苦無生人樂趣，筆耕餬口，奔走四方。每當孤館殘燈，思得于苦中作樂之法，此填詞之所自來也。故撫拾俚言，無非鏡花水月，觀者尙其諒之。（繆良）

向予與蓮仙同館廣州郡齋，風雨一燈，互相點拍。每見其滴粉搓酥之作，心竊疑之。蓮仙因指集中清平樂詞，以自解云：『倚聲依樣，描寫閒情，况須是瓊筵圍寶障，倩箇小紅低唱，鏡花水月何憑，明明就調成音，自昔填詞家數，懺除綺語誰能？』此文殆申言之耳。（石華吳蘭修）簡而潔。（巢阿趙古農）

代作虬龍軒跋

予於戊寅夏，來署廣寧捕篆，庭有龍眼桐一株，百年物也。蜿蜒天矯如虬龍，然半畝之宮，悉爲所庇。日與僚友談讌其下，可以引清風，可以忘溽暑。昔人嘗取虬龍比松柏，予於此樹亦云。因書以顏其軒。（繆良）

吾杭馬小秋名夢經，與子有葭莩親，往歲來此署廣寧捕篆，適子游幕縣署，一見如平生歡，談讌殆無虛日。不半年，以補南雄州吏自去。未幾，丁外艱，回籍後，聞其遠赴玉樓矣。年僅三十許，惜哉！庚辰，子再至廣寧，庭樹依然，而故人之墓已拱，因取予代小秋作虬龍軒跋之，以志傷感云（自記）。得此擬法，言簡意該。向子出差都門，小秋署篆來此，見其英氣勃勃，豪邁不羣，疑非局促轄下者，乃不永其年，良可慨已！（松亭鉅濤）

繆蓮仙綏江吟草跋

場不論文，早識科名無我分，客因覓食，中藏錦繡有誰知？春蠶吐不盡之絲，抽還乙乙，蠟燭流未乾之淚，落更紛紛。山水登臨，恆思握管，烟霞嘯傲，卽計拈毛。賓朋傳唱和之詞，花月索勾留之句，積而愈厚，發其益工。吁嗟乎！憐逆旅之飄零，惟喜詩成七步，嘆空囊之羞澀，翻疑學富五車。詠厥情詞，難銷君恨，誦茲佳什，益觸予愁。天涯多同病之人，時能援乎？異地切相知之感，藉以摠懷蹤探謝履之奇，夢繞江花之彩。君才大矣，何期間道於盲我學荒焉，敢謂識途似馬，聊爲加墨，用誌傾心。（賀崧）

先生游粵三十餘年，掌教高雷兩書院，老而無子，貧與病俱，年已七十矣。借一枝而繞樹，悲四海之無家，落落孤蹤，殊堪憐恤耳！（繆蓮仙）

書雙鴛鴦祠傳奇後

華靡二字，我當之愧，已十五年，名教千秋，言念在茲，忽大半世，生死不計，得失何論？重泰山，則輕鴻毛，全令名寧求壽考，長吏主持風化，豈徒微顯闡幽，詞家竊補春秋，往往言近指遠，嗟乎！紅顏卒歸黃土，抱節者何苦非甘？孤鸞仍化雙鴛，達道者無變不正。至情至性，乃爲絕大文章，可泣可歌，不是浪費筆墨。滿腔積血，願男子都無負。

十年讀書，一棒當頭，請看官勿以爲逢場作戲。（劉華東）

廣寧李亦珊，別駕病卒，夫人蔡氏自縊以殉，吾友何沛雲接任，建祠祀之，仲柘庵明府作爲傳奇，命綺春曲部扮演，三山書此，皆所以勵風教也，戲云乎哉，予因有句云：『死作唱隨非得已，雙鴛祠築有餘哀，仁人創學詞人筆，同上豔齣演一回』（繆蓮仙）

書張麗人圖後

予向詠麗人百花墳，有句云：『死合斷腸生善病，女子薄命士多情。』友人湯小眉評曰：『名句佳句，可括蓮香集一册。丙子季夏，立峯黃君以是圖屬題，適予落魄窮途，搜索枯腸，不能成一字，因錄此二句應之。立峯亦多情，閱此當同聲一嘆』（繆長）

一十四字，當是二喬定評，詞多反成畫虎矣。（巢阿趙古農）

石敢當論

石敢當者，不知何神，亦不知始自何時，而粵之婦人老嫗，事之惟謹，且加其號曰：『泰山石敢當』，殊不解也。往往於歲時八節，以香燭禮之，或其家有疵癘天札者，輒向虔禱，愈則酬之。凡鄉閭里巷，通衢要路之處，每立石焉。子恆因其名，揣其義，切以不解解之也。蓋粵人信形家言，路當衢者有煞，謂泰山之石，尙敢當之，何煞之不可當耶？此名所由立，義所由取歟？至婦人老嫗，從而媚之，則粵尙鬼之意耳。昔昌黎題木居士詩云：『偶然題作木居士，自有無窮求福人。』然則木與石等，又何異乎？故粵多樹榕，榕之下，人每拾怪石供其前，歲久榕根纏繞之，則又以爲榕神在是，亦此類也。吾一言以蔽之曰：『淫祀』。淫祀無管，大石言於晉，有馮之使言者，石隕於宋，有

隕之而化者，斯石也。介耶堅耶？節然其嚴嚴之威耶？似未足以當之，而厝粵人於泰山之安，是亦水一流神之類而已也。彼封神傳所載云云，出於稗官野史之手，直可存而不論也。（趙古農）

老論不磨，聖人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此淫祀無福之明徵矣。然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似有未可偏廢者。予向就廣寧縣幕，署中土地祠，並祀榕樹神，嘗請此神，問亦降壇，僅畫圈而不書，問土地，知爲榕神也。其土地姓，命名之，畫號古歡，會稽人。嗣子再至廣寧，請此愈，土地已調暑連山縣，土地去矣。時汀州人王名大受，號石君，土地代理。未幾，朱名本來，字天培，號德峯，土地到任，係漢陽人，寄籍順天，因其兄名本義，任連州城隍，迴避調任廣寧。一夕問榕樹神是何神，此書云：「因樹爲百年之物，是以有神看管，故朝廷亦有守樹之官。人死之後，有好處者，就可以爲神矣。」又問署中榕神是何人，書云：「其生前是此地挑夫，姓陳名亞觀，前明成化年間人，住東鄉街，本不識字，能救人之急，曾經有客商過東鄉，遇賊偷竊，難以回省，欲尋自盡，伊雖窮困，竟舍己從人，代客商賠償，自甘凍餓而死，是以成神。」果爾，則榕神又未盡無稽也。因讀巢阿文，附記於此，以質大雅。（繆蓮仙）

螳螂捕蟬論

嗚呼！貪酷之於人甚矣哉！夫物則亦有然者也。彼螳螂，物也，蟬，亦物也，物交物，何強弱之分，大小之別？乃蟬則居高欲露，得意自鳴，而螳螂反同類相傷，遽超枝綠條，曳腰聳距，舉吻捕之，恣其吞噬，以爲快，爲蟬者不幾危哉！雖然，螳螂亦知黃雀之在其後耶？蓋其心在蟬，蟬之外一無知也。而黃雀乃起而延頸啄之，卽其捕蟬之術，還其螳螂之身，天下事貪心務進，於是求而不知禍之及其軀者，獨螳螂哉！君子於是歎螳螂之貪而酷，不免其死也，宜哉！（趙古農）

物猶如此，人何以堪？（石堤黃澹） 慨乎言之！（繆蓮仙）

畏貧不畏鬼論

梅夢生讀書破屋中，四壁蕭然，敗絮自擁，三旬九食。夜對孤燈，時漏三下，聞屋外鳴泣聲，始猶在遠，漸次逼近窗隙，有頃，一人散髮直入，血淚涔涔，齧牙吐舌，啾啾跳躍，醜怪百出，突立其前。生仍讀不輟，以目魄之，毫不畏忌。且詰之曰：「爾鬼何冤，胡來此耶？」鬼曰：「素聞先生勤苦，來伴讀耳。」生曰：「爾貌猙獰，幽明異路，不能與汝共處也，請辭。」鬼因謂先生曰：「吾聞鬼瞰人室，鬼弄人燈，人鮮不畏之者，先生獨無畏焉何也？」生曰：「吁！而烏知吾所畏者，在彼不在此耶？夫天下之可畏者，孰有甚於貧哉？貧則鬼先畏我矣，吾何畏鬼耶？竊思鬼猶求食，安知不懼天饑而鬼亦求衣，安知不思夫燠？若今吾真窮漢，衣食尚不足，鬼雖百施其巧，從而侮之，又從而恐嚇之，如窮漢何？然則一命之莫保，救死惟恐不贍，奚暇與鬼分衣食哉？吾是以畏貧而不畏鬼。若夫貧之可畏也，萬衣百結，不蔽其軀，藜藿壹盂，難充其腹，妻啼飢，兒號寒，室人交謫，勞筋骨，餓體膚，天道無知，甚則催租客來，形神爲之喪，征糧吏擾心膽爲之驚。斯時出而見人，襁褐不完，面目黧黑，人亦以我爲鬼，反畏見我矣。吾得友季子之言曰：『貧窮則親戚畏懼，一良不誣也！於是鬼無以辯，遷延瑟縮而退。』（趙古農）

富人怕死則畏鬼，貧人求死不得，尙何鬼之足畏耶？但恐畏貧而竟不貧，又未免要畏鬼耶？（繆蓮仙）

寄居螺論

寄居螺假螺以爲名，不得謂之螺，而况非寄居者乎？戊寅秋，予禹之得一螺，怪甚，示余，并爲之紀略，亦疑非寄居螺也。殼卽螺，而形非螺，非蜚蟻，蠖二，一大一少，跪四，頭貌螳螂，腹長削不圓，不類蜘蛛，而日衝焉若蟹，睛漆

黑紫紅紫二，常捲舒搖動，見人即竄避殼中。士人云：「初無殼，盜居螺殼，火之即出，寄居螺也。」余以爲非寄居螺也，異苑之所載也，可稽已。鷓鴣螺，常脫殼出遊，朝出有蟲類蜘蛛入其殼，戴以行，夕返蟲出。瘦門謂鷓鴣外游，寄居負殼，詠寄居螺者也。南州異物志：志物異者也，志之言曰：「寄居之蟲如螺有腳，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宿足如螺閉口。」夫寄居暫寓之名也，異苑名類蜘蛛者是矣。南州異物志亦云：「形如蜘蛛，然則非形如蜘蛛，則非寄居螺也。詳水族之形類，鳩儒讓漁父，余之詢漁父，足述也。如父告余，此螺不知何許蟲殼，螺非螺，大小虎獅子，洋外鹵坦，所在多有，性重濁不能淡，長清流輒死，原無殼，占居螺殼，如鳩居鵲巢，然戴殼以行，居之不疑，居然螺蟲，固自忘其非已殼也，卽人亦莫辨其非此蟲殼也。強悍其性，弱己者奪之，不介他殼美，卽臨而遷之，玩以金銀殼，蟲益耽耽然。與異苑所云朝入夕出，南州異物志所云入空螺殼中者，迥別，余故此謂非寄居螺也。夫水母假蝦目，狐假虎威，君子猶非之，是蟲天既與以蜚蜚之形，而不能橫行，生渤海中，而不能乘風破浪，歷數千萬載，而不得一名，徒日突鬚尾，不能自庇，見美思遭，僥強恣攘，奪借人之門戶，以爲己榮，且久假不歸，烏知非有無怪，見人瑟縮而抱頭鼠竄也。卽名寄居，狀不如蜘蛛，又非朝寓夕出，義無所取也。使人入室處，而少而壯而老死於斯，而卽寄居，則朝寓夕出，將不得謂之寄居矣。名者實之質也，有其實而名始不虛，八跪三蠖，吾得謂之蟹，巨口細鱗，吾得謂之鱸，實之不存，而矯與之名，猶之蒙馬以虎皮，謂之虎，被虎以豹文，謂之豹，未見其可也。天地生物，物物有形，物物有名，魚名烏賊，蟲名叩頭，未嘗以惡劣匿也。惟此蟲，天不欲寄其名於人間，人不欲聞其名而汚耳，其故可得而知也。無他，終其生於濁流，不能淡耳，則又烏賊叩頭所卑卑不屑道也。跡其逼螺出走，居螺之居，是篡也，律以春秋之義，人人得而誅之，又烏乎名？倘必求其名，以是謂之篡居蟲，也可不然。何子紀略云：「賊蟲也，勢利蟲也，不義蟲也。」惟宵（梁國正）

小題大做，寄託遙深。（繆蓮仙）

■ 蚓不得爲廉論

世言蚓居泥中，無求於人，廉莫蚓若。雖然，蚓亦烏能廉哉？夫所謂廉者，必其於一切可好之物，而凡足以汚我之名者，屏之使人不得爲口實，斯真廉矣。若蚓之食槁壤，飲黃泉，則猶有壤與泉之見在也。解之者曰：「壤而槁則非植，泉而黃則非清，是天地間無用之最者也。飲之食之，與人無爭，何傷於廉？而猶以律蚓，毋乃刻甚！」予曰：「噫！子胡爲蚓解嘲耶？今夫廉者，貪之對也，彼蝶戀花，貪也，蟬飲露，亦貪也，蚊吮人之血，則尤貪之貪者也。蚓而食壤飲泉，雖於人無求，然得之則生，是又貪其生也。貪其生，則何得爲廉？吾故謂蚓烏能廉。」子輿氏曰：「蚓而後可。」非取蚓也，謂夫有蚓之廉，尤不得爲廉，則是天下孰可當其廉哉？（趙古農）

閱此文，自命爲廉者亦可以少媿矣。（繆蓮仙）

■ 女子纏足論

或問女子足可纏乎？予曰：「噫！非予所知也。」或曰：「雖然，子言之，不知者以爲猥褻，其知者見賞風流也。」予曰：「噫！天下不知足者多矣，小之爲貴，大者是奚足哉？竊見弓鞵三寸，微步凌波，嫻乎來遲，掌上可輕舞也。而不然者，待諉亦脚，得毋訝爲女丈夫邪？」或曰：「信如子言，宜莫知小矣。然唐之六宮，不聞以纏足貴也。且古之稱美人者，在顏色不在雙趺，若其強作弓彎，適增形穢，則矯揉造作，究不如純任自然矣。」予曰：「是又非也，夫獨不見宵娘乎？當其羅裙乍開，綉鞵半露，微尖驚豔，纖趾含情，此中，矯在人扶，殊可想其窄窄也。至若流蘇帳裏，檀郎被底肩之，爾時香屑氤氳，一握爲笑，有不虞其太鬆耶？然則其始也，阿母教纏，常甘束縛，每憐嬌娘，幾費經營。久之漸近自然，行所無事，此又何惜吳綾七尺，而顧令其雙足如白銀光綴綴也乎？所可慮者，雖小而墮，否則

幫身貼地而行，甚或爲外之飾，名內高底，斯無足觀耳。吾故曰：「天下不知足者多也。」或笑以爲知言。（趙古農）

此亦犯綺語戒，犯道學先生誓不絕。（自記）自是錦綉才子，當以蓮欽伴之。（繆蓮仙）

防寇畏鬼論

天下同知防有形之寇，而不知防無形之寇，同知畏無形之鬼，而不知畏有形之鬼，何也？無形之寇，必伏於隱微，有形之鬼，必神其變幻，故人皆狎玩之而不及察耳。不知有形之寇，當前卽是，防之自易；無形之鬼，視而不見，畏之何爲？是所謂處太平之世，謀避亂之策，信虛無之佛，侮正直之神，防其所不當防，畏其所不當畏也。夫無形之寇，游宴中有陷阱焉，談笑間有戈矛焉。有形之鬼，朱顏綠鬢，夜叉女也，歌筵舞袖，孟婆湯也。乃人不之知，不之覺，且顧而樂之，果何故哉？噫嘻！吾知之矣！天下蕩佚之事，聰明者多爲之，而魯鈍者不與焉。天下嶮巖之境，狡黠者多居之，而忠直者不與焉。辛酉大水，有羣童見於京西，或晝伏而夜出，或遠聚而近散，往往大雨，醜類畢見。最後至者，掀風播浪，跚跚沈沈，雲烟晝晦，聲氣奪人，羣童爭先而往謁焉。及至，則龐然一物，大如車輪，或曰：「此鼉之長也，司表率於水濱，口不能言，中其意則首肯，而因魚鼈乎？」卿民當此之時，雨天水地，是鱗是介，更僕難記，庶舍下陷而蓬飛，場圃內空而沙積。或投之犧牲，以告蒼茫，或傳諸道路，以張靈異。而激昂慷慨，切聽而不平者，解天之氣，爰作文以問鼉曰：「嗚呼！大鼉爾爲河伯，已巍巍乎將軍之尊，而爾之汎濫流毒，豈謂無人焉？請鉄鉞於天關，吾聞蛟可禽，鼉可梁，鱷魚不殺，幸逃刺史之劍芒，而爾之市威布虐，慙不自惜也，而民何以當？」于時夜深天黑，燈殘雨急，忽見客遠鞠躬立前曰：「先生何言之聖也！夫戈傷巢覆，槎禁株連，魔虺之愛，恩及蚺鯨。矧此生民，怙冒在天，然而火炎木焦，木實生火，感召之機，一福一禍，何先生之不察，而曠贖於我？」言畢，客退而去，寤

言聽之，四壁無聲。（劉瀛）

筆鋒可畏，着紙有聲，想見先生出守雷州，凜然有雷電風行之畏也。（繆蓮仙）

尤家元帥文 并序

按封神傳元帥趙姓，諱公明，爲真武帥，能伏虎，司玄壇，世傳卽財神也。事之有無，不足深辨，然公而明，不常獨厚於人而薄於我，故不得不爲元帥尤。元帥有知，胡不予恤也？因戲做昌黎訟風伯文，以抒其鬱。維我命之窮兮，何以解憂？伊抑鬱無語兮，元帥是尤。筆作未分硯爲田，室懸磬兮囊無錢，家八口兮飢欲死，彼元帥兮讓如充耳。羌上帝之仁兮，哀此下民，元帥何於我兮，不念其親？嗟元帥兮，其將謂我於元帥兮，豈有其他虔視事兮物其有，潔我羞兮旨我酒，靈之來兮，以妥以侑。何元帥之薄我兮，人從其厚，木有本兮承有源，父子兮子生孫。雲仍遠兮杳聞見，枝則分兮同一根。吁嗟元帥棄予如遺兮，其又何言？矧元帥之錫名兮，亦公亦明，如大造之無私兮，普及羣生。今我士訴兮，胡莫我聽，謂予有爽德兮，不降予疾。予回能迪兮，咸用六極，願幼孫之宜拯兮，曷弗佑以修省？俾逆績乃命於天兮，冀乃祖之提警。已焉哉！予命遭此五角六張兮，又安知夫青七與八黃口言不阿堵兮，日不見孔方，予將與元帥同歸兮，歛歔欲絕乎一囊。

莫須有事，滿天說謊，願爲之解。（荷蕩方仰周） 姓所同也，帥難人人而濟之，君何尤焉？吾且盛盛靡騁矣。

（繆蓮仙）

祭花神文 十三歲作

惟年月日，陳子謹以一茗一香，致祭於花神而言曰：『竊以兩大風光，皆由帝力，四時花木，悉本神工。故桃破

春三，菊舒秋九，梅姿耐冷，荷氣含薰。愆期末報於園丁，應候乃成其佳節，或遲或早，定假靈威，在上在旁，何容玩忽？[？]蕊營小圃，新植名葩，所祈暗助陽和，尤望潛滋長養。藉烟雲而迴護，防風雨以飄零。桂蕊初開，香醞瓊樓素女，蘭英始放，魂銷空谷佳人。翠竹平安，牡丹富貴，花能含笑，草亦忘憂。芝垂玉兮盈枝，錢散金兮掛樹。黃鸝低轉，修芽不使摧殘，紫燕斜穿，嫩蕊休教損折。於是才人畢至，名士齊來，或賦詩篇，或傳酒盞。園常成趣，居然陸地神仙，花亦長春，不羨當年金谷。〔陳夢照〕

春谷有夙慧，出語皆工，卽此已見一斑。（繆蓮仙）

■ 弔夢文

嗚呼！早既不能學太上之忘情，又焉敢謂至人之無夢？夢醒百年，古今一勸。予年十六，始讀紅樓夢，奇悅其古本之香，醉其情豔之長。春秋三十有五，若夢境之飛揚，殘燈耿耿，明星煌煌，嗚呼噫嘻，而今夢矣！乃召夢而告之曰：「噫嘻乎夢哉！我夢爲頑石，不許媧皇鍊五色，我夢爲仙草，不與嫦娥修七寶。我夢爲絳珠，不要靈芸睡唾，我夢爲香息，不替玉環裝鈿盒。盒以訂夢之婚，壺以招夢之魂，草以染夢之血，石以瘦夢之骨。我夢焚之，鮫綃以織夢之錦，條拾夢補之雀裘，以鋪夢之綉褥。夢塚之花，以簪夢之鬢，鴉夢窗之竹，以响夢之佩。玉生則夢與怡紅同榻，死則夢與怡紅同穴。噫嘻乎夢哉！賞心樂事，瀟湘館也，如花美眷，怡紅院也。終日情思，拭燕支也，他年葬儂，誅芙蓉也。美人是誰，好妹妹也，寶玉你好，愛哥哥也。放熙鳳於昭陽，還寶釵於洛浦，喚紫鵲於茜紗，覘晴雯於黃土。靡月梳頭，花娘搥股，打線黃鸝兒，唱詩綠鸚鵡。奈何哉！地老天荒，紅樓北邙，兩情惻惻，一夢堂堂。噫嘻乎夢哉！玉兔金烏，往來一夢也，結綺臨春，繁華一夢也。繡虎雕龍，才人一夢也，鐵馬凋戈，英雄一夢也。則不知我之夢，夢耶？夢之夢我耶？夢我爲黛螺，點修蛾些，夢我爲海棠，暈淺渦些，夢我爲胡桃，搵秋波些，夢我爲香齋，蘇病魔些。

夢我爲落花，承嬌歌些，夢我爲瑤琴，訴檀口些。夢我爲金穗，剪操手些，夢我爲螃蟹，嘯美酒些。夢我爲相思，給一斗些。噫嘻乎夢哉！夢來何所？情天一個，夢返何鄉？哭他千場，夢化爲影，縹緲金井，夢化爲形，迷藏畫屏。夢化爲魂，鸞鏡漆黑，夢化爲聲，鳳簫月鳴。夢化爲淚，叢篁失翠，夢化爲魂，桃花盡昏。夢化爲佛，蒼苔綉傷，夢化爲仙，白雲垂船。噫嘻乎夢哉！採羅浮之綠梅，孰邯鄲之黃梁，飛漆園之蝴蝶，跨秦臺之鳳皇。唳橫江之孤鶴，薦蹴蔬之修羊，寫以牡丹亭畔之筆，鐫以青埂峯頭之石。供以紅樓夢裏之圖，藏以綠雪堂前之篋。胤曰：「紅樓兮玉京，瀟湘館兮芙蓉城，萼綠華兮爲我迎，夢之來兮鑒我情。」（王衍梅）

夢境迷離，筆花燦爛，鮮如濯錦，絢擬流霞，固由天分之高，亦本學力之富（飯牛趙古農） 奇情譎采，得未曾有（繆蓮仙）

擬玉芙蓉彈醉芙蓉文

長春院婕妤管領衆香國事，臣妾玉英，味死上言。竊臣妾生長園林，起居草莽，姿漸蒲柳，貌遜芙蓉。雅潔爲懷，幽貞自好，屏鉛華而不事，歷霜雪而常新。絢冷豔於瓊台，孤芳孰賞？表清標於閨苑，顧影誰憐？殆從花裏周旋，不現金蓮寶相，試問品中宜稱，何如漢女湘靈。屋豈藉夫金藏，身乃同夫王立。且也蠲民間之疾苦，觸手成春，譬諸和藥，味於刀圭，幾年蓄艾。恩榮有素，曾叨雨露之滋，昭質無虧，不受荆榛之刺。是以職司指佞，敢效葵忠，鋤忌當門，仰邀藻鑑。詎按披香值事，醉芙蓉者，系出官家之裔，夙稱婀娜之容，非比後凋，強爲持久。偶蒙噓植，遽已成陰。陽靜女之心，遠盟秋日，抑樊素之口，笑倚朝霞。加以志行卑污，沈醜麴蘖，濃魂尙滯，殘脂小點。桃腮宿酒未醒，薄暈微施，杏靨間色而翻誇國色，野香而暗奪天香。若使將離，定可詠其相諶，倘能解語，也應真個銷魂。此蓋錦官城中，漫學楊妃之醉態，湘江岸畔，難留賈妓之文帳者也。故廁身隙地，喜逐冶游，窺影疏窗，愛工妝飾。鴛鴦燕燕，

逢迎偏狎邪淫，白白紅紅，變幻甘爲鬼蜮。對梅妃兮形穢，擬菊婢兮態狂，昂然七尺之軀，占此一坏之土。縱教帳
覆花命，婦豈其然耶？劇欲人憐，好女人當不如是。方今培溉良才，務在嚴鋤非種，况我願居薄植，違言世外佳人
而渠妒殺春光，絕異花間姊妹，請令視其執事，下芙蓉館主治罪。庶幾根枝悉拔，品地攸分，祛炫惑於東皇，免芳
叢之隱害。雖傷殘同類，羣疑草木無情，然密邇鄰封，奚忍薰蕕殊器？臣妾衡茅新進，罔知忌諱，謹奉白簡以聞。
魏長庚）

輝堂少年好學，嘗以詩文屬予點定，辛巳正月，在金利渡中，被溺而亡，良可慨也！（繆蓮仙）

庚辰除夕自祭文

嗚呼！蓮仙飄然仙去乎？考揆子於初度，肇錫予以嘉名，夫良三索而得男，命兼山而爲字。生於丙戌，紀時正月
十三，迨過庚辰，轉瞬五旬有六。詩書誤我，淚濕青衫，筆墨依人，道途白眼。嘆頭盧之如許，空教一事無成，嗟筋力
之就衰，又是十年作客。天涯寄跡，原非玉局風流，嶺外投荒，頗似潮陽滴貶。遙睇鄉關何處，八日恆飢，回思俯仰
皆慚，百身莫贖。馬牛半世，冤家債主難清，風木廿年，屬壙幽靈未妥。雖生猶死，不若無生，視死如生，何妨竟死。或
者修文天上，造物豈必忌才，或者轉世人間，輪迴偶然逢吉。茲屆庚離于位，庶免呼庚，無如夕到年除，不堪永夕。
家家喧爆竹，最淒涼孤館寒燈，處處頰椒花，况滴瀝空階冷雨。先生休矣！會當歲在龍蛇，小子來前，猶可啓予手
足（時門生梁彤一兒允升隨侍）以賈島祭詩之酒脯，分我杯羹，卽昌黎送鬼之文章，代吾哀誄。樽浮綠蟻，閒吟
懶陪杜甫，弔集青蠅，聊比虞翻長沒。倘入芙蓉之館，寧辭美女相招，試看夢草之原，省識人生必至。蓬山渺渺，行
將羽化而登，苦海茫茫，從此脫離而出。蓮仙飄然仙去乎？嗚呼！（繆良）

視陶靖節自挽詩，酸楚似之，比盧雅雅生祭文，工雅過之。（遜亭沈師讓）巧妙乃爾，疑是鬼仙。（天池謝

鵬起) 思量到此，真是輒喚奈何！(門生陳日曜) 文雖遊戲，語實酸辛。(門生吳肇元) 彤侍函丈半年，聞夫子之文章，悉生平之際遇，讀之亦覺淒然。(門生梁彤) 夫子天懷浩落，其才不可及，其曠達尤不可及。(門生孔憲淳)

弓花狸文

歲內子，梁子倦游，家居夜讀，書燈影下有物，雙睛如療光，尖嘴長尾，若見若隱，瞥見驚，審視鼠也。推案佚去，輾讀就寢，俄聞木聲鬪爭聲，饒嘯聲，跳躍聲，裳衣絳繚聲，室無聲有聲，皆鼠聲，拖紙聲。予作嗽聲，聲遽止，少間復作，喚婢捕逐。婢曰：「見人卽伏，背影旋出，無從捕逐也。」乃作貓聲，羣聲頓息，遂一意購貓。時妻母畜乳貓一頭，內子攜之歸，色黃黑間，四踏蹄純黑，削腰修尾，虎頭狼目，三四鳴，鼠聲絕。珍愛之，字曰花狸，寧予食無肉，不可花狸食無魚也。今八月之三日，晨餐不見花狸，意外出，旋卽歸耳。越三四日不歸，遍覓無影，至六日，得其尸於倉中，兩睛突出，口血糝糊，前左足微傷，不知其死之日，并不知其死之由也。予傷之，是夕扯燈爲文，以弔之，曰：「嗟嗟，傷哉花狸，而竟死耶？傷於犬，潛匿倉中，畏不敢出，飢而死耶？抑中食毒而輾轉以死耶？口血而睛出，似死於毒也，胡前左足儼然傷也？則又似死於犬也，是耶非耶？予究不能爲爾知也。死於毒，爾有靈爲精爲祟，索命毒爾之人，不爾責也。然爾不戒，亦自取也。死於犬，猶鼠之死於爾也。天地剋制之機，莫得而測也。大羅神仙且難免劫，則爾之命也。初四未刻，予爲爾起邵子梅花課，得水地比二爻，變重坎，重坎助體旺，知爾必非病也。習坎，重險也。且互山地剝，剝落也。艮坤土尅體甚，艮之象爲羊爲狗，坤之象腹，知爾蹈重險而喪前足，遭犬傷，又腹患毒也。體坎其數六，又知越六日而見爾之死也。不知爾果一一應予課也，課不習吉，理或然也。非目所親睹，予終未能喻爾之何如死也。嗟嗟傷哉！爾來鼠伏，適兩載，未見爾一攫而噬，仁也。予耳不聞鼠聲，目不見鼠跡，臥常席，休養神志，

則大有功於子也。仁宜壽，胡天奪爾魄之早也。坐鎮子家，鼠輩畏避，天不假年，抱才以死，不能不爲爾惜也！未搃身先喪，英雄淚滿腮，爾宛然肖也。爾在日，夜出必歸，自南窗入室三五鳴，每醒予夢，未嘗惡爾之擾也。憶子病，每飯不能餐，輒哕，澆饋始下咽，爾在旁喫魚骨作齧齧聲，胡胡然，予飯頓健，可尤不能去諸懷也。你依子，不能爾庇，致曖昧以死，亦子之咎也。在子家，爾如不測，予能護爾，出而避禍，曷克知爾而引手救也。爾當無子怨也。予近得心疾，袖常忽忽，喜怒哀樂不敢恣，則不宜重爲爾傷也。爾居安而不思危，見利而不思害，蹈危機以死，轉令予深平臨風波之惕，瘳爾而慮遠，又烏能怛然於爾也。天憐爾，促爾年，俾早轉輪脫免畜類，則爾之死幸也。然無稽之說，未可遽以爲信也。予仍爲爾傷也。嗟嗟傷哉！花狸之聲絕予耳，跡絕予目，而鼠聲鼠跡將盈予耳，滿予目矣。花狸有知，何以慰子也？爰筆之家乘曰：『戊寅八月，花狸死於倉。不書日，不知日也。書字，美之也。書地，誌不忘也。曰死，不宜死，且莫知其何以死也。』於是花狸之死，爲不白矣。又爲之招曰：『花狸歸來兮，爾不歸，點鼠跳梁，恣齧未分，有體無禮，競鬪逐兮。案頭蹂躪，敗書牘兮。賦性饒饒，肆囓嚼兮。行蹤詭譎，紛跳躍兮。裳衣顛倒，遽破裂兮。燈前共立，作孽怪兮。怒欲舉枕，投忌器兮。花狸歸來，俾懾竄而遠避兮。顯而義兮，快予志兮。』又欲爲誄，以誄花狸，聞唧唧聲自室隅出，撫案視，隱見燈影下，適婢捧茶至，訝曰：『鼠也，貓兒死，鼠子伸腰矣。』予蓋傷花狸之死，心緒繚亂，不復能思，遂擲筆。（梁國正）

筆意幽折，哀豔動人。（繆蓮仙）

蒙館文集四
書句

如保赤子，歸斯受之而已矣。甚矣童子見，是亦不可以已乎？雖然，有教無類，何不爲也？夫子曰：『自行束脩以門，上，吾未嘗無誨焉。』吾聞之也，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我之不賢與？雖使五尺之童，願留而受業於門，

饋兼金一百，爲之猶賢乎已。吾何爲獨不然？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有人於此，爲之宰，可以假館，不遠千里而來，舍館定，其子弟從之，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斐然文章，他人之賢者，不知所以裁之。我則異於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以學文，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學詩乎？未盡善也，必也改之爲貴，有弗問，問之弗能，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吾何以助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誨人不倦，必以規矩，其進銳者，期月而已可也。此一時也，學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夫子之文章，盡美矣，夫子之道，又盡善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興於詩，博文約禮，而一旦豁然貫通焉。而今而後，欲罷不能，必來取法，夫子教我以正，弟子願安承教。』今也不然，於此有人焉，自西來，其爲人也，率西水滸，一鄉之善士，鄉人皆好之。昔者所進，則師之矣，有故而去，公事畢而後反，思與鄉人處，故源源而來。吾往也，竊聞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召門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往應之曰：『唯有父兄在，皆舉首而望之。』旣而曰：『君子之道，故舊不遺，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旣來之，則安之，所不辭也。』又使其子弟學焉，子何言哉？古者易子而教之，蓋有之矣，彼哉彼哉！以小易大，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噫！二三子，敏而好學，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人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今人乍見孺子，非天之降才爾殊也，養其大者爲大人，養其小者爲小人，雖有不同，鈞是人也。聞諸夫子曰：『吾無隱乎爾，何擇焉？』問其僕曰：『苟完矣，來之不可緩也。』其僕曰：『諾！』擁負其子而至矣，其體而微，天天如也。攝齋升堂，足縮縮如有循，及席，望道而未之見，宜若登天然，與之坐，卽位而哭，涕出皆失聲，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慙然爲問，率其子弟，無所不至，故由由然與之偕，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多賴，不反其兒，自外至曰：『牛何之？』先生目無見也。』又從而招之，如追放豚，援而止之，而止，旣入其筥，執之而已矣。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先生饜，見其二子焉，有酒食，不讓於師，必正席先嘗之。有盛饌，珍兒之臂而奪之食，故飯流歎，非肉不飽，肉雖多，出而哇之，此無他，徒備駭也。夫子喟然嘆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斯人也，何以異於是？生而知之者，吾見亦罕矣！及是時，父母愛之，少者懷之，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亦可爲與，何必讀書無已，及其長也，然後爲學，宜若可爲也。今日之事，夫何爲哉！有童子，無知也，父母在，欲速成者也。不學，強而後可，羣居終日，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睨而視之，脅肩諂笑，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躍如也。何爲紛紛然，被髮纓冠，好勇鬪狠。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強，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危而不持，顛而不扶，雖與之俱學，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問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曰：『不能，小人之中庸也。』何如？』對曰：『未可也。』夫如是，則小子何述焉？讀其書有九經，用其三人也，初命曰性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如斯而已乎？又何加焉？人一能之，己百之，百乘之家，趙孟之所貴，姓所同也，如斯而已矣，又何加焉？人十能之，己千之，天地之大也，日月星辰繫焉，萬取千焉，可以爲文矣。夫子莞爾而笑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其餘坐云則坐，入云則入，匍匐將入，非則援之以手，與師言之道，與嗚呼！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故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旣而幡然改曰：『孩提之童，非吾徒也。』冠者五六人，盡棄其學而去，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昔者遵海而南，地之相去也，不爲近矣。然且至，雖勞不怨，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作之師，在人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未能或之先也。是故諸侯雖有善辭，其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囂囂然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天生德於予，道之將行也與？如用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有大人者，請嘗試之，則往拜其門，其餽也以禮，養弟子以萬鍾，堂高數仞，食前方丈，所欲與之聚之。夫子之設科也，居之不疑，有客問者，不成章不達，君子之所以教化也，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從先生者七十人，豈不誠大丈夫哉？乃若其情，於所厚者薄，以其小者童子六、七人，從之不敢請耳。或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師也不以泰乎？』今天下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而亦何常師之有？門人惑，則將應之曰：『誠哉是言也，不可以請，又從』

而爲之辭。『已矣乎！士之失位也若是其甚與！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七年之內，懷其實而迷其邦，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飢渴害之也。舍館未定，則皇皇如也，不得不可以爲悅，如之何其可也！左右皆曰：『是何傷哉！求則得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某在斯，某在斯，必熟而薦之，有成，雖小道，免死而已矣。夫子若有不豫色然，何謂也？』夫子愀然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枉道而事人，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至於今吾老矣，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吾以吾義，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何必去父母之邦？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他日歸，可以爲師矣。雖曰在陋巷，飯疏食，飲水，衣敝緼袍，樂亦在其中矣。古之君子，五十而知天命，我雖不敏，五十以學易，知天也。』又曰：『不知命，獨何與？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不然，居是邦也，憂心悄悄，慍於羣小，益者與？非求益者也。徵於色，衡於慮，弗去，則不能安其身，今日曰小大由之，是何言與？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語人曰：『道不行，不願乎其外，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子然後浩然有歸志，子盍爲我言之，善爲我辭焉。』明日遂行，殆不可復，彼如曰：『先生將何之？而必爲之辭。』十二月歲寒，在輿不可以風，山徑之蹊間，則茅塞之矣。辟如登高，岌岌乎馮河水逆行，深則厲，淺則揭，十日寒之，其何以行之哉？』我將曰：『然是有言也，是或一道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歲雖有存焉者寡矣，可以止則止，盡心焉耳矣。』以待來年，春服既成，桃之夭夭，偏其反而，節彼南山，介然用之而成路，瞻彼淇澳，滄浪之水清兮，行道之人，舟車所至，可坐而致也，然後歸。』

（繆良）

丙子冬，予館於粵東永安縣署，初授經文詩文，頗有成效。未幾，主人同鄉舊業師至，諸生皆舍此而適彼，復以童蒙求我，因戲爲此文。諺有云：『先生愈老，學生愈小，功課愈多，束脩愈少。』噫！予滋戚已！（自記）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先生殆深於易矣。乃不集易語，而用四書，所謂善易者，不言易。（樸

庵陳紹熊）集四子書，可稱無縫天衣。然嬉笑甚於痛哭矣。（鞠門祝懋成）予與蓮仙同庚，青氈坐困二十年矣，此中苦况備嘗，亦復同病，閱此惘然，不禁爲之於邑也。（巢阿趙古農）

答杜芳洲索蓮葉作碧筒杯書

留將聽雨，抒雅士之幽懷，集以爲裳，寫騷人之愁况。花劇堪憐，葉尤可愛，此余所以購之花奴，植於芳沼也。夫女郎未至，誰贈玉環？詩友偕來，因盟蓮社。田田翠蓋，瑟瑟紅衣，方濯水而彌妍，詭出泥而不染。乃未歷霜凋，忽勞手折，荷珠玉落，誰憐弱翠無依？菡萏孤擎，忽使鴛鴦露宿。此余所不能忘情於露冷粉紅，凌烟抱月也。然而初生於天，而待月於人，使當日避暑，無魏鄭公，誰復知有碧筒杯之製哉？此又余所嘉杜子，能效古人之雅事，而允其請也。爲折蓮葉數枝，並付雲箋一幅。（陳夢照）

雅人之深致。（綴蓮仙）

寄繆蓮仙書

弟稽致亮頓首，蓮仙三兄大人閣下：魚鱗六六，尺素頻陳，昨僅一接報章，豈尚有浮沈耶？閣下才華，卓卓不能展，弟辱在筆聲，其音亦不能展，且多奇阨，豈因緣時節未遇，未到抑亦無因緣時節故也？弟足次指長甚，神相者以主受僕欺論，信然。然則有謂弟宜作僧，始免苦者，可信歟？不可信歟？弟豪華成幻，平昔賞花而不折花，茲者滯跡東，臂種花瘦，見花則淡而忘之。乃三河壩女校書，麥玉嘉慶人也，年十五，輕盈秀潤，惜不裹足。月憶三分懂，風情一味癡，乍覩疑爲添福菊部之鳳郎，所採扮蓮女，忽願爲佩讀之婢。弟不覺灰中冷豆，遇火仍開，兩心相憐，十日未能遽別。因思重重魔障，須以慧劍斬除，遂挂帆而去，回望猶魂銷也。附誌俚詩三首云：「撩入春色又今

年，瘴雨初晴倍可憐！指點三河河上路，一枝花在六篷船。新妝雅豔學蘇州，二月韶華麥已秋。（潮州二月刈麥，女校書姓麥故云）十五芳年人似枕，玉邊紅淚最溫柔。一種嬌態別有姿，易斂而弁恰相宜。窄襟短袖燈前立，試乞蓮仙細看之。望訓示，吳春帆三兄在省否？節氣乍熱，伏祈閣下眠食自珍，臨啓神馳。（橋致亮）

才人之筆（稻鄉村田）是軒深於情，今能不爲情所縛，色色空空，非復少年形態，可喜也。（繆蓮仙）

答南海諸同事書

析影分飛，恰逢月滿，人間天上，圓缺難憑。奉別登舟，逗遛河干，至十七日未到，始從花地解纜而西，舟行落寞，買得素馨，茉莉夜來，香秋海棠數種，聊以當素心晤對意中人小影而已。薄暮抵佛山，候潮沙口，月上三更，蛙鳴兩岸，離人不寐，獨起徘徊，東望增愁之人無際，重城引領，烟樹蒼茫，遙憶諸弟兄公事之餘，燈前聚首，笑語團圓，令人作天際真人想。古人謂人生不能行胸臆，雖百歲猶天。我輩顯榮富貴，即非所期，而三五窮交，猶必騙之遠離，不令長共相保，命之不猶，於斯極已。十六日承諸兄弟札語，摯情真，懃懃懇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諷誦再三，且泣且感。然弟於曲部中人，情勘破者，已不自今日始，豈少壯猶逃於酒，而遲暮反荒於色，如佛弟子阿難爲摩登迦女攝入姪席，姪躬撫摩，幾不自持，大費如來佛力耶？然而惡醉強酒，自清之而自濁之，人其謂我何？區區之心，惟知我者之前能言之，以知我者之心，能諒之也。僕自結髮受書，中間垂四十餘年，其餘老生常談，所謂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者，聞之既熟且悉，而僕亦實能尺步繩趨，擇地而蹈，真可自信晨葩倬潔，白璧分紅矣。少年腸肥腦滿，謂功名可唾手得，思欲顯揚生我，光纒前修，詎意壯不如人，文能憎命，空負頭顱如許，居然面目可憎。蘇季子書十上而說不行，楚卞生玉三獻而足遭刖，漸乃精華剝搭，因之人鬼挪揄。人下吾不欲，登高吾不能，遂以三寸不律，餬口四方，而擇術迂疎，秉質愚鈍，到處常懷刺，逢人強折腰，雖愛我者獎借多方，奈受知者酬

應無具。近復遠道三千，鄉心四散，加以孤蓬斷梗，去住茫然。去則爲人作嚆矢，住則身爲啞羊僧，萬種離髮，一腔愁緒，既不能執人居而瀆告，又安能期我友以印須？於是借夢幻之六加，作游戲之三昧，斯亦無聊之極思，而抑鬱之奇致也。昔唐伯虎禁錮之餘，作爲文章，都無法紀，曰：『千秋萬世，有知我者，當不在此。』又楊升庵遠戍金齒，日簪花傅粉，命兩門生昇肩輿行市中，人謂用修借以自污，惟王元美謂直是不甘岑寂耳。僕之所謂，實有類此。夫古今人不相及，才地懸殊，復相萬萬，譬彼名花之於衆卉，靈鳥之於凡禽，其色香臭味之珍奇，文采聲音之殊異，固非猶是棄擲泥沙，飛棲荆棘者，所可同年而語。然榮華憔悴之感，悲愉欣戚之情，又何分於彼此哉？夫珠江佳麗，卽遜金陵，粵女風流，縱殊吳豔，當其欣欣所遇，亦云不患無才。微獨諸君風月怡情，不乏嬌黃嫩白，卽以鄙人烟雲過眼，亦多駭綠粉紅，則欲選色於九宮，何必鍾情於一碧？夫人情同欲則同，同病則相憐，彼既紅粉凋零，我亦青衫憔悴。一箇心傷老大，車馬將稀，一箇念切羈孤，琴書漸散。移硯移席，憐余屢結新知，行雨行雲，似爾都無舊夢。託良媒其無日，知俸檄以何年？蜨妹珠姨，笑我年年不嫁，鴻賓燕客，羞卿歲歲依人。集菀集枯，均非暇豫，求援求繫，盡屬虛荒。况乎三百六旬之期，時當小滿，二十四番之信，花到將離。如此風波，郎真欲渡，他時魂夢，妾更何之？雨暗燈昏，無限深情，往復瀟灑，人散幾多軟語丁寧。明朝且住爲佳，休負良辰二八，後日留歡無術，還期珍重萬千。此卽賤子所以停舟，重荷諸君於焉逐客者也。來示云：『鏡花水月』，此言良是，然而以色爲空，空卽是色，何如以空爲色，色不異空。聞歌者自嘆奈何，傷心人別有懷抱，所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何不可者？又云：『丈夫子奪取與，要不可不有權衡。』此則弟之所不忍言者也。男兒生不成名，俯仰身世，事事都非，苟時乖運蹇，卽醒離離，作三日新婦，所遇終窮。如或不然，韓君平、杜樊川，其獲造於主人者，奚遂於今不遘也？獨惜阿榮、阿碧，才色不足，不能成珠江一段佳語，風流笑柄，又枉恤焉。嗟乎，斬蛇射虎，深慚他日之疎狂，問柳尋花，猶作少年之狡狴。美人香草，豈真文士之寓言，醇酒婦人，大抵英雄之末路。興言及此，微獨弟撫躬自惜，當

亦諸兄弟所爲齊聲而長喟者也。情長語復，刺刺不能自休，舟中風浪，掀翻不定，書不成字，死罪死罪！（汪昌榮）

一肚皮不合時宜，悉於此書發之，文極抑揚頓挫之致（繆蓮仙）

貽澄秋女史書

自卿一去，如失珠寶，予懷渺渺，此恨綿綿；雖水傾東河，未足盡其相思之淚也。追惟與卿連合之故，真覺離奇變幻，有莫可測度者。憶自丁丑五月，得覩玉容，神魂俱與，忽爲有力者奪去，惆悵久之，轉念劍令有期，何妨異日？或者花能作聖，猶留波面之萍，未必葉易成陰，卽換天涯之樹。去歲六月，相逢一水，喜上雙眉，胡乃昔日青青，又折他人之手，兩情脈脈，難通此夜之心。不謂有志竟成，大造自奇作合，無物不耦，人生豈少因依？遂爾緋烟見務於狂夫，紅綃復歸於公子，憤一朝之私願，慰數歲之相思，快何如也！自此紅簾畫舫，上下相隨，翠幻綠樽，曉昏同醉，然而梅花有夢，流水何心，縱使紅袖嫵情，聊當消遣，何暇烏欄訂約，細說生平。乃一日珠海同游，忽逢風雨，鷓舟孤棹，難抵波濤，萬姓爭起於中流，一葉將推於頃刻，美人欲泣，騷客幾沈。如其入水不濡，未必莽身魚腹，倘竟墮河而死，定當攜手龍宮，卒乃玉楫依然，布帆無恙，人同險阻，返樂土而益親，情迫危亡，得生還而轉密，紅顏一笑，重欣賞劍歸來，白酒千鍾，不覺玉山頽倒。爰是海紅帳裏，事有甚於畫眉，蛾絲枕邊，盟自深於嚙臂，嚶嚶丁嚙，遂來不可負妾之言，諾諾連聲，正是何可無郎之候。年年此夜，願卜他生，歲歲憐卿，甘爲情死。九十日風光領略，擲盡黃金，五百年花月因緣，期諸白首。無何黃花節近，丹樹風高，卿染沈疴，我抱微恙，迫於分手，心繫碧藕絲絲，各自銷魂，淚落明珠串串。雖歸眠病榻，猶髻髻聞卿相喚之聲也。及十月而文戰報罷，讓他豎子成名，然色戒未除，尙想伊人宛在。感文章之無價，幸風月之有緣，舊壘重尋，巢痕如故，梅妝再覩，瘦減依然。我固牢騷，卿亦憔悴，酒爐寂寂，誰消粉黛之愁，翠袖盈盈，替拭英雄之淚。由是舟載桃葉，棹到花田，弔素馨之坟，看烟雨之井，訪故人

於古剝，搗山僭於經房，沽酒十千，能飲一石。客起而笑曰：『傷名士之風流，我醉欲眠，不忍小姑之獨處，甘與子而同夢枕，各勾留，送臨水以將歸，隴頭嗚咽，自茲一別，子亦從此逝矣。』今春二月初十日，復隨音鳥，重敲畫樓，見楊柳生姿，海棠吐豔，淡妝濃抹，晶瑩之玉色一新，綠意紅情，放誕之風流如昨。三十六連環喜字，不覺書來，一自餘豔體新詩，拚將吟就。嬌如可貯，何辭金屋之經營，情果能移，不顧玉人之妒忌。夫何酒闌客散，粉怨珠啼，謂阿兄欲贖女姬，而鴛母偏留阿軟，卿思借箸，我欲張羅。不料十二日長子帥師，已奪連城之玉，子美亡處，空營買笑之金。慘絲重來，小紅安在。緬纏綿而不已，問消息其全無。雪印鴻痕，徒觸三年之好，天涯地角，祇爭兩日之期。雖鐵石心腸，亦復誰能遣此也。不期適遇同伴阿緬姊，說蓬山不遠，猶可梯登，棧道能尋，願爲鄉導。嫦娥奔去，何知好月之窩藏，神女夢來，尙賴行雲之指引。是時夕陽西墜，雙槳安歸，明月東升，重城已閉，不得已而寄阿細氏宿焉。誰知隱隱自媒，將欲桃僵而李代，冥冥奪塔，遂教魚網而鴻羅。斷宿海之源，阻窮星使，塞武陵之路，隔絕漁舟。無奈訪問遠近，或告以在柳波中焉。於是艇繞石城，徧問莫愁之字，究竟環歸古洞，不知袁氏之家。憶人面於桃花，去向何處，惜纖腰於楊柳，終屬阿誰。碧海青天，渺佳期於兩地，紅燈綠酒，悵舊夢於三生。一段春愁，付諸水流花謝之外耳。昨有客歸自香山，南河說遇章娘，懽然道故。我聞此語，將信將疑，故便裁鴻，聊寫離情於萬一，卿如得接，可卽復惠德音，以慰翹切。若無相見日，此書亦可作長恨歌矣。臨池恍惚，紙墨黯然。（鄧子淵）

纏綿曲折，如不勝情，可兼江淹別恨二賦。（姪金台識）情深文深，奈緣淺何。（繆蓮仙）

答校書金七姑書

臨歧握手，各自沾襟，兒女之情，英雄不免，離別之况，能勿黯然。所訂後期，祇遲半月，不意抵家之日，人事大忙，餽食之產既傾，鼠牙之訟復起，牽連累月，苦何可言。况當萬事迫於窮冬，百憂生於歲暮，牀頭金盡，殘臘催人，欲

詞與卿片時會晤，而不可得。回憶擁翠偎紅之景，恍若前生，所謂斷腸人遠，傷心事多，一種淒涼，祇堪爲知己道耳。忽接來書，知單寒之苦，與相思之切，汝我皆同，尤增感嘆。弟以卿蘭薰之姿，自應早藏金屋，何以蹉跎今日，跡頗浮萍？大抵由於識字知書，高其聲價，不屑向市井庸流，乞憐取悅。專於我輩一二詞人，同訂風月，以爲如蘭氣味，堪笑白頭，此等鍾情，固超出於腥穢脂粉之外。不知我輩風塵蹭蹬，更甚美人遲暮之傷，抱磊落奇才，抑塞三十餘載，年華虛擲，百事無成。金馬玉堂，徒寄夢想，激而爲問柳尋花之事，無如洗其牢騷不平之氣。不知者見其揮金如土，以酒爲名，幾以蕩子同類而笑之。其實一腔熱血，無處可銷，特借青樓爲痛哭場，曾不若豪華公子，勢利官人，傾珠寶以勾情，儼挾權威而嚇鴛鴦，卿亦何取要我輩而獨眷眷爲念耶？可知烟花孽障，生有自來，偶爾雙眠，便盟九死。遂令藕絲難斷，柳絮還飛，與卿一段姻緣，亦前生未了之公案也。別後屢遭亞華，到院問信，殊感盛心。所惠荷包，託麥友帶來，雖未接到，然此美人之貽，實足深鏤骨髓，心之報。卿且暫住孔四處，隨時摒擋，阿三姐性情瑣碎，亦且曲爲忍耐，寄人籬下，事勢不得不然。所欠西客之項，已杜寄鄭大相，代爲填銷，無容焦慮。倘殘歲難度，可仍與鄭大相一商，此人素有黃衫虬髯之概，諸事可託。俟我新正重來，另爲區處，安知巫雲有夢，不赴暮暮之期，或者漢水多情，可了生生之願。伏惟珍重，善保玉容。（鄧子淵）

語極纏綿，雲海自是情種。（繆蓮仙）

寄鳳青校書書

隔別芳姿，長牽夢寐，菊殘梅放，觸景相思。當此雪夜霜天，不得意中人相與把酒圍爐，作消寒之會，有恨何如也！憶昔相逢伊始，事出偶然，不謂流水無情，而落花有意。綢繆數夕，恩愛不可言傳，爾時旅館相隨，萬錢已空於一擲，卿乃代出金環，慨然有終焉之情，此等豪俠，雖在鬚眉交好中，猶不易覩，况出自勾欄紅粉哉？且女閩三百

送舊迎新，大都貪秋胡之金，愛六郎之面。朝雲暮雨，假脂粉爲生涯，即便誓海盟山，無非子虛烏有。一旦纏頭告絕，白眼相看，閉門出逐客之書，背面生負心之語。青樓薄幸，自古爲然，得卿磊落，一擊斯言。固可洗膏沐之腥聞，作衆流之砥柱，能弗令吾儂死心而塌地也。自此斂橫枕畔，細墮懷中，死死生，惟子與汝。以爲偕老溫柔，足副泉明之十願，而功名事業，亦可付諸暈碧裁紅。不意中秋之前，卿忽抱痛而歸，致惘惘如有所失，屢欲隨女使探看，又爲玉紅姐所阻，不得已託了媽，費銀六兩，曲爲致意，乃復蒙答以洋巾酥餅，屬付良殷。病體懨懨，尙有纏綿之心緒，情人碧玉金卿，其誰歸行不獲會面，歸來尙覺痛心，每一念及，未嘗不腸日九迴矣。昨麥友歸來，說春色一枝，幸復無恙，不覺破涕爲笑。因知名花香草，彼蒼自有栽培，特留此一捻之紅，且以供多情者之玩賞。必不使成煙紫玉，徒增韓公子之傷心，則他日崔護重來，喜桃花之依舊，小蠻尙在，舞楊柳之如新，而跨鳳樓中，又添一番佳話也。會期不遠，伏惟努力加餐。（鄧子淵）

具此錦綉才華，是消受溫柔之福矣，讀之令我神往！（繆蓮仙）

寄女校書書

昨夜洗車兩過，月露半珪，客况淒涼，不覺今昔殊感。回憶翠芳軒避暑時，蘭湯浴罷，向青磁斗中檢茉莉，編雙蝴蝶，代卿簪鬢，此情此景，能得幾回消受耶？近聞移居利涉橋北，閉門花下，日事藥爐，瘦骨輕軀，那更堪病魔纏擾，遠人心結，正畏身無彩鳳雙飛翼也。（左德馨）

向譜小重山詞云：「簾外風穿亞字牖，薄羅衫子怯新涼，假紅倚翠在蘭房，重拂鏡，描書柳眉長。笑語泥檀郎，桂花開處，折一枝染得鬢雲香，今夜睡，消受枕函傍。」似與此書作對照語也。（繆蓮仙）

寄麥大安書

夢筆生花 後集

却會一年，相離五月，相思已叢萬種矣。自違芳訊，魚雁難通，遙想安卿，玉體吉康，食眠無恙，私心祝願，諒慰所懷。僕浪跡炎郊，羈身孤館，每對春山橫黛，如挹翠眉，倘蒙秋水回波，定疑青眼。夢魂顛倒，尙看簾下梳頭，笑語輕盈，難忘榻前抵足。卿原知我，一紙空馳，僕本恨人，百端交集。春風料峭，寒煖不常，伏候起居，諸惟珍重。此布安卿狀次，未盡欲言（總長）。

辛巳花朝前七日，子偕王晉堂自廣寧返棹珠江，將解纜矣，與蓮仙及同事諸君語別，因戲謂蓮仙曰：『君久別安卿，亦欲倩子作寄書郵耶？』蓮仙笑而頷之，卽伸紙疾書。此簡雖言不盡意，已覺情餘於文。時晉堂與送行者皆云：『老子興復不淺。』（岷源張聰燧）信手拈來，亦是元瑜妙品。（戟門姜榮）

寄吳郎書

賤妾不幸，溷迹青樓，得遇長卿，歡同魚水。庭花初放，聊凭翠檻以偷香，池草方生，共泛牙檣而唾綠。三生有約，樂也融融，一諾無欺，心兮耿耿。熟意鴛鴦芳濃，雞聲斷愛，驪歌忽唱，馬足牽情。珠海人還，泣下鮫珠萬頃，柳波浦別，折殘隄柳千條。君竟西歸，水徒東逝，盼錦帆而沒影，望眼空懸，留羅帶以盟心，舞腰消減，銀釭背處，聽來更漏沈沈，玉軫調時，譜出愁腸寸寸。俄而喜鵲朝鳴，雲箋夕至，碧紗窗下，浣手開函，寶鴨鑪邊，展眉朗誦，固謂結綰同心，花開並蒂，正此時也。夫何徧覓相思之句，祇畫兩字平安，追尋爽約之由，惟說雙親管束。嗟嗟！葛蘿靡蕩，難依松柏之陰，沅芷江離，莫雜瓊瑤之佩。小青薄命，疇分一滴楊枝，班女多愁，獨賦三秋秋扇。我辰安在天，意如何所恨。妾心匪石，笑堪獨抱琵琶，還期君子弗灰，許以重攜衾枕。巫雲巫雨，魂共薰豆蔻之香，桃葉桃根，情不斷蘇無之草。回顧瀟湘，視北，偕誰待月西廂，能無驛寄江南，再訂觀梅東閣。絲抽殘繭，自送征鴻，早唱刀環，崗道金珎（何潤彩）。

一往情深如泣如訴（繆蓮仙）

■漢太子徵四皓書

秦虐無道，天下苦之久矣。漢興經營天下，知人善任，四方奇傑智能，咸切齒無道秦，挾策來歸，如水赴壑，用能安定天下。方今大統已集，民物熙隆，所當以親賢樂士爲務，期深固國脈，垂遠於無窮。太甲曰：『旁求俊彥。』周官曰：『居寵思危，罔不惟畏。』立政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孺小子竊有慕焉。四先生皆負有王佐才，樂道自尙，誠今之伊且，避秦虐亂，甘遜商山，苑芝自娛，與西山採薇比志，天下莫不願一覲其光，而謂孺小子能須臾忘哉？夫當秦殘暴，懷潔葆光，以智自全，其素樹立，迥非與朝諸賢所能躡跡追蹤。天子數聘不起，或者優異之典，有未至也。孺小子未嘗學問，朝野無聞，晨昏侍帝，愉色婉容，罔知所措，子職多歉，大懼速戾厥躬，尙賴一二老成碩彥，匡救不逮，庶幾無得罪君親，乖損孝友。先生德望崇重，閱歷諳諫，必善處人骨肉，夙夜渴慕，往往以未得與先生游爲恨。况孺小子爲漢家嗣，無令名才德，深慮鴻業弗克負荷，貽弗堂播弗譏，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下濟巨川，其無舟楫，尙惟先生嘉賴焉。今永清大定，泉石孤隱，鴻鸞鳳翥，以行其所學，易曰：『飛龍在天，一言有道則見也。』與其惓惓商山，木石鹿豕，尙尙其志，爲漢巢許，豈若兼善天下，一出其疑重鎮定之德，從容談笑，使國本苞桑，社稷磐石，爲漢伊且哉？孺小子不才愚蒙，敢辱先生，再拜遣使，席聘幣爲四先生壽，幸不遐棄，以孺子爲可教。卜日敬備鳩杖，蒲輪以迎，擁籛青宮，願安承教，益頓首。（梁國正）

簡鍊溫克，雄渾高邁，絕似西漢文字。（繆蓮仙）

■王嬙謝毛延壽書

妾大漢一宮人耳，德薄不足任內助，假令皇上不誅妾陋質，持蒙眷幸，進册婕妤，以備位掖庭，陪侍禁席，亦云幸矣。一旦深宮老死，輕同鴻毛，千秋下疇知大漢有一王嬙哉？毛君以顛倒黑白，開罪朝廷，朝廷不察，重憫妾往弱，持節萬里，然以此罪毛君冤矣。朝廷視天下一家，與匈奴聯好，信在不渝，憐妾不遣，必有代妾行者，又誰咎耶？令荷皇上册置于闕氏，上以明朝廷大信，下得朝夕納誨賢王，使知感戴，用寧邊患，異日勒名史册，妾得與衛長平、崔嬈姚比勳，皆毛君之賜，生妾者父母，成妾者毛君也。妾刻內不敢忘，胡地荒涼，慚無以報，敢遣使馳書謝，且將自以白毛君冤，毛君其毋恐。（梁國正）

以德報怨，益見昭君苦心。（繆蓮仙）

寄新興劉大令索荔枝書

春樹江雲，情殷御李，熟梅天氣，時近薦櫻。幸接芳鄰，曾借燃藜之照，翹瞻花縣，爰陳削竹之詞。聊代桃投，藉擲葵向，伏惟閣下清遼茹菜，化驗依桑，身安枳棘之棲，猶存碩果，手領桁梅之寄，暫屈長材。種樹西門，人頌陶公之政，憩棠南國，民物召伯之風。假草遙傳，銀裘曷既？僕才同散木，跡類繫匏，未逢食蔗之甘，願學飯蔬之樂。習聞貴治，由來物產無雙，常說新興，最是荔枝第一。心乎愛矣，何堪畫餅充飢，求則得之，豈若望梅止渴？倘十八孃之惠顧，雖三百顆以奚辭？慶我老饕，飽公盛德。荒城接壤，無煩飛騎而來，坐府有人，可使附郵而至。從想香生齒頰，聽鶯不羨雙柑，祇虞報之瓊瑤，夢美先吟六月。知蒙首肯，敢不心傾，肅候升安，諸祈鼎鑒。（繆良）

色香味俱備，如啖敝邑新荔枝也。（蓮舫劉衡）

寄朱閑泉索畫啓

家山慕爾，嶺海瞻韓，幸挹丰儀，舒藉飢渴。嗣乃造廬繼見，方知夙駕遄征，搔首踟躕，迴腸纏結。伏惟閣下程才幕府，選勝江城，步上星巖，寫景入營。邱畫譜，攜來硯石，濡毫添長。吉詩囊，名士風流，雅人深致，斯游兩得之矣。豔羨豔羨，僕初臨寧邑，喜近端州，望一水之盈盈，伊人宛在，積三秋之眷眷，縮地無方。韓墨精微，空想通靈之筆，糊題珍惜，定多變化之時。敢特同鄉，曾邀青眼，願求片紙，常對白眉。（閩泉本姓馬）雖云請以不情，惟望惠而好我，肅修尺素，爰玃寸忱，敬候興居，統祈亮察。（繆良）

爲某乞助資婚娶啓

竊以天地化生，物皆匹耦，聖王出治，世鮮曠夫。蘇實命不猶，依人作活，窮而無告，居然孤獨之民，門雖已衰，亦屬承祧之子。因念無後爲大，難逃不孝重愆，况過有室之年，宜慰生身初願。乃青春易逝，尙負桃夭，而綠鬢難逢，徒憐梅標，嘆有鵲兮在下，夜如何其。樓處子兮得妻，死不敢往。惟是空囊羞澀，安能納采問名，常憂中饋虛懸，只得沿門托鉢。爾日婚姻美事，敢求君子以成之，他時香火綿延，永拜仁人所賜也。（繆良）

此種題屬創格，事亦大奇，頗難著筆。然文人心思，何所不可，其旋轉如意，一目了然，皆由辭達也。（巢阿趙古農）

代勸助送蕭廣文歸田啓

蓋聞三王養老，載在禮經，則引年重焉。鮑子知貧，傳諸史冊，則分金尙焉。是以華顛欲雪，爲郎徒遇漢文，坐客無甞，沾酒難逢司業。此廣文蕭碧溪先生者，一官獨冷，絳帷振鐸而來，半載于茲，白首挂冠以去。業已罄空苜宿，澆石無儲，雖經座擁皋比，官囊若洗。林泉娛老，買山固乏其資，客路傷貧，返棹尤難於費。某也念指困之雅，抱愧

同寅，爲將伯之呼，廣招知己。春風化雨，佳子弟定荷裁成，白練青蚨，賢父兄須酬教育。想衆擎易舉，何妨集腋成裘，况樂善爲懷，非等挾山超海。車幾兩，馬幾匹，料難與祖饒三疏推以食，解以衣，願同此送歸四皓，俾令早還故里，稍安髭髮之心，庶幾後享天年，永感縉紳之德。爰申悃臆，表我腸迴，倘在遺賫，請君面致。（繆良）

措詞委婉，文之足以動人者類此。（竹軒祁貞）

邀沈遜亭看十姊妹花啓

齋中十姊妹盛開，對我暗窗，爭妍獻媚，紅紅白白，絕可人憐。雜以小鳥啁啾，如奏笙簧於林下，想石家金谷，美豔數千人，朝歌夜弦，其爲樂不過爾爾。今者春光爛漫，撫景抒懷，足破客居寥寂也。臣原好色，君亦解人，倘惠然肯來，當煎雀舌茶共賞之，花神有靈，早已珊珊而待矣。裁箋勸駕，瘦腰郎得毋真箇銷魂否？（繆良）

瀟洒出塵，蓮仙雅人，亦是情種。（晴軒汪暄） 文可移情，令我神往。（度如沈九齡） 錦心繡口，解語花不如也。（璞崖麥如琢）

財帛星君贊

異哉凡人，財獨認真，鮮能割愛，只利其身。惟君有銀，喜濟人貧，默然賚予，無迹無垠，且無德色，并化貪曠。極百千萬，世不吝其惠，亦盡百千萬人，皆受其恩，大哉神乎其神。（方仰周）

有銀濟貧，此神之所以異於人也。然余則終窶且貧矣，而未蒙星君賚予，意者無財，而有疎財仗義之心，神故獨吝其惠耶？蓋嘗見財星座前，有人撰一聯云：『果然冷面寡情，只纔是守錢奴；倒要與他幾個，若使扶危濟困，竟成了耗財鬼。』休要我想我分文。『觀於此，可以憬然悟也。一笑。（繆蓮仙）

告月下老人贊

男女人之大欲，婚姻介以良媒，願天下有情，都是眷屬，奈世間好事，常恐多磨。敢講風流，聊陳月老，紅絲繫足，牽來千里姻緣，白石探懷，種就百年佳偶。即合暗中摸索，巧妻寧伴拙夫眠，須知就裏機關，弄玉終隨簫史去。撮合山憑君作主，曲橋近渡裴航，氤氳使爲我周旋，青鳥遙傳王母，倘換形於陸判，面目何憎？若解佩於江皋，瓊瑤必報。翁雖耄矣，休教錯配鴛鴦，僕不才乎？惟冀早諧鸞鳳。

此蓮仙少年作也，風流自賞，嫵嫵動人（河洲馮淑貞）

題二仙對話圖贊

者兩人，或古怪，坐並肩，面相對。爾眼瞧我眼，促膝語情快。一個似老道士，心自無芥蒂，一個似癡羅漢，胸亦無窒礙。談元說法聲不聞，桂父壺公別宗派。便莫不俱是大羅天上滴降仙，須從此領取他本來面目永不壞。

文雜仙心（繆蓮仙）

題孟七萃亭小影贊

夫何斯人，現自在身，叩彼孟姓，風流自命。昔有孟六，襄陽巨族，今之孟七，宜與爲匹。酷愛此君有髮之云，寧食無肉，不可居無竹。幽篁獨坐，謂竹卽我，浩然尋梅，君傍竹隈，竹溪六逸，君添其一。嘖，覩君忙裏尙徐徐，猶自偷閒讀異書，笑我近來忙個甚，枉教彈缺食無魚（趙古農）

笑得不差（繆蓮仙）

■ 武林繆敬齋小影贊 有引

此繆敬齋先生行看子也，念予獲交先生之弟蓮仙，厥後先生入粵，蓮仙已幕游廣寧矣。夫以素未謀面之人，見卽知爲蓮仙之兄，其貌同也。今觀斯照，又不問知爲先生，用援筆贊之曰：

於戲敬齋，望似乖厓，有長者風，不與俗諧。武林故士，跡寄天涯，其樂與我爲友，斯真蓮仙子之同懷乎（趙古農）

借賓定主，語語入情。（繆蓮仙）

■ 題繆蓮仙幽篁鼓琴小影贊 有序

武林蓮仙先生，取王右丞詩語，繪作小影，望之肖耶？雖然，蓮仙愛蓮，却又愛竹，愛博，情似不一，何專矣？不知從古才士，多寄情於花卉竹石間，宜其兼所愛也，援筆贊之。

幽篁獨坐，深林無人，靜琴斯張，寄物外身。志在流水，月與爲鄰，是蓮仙耶？阿堵傳神，是竹友耶？瀟灑出塵，蓮乎竹乎？結末了因（趙古農）

文亦瀟灑出塵。（繆蓮仙）

■ 馬小秋煉丹圖贊

這個道士，有些古怪，在家出家，五葷不戒。角巾布袍，影鐘宗派，日日煉丹，欲超塵界。童子何知，爐守八卦，億萬千年，甚矣其德！九轉丹成，大家稱快，仙乎仙乎！一幅圖畫。

子題小秋督耕圖詩云：「牧民如牧牛，侗兒如侗雞，一身係家國，兩者爲端倪。青青田中禾，此播而彼犁，蚩蚩穰穰子，娉娉饁餼妻。竹籬護茅舍，牛欄對雞栖，蒲葵一揮手，和風滿稻畦。君初出山日，圖屬歸耕題，我云此時焉用稼，請看極負來羣黎。」又題荷淨納涼圖詩云：「水閣迎涼坐綠天，藕花紅處吏如仙。奚童解愛家鄉味，茶進西湖穀雨前。荷風香裏淨娟娟，閒倚欄干意洒然。我欲小橋流水處，爲君添個採蓮船。」今備錄之，以志人琴之感。（自記） 筆筆空靈，極有天趣。（覺侑王阜）

程香翰指揮如意圖贊

程子香翰，天生穎異，著作等身，鬱不得志。一領青衫，插標賣字，轉與筆仇，而以指使。連腕既靈，反掌誠易，只仗空拳，出人頭地。予館寧陽，折簡拾致，磨墨五升，請君一試。時將夜半，秉燭迎伺，香翰喜燈下作書，觀者如堵，四圍鶴跂香翰乃來，危立掉臂，旁若無人，五指從事。信手揮洒，天花亂墜，頃刻烟雲，目炫心悸。大指點靈，直用第二撇捺勾挑，或三或四。小者力柔，添其斌媚，須臾掌中淋漓墨漬，維彼鴻泥，爪痕可譬，有客袖手，心更貪嗜。欲乞拳書，作爲珍秘，君興益豪，潑墨酣肆。飯以老拳，亦縱亦恣，儼然頭濡，幾等兒戲。然其書法，出類拔萃，疑有神助，不可思議。四座驚顧，三舍退避，僉曰奇哉。古今無幾，予謂香翰，此指須棄，養字撐腸，不如疏食。一字千金，曾無衣被，目不識丁，富貴自至。昔有鈞弋，中宮正位，壓線年年，作嫁顛惛。齊國巨擘，於陵困匱，禍起灶羹，惟指是累。今代君計，斂才韜智，指不若人，庶乎福備。其道維何，片言謹記，且去求仙，爲香案吏。追隨呂祖，得師指示，術能點金，無往不利。金多位尊，功成名遂，不然學佛，天龍護庇，燃指募化，大護布施，地以金鋪，彌勒忻喜，錢可通神，何必腹笥投筆封侯，亦解此義。亟宜焚硯，請自今始，從此逍遙，指揮如意。（繆良）

舌底翻瀾，筆端欲語，疑有生氣拂拂，從十指間出，真是指揮如意，天花墜地。程生懷奇負異，淪落不偶，惜予

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信於世也。得蓮仙此贊，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所謂得一知己，所以不恨。（潤庵李世芳）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傳其趣，詎止游戲三昧（稼軒時崇俊）何物蓮仙，傲謔乃爾（神峯李謁聖）

高底鞋贊集經

有齋季女，咸其拊，惟足跳躑，豐其飾，碩大無朋，亦孔之醜，山有木，修之平之，俾爾單厚，俯而納屨，一人殿之，永啓厥後，壯於嬪，陟降庭，止駿奔走，遙駿有聲，宛其擊缶，姨姑姊妹若而人，自令以始歲，其有（李祥）

天然韻語，足解人頤，嘗見嘲婦女高底鞋者，有句云：『綽板腳根着象棋，』往往失笑。一日偶遇佳麗，丰姿絕世，光彩動人，而裙下弓鞋，全飾以高底，但覺蹣跚孌娜，欲蓋彌彰。予戲占口號云：『柳眉杏眼襯桃腮，可惜金蓮太大哉！八幅羅裙遮不住，一雙高底攬將來。』近有打高底謎者，僅村妾二字，將二字拆開，乃是寸木立女，又美其名曰蓮纜，因附書於此，以博問者一粲。篇中永啓厥後句，出周禮量銘（繆蓮仙）

葉通守文塚誌銘

父歿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父歿不忍藏父之文，畢生之精神存焉爾。然其文既傳於世矣，其原稿以朽蠹置之，未獲同骨肉歸復於土，亦非孝子慈孫之志也。吾友葉希庵別三四年，忽自岡州來，道其游觀山水於白沙子故里之側，得名山曰大雲，因爲其府君松雲公築文塚焉。蓋公以梅州名儒，出官浙東，歷任湖州府通判，所致卓有政聲。本經術理學，作爲文章，齋身浴德，事事取法於白沙子，其遺稿以碧玉名堂，良有以也。公私淑先賢之志以爲文，希庵能成公之志，瘞其文，近先賢之居，使其靈爽得與古人爲之歸，而公生平仰之白沙子之心，遂

昭然若揭，謂非孝子慈孫，何以能此？嗟呼！當代名公卿，以著述名家者，何可勝數？苟未及梓於生前，搜羅諸子若孫，半湮沒無存，文之不傳，塚將焉附？乃希庵不惟能傳其文，且能繼其志以爲塚，亦近今以來所罕觀者矣。或者謂希庵俯察地理，相其陰陽，俾公之文章，得山川之靈秀，氣脈相關，後之人必能以文通顯地經之說。顧第勿深考其理，則有可信者；然而希庵無是心也。希庵之擇地，不過妥公之靈而已，成公之志而已，若有所希冀於其間，豈孝子慈孫之心哉？余讀公之文，而想見公之爲人，於希庵之爲文塚，而重希庵之克孝，不揣固陋，爲勸數言，以誌梗概，且爲世之孝子慈孫勸焉。

銘曰：「文章有神，子孫慎守，藏之名山，永垂不朽。山蒼蒼兮，可爲文藪，思往昔兮，循牆而走。文明以正，載以坤厚，地氣上騰，文光射斗。吁嗟乎！先生之文，今人無，古人有。」

剴切詳明，亦奇而法。（峻強曹燮坤）世有孝子慈孫，當伏而誦之。（繆蓮仙）

求雨解

或問趙子曰：「雨可求乎？」趙子解之曰：「未見其可求也。」或曰：「既未可求，則胡爲乎求之也？」曰：「求者祇盡其道焉已。古來憂旱之詩，桑林之禱，毋亦自盡其道，而旱乾水溢，究不能可以不聽之天。卽天亦不擇地而施，其循環往復之機，有默至之必待其時，時至而雨，雖力過之而不可遏，彼欲速者，急於求耳。」或曰：「信如所言，列憲何須求？兆民不必求，求何益矣？」子曰：「否，又不然也。積誠以感之，聚衆以邀之，人心於是乎盡。且居上不爲民，則失愛其民之心，上行而下不做，則膜視乎上，所以愛民之意。然則求或沛然也，會逢其適，不必貪天之功，求而蔑如也，亦時使之然，未必非天之意。假而曰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吾不信也。」或曰：「今茲之旱太甚矣，列憲之禱於神者亟矣，兆民從而禱之，遍城郭矣，維彼天心，豈獨無所憫於下乎？」子曰：「天則未可知，

而吾之聞其聲者，亦極慘矣。夫均此鼓耳，鑼耳，予猶記迎春於東郊也，擊斯鼓也，鳴斯鑼也，聞之而欣然也。端陽競渡，鑼與鼓喧闐也，亦聞之而勃然也。今則鼓再擊而鑼爲之應，斗聞之而心悽以酸也。因知哀樂之動於外者，皆由心生也。夫誰則無父母妻子之身，而忍見翔陽之烈於下土耶？予將惴惴然默俟屏翳之降。（趙古農）

仁人之言藹如（繆蓮仙）

烈女辨

烈非女之幸也，自古稱烈者，如漢女楊香曹娥，隋女王舜，唐女葛氏，事見列傳，不假強爲其他罵賊捐軀，寧死不辱，如竇氏趙貞州，皆卓卓可稱道者。然未聞許字之後，六禮未備，一聞夫死，遽殺其身，而可謂之烈者也。昔召南申女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欲迎歸焉。申女以輕禮違制不可往，乃訟而致女於獄。其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夫婦人倫之始，禮不備不歸，當未歸之時，焉得有其夫而遽以身殉也？蔑禮甚矣。自古有寡婦，無寡女，女未嫁不謂之婦，許字而夫死，不謂之寡，殉未嫁之夫者，是斬棄父母而心乎外也。棄父母而心乎外，可謂孝乎？不孝可謂烈乎？閨闈之教不明，婦女之禮不辨，悍然一死，死無所歸，此死輕於鴻毛而不足惜者也。詎云烈哉？或曰：『許字而夫死，爲之女者當奈何？』曰：『再字，先王之世，合鰥寡而室家之，謂之合。獨寡不幸而再合，人事之變，女不幸而再字，人事之常。』

男曰：夫，女曰：婦，此合登以後之定名也。女子未出門，何夫之有？（雷學海） 好名之害，流毒閨闈，焉得此文而徧論之？老史斷獄，名論不刊。（繆蓮仙）

牛女辨

自來談牛女者，皆以猥褻目之，相傳日久，牢不可破；卽古今詩客，亦莫不以織女嫁牽牛爲口實。予以爲非也，蓋周天二十有八宿，牛爲北方玄武七星一星，內河鼓三星，或卽牽牛云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可取爲證。至河之北，則織女三星在焉，名天女，亦名天孫。毛詩跋彼織女，終日七襄，非明驗與？夫牛有事於牽，則務農也；女有事於織，則工桑也。務農則農事不傷，工桑則女工不害，然則牛女率天下先以爲衣食之本，人生天地，衣食可忽乎哉？故一日不可無食，無食則飢，一日不可無衣，無衣則寒；外此則可有可無，非如此二者，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也。且衣食不可偏廢，偏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彼防露體之憂，此凜枵腹之懼。今之所謂七夕會牛女者，毋亦秋以爲期，偷片刻之閒，共道其功苦耶？向詠牛女詩，無有見及此焉，何也？玉溪生云：『由來碧落銀河畔，可要金風玉露時。』句甚蘊藉，似與恆解微別，因知論古貴有識，未可陷入前人巢臼，乃能獨開生面也。（趙古農）

務農工桑，自是正論，不徒爲牛女辦猥褻也。（繆蓮仙）

質玉辨

有市玉於孔道者，玉色溫潤無瑕，人爭愛之，叩其價，不甚昂，多售以去。明日又粥於市，售者益衆，適有買亦持玉來求善價，沽久之寂然，或摩挲其玉，色渾樸，不及市玉者光炫人目，望望然去。買不解其故，曰：『噫！異哉！鈞是玉也，有售有不售，何謂遠若此耶？』歸而思，悶悶不樂。俄有客排闥入，曰：『予今日偶從孔道過，見三人，但與爭角鬪於路，氣不肯下，諦之道傍，叟謂此市玉者，皆常以贗玉欺人者也。遂拉而鳴之官，傳相玉者至，驗之，玉果贗，然其色之溫潤無瑕，較勝良玉。市玉者無以應，故前所爲愚者，盡以玉歸之，索還原價。因詢玉工，請辨其贗。玉工曰：『天下事真贗之不分，而贗之勝其真也，豈惟玉哉？子不見夫玉乎？當其在璞也，石韞山輝，卞和三獻，人莫之識，迨剖爲璧，天下珍焉。若宋人之得燕石，適供閱者盧胡耳。碔砮類玉，其辨甚微，少不知慎，鮮不墮其術者，由辨

不早辨也。一賈用恍然，前之不解者解矣，出所售玉陳於庭，客驚曰：「此美玉也，五德具，三采昭，有美在中，至寶不炫，其不售也，子之過也，於人何尤？曾幾美玉見而求售者乎？是以君子貴待價也。」客辭出，予作賈玉辨，貽世之藏玉者，毋輕言沽。（趙古農）

小人道長，賈能勝真，君子道消，求不如待。（繆蓮仙）

虎佞說

或問虎佞之說於巢阿子曰：「虎何爲有佞之附虎也，何居？」巢阿子曰：「吁！佞者虎之鬼也，予嘗聞虎齧人，人死魂不敢他適，輒隸事虎，因名曰佞。故凡人遇虎，則衣帶自解，別置於地。虎見人裸，遂食之，皆佞所爲，以肆虎吞噬之暴。噫！佞亦鬼之愚者矣。雖然，佞先猶是人也，人隸事虎，身旣辱矣，而復仰承虎意，默畏虎威，妄爲虎翼，徧索人以陷虎口，佞之人心滅矣。用是導虎白晝，出以伺人，凡所過之地，一嘯風生，林木皆震，人遠見虎則竄避之。佞乃肆然無忌，漸次導虎入人之房屋，使人雞犬不寧，奔走倉皇，時雖畏虎，又先畏佞矣。佞於是喜，盡其生平之力，爲虎所使，虎得佞勢益張，佞爲虎許愈熟。因假威以欺人，而反欺虎，陽擺其羸者，供虎之餐，陰私其肥者，飽己之欲。佞之術，前後轉相授受，權其毒者慘矣。天壤間何樂有此佞乎？然則佞之鬼，愚而詐者也，安得盡去之虎雖猛，無以濟其奸，將見負子渡河，何至重有憂者，哭於秦山下耶？」（趙古農）

讀此覺狐假虎威，猶其小焉者也。（繆蓮仙）

蠹魚說

巢阿子癖於書，凡先秦兩漢六朝諸子百家，世罕覩者，皆珍惜焉。然不免爲之盤據，蠹食久矣，時命童子檢曝，

日中，有蠶紛散散帙內，驅之不盡。童子曰：「噫！是蟲也，適從何來，逮集此耶？抑何知未之深，而咀其液耶？」巢阿子曰：「否，彼蓋蠶也，是與子爭食者也。子自慚一生皆耳食之學，而蠶亦寢食其間，得恣其口腹之欲，視世目不識丁，束書高閣，棄如遺者，加一等矣。第咬文嚼字，食而不化，或陳編盜竊，又何取乎東塗西抹耶？」童子曰：「吾聞蟲類不一，蠶書之蟲，得生死文字間，目染耳濡，漸敷之心腹腎腸，蠶其庶幾乎？」巢阿子曰：「否，否！夫蠶之於書，猶夏蟲不可語冰，不過藉以哺人於不見不知之地耳。且濫竊其名曰鱣，曰白魚，則以其形色提之，更當考其變。呼曰脈望，爲其隱於書中，三食神仙字所化，此事猶無不可知。而雕蟲小技，浪邀得名，能無一竅俱無之愴乎？」童子曰：「然則何以治之？」子則謂辟惡生香，斯足防羽陵之蠶，幸毋使其飽食終日，而與吾爭食於簡冊中也。」（趙古農）

巢阿善於解嘲，蠶魚幾無以自解矣。（繆蓮仙）

籠鳥對

樵阿子之友，厂广子，好蓄鳥，凡鳥之奇者，不惜購以重價。一日市得好鳥，過訪樵阿子曰：「昨予郊行，有弋人憩樹下，出鳥相示，毛羽鮮采。予傾囊易之歸，貯以雕籠，啄以脫粟，飲以清泉，無不助體鳥意，鳥果何修得此也？」樵阿子曰：「竟如是耶？是鳥之不幸耳。子知夫鳥乎？任天而動，率性而飛，不知其然，復不知其所以然。今不得已，誤中矯織，置之籠中，狹僅容身，窮苦交集，自不知免，雖怒目張喙，奮翼戴距，視弋人爲仇，悔何及矣！然往往憶念山林，眷戀巢穴，思其儔侶，憐其鷓雛，無復遂舊日之樂，子猶羨其何修得此耶？」厂广子以爲不然，謂鳥當淒風苦雨時，飢誰食之，居誰安之，而此則何憂乎苦飢，何畏乎無居耶？」樵阿子曰：「有是哉！子直能知其一，莫知其也。夫山光可以悅鳥之性，林茂可以致鳥之歸，彼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知天地之方圓，風清月白，足任徜徉。」

祥，又安肯爲子所困，時若凜於冰霜乎？且獨不見鶴鳴皋而聞野，鷦巢林而借枝，雁排行而倫序，鴛交頸而情癡，鴛求友而覘睨，燕調雛而參差，鳩居巢而養拙，鷗傍水而忍飢，更色舉而翔集，何雌雉飲啄之得其鳴乎？是皆自適其適，無往而不宜也。」「广子因感斯言，歸而放之，爲屬之曰：『鳥其往哉！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或傍水而窺魚，或當秋而祭鳥，或毀室而取子，或盤空而擊鶴，甚則或名魚虎，或號鷓鴣，斯皆秉性之貪，而不安其人者也。吾則聽天所遺於吾前者食之，而卒無或飢，又安用夫緣木而求也耶？如子言，先後猶兩轍也，何自號爲寒號蟲？』於是爽然自失。君子從而斷之曰：「寒號蟲能自守矣，要不若信天翁之安於所遇，不假外求也。」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信天翁有焉，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趙古農）

一結地位絕高，非聖人未易臻此。（仙洲張兆瀛）寒號無益，不如信天。（繆蓮仙）

王嬙罪毛延壽表

臣嬙昧死上表，皇帝陛下，聖安無恙。嬙自身備禁衛，髮膚之外，皆陛下所賜，苟毫末可用，雖糜身粉骨，妾甘如飴。方今漢德隆盛，九夷八蠻，罔不率彼，單于來格，請臣壻冀邀大漢寵榮，以爲匈奴光，懷德畏威，爲四暨率。陛下垂鑒至誠，許册關氏。嬙前不得遇知陛下，皆有貪臣毛延壽有以致之也。嬙甫聞恩赦，賜單于婚，詔選宮女，不敢自憐，卽振衣請行，謝恩丹闕，紫宸拜別。塞檄驅馳，胡地黃昏，塵沙翳日，萬里不毛。滿目冰雪，笳吹悲涼，砭耳酸骨，欲訴琵琶，聲慘弦咽，誰與爲憐，淒清寒月，回憶漢宮，月夕花晨，不可再得，傷也何如。然嬙以陛下殊眷，秉節歸胡，身負大信，夙夜祇懼，恐貽大漢羞，往往破淚爲笑。又竊念嬙以一荏弱巾幗，荷承聖賜，得册單后，雖死異域，夫何言獨延壽貪命，受陛下重恩，不思仰報，公行貪墨，弄陛下於股掌，罪不容誅，今聞朝廷不行究詰，貪狼脫羅，黠鼠得志，有玷聖明。且延壽深知陛下仁慈，事卽發覺，必開湯網，斷不致罹三尺誅，故敢肆行欺罔。迹其狡猾，甚於蠹

狐，不加顯戮，無以肅朝廷。廷臣效尤，必至奸貪日熾，矯誣相煽。爾時雖碎延壽之骨，投之豺虎，悔亦晚矣！陛下何惜一賤畫工，而甘其愚弄耶？請即正法，以懲天下爲人臣懷二心者。嬙一片血誠，白日可貫，非挾嫁匈奴仇，遷怒延壽，嬙蒙陛下不次眷顧，九死不足報萬一。陛下特以柔使人，不以一女子故，失信呼韓邪耳。嬙鏤心刻骨之不懈，敢遷怨他人乎？况嬙無賄賂，不足自妍，即在漢宮，與草木同腐，欲邀陛下的一份以死，而不可得，曷有今日縈眷耶？嬙銘感無旣，又有於怨陛下聰明，諒垂憐鑒。嬙在胡幕，仗陛下恩威，備極寵貴，惟日啓沃賢王，約束部落，敢有拾漢邊庭一莖草者，殺無赦。以上報陛下眷遇之隆耳。嬙臨表不勝惶恐之至。（梁國正）

王嬙一女子，而大義凜然，使延壽而生，無從置喙。其思精筆妙，居然史漢之文。（趙古農）口誅筆伐，義正詞嚴。（繆蓮仙）

王嬙請赦毛延壽表

臣嬙惶恐死罪，上表皇帝陛下，嬙蒙聖賜，于歸單于，恩踰父母。單于戴德感恩，懷喜舞蹈，凡嬙取食器用，有加無已，遼東幕北，仰若神明。嬙歸單于，寵隆已極，非陛下德綏九夷，威攝四暨，何以至此？塞檄迢迢，君門萬里，空盼紫宸，拜恩無地。嬙生不效犬馬，死當銜環。切念嬙前表罪畫工臣毛延壽，開陛下垂鑒，卽下延壽廷尉，情實論棄市。監候延壽貪賄，變亂黑白，敢行欺罔，萬死不足以償辜。廷尉論棄市，允當延壽罪，不悟大漢臣庶，以嬙表罪延壽，朝廷始行究詰，不諒丹款，略跡心原，感冒挾嫁匈奴仇，中傷延壽，區區之心，何以自明？且飛語漏傳，邇必及遠，速於置郵，假令風聞單于，單于必冒陛下好色輕信，非和好我匈奴，實欺藐我匈奴，必謂嬙纖仇必報，叵測奸險，不足爲匈奴式型，陽雨終風，勢有必至。嬙自取罪戾，倘一旦死填匈奴溝壑，亦何足惜？所慮匈奴部落，不戒南下，牧馬漢邊，有一芥之失，關門有一日之警，廷臣不察，咎必歸嬙。嬙蒙不自，無可告訴，孤負聖旨，有何面目戴履天

地千載下，其謂嬙何？夫嬙振衣請行，踰越關塞，蒙冒沙雪，辛苦不敢言勞。徧地荒涼，舉目異類，笑不成歡，哭不成淚。猶寬譬自憐，安之若素，心非木石，胡忍偷生？徒思上成陛下之信，下息邊徼之釁，冀日得垂嬙名於大漢。不知吾今以殺一畫工故，苦心盡付東流，骨朽朝廷，一汗漢史，豈不惜哉！豈不憫哉！延壽下獄數月，罪已暴白，聖明足昭日月，奸罔亦可少懲。願陛下嫺嬙私衷，廣如天之仁，綏螻蟻殘喘，赦延壽，一以息物議，以寧邊患，以完嬙志。延壽感陛下再生，必滌虛洗心，勉圖後報，陛下亦無所害。嬙不勝感激，昧死拜表，惟陛下憐鑒。（梁國正）

前罪延壽表，言之罄罄，可據延壽欲辯無詞。此又代爲請赦，卻另說出一番道理，才人之筆，無所不可，真奇絕也。（趙古農）言之聲聲，入耳不煩。（繆蓮仙）

討鼠檄

蠢爾么麼，覓茲小醜，忝當要道，寂處幽宮。絳幘會冠，論公庭之生殺，紫衣儼著，命內室之職司。理宜安士庇民，無或害人損物，庶幾境垣疆圉，賴爾牧寧，門闕塔除，憑伊鎮靜。不意雄心竊發，狡性陰行，結社以居，每灌薰之難置，穿墻爲害，竟牙爪之多傷。始則私蓄圖謀，繼則大施虜劫，哀哉二尺，猛或食乎郊牛，痛矣一升，毒更殘於出黍。此所以景公聞之而色變，晏子對此而計窮者也。爾其貪饕成性，暴殄居心，李林甫蒼犬驚奇，張牙怒目，盧樞望白衣致怪，執蓋稱觴。大則銜炷成災，小則吐腸詭異，循牆而走，潛傾中饋，珍羞拱穴而來，漸汚文旃錦繡。以至食蛇竊肉，與種種之災殃，爇火負水，釀重重之怪誕。又或入夜而呼號頓起，通宵而搶掠頻仍，乘輿馬以異行，何其幻也。具衣冠而管謁，不亦妄乎？加欲翻盆，每肆庭前之咄咄，巧爲藏奔，長來宮裏以猖狂。文士案頭，吮去生花之筆，佳人帳底，驚翻行雨之魂。共蝙蝠以憑陵，雜狐狸以助虐，蚊雷起處，窺人而跳脫偏多，蛙鼓鳴時，齧物而縱橫。屢作凡此，略無顧忌，俱爲勢所難容。嗟乎，爾形甚小，爾志何狂，爾身可輕，何不食盜而化，爾腹可果，何不飲河而

甘爾號偏奇，何不共安乎卦象。爾年可壽，何不永結其肝腸？胡爲乎住謀於穴中，胡爲乎揚威於窟外？小矣螿蟻胎化，遂敢擾亂於宮闈，拙哉螿蟹變成，竟欲憑依乎土宇。用是聲其罪惡，大致誅鋤，命蠻觸以興師，率鵲鵝以成陣。刀劍鳴則雷霆疾作，旌旆動則龍虎紛馳，凡爾同人，并宜僇力。韓灰宋鵲，挺牙刀而百步飛來；奴女仙歌，轉目火而一羣擁出。絕其族類，似子卿之掘於匈奴，柱彼門庭，如長史之鋤於京口。或擅竊謀於田字，或攻要害於神邱。射王肅之金旒，流星乍落，奪東坡之寶劍，血雨交流。莫謂五枝可憑，試問魚麗軍前，果誰勝而誰負？莫謂千斤可保，請看鯨鯢隊裏，究孰逐而孰奔。庶幾餘孽可清，用安寧於永夜，羣雄盡竄，長鎮靖於遙區。播告一修，中外莫逆。（馮步雲）

腹簡便，工於組織。（繆蓮仙）

告偷花狀

爲狂且刃傷十姊妹，竊負而逃，抱屈無伸，代芳魂乞命事。竊某忝居蓮幕，偶寄萍跡，當春光爛熳之時，值嘉卉芬菲之候。如十姊妹者，相依芸館，愁中倩作梅妻，並列蕉窗，客裏權充菊婢。嬌容美貌，弱質堪憐，同氣連枝，貞心共守。我原好色，頻加灌溉之勤，誰復偷香，敢肆穿窬之盜。詎有猖狂豎子，排闥而來，公然唐突佳人，巡檐而索。暗藏利器，傷哉燕剪梨花，強奪柔枝，針矣蜂刺刺棘。鎖二番於臺上，遣恨東吳，封三國於宮中，徒悲西蜀。惡如承嗣，借碧玉而不還，捷若峴崙，負紅綃而竟去。遂使金釵十二，個個攢眉，致令粉黛三千，朝朝蹙額。凡此妄行殘虐，豈能稍事姑容？伏陳紅杏尙書，維持衆豔，投告紫薇郎署，保護羣英。庶餘芳獲命於林間，免幽魄含冤於地下。蒲鞭示辱，不足蔽其辜，竹杖輕批，實難紓其憤。按以荼毒生靈之罪，例諸草菅人命之條，是宜拘禁後庭，先償花債，尤必昭彰前案，合置宮刑，謹狀。（繆良）

管領鶯花，平章風月事，惜花御史批：勸得某愛花若命，嫉惡如仇，小子何知，擅敢肆其戕賊，佳人受厄，自應問以抵償。合依原狀施行，庶使後來知警，此讞。護花使者批：才子多情，爲惜花而早起，佳人薄命，恆墮溷以同憐。倘邀庇蔭於芳鄰，不遺葑菲，當念栽培之雅意，未忍摧殘。乃抵觸藩離，聲致荏苒之盜，則殲除道數，合與草木之兵，執的仿於庭槐，刑必嚴於箠楚，視其狂魄，慰彼香魂。（瑛亭孫衡玉）風流教主批：作詞若黃絹幼婦，斷獄如漢廷老吏，仰司花使者，按擬定罪可也。

偷花判

勸得芝蘭獨秀，欲茂庭階，桃李不言，自成蹊徑。至如盜武昌之柳，竊元獻之梅，尤物招人，匪今伊始。若十姊妹者，膏廿四番之花信，鬥十二客之修容，豔誇宋玉牆頭，開待楊妃醉後。縱遜牡丹專貴，看到子孫，已同萱草忘憂，視爲兒女。止合買麗娟之笑，那堪拋霍定之錢，何物蜂狂，竟行鼠竊。執柯以伐，墮粉零脂，承筐是將，粉紅駭綠，豈是嫦娥之桂，任吳剛斫之而無妨。尤非金母之桃，乃曼倩偷之而竟去。恍如螻蟻，拋花瓣於東鄰，絕似螟蟲，害嘉禾於南畝。按厥踰垣之罪，別足何辭。揆其升木之愆，折肱非過。顧投鼠必先夫忌器，攘雞或已於來年，偶爲長者折枝，未盡千年之綠，矧與佳人助態，將傳一捻之紅，論情尙有可原，執法還宜稍待。倘云宣武之桃，堪妒，再問桃源，必至崑岡之玉不分，聞其玉股，慎當歛跡，勿悔噬臍，此判。（錢承金）

措辭則美女簪花，科罪則老吏斷獄，挹其風調，豈徒折桂於蟾宮，當此英年，乃屈張蓮於幕府，未免惺惺相惜，安能默默無言。尙且讀律而讀書，還待奪標而奪錦，春官桃李，有以異乎人鏡芙蓉，爲之兆也。（繆蓮仙）

附德清沈師讓遜亭判

北堂寸草，尙足忘憂，東閣狐芳，猶堪遣興。况夫花團錦簇，儼然翠繞珠圍；燦爛庭前，姊妹爭妍而門豔，徘徊林下，主人惜玉而憐香。正當累土培根，方擬鳩工而作架，何來暴客紛紛結黨摧殘，更有頑童，且且踰牆攀折。豈是飄零風雨，潛異西施，胡爲剪伐甘棠，毒流南國，允宜拘此害苗之莠，安可寬夫鑽刺之刑。仰花縣斬彼根株，命園丁除其萌蘖，雖然案牘勞形，也是衙齋佳話。（繆蓮仙）

文人心思，非青眼不能識也。（雪鬚道人）

偷花供狀

供得某蒲柳庸姿，識猶慚於辨菽，芄蘭弱質，性奚解夫尋芳。何期姊妹之行，偏逞女兒之態。芙蓉池畔，舒葩而豔勝六郎，霜雪叢中，房節則貞逾三友。遂乃動隔牆之影，潛伺玉樓，因而思傾國之容，欲藏金屋。伊人宛在，謂非緣木以求魚，夫我乃行，用是借花而獻佛。劫柳枝於韓氏，沙叱利之方喜謀成，遣西子於吳國，大夫種正誇計得。詎意明妃遠嫁，結好匈奴，翻緣息媿不言，與師蔡國。徒罪夫綠林君子，不已甚乎。招尤於紅粉佳人，良有以也。矧僅采來盈把，非同無厭之求，試看插得滿頭，尙屬有因之果。惟冀原情開釋，庶幾改過自新。從教宋玉獨居，不顧東鄰之美女，共仰召公布化，長留南國之甘棠。望切傾葵，感深結草，供狀是實。

舌底蓮生，筆端花吐，殊覺妮媿動人。（繆蓮仙）

偷花判

訪得十姊妹者，友本薔薇，品殊玫瑰，藏勾露刺，希圖釣弋之尊，淡白嫣紅，變幻華清之態。偶然聯袂，欲妒喬家，抑或比肩，敢欺趙氏。匯心貞而守寂，覺容冶而誨淫。展半面於枝頭，媚嘗掩袖，裊纖腰於葉底，弱不勝衣。况乎含

笑以比東風，結羣以傾南國也哉？若夫蠢爾踰垣，初訝過牆之蝶，驀然升木，幾疑抱樹之猿。於是共慘墜樓，空憐飄灑，祝芳菲之狼籍，是可忍乎？扶花萼之雁行，有由然也。仰河陽城縣令，鞭笞桃達，充作橘奴，飭臨芳殿夫人，禁個妖嬈，謫爲菊婢。弗謂殺其風景，庶幾息此爭端，既可懲戕賊之狂，亦足示嬌憨之戒。（顧宸楓）

登徒好色，固予嚴懲，游女懷春，亦遭薄誹。法無偏袒，花樣一新，足見先生坐懷不亂也。（繆蓮仙）

僧尼還俗判

判得禪院本無法地，比邱宜守清規；未淨六根，虛談經典，若違五戒，枉念彌陀。削髮以除煩，豈借花而方獻佛？何乃卽空卽色，居然有情無情。今如某寺僧，與某庵尼者，式相好矣，惟願觀音阿母，做和事老人，於女安乎？竟將方丈蒲團，爲極樂世界。那管金剛怒目，敢欺菩薩低眉，色膽包天，迷魂入陣。薄笞八十，痛警三千，然既已在家出家，又何妨將錯就錯？披袈裟而交拜，文殊暗度金針，擊鐘鼓以合歡，彌勒笑歸趙壁。無根芝草，栽來卽並蒂之蓮，有意曇花，拈著亦同心之結。回頭是岸，誰非善男子善女子，與佛有因，從此難離，身身離難。自有本來真面目，聊且共發慈悲，今成一對好夫妻，定能皆大歡喜，此判。

平允近情，僧尼定當頂禮。（繆蓮仙）

七躍

良治子鼓洪爐之炭，欲鑄蜀山之銅爲器，於是陳模列範，帶鞶褰衣以俟。少選靈光燭天，沸聲動地，銅鎔爲液，良治子時矚之，以就範矣。銅乃躍於前曰：「良治子其殆玉成於我乎？然則何以處我也？」良治子曰：「方今天清地寧，王道蕩平，洪熙累洽，治定功成。后夔思奏其伎，子野詳定其聲，不數中天之韶濩，而仿上古之英威。吾將

鑄子爲鐘爲鐺，鑄于鏡，鑄宣洩八風，顯以鳴國家之盛。治幽則表天地之和，同斯固子之自顯庸也。予亦樂在其中矣。」對曰：「吾聞諧聲制律，必究宮商，器苟不調，補短截長，倘求節奏之合度，難免裁割之多傷，予何樂乎？先自苦於磨鍊，然後得廁身於廟堂哉？非吾望也。」良治子曰：「人資火食，烹飪道興，必需鼎鼐，五方方成。吾將以子爲錡釜，爲尊彝，爲孟爲斗，以盛酒醴膾羹，子其能乎？」銅又躍而言曰：「烹羊包羔，雖足自蒙，酌醴挹漿，其樂陶陶，然與膳夫而爲伍，候庖丁之奏刀，不能遠庖廚以養仁術，徒向沈湎者而服勞。此易牙言之而名不重，伊尹負之而望不高，吾寧肯屑屑於醉飽，空傳虛名爲老饕？」良治子曰：「然則吾以子爲兵仗乎？兩軍對壘，鋒鏑爭亮，逞子之能，推堅神王。黃鉞彰天討之威，而具現元戎之相，伏波製鼓而蠻平，交夷焦鑄而敵喪。弄丸可以解兵，擊鏃則防禦帳，金吾乎辟乎不祥，電影飾首而明晃，甲擐鎖子兮血腥，符佩白虎兮氣壯，不但視頑鐵而增輝，抑且發龍光而于乾象，子亦何讓乎？」銅又躍而言曰：「吾肆吾力，人不我功，我無恩怨，奚局外而代割仇人之胸？縱壯軍容而有色，諡爲凶器，子佛從。」良治子曰：「廊廟之器，子旣無心，軍旅之役，子又不任。然則蘭房芸館，庭院深深，將以子爲熏龍蹲貌，睡鴨縷金，噴烟裊霧，燃檀熱沈，伴以名花，友以古琴。花晨月夕，繡襦羅襟，徜徉拂拭，對子清吟，其慶盍簪歟？銅則躍而言曰：「豪門氣盛，炙手可熱，趨炎附勢，素所不屑。否則熱中又防踉蹌，雖見重於富麗場中，而頑鈍之肺腸自別。」良治子曰：「子爲鏡乎？左龍右虎，表靈聖兮，照魅照膽，正汝性兮。容成壽光，命以名兮，策助奉朝請兮，所相遇者，非鬚眉之丈夫，卽蛾眉之明靚兮，容詎不足爲子慶乎？」銅復躍而言曰：「外雖虛名，賦質實體，察察不足何光，鏗鏗毋乃臆遠。人方引己以自親，我不爲人掩一眚，正士雖相視而神交，醜類必抱慚而匿影，斯卽開罪於庸流，殆非我之厚望。」良治子曰：「子無大志，吾其小用子矣。吾聞乎泉刀設而利流，通國法立而權子母，肉好體天地之形，名號着帝王之紀。外府少府崇其署，二品七品賜之民，雖拜麗水黃金之下風，差向朱提白鏹而濟美，苟得爲錢也，諒亦子所不鄙歟？」銅尤躍而言曰：「異哉子不置

我於文林，而乃役我於濁富，苟竊通神使鬼之權，究伍牙行市獍之陋。請託則爲之先容，慢藏則誨盜而爭鬪，親暱縱呼以爲兄，豪傑必賤之曰臭。予何樂乎爲錢，而驕人於白晝乎？良子治曰：『既不堪於大受，又不求乎小知，尺有短而寸有長，將何則傲之爲宜乎？予不敢借箸而籌，其惟子自擇之。』銅乃躍而自陳曰：『泥塗小夫，品慚碌碌，豈過望乎顯榮，允難忍於恥辱。茲蒙鼓鑄之深情，詎誓潛蹤而雌伏，計惟受子曲成，不避再三之瀆。吾想夫今時冠帶，有頂斯榮，上品非曰能之，下者竊所繫情。或以彈丸之銅質，遂冒金銀而品鑿，以藐躬而居人上，爲鄉俗之所震驚。既高居而永逸，絕勞形而搖精，誰復議其真贋，敢不重乎鄉評。斯子以無用作有用，以無能而享榮名，奚必鐘鏞鼎鼐之爲光，奚必刀兵玩好之強成，而况乎較毫釐於市井，更僕僕而營營乎？良治子不能對，攬器而對曰：『此近於甘自養晦者，吾無庸置喙矣。』（方仰周）

自鑄偉詞，不減枚乘七發。（繆蓮仙）

黃郎曲

時在山東曹州

愛河渡慈航，大地風清扇，善惡無定姿，所好目皆眩。懷寧黃鳳林，名震曹南院，疑從金粟界，受滴人天譴，輕如孔燕飛，態比嬌荷顛，步履紅氍毹，驚鴻識一面。巧笑不須多，妙舞曇雲現，遲遲媚愈生，豔豔魂離倩。誰爲賞音者，如曲長獨擅，太守稽善人，（承羣）讎客客情忍。是軒（太守從姪至亮）儒雅才，私語紗窗茜，知味擬噉蔗，賤却官廚膳。愧我亦癡豪，未辨素與麴，顛倒熟假真，喜看釵而弁。追想少年時，狂縱何知倦，過眼盡成空，愁緒針縈綫。幻境悟歡場，循轉宮商變，放衙午夢回，淚染河東絹。靜坐近山居，日聽黃鸝囀。（馮立卓）

無錫稽是軒公子，玩花不着色相。昔年從者蘇州裘郎四荔，骨秀神腴，余謂此詩亦骨秀神腴也。公子在粵東，賞識小伶周雙鳳之手神，又悅名妓某某，皆一時之美，不輕往見。每見必酌量賜銀，笑曰：『有因則有果，若

鬚茶何可空飲耶？（白庵吳照）余任廣西學政時，即知馮補梅稽是軒繆蓮仙之名，今讀此詩，擊節不置。
（竹軒祁垠）涿州馮補梅先生，簪纓巨族，甲寅第五名舉人，大挑分發山東知縣。慈惠著聲，降官廣東巡檢，傳古通今，未易多見之才也。余與稽是軒交最深，是軒作憾癡錄一書，每言祖父待子孫之恩，天高地厚，教所不知，覺所不逮，雖規矩森嚴，曲示體恤。子孫不克建樹，不克孝養，萬死奚辭。燈炮酒闌，聲淚俱下。是軒幼遭母夫人之喪，令祖少愚先生諱瓚觀察，鞠育成立。及父錫浦先生諱承淦官江西，是軒年十五矣。出筆超擡，名士風流，聽雙音之鳥同同，聚比目之魚策策，乃轉瞬即爲陳跡，殊有浮生若夢之感。（繆蓮仙）

■幕歎曲

（新水令）一笑，邈超千古一名流，却原何甘爲牛後？青蓮開繡幕，才鬼哭山樓，王粲依劉陷英雄，無情入彀。（步步嬌）一浪說仙才成北斗，濫賊將人售，孤身不自由，海角天涯，到處隨人走。無故遨遊，止不住淚濕青衫袖。（折桂令）一進衙一似羈囚，受着館童查點，門役監收。終日裏管收除實在，伏以恭惟，沼狀勾頭。事茫時，勞案牘，無宵無晝事閒時，想家鄉多病多愁。欲剛還柔，忍辱包羞，分明是，貼辦培堂假體面，登龍幕友，佐鳳參謀。（江兒水）漫把青燈怨，休將彩筆投，生前犯了狐鸞宿，眼睜睜，天外書烏有。冷清清客裏人消瘦，情到不堪回首，蹤三春，變作九秋時候。（雁兒落帶得勝令）誰憐我，塵埃中空迥迥，誰憐我，歲月間成虛謔，祇是他，爲官場要周旋，不顧俺，困苦海生消受。呀！說甚壓定遠封侯，名落在他人後，遇不着小孔融，留張儉，到不如向常河薦馬周。美酒做不得掃愁帚，束脩到好似釣魚鉤。（僥僥令）謙恭不易有，倨傲真難受，不過逢場作戲，又何必必人情分薄厚。耐南薰著汗，老羊裘忍西風，凍徹羅衫袖。盼天明，聽斷殘更漏，又何必淹留更難禁，歸期一說雙眉皺。（園林好）纔過了桃花時候，又轉眼菊花重九，嘆浮生幾人黃者空自棄付東流，空自棄付東流。（估美酒帶太子令）這行藏

真個醜，這行藏真個醜，不禁的顏皮厚。漫說仙才成八斗，不過是將沒作有，幫助他金章紫綬，博得個幾點銅臭。反積許多冤訴，縱掙得銀錢數，也須要兒孫消受，空自做牢囚馬牛，全不怕鳥飛兔走，羨浮雲無心出岫。（闕名）

極意描摹，可歌可泣，真欲擊碎唾壺矣。然或近倚大僚，遠攜眷屬，閒居則吃乾俸入幕，則得重脩，居正席而處美館者，恐又當別論。（繆蓮仙）

☐ 佶生卦

三三（震下兌上）佶生亨貞，利用丁，童蒙吉，文人吝。象曰：「佶生柔得尊位，而上下應之，故亨貞，利用丁也。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往有事，隨有獲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雖入於林中，不成乎名也。係小子，失丈夫，故吝。」

象曰：「澤中有雷，佶生，先王以作樂崇德。」初九，觀其生，利用牌名，不列於號。象曰：「觀其生，亦可喜也。利用牌名，不列於號，不足貴也。」六二，同人於門，朋盍簪，鼎金鉉，不用木，威如吉。（粵俗言物之煜耀曰威）終厲。象曰：「朋盍簪，威如吉，大得志也。鼎金玄，不用木，失其道也。」六三，學以聚之，各永所事，月幾（音己）望，无不利。象曰：「各永所事，位正當也。月幾望，利用祭祀也。」九四，用大牲吉，笑言啞啞，婦子嘻嘻。象曰：「用大牲，或益之也，笑言啞啞，婦子嘻嘻，並受其福也。」九五，王假有廟，利見大人，舞於庭，其羽用可爲儀，貞吉。象曰：「利見大人，上合志也。其羽可用爲儀，以中節也。」上六，上下無極，進退无常，大失正也。貞厲終吉，求可復也。

余年十七，受知彭春農學使，以額滿置遺珠，例得充補佶生。時同列十數人，簪掛日，惟余不到，竊以未嘗學舞也。或謂余不當自棄，或謂余矯異流俗，余不置辨，燈下擬此，聊以自嘲，且供同志一噱。（自記） 古人凡一文出，非無故而浪費筆墨者，仙槎此卦，若自譽而亦自嘲也。（繆蓮仙）

所 版
有 權

版 出 月 一 年 四 二

點 標 式 新
花 生 筆 夢

冊 二 裝 洋
角 六 元 二 價 定

忙 太 朱 者 點 標
寅 協 胡 者 閱 校
社 應 供 書 圖 達 大 者 版 出
店 總 局 書 益 廣 路 南 河 海 上 所 售 託
支 路 州 福

！歡較蒙之少準檢信。隨一且美潔，印對圖本
迎，惠弊發確貨添外時，定觀，紙刷嚴書社
之尤顧，多，照配埠加並價，裝張精格；出
至所比如塞無數，來碼不劃並訂整良，校版

章 簡 購 函 埠 外

帶，由信局。本件不費每書不因視免票不外二洋足有實
力本購資匯）社，會洋件掛（收之油受須（收國角十（照餘價加（
之社書洋款如不如掛八另號（揭紙溼觀（郵以足）補寄加）寄
義無者力購由負有號分加寄如不寄，油凡票上通郵。還三寄
務代自，書民責遺之。掛奉欲開來如紙寄一者用票。成費
。付出均，信任失郵（號，將者，不以郵概及，代不，照

！竭誠歡迎，善願如荷，臻供應完，迅速檢配，力圖路口，涇路所於，批發所於，另關本社，展營業，。茲為發，訂購日衆，者嘉許，猥蒙閱，局經售，書籍，原，託廣益書，各種標點，本出版社

